中国文学史料丛书

江左十年目睹记



龙公 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文学史料丛书

江左十年目睹记

龙公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料丛书

江左十年目睹记

龙 公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0　字数192,000

1984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145,000册

书号10228·084　　定价0.90元

龍套人詩三冊四卷，亡友姚鵷雛遺著。鵷雛名錫鈞，字雄伯，以字行，松江縣人，卒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龍公其前著也。前十九四四中之稿無之，以影射余。余曾擬撰「龍套人詩卷」詩，未成。是年八月二十日，吳江柳亞子記於首都。

柳亚子题序 （手书）

南強北勝聚材美士泱泱來廿稔氣深
山日光年偕石蘇垂年皇甫是書經白
頭自愧陰才卧龍庵讀浮譽下吾能
似桃花顏之曲和未食我山時心
常任俠弟逃六人酒出歸求要所及一絲
戊寅初春 雪同如此作證

答邮人书——代序 （手书）

目　　录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出版说明

一

《江左十年目睹记》原名《龙套人语》，为姚鹓雏1929年所撰，是以民国初年至北伐前约十年间北洋军阀在江南的反革命残暴统治为主要内容的一部谴责性小说。当时用“龙公”笔名连载于上海《时报》。

姚鹓雏名锡钧，字雄伯，鹓雏是其别号。作者是柳亚子等于1909年发起成立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作者政治上倾向进步，文学上造诣颇深，除工诗词外，也善“说部”。全国解放后，由陈毅同志推荐被选为松江县第一任县长。本书对于了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现象和近代文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在艺术上也不乏借鉴之处。

从民国初年至北伐以前，构成江南地方统治势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军阀，二是官僚，三是省宪会。自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攫取政权，袁世凯野心勃勃，对于江南早已虎视眈眈，趁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之机，急命冯国璋坐镇南京，更以郑汝成控制上海。袁氏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江苏成为直系领地，浙江及上海则为皖系所

盘据。冯国璋回北京任总统后，李纯、齐燮元相继督苏，江南始终掌握在直系军阀之手，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被打败，奉系杨宇霆取代苏督后，局势方起变化。但换汤不换药，江南人民仍然在军阀统治之下，过着痛苦的生活。中间更由于军阀互相争夺地盘，江苏齐燮元和浙江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归属问题相持不下，终致酿成一场大战，使地方遭受糜烂。当时体制，各省除设将军外，还有巡按使（即后来的省长）的设置。军政分管，论官阶是平行的，可各项实权操在将军手里，巡按屈从于将军势力，实际等于一名辅佐。王占元为湖北将军时，巡按使某就曾气愤地发牢骚说："什么巡按使！我这个只不过是将军公署下面巡按科的巡按罢了！"以江苏而论，在那十年期间，巡按使屡有更易，先后有齐耀琳、王瑚、韩国钧、郑谦、陈陶遗等人。尽管派系不同，凭藉各异，可最后均逃不出由于和将军发生龃龉而被挤下台的命运。那时的北京政府也是鞭长莫及，任免巡按要先看将军颜色，"只要将军一眨眼，北京就忙不迭的赶他下台，否则将军自己也会把他撵走的"。再说这些巡按老爷们也很少有好的，真正能做到为民兴利除弊的如凤毛麟角。有的本身就是北洋系旧人，靠夤缘巴结、谄媚权势得到升迁，如书中的徐仁山（齐耀琳）便是。他和手下亲信沆瀣一气，干着欺压民众的坏事，其下台也是咎由自取。至于省宪会，号称人民喉舌，其实人民是不信任他们的。那批宪员中不乏钓鱼捉雀之徒，常年在秦淮河畔闲寻风月；有的挂着议士招牌，专一垄断乡里，也有连任几届，却一

次也未到省里开过会的。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所代表的反正不是人民。不过，也不能小看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旦省宪会受坏势力操纵，被军阀所利用，就可以起相反的作用。因此选举议长一席关系重要，往往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目标。那次臭不可闻的，与北方曹锟贿选遥相呼应的江苏议长争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掀起的。

《江左十年目睹记》正是针对上述三种势力交织而成的整个社会黑暗面，进行了充分的暴露。对于害国殃民的军阀是秉笔直书、大张挞伐，写一个骂一个，不留余地。对于依附、勾结恶势力，为非作歹者，不论他们是为虎作伥的大官僚、大绅士，或是出卖风云雷雨的议宪老爷们，只要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抓住了一些典型，尽情予以揭露。对于虽居高位，但能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的，作者不是一味讽刺，而是在刻划他们内心矛盾的同时，也寄托善意的同情和希望。书中还不时穿插当代一些名流大老身边的小故事，有的是言谈轶事，也有的是怪癖恶习，作者以不同的笔调，寓臧否于风趣之中，往往隽永深刻，颇耐咀嚼。

除了对恶势力揭露谴责和对可憎人物表示鄙薄讽刺外，小说也用较多的篇幅描述了当时在军阀残暴统治下，无论南方北方，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人民不是饱受战火的蹂躏，便是备尝饥寒交迫的痛苦。同时也深刻地刻划了知识界怀着“国亡有日”的预感，表现出思想上的徬徨苦闷。然而作者谴责的矛头显然主要是对准军阀的，因为军阀实在是社会不安、人民苦难的根源。揭露军阀的罪

恶，也正是有力地抨击了产生军阀的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

二

《江左十年目睹记》中人物类多以假名影射，地名有时也故意错乱，但经考证，十九以真人实地为据。本书著者说："野史稗官，聊以备方志国书之考证。"又说："龙公百无聊赖，将十年来心头旧事，雨窗月槛，一一重温，酒后茶余，闲闲点笔……"这更足以证明此书的真实性。

魏敬斋是本书唯一自始至终多次出现的人物，也是唯一未被贬谪或嘲弄的正面人物。如果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写王冕生涯发展中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态度，那么不妨说，魏敬斋这个化名的真实人物，便是体现了本书作者态度的典型人物。在作者笔下的老名士魏敬斋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清狂自喜、荣辱无关"，"浮沉微署十五年，至今还是一个科员"，"见了训令、指令等公牍就觉头痛"，"在他看来，无论什么科长厅长，无非混饭而已"，"他画的一笔好画，另有一种超秀出神之致"，南通州的张謇张状元六十大寿"用重金请他做篇寿文，毅然拒绝，没有动笔"，他最后看透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同是军阀，断分不清什么是非好坏来的，人心怨毒到了沸点"，"望南方革命党来，如同望岁"，于是他认定乱邦不可以居，决心一走了事。很明显，作者是有意识地选择这样一个性格、志趣、境遇和自己仿佛的人物来作为自己心仪的代表。

《江左十年目睹记》第二十三回，写了一个急公好义，毁家纾难的尹几园，他积极同情贫苦农民，召集佃农商量减纳，要为他们谋解放，因而受到同他一样富有的绪绅们的切齿痛恨，把他视同叛逆。他敢于冒犯上官，宁愿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作者没有把这样一个比魏敬斋形象更高的人物作为自己生活上的现实典型。象魏敬斋那样放在重要的地位，仅在书末一回中写出来加以颂扬赞美，表达了作者崇敬的心理。这正是实是求事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真实的思想，由于长期受旧社会统治意识的影响而表现出局限性的一面。但历史已经证明，即使象尹几园那样高尚的人物，还是算不上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充其量只是一个具有朴素的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典型。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冲决罗网，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正如在他之后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那样，才是真正的出路，才能解救穷苦人民。

作者是著名的南社诗人之一，本书专门用一回的篇幅来描述南社社友在苏州虎丘举行的一次雅集，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议。通过对活动情况翔实生动的记载，使人们缅怀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那些文士名流们的豪情逸兴和流风余韵。

三

《江左十年目睹记》在写作艺术上有三个特点：

（一）没有贯穿首尾的故事情节，只是象鲁迅分析《儒林外史》结构时所说的那样："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

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也决不等于短篇小说那样各自独立成篇，互不相关，而是在许多情节上有一定的起伏呼应，互相联结。

（二）在写作文体方面，采取白话为主，夹杂文言，简练、朴素、明快、畅达，绝不拖泥带水。运用典故、成语、谚语切贴自然，使文章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三）善于运用"皮里阳秋"的描写方法。例如第十八回关于举行"乡饮酒礼"的描写，第二十一回关于朱仰天这一不速之客的描写，两篇文字都未用一个贬词，却达到了讽刺的目的，这是"皮里阳秋"的妙笔。

四

本书系根据柳亚子所藏百尺楼丛书《龙套人语》手抄本（三册）出版，对其中个别明显错漏字句作了必要的修正，并加新式标点。

为帮助读者阅读，对书中若干旧时官制名称和某些语词典故，请杨纪璋作了简单注释。

另外，我们将吴次藩撰、杨纪璋增补的《龙套人语·人名证略》附于书后，供读者参考。惟仍有小部分人名待考，有赖于广大读者的不吝指教，或指出原证的错误，以便再版时进行修正、增订。

1983年6月17日

柳亚子题序

《龙套人语》三册廿四回，为亡友姚鹓雏遗著。鹓雏名锡钧，字雄伯，江苏松江县人。卒于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龙公其别署也。第十九回中之杨无忌，即影射余。余曾拟撰“龙套人语考证”，未成。是年七月二十日，吴江柳亚子记于首都。

冯叔鸾序

年来坊肆间出版的长篇小说颇多，大概都是描写社会间吃喝嫖赌以及男女社交的情状，恣意刻画，无关宏旨。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酒后茶余遣瞌睡的物品罢了。

《龙套人语》著者署名“龙公”，不知其何许人。全书廿四回。著者自云：“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轶闻。”语虽自负，正复非虚。民国成立以来，江南一省常为政争中心，袁项城帝制议起，便命冯河间坐镇金陵，更以郑汝成控制上海，遥为策应。似乎知道江南要是形势不稳，则北京政府也难以巩固。自是而后，李纯、齐燮元相继开府，也都是举足轻重，绾毂南北，比诸前清时的南洋大臣，责任更为重要。

然而当时更有一点特殊的情形，后来竟至酿为江浙战争之祸者，即上海地方本为江苏一隅。就地理上说，当然应为苏督势力管辖，而无如在历史上，郑汝成、杨善德之后，属诸卢子嘉；卢氏移节两浙，又委其位于何丰林。何氏目中仅有卢嘉帅，而不知有苏督，此齐氏所最难堪者也。当冯河间督苏时，上海有郑汝成；徐蚌间有张勋，已常有“半省督军”之叹。然其间郑汝成虽直接受命于袁氏，表面上犹不能不对冯河间有相当之礼貌；而冯氏之牢骚，亦仅指

徐州而言。迨后张勋因复辟失败，则江苏之畸形政局，厥为上海之一隅，故终至演成江浙战争之大武剧，而予孙传芳以雄据五省之好机会。于是造成两粤、北方与长江下游三方鼎立之新局面，与以前江浙隶属北京政府之形势迥然大异。夫然后国民政府得以崛起北伐，直窥武汉，而为个个击破之战略，遂以完成统一之功。

顾其间之经过，亦甚复杂，而非单纯。于北方则有奉系直系之水火，于江苏则有省议长之争潮。头绪分错，皆直接间接而予国民政府以可乘之机会。不佞服务新闻界，橐笔海上，盖已十有三年，仅忆其涯略如此。更廿年后，必将无人能悉，且无人能述。赖有此书，详其颠末。以意度之，著者必为文章识见绝人之士，而沉沦于末寮者，故能巨细靡遗，滔滔不尽，若数家珍。虽曰诙谐以出之，而言外余音，固含有无限感慨，殆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者耶？友人平子襟亚，问序于予，因拉杂述其所怀，而为之序。

涿鹿冯叔鸾

一九三〇．二．一九

常任侠序

抒写民初二十年代前的中国社会小说《龙套人语》，署名龙公，为松江姚鹓雏先生的后期说部著作。写于1929年，曾在上海《时报》连载。自谓“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轶闻”，着重描写北洋军阀在江南的反动统治、官僚腐朽生活，以及苏省议会夺长风潮丑闻等等，与吴趼人《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殆相仿佛，皆品藻一时人物，批判当代社会现象，为现代史料的侧面记录。故解放以后，柳亚子先生以为虽稗官野史，亦有参考价值，特为录写保存，题署封面，可知甚为重视。今经先生长女明华整理出版，镇江吴次藩、松江杨纪璋为之考证附注，出以问世。我于1922年读书南京美专时，亲承鹓雏先生教导，至今思之，如见笑貌。因略述所知，以志景慕。

先生名锡钧，字雄伯，鹓雏为其别号。生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长我十四岁。但我在少年读书农村私塾时，已在报端读过先生的著作，私衷仰慕。彼时先生盖在京师大学读书时期，记述春明文酒之会、与梅畹华交游及诸文人学士相共唱酬事。回忆1922年先生为我写诗云：

漠漠轻寒上短蓑，砀箫声里奈愁何。

忧多频似发难数，贫甚都无雀可罗。

逝水华年明镜在，半晴天气落花多。

一声啼鴂关心甚，输与诗人解放歌。

又录绝句云：

高楼雨过水潺潺，肯遣匡床客梦酣？

一样晚风千树柳，夕阳残唱似江南。

均先生居京师时的少作。今集中所存，已略有修改，盖老来诗律愈细，归于恬淡，诗味更加朴厚了。

先生年十四，已就读京师大学，与闽县林庚白同学相友善，两人皆有诗才，合刊《太学二子集》，早惊侪辈。复从闽侯林纾畏庐先生习诗古文辞。林先生好为说部，以译《茶花女轶事》等蜚声海内。姚先生盖曾受其影响，常为说部，连载报端，一日能写六七千言，每日无间，才气横溢，驰誉艺林，殆即基于在大学受教之时。我在美专读书时，得闻先生讲述林先生轶事，因之尝读林译小说至于废寝忘食。亦因先生之教，勤习文藻，常受奖励，诱导启迪，至今不忘。

我于1928年再入南京大学文学院，从汪东、吴梅、黄侃诸先生学，多为姚先生南社旧友，遵循规范，继续前进。课余常去先生处谈往，时先生政务繁剧，已不担任大学讲席。曾为我书一诗云：

残春消息在林亭，相对惟余柳眼青；

莫怨东风太无主，为渠力尽一春中。

盖已有倦勤之意。1931年，我任教大学，犹常与美专同

学闻钧天同往瞻望。至1935年春东渡日本，归来即值抗战军兴，南京遭轰炸，随校西迁；敌军侵入南京各地，屠杀凶毒，近世罕有，师友分散，渺不相闻。忽遇先生于长沙，互相慰藉，得庆平安。我欲迎师避寇颍滨，先生则欲偕我同去星洲，再主报政，兵火弥天，两俱不成。时旧友田汉、郭沫若均在长沙，约我同去武汉政治部从军抗敌，为周恩来同志秘书及三厅戏剧主任一年。别前，先生作诗相赠云：

南强北胜兼材美，土沃泉甘得气深。
此日元章惟石癖，蚤年皇甫是书淫。
白头自愧隆中卧，焦尾谁弹爨下音。
饱饭桃花颍水曲，知君会我此时心。

我曾步韵和诗一首：

十年不见头更白，一醉重温旧谊深。
眷恋江山添画癖，摩挲碑版仿书淫。
搏空欲奋南溟志，羁旅愁闻越鸟音。
此日湘滨重聚首，不堪西笑寄乡心。

时为1938年1月20日，后此即去武汉，与先生别。至1939年春去重庆，复返大学任教，先生则任职监察院，又复相晤。惟我因与恩来、沫若、田汉诸同志，时相聚会，指陈时政，忤当局意。初令大学解职，继则蹑踪迫害。重庆既不能安居，乃去昆明。时印度诗人太戈尔所建国际大学来聘，遂去印度讲学。1949年春，得周总理电召，始来北京。建国后，闻先生在沪，与柳亚子先生受陈毅市长邀

宴，尊为上座。先生为诗曰：

霖雨绸缪半壁振，功成百战为人民；

安车载得元鳌叟，磨石铭勋大海滨。

陈帅以革命元勋，对先生特加器重，旋推荐先生出任松江县第一任民选县长，并当选苏南区人民代表，受到新社会的隆重尊视。先生在故乡勤政爱民，时时为诗，形之吟咏。于1954年6月25日积劳捐馆。我在京尝托沪友探问起居，及上海沈尹默先生函告，始得闻知。回思往日教泽，不胜悼念。

先生平居律己甚严，平易淡泊，从不矜才使气。著述甚富，诗文词曲、传奇笔记近三十种，刊于报章杂志，多已行世，说部此为其一。先生著述，有关国故史资，汇集刊印，是所望于来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受业常任侠谨序。

答郝人书

（代 序）

郝人先生鉴：

病假离沪，归读大示，敬悉。荒唐野话，乃承考核，过幸过幸！鄙意写乡村萧寂，较美于市廛尘嚣，此沪渎之所以易为赤松村也。既已妇孺皆知，似宜稍存破绽；颜仲实之为如皋人，诚如尊言，欲使读者猜测为娱而已。承询，敬复。盼时

督教！

龙 公

一九二九.九.九，于时报馆。

第一回　水浊山童闲人吊古 香残灯灺名士教歌

在去今六七年前的今日，那时南中[①]名胜，一片秦淮[②]，还在军阀铁蹄之下。说什么"珠香玉笑"、"水软山温"，简直成了浊水淤渠，无穷荒秽。若是拿《板桥杂记》[③]《儒林外史》中所铺张的"河房风月""旧院笙歌"来对照一下，那才要叫人笑掉了牙呢。咳！究竟是古时的人善于说谎？还是今人之不自爱惜？我也没工夫去管他。不过自古以来，最没信用、最没价值的是文人的一管笔，有人锡他一个美名，叫做"文人好事"。这"好事"两字，就是胡拉乱扯、不顾事实的一个简单名词。充其"好事"之量，就可以把《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偏说是个卫玠[④]潘安[⑤]；《水浒传》里的哑道童，硬派他个苏秦、张仪[⑥]。真是死的变

① 南中：泛指我国南部地区，即南方。

② 秦淮：指秦淮河，在南京城。

③ 《板桥杂记》：书名，清代余怀著，共三卷。所记多南京旧日狎游琐事，宣扬封建士大夫的逸乐生活和庸俗情趣。

④ 卫玠：晋安邑人。字叔宝。自幼风神清秀，有玉人之目。

⑤ 潘安：即潘岳，字仁安。晋中牟人。少有才，美姿容，常挟弹出洛阳道，妇女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相传有"掷果潘郎"之美谈。

⑥ 苏秦、张仪：均战国时纵横家，善于游说。

成活的，臭的变成香的。那小小秦淮河名不副实，还成什么一回事呢！在下眼里只见现在的秦淮河，那就只可冤枉《板桥杂记》《儒林外史》作者一下子，加他一个“文人好事”的罪名罢了。

且说在那年秦淮旁边，有一个小小院落，据说就是当年丁继之河房旧址。疏疏花木，映衬着纸窗红槛，粉壁疏筲，倒也十分清逸。门上边一副联语，写的是：“聊蔽风雨”“无限江山”，就这一联语的意思看来，也知道这所在的主人，不是个寻常人物了。那天中午时分，主人翁魏敬斋正披着件纻麻凉衫，躺在藤榻上打中觉。旁边放着一篮樱桃，已吃的疏疏落落，那樱桃皮和核，吐了一地。猛然间一阵门响，一个人直嚷进来道：“敬老，敬老，咦，好自在！你前天许我那幅画儿，成功了没有？”敬斋睁眼一看，慌忙起身道：“子夷，你从那里来？画吗？有，有。”随说随向乱纸堆中抽出一张四尺上下纸卷来，向大板桌上一摊。那位号叫子夷的急忙看时，只见上面画着一株老少年，衬着一块危石，清清疏疏的几笔，上面题着一首诗道：

茸帽残衫拂面尘，年年憔悴不赀身；

而今意气豪无匹，七尺珊瑚赠故人。

看完了，把手一拍道：“我晓得你的玩意儿，不是一串紫藤，就是两棵萝卜白菜。来这一个，就算是特别加工了。四盒山楂糕儿，还算值得，还算值得。”敬斋摇着头笑道：“山楂糕算什么，替你画，就瞧得你起了。我这是新采来的后湖樱桃，你可要尝一个儿？”子夷笑道：“谢谢，你看你老人家，光

着一双脚，准是才下了一番搜剔工夫，那樱桃上面沾的'秾香'儿就不用提啦，我还受的了吗?"敬斋也笑道："胡说!"又道："今天是四月十三了，河底下的游船渐渐的热闹起来了。我们虽不必学那些本地人，每年四五月里，暨家眷等一定要雇一支画舫，荡上一回，说不然就不吉利。但何妨到水阁里闲看一回，也算和光混俗①，应个景儿。"子夷点头道："好。"两人相携着走到后面水阁子上。敬斋取了一把紫砂壶，冲上一壶苦丁茶，一壁喝着，一壁凭阑展眺。

这时红日将西，河里终年搁浅着的画舫儿渐渐的活动起来。这秦淮的画舫，大概分为两种：小些的称为七板子，大些的就叫大船。这大船之中又有三节舱、两节舱之别。最大的就是三节舱（前舱、中舱、后舱），中间的舱可以摆酒打牌，后面的舱可以为女眷们起坐之用。至于七板子就止有一个舱儿，舱中间放上一张方桌，罩着一个乌油油的白布台罩儿，几把椅子，后面一张木炕，中间挂着盏保险灯儿。船头上还点着两盏玻璃灯，放几张臭虫穴窟的穿藤榻椅，这就是秦淮画舫的普通陈设了。最妙的那些窗格子上还是衬着纸，写上几句破烂透俗的诗句，横七竖八的字。那船大半是以船主人的名为名的，什么"小四子船"、"王长贵船"，如其你要觅一个雅净些儿的船名，那就东至大中桥，西至文德桥，大大小小，发誓找不出一个。至于

---

① 和光混俗：把光荣和尘俗同样看待。亦称和光同尘。《老子》："和其光，同其尘。"

河里的水，那更妙了，在前清科举①时候，已经有拿河水的原料："尿粪血脓虫"来对应试的人物："贡监廪增附"②的一副巧对。到于今历时更久，这河水的原料愈加沉浸秾郁，也就不问可知。望过去黑沉沉胶腻腻一片清波，大约西洋人发明铺马路的柏油，也不过如此。每当夕阳西下，画船成阵，酒香汗气蒸腾如雾之间，那一股非兰非麝的水味儿，也就乘间发射。风过处，端的使人肠胃翻身，五脏神也要溜之大吉。

这时四月中旬，天气暴热。三三两两的游船中，坐着些短衣袒腹的客官们，有的赤露着上身，有的把裤管揎起在大腿上。还间着些油头粉面的妇女，虽然也窄袖纤腰，学着吴中装束，却唇颊上胭脂搽得如血一般红。腰板笔直，胸脯挺起，很有些赳赳气概。每船中打着麻雀牌，一阵阵谑浪笑语之声，和着骨牌声，响成一片。从利涉桥出发，直向大中桥，总要在魏敬斋河房底下经过。如比赛一般，一船热闹似一船。再一看两岸河房，倾欹零落，有些连墙壁都没有了，撑着几根柱子；满地零砖碎瓦，铺着芦席，有几位郑元和③的同事在那里打公馆。河滩边乱丢着菜皮破布，堆积如山，那氤氲之气蒸发出来，与船里边的人气合成一片。可是与《儒林外史》上所说的："河房里焚的龙涎、

① 科举：旧时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

② 贡监廪增附：都是科举制度生员的名目，即贡生、监生、廪生、增生、附生。

③ 郑元和：落难秀才沦为乞丐，见元人杂剧《郑元和风雪卑田院》。

沉速①，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有些不同。

魏敬斋呷了一口茶，笑道：“于今的时候，是风雅道绝了。并且北俗南移，风气变易。你看这玩艺儿，是我们这里前三年还没有的。”说着指向河中一条大船边，傍着支小七板子。只见那小船上有两个姑娘，都不过十七八年纪，一律穿着青竹布大褂儿，梳着亮油油大辫子。那女郎一手拿着一副铜片儿，正叮叮当当的敲着，一手捻着一个小槌儿，向面前支着的一面鼓，轻捻慢点，原来是唱京音大鼓的，正在卖唱哩。子夷笑道：“从前邵康节②先生在天津桥③上，听见了杜鹃啼声④，就说道‘南方地气至矣’。如今你老先生看见这一桩玩艺儿，也说一声是‘北方地气至矣’。倒也是一样的感事伤时，天机玄妙。不过，这也怪他不得。自从北洋派专政以来，这几年我们江苏省还不是完全叫那些吃葱蒜、喝老白干的将爷们盘踞着。大街上车马纵横中间，尽是些圆头大脸，挺腰凸肚，戴着尖顶瓜皮小帽儿，穿着阔梁布底缎鞋儿的粗鲁朋友们。动不动带上两个佩着

---

① 龙涎、沉速：均香名。

② 邵康节：北宋哲学家邵雍，字尧夫，谥康节。

③ 天津桥：古浮桥名。在河南洛阳市西南，隋炀帝迁都，以为洛水贯都，有天汉津梁的气象，因建此桥名天津桥。隋末被毁，唐宋重修，后又废。

④ 杜鹃啼声：杜鹃鸟名，亦称杜宇。相传古蜀帝杜宇自以德薄出亡，化为杜鹃鸟，故后人称杜鹃鸟为杜宇。邵雍在天津桥上闻杜鹃鸟声曰：“南方地气至矣”，意谓不祥之兆。

盒子炮的马弁[①]，到一处吐气成云，满嘴的京津乡谈，挟着股葱味儿，简直把人也薰得闭过气去。所以南京城里慢慢的改了样儿了。京津菜馆新开了四五家了，大饼摊是到处皆是，就连杂耍儿也添上这些新样了。你没看见夫子庙前的飞龙阁、奇芳阁、六朝居，每晚上挤满了这些大爷们，听到得意处，那侉声侉气[②]的叫好，就如春雷怒发，比河下还要厉害几倍呢。也可笑，偏有些南方老哥们，俉呀俉呀[③]的平日只会去听苏滩里的《王小二借靴》《借茶》《活捉》，如今也猴在一边，跟着人打哈哈，究竟一个字也没听出来。明天遇到人，倒会夸道，昨天的小黑妞儿真好，那出《摔镜架》唱得真有趣，明儿还有《宝玉探病》呢，我们须得赶早些儿去。这不是'盲子吃鲜鱼汤'瞎赞一阵吗？其实鱼还没下在锅里哩！"敬斋也微微一叹道："现在的人那个不是如此，不是老袁称帝那一年，连大名鼎鼎的南方金石家廖香荪廖老头儿，还充着国民代表去劝进吗？这与南腔的老哥们拚命去捧北调，有什么分别？看来世界上聪明人物，最是善变不过。钱牧斋[④]龚芝麓[⑤]的流风余韵还在人间，这气节二字是不用提的了！"子夷笑道：

---

① 马弁：旧称武官为弁，马弁即卫士。

② 侉声侉气：侉，语音不正，特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

③ 俉呀：俉（wū），迎。俉呀，形容南方人说话口音。

④ 钱牧斋：钱谦益字牧斋，江苏常熟人。明崇祯时官吏部侍郎，清兵南下，率先迎降。

⑤ 龚芝麓：龚鼎孳字芝麓，合肥人。明崇祯进士，清兵入关时，亲自迎降，官至礼部尚书。

"罢罢，不用感慨系之了。天也黑下来了，这河里边没什么看头，我还是趁早回去是正经，明天还要上省议会哩。"

原来子夷姓徐，是个师范毕业生，现充着省公署一名科员，与魏敬斋同乡。敬斋是维扬人，早年游于范孟公、朱曼子两先生之门，诗文清隽，颇得师传。却是功名不偶，五十之年，还是青衿①一领。幸他天怀旷逸，清狂自喜，不以介怀。平日欢喜画几笔画儿，出入于青藤、白阳②之间，另有一番超秀出尘之致。有来求他画的，他只要看你人还不错，立时挥洒。你再送他几罐清江的山楂糕，或是上海老大房的熏鱼，苏州采芝斋的玫瑰瓜子，更足助他的清兴。有一年，南通州张寒张叔正六十大庆，用重金请他做一篇寿文，他与叔正本是故交，却以晚年意气不投，竟谢绝了没有动笔。当时张叔老名震朝野，气盖江浙，人家钻门子想路道要与他亲近亲近，还不可得，他却俨俨然同他显起痕迹来，这种书呆劲、傻脾气，倒也同他老师范孟公有些相近。

讲起范孟公，与张叔正是总角至交，文字知音。叔正早年家贫如洗，范孟公也不过是个穷诸生。这年叔正的封翁③去世了，竟至无地以葬，恰巧孟公有一块地，颇颇合用，

---

① 青衿：《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佩。"因以指读书人，明清科举时代专指秀才。

② 青藤、白阳：均明代画家。青藤即徐渭，字子长，绍兴人。兼擅书法，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

③ 封翁，封建时代子孙显贵，父祖因而受封典的，叫封翁，也叫封君。

就亲自到叔正家来，说明奉赠。那叔正一家感激，自不必说。后来叔正大魁[1]天下，名重一时，生计自然稍稍宽裕了，孟公家境却益发艰窘。一天，张叔正袖着两封洋钱[2]，走到范孟公家，先寒暄了一会，落后才慢慢的说道："前年承吴兄指囷[3]之惠，使弟等得勉完大事，实在铭篆终身。"说着把洋钱拿出，放在桌上道："这区区之数，聊以奉酬高谊。"道罢连连作揖。却见范孟公一张瘦脸上突然改了颜色，竟有些青森森的，呆了半晌，渐渐的面红耳赤，头颈里青筋一根根粗涨起来，突的跳起，大声说道："张叔正！我从前当你是个人，谁知你竟是……"话未说完，捧起桌上洋钱，豁浪浪丢向窗外，散了一地，旋转身来，往里便走。把个张叔正弄得啼笑俱难，进退无措，讪讪的走了回去。从此他们俩的交情，也就渐渐生疏了。这是旧话，表过不提。

且说当下徐子夷正要走时，忽然河里边荡上一只船来。那船却颇别致，四无窗棂，只上面支着顶皮篷儿，四边挂着小玻璃灯，远望如疏星错落。船舷边摆着几盆花草，中间几个人持着笙箫鼓笛，正在合奏一曲。一张藤榻上，躺着个白发老翁，脸上却红得如朱砂一般，一双三角

---

① 大魁：科举时称殿试第一名状元曰大魁。

② 洋钱：银元的俗称，最早由西班牙流入，故名。

③ 指囷：《三国志·吴鲁肃传》：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鲁肃，并求资粮；鲁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囷给周瑜。后因以"指囷"喻慷慨资助朋友急难。

眼，稀朗朗几茎白髭须，微微含笑，正是南京老名士、又是风流教主的周太史芝莱。子夷指着道："莱老，莱老！"那边船上周芝莱，也已看见他们两人。含笑招手间，船已行到水阁之下。敬斋道："莱翁雅兴又发了，近来女弟子们的功课如何？"芝莱笑着道："前日又新得了个陈小红，天分不错，人也还玉雪可念，敬翁几时有兴来听一出。"说话间船已过去。子夷也走了。敬斋回到屋里，自管去吃他的后湖樱桃，按下不提。

周芝莱原是翰林①出身，科分很早，还在张叔正点状元的前两科，散馆②后放了一任四川梁山县知县，便解组③归来，优游林下，到这时已三十余年了。在复成桥地方，造了一所园林，杨柳万丝中，楼台隐隐，便是他老人家啸傲之所。他又风流自赏，酷好音律，唱得很好的昆曲。有时饮酒征歌，挑选了几个清秀吴娃，亲自教他们的曲子。他既是位年尊望重的林下名公，又潇洒自得，脱尽了纱帽气。这些曲院班头④自然都愿皈依座下。他就广罗桃李，济济盈门。其中如新茶花、樊宝玉、陈小红等，皆是他首座弟子。每逢宴会征花的时候，见了他，总不叫他大人老爷、

---

① 翰林：官名。明清以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一部分进士入院为翰林官。

② 散馆：清代翰林院庶吉士学习三年期满，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留馆，授以编修、检讨之职。其余分发各部或出为州县官，谓之散馆。

③ 解组：组，印绶。解组即解下印绶，辞去官职。

④ 曲院班头：曲院指妓院，梁萧统诗："京华有曲巷"。曲巷不通行，后以指妓院。班头，魁首。

老太爷，只深深款款的称他一声先生，他也欣然乐受，大惬于怀，拈着白髭须，点头微笑。这天，偶然高兴，携着几个门下客，驾着自己创制的一叶扁舟，在河中逛了一会。到月上时，方才停泊在一家酒馆后面，自己上去赴一友人夜宴之约。这友人也是个科举中人，却现在政界里当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饮酒中间，当然谈到时事。他那个朋友忽然对他道："金陵道尹[①]余正纲就要被议会查办弹劾[②]了，你知道吗？"他问道："为什么事？"他那朋友指着身边一个妓女叫樊宝珠的，对他说道："你问他，就知道。"周芝莱闻言不觉大诧，便要向樊宝珠追问。正是：

宦海风波缘醋海，落花消息问如花。

① 道尹：官名。袁世凯统治时期公布省、道、县等地方官制，分一省为数道，改各省观察使为道尹，治理所辖各县行政事务。后废。

② 弹劾：国家对政府官吏违法或失职行为的检举活动。

第二回　调虎离山春宵独拥　望鱼兴叹宦海无边

话说当年江南名邦第一，便是陪都重地。自从北洋派的老头子袁家庆统治中华以来，首先派遣驻防式的重兵，把革命党人排去海外，取而代之。他虽然躬承天命，做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可是龙衮珠旒[1]的好梦，总在白宫[2]夜静之时，盘旋脑际。手握着四镇重兵，眼看着诸侯归命，还不够演一出陈桥好戏[3]，来一句"玄郎不恭了"吗？所以他第一步就把各省的都督民政长[4]取消，改为将军[5]、巡按使[6]，便是个帝制的先声，复旧的朕兆。

当时的江南将军，更是"提起此马来头大"，乃是称

---

① 龙衮珠旒：衮，皇帝的礼服。龙衮，画龙作服。旒，皇冠前后悬垂的玉串；珠旒，珠子做成的串。

② 白宫：本为美国总统官邸名，这里借喻为总统府。

③ 陈桥好戏：赵匡胤率军从大梁（今开封）出发北上，行至陈桥驿（今开封东北），授意将士替他穿上黄袍，拥他为帝，改国号为宋。

④ 都督民政长：官名。辛亥革命后改总督、巡抚为都督民政长，为省级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⑤ 将军：袁世凯废都督，改称将军。袁死后又改称都军。

⑥ 巡按使：袁世凯把辛亥革命后原来设置的各省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即后来的省长。

为副总统的马义甫马上将军兼任。巡按使呢娃徐，字仁山，也是北洋系的旧人。这位徐仁山，生成一双鸳鸯眼，说起话来，那双眼一开一闭，便如放枪的端枪瞄准，成衣匠量衣时弹粉线一般。却是从州县做起，足足在官场混了四十年，历练成一肚子的逢迎肆应，颇有机谋，尤长酬对。记得有一年，他初做江南巡按使的时候，有位大政论家梁超如，就是《时报》《古城返照记》里康有守的首座弟子，特来看他，与他谈谈治苏方针，救国经画。那位梁先生是著名的好辩，又带了他的一位首席弟子研究健将张国枢同去。一会之下，梁先生出来叹服不置。有人问："徐某人学问、治术究竟如何？"梁先生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道："实在佩服！我同他谈了四五个钟头，他有问必答，倒也清辩滔滔。只是说的话如六月里荷叶上的水珠，流走自如；又如油浸石蛋般，又圆又滑，再也抓他不住。对于现在什么什么等大问题，他始终没有半句着边际、露棱角的话，却也不即不离的总对付着你。结果他说了大半天，如同没有说一样，而我的话却倾筐倒箧般通通装到他肚子里去了。"

他拿着这一副本领，去伺候袁皇帝，如何能不讨人家的欢喜？于是不次升迁，就做到江南巡按使之职。同时他那位老弟徐二先生，也放了浙江巡按，真是"二难"齐名[1]，一门鼎盛。他弟兄俩同偏宠着一个僚属。论理巡按使本

① "二难"齐名：东汉陈实评论他的两个儿子元方、季方时说："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意思是两人的才智难分高下，后亦以"难兄难弟"来表示贬谪之意。

下，第一个参与机密的群僚领袖，便是政务厅长，这时江苏政务厅长姓蔡，浙江政务厅长姓冯，他们弟兄俩却都不信任。徐老大顶赏识的是金陵道尹余正纲，徐老二最宠信的是杭关监督沈吉他。把蔡、冯两个政务厅长一齐搁在一边，如同长门永巷①的失宠妃嫔一般，理也不去理他。当时有位杭州诗人替沈吉仙做了一首得宠之喜的诗说道：

无限娥眉斗尹邢②，瘦腰风致忒娉婷。

六宫粉黛无颜色，岂独伤心是小青③。

那江苏一边也是如此。金陵道尹余正纲，在徐老大面前，言听计从，说一不二。提起他三个字姓名来，真可炙的人手掌生痛。徐老大倾倒之极，形迹脱略，连房帏以内之事，有时也要与他商议一下。

那年徐大已五十多岁了，膝下犹虚。徐老二在天津买了两个女子送给他哥作姨太。无奈他嫂子妒得厉害，始终不许徐老大近那两个姨太的身，反说出堂皇正大的一篇道理，道："老爷年纪大了，这两个房里的年纪太轻，不懂得伺候，万一早晚寒热，出了一点岔子，谁能担这个干系！让他在我这里，学习几年礼体，再给老爷伺候不迟。"老

---

① 长门永巷：长门，宫名。汉武帝废弃陈皇后于长门宫。永巷，汉吕后囚戚夫人于永巷。后以"长门永巷"称幽禁妃嫔或宫女的处所。

② 尹邢：汉武帝同时宠幸尹夫人与邢夫人，不令二人见面。后称彼此嫉妒为"尹邢"。又把嫉妒而互不见面称"尹邢避面"。

③ 小青：明末杭州冯玄玄，字小青。能诗善音律，嫁冯千秋为妾，受大妇排斥，迁居孤山，抑郁而死，年仅十八。杭州有小青墓。此处用以影射浙江政务厅长冯某受杭关监督沈吉仙的排挤。

徐听了，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如此一连两年，老徐实在急了，便与余正纲暗暗商量，问他可有什么法子。余正纲低头思忖了一会，说道："有可是有一个法子，只是须用得着昭帅。"(徐二字昭山，当时徐大徐二皆曾护过将军，所以属下皆称帅。)老徐笑得鸳鸯眼一收一放，说道："我知道你一定有法子，只是何以用得着老二呢？"正纲低低的道："现在晚春三月，六桥三竺，风景最佳，又带着西湖诸山香汛时候，宪太太是最信佛教的，只消密密的叫昭帅拍一电报来说：'湖山正好，请嫂子来游玩几天，顺便到诸大丛林礼佛进香。'宪太太正以迟生贵子为忧，一定怀着个拜佛求子的愿望；又兼西湖风景是四远知名的，接到此电，断无谢谢不去之理。可是大帅也不必在旁边怂恿，以启其疑。只要宪太太一离了这个地方，那不是什么事听凭大帅做去吗？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大帅看可用得用不得？"说罢又微微一笑，歪着头，偏着身子，恭候示下。徐仁山喜的双眼俱闭，连连点头道："你的心思毕竟来得敏捷，怎么我就想不到这一着儿。"

当下密议已定，就如法炮制起来。隔不到几天，果然徐昭山来了一个电报给他老兄：请嫂子去逛西湖，并且代他乃眷附候，说老妯娌多年不见了，务必请去叙叙。电报到后，徐太太就问仁山怎样，还是去还是不去？老徐笑了笑，嗫嚅着道："这……这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去……不去也可。看太太高兴，去逛逛。不，不……过这几日西湖风景正是好时候，杭州的菩萨是灵的。"徐太太笑道："既如

此说，我就去玩一趟，顺便进进香，横竖这里的事人多着呢。”忽又眉头一皱，略略沉吟，便又笑逐颜开的道：“二姨、三姨，叫他们也一同跟我去走一趟，请请二老爷二太太的安。这年来我为这两个孩子也呕够了。我穿什么，他们也穿什么；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饶这样，还有那些不知好歹的人，背地里抱怨着，总好像我多嫌着他们似的，今儿我有好地方玩去了，丢下他们在家，又该怨我不体恤他们了。好，好，要去就一块儿去。”说着，便立刻着人把两个姨娘叫来，吩咐他们收拾收拾，随太太到杭州二老爷衙门里去。一面打回电给二老爷，说一准就来。这一下子，出其不意，把个老徐赛如一勺凉水兜头浇下，立时意兴索然。要解释也不好，要拦阻也不是，只好装着笑容，连连道：“好。”旋转身踱了出去。正走到内签押房[1]门口，外面急匆匆走进一人，几乎撞个满怀。定睛一看，原来是余正纲。

说到此，有人便驳在下道：“著书的毕竟是个一品公民，全不晓得官场体制。巡按衙门通省之尊，有个属员进见不由号房递名刺候传见的，就像进了个没和尚的破庙，直闯进去?”哈哈，这一驳，就通例而言，固然不错，却不知余正纲与老徐也是前世的缘法。当时马义甫马上将的总文案[2]邹禹华邹师爷，曾经替他们做过一篇游戏文章，

---

[1] 签押房：旧时高级官员衙署中主管长官的办公室。

[2] 总文案：旧时衙署中草拟文牍、掌管档案的幕僚。预闻机要的称内文案，抓总的称总文案。

内中叙述徐余二人的契合，有两句叫做："魁才为僚，狎若群从①。"这就是说，他们亲若家人，不分内外之意。这篇文章，传诵一时，在江南官场里混的角色，没有个不知道的。他们还拘什么形迹吗？

闲言少叙，当下余正纲正为听见徐二先生电报已到，自己献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们业已"照计而行"，急于要打听宪太太中计不中计。一见面，来不及说别话，就低声问："事情怎样？"老徐把手一拍道："还怎样不怎样，白忙，不用提了。"于是悄悄的把太太挟之俱去的一番话，告诉了正纲。听的正纲紧皱眉头，半晌没做道理处。老徐也呆了一会，忽的手拈短髭，微微一叹道："罢了，真是'万般皆有命，半点不由人'。天派定要做个若敖之鬼②，也只索听其自然。从前羊敬帅直督任内，也是纳了几个妾，被阻于他的夫人，不得一近。敬帅深自愤慨，以至于疾发不起。他作了自挽一联道：'一生好读游侠传，到死不知罗绮香。'真是可怜可叹！我那时正做津海关道，这是亲目所睹的呢。咳！天下老鸦一般黑，看他们简直是若有师承一般，一脉相传，万劫不变，恐怕还有些青胜于蓝呢。老

---

① 群从：指族中兄弟子侄辈。

② 若敖之鬼：若敖，复姓。若敖氏的后代楚国令尹子文，担心他的侄儿椒狼心狗肺般的品性，将来会使若敖氏灭宗，临死时哭着说："若敖氏之鬼，不其馁尔！"意思是若敖之鬼将因灭宗而无人祭祀。后终因椒的叛楚而使若敖氏灭绝。后以"若敖之鬼"或"若敖鬼馁"指无子绝嗣。

弟，你的事怎样了？密室藏娇，终非久计，也须提防着弟媳打破醋罐哩！”

原来他们两位不但是物以类聚，还兼着同病相怜。正纲也是中年无子。他的尊阃①也一般是个河东狮②。虽没有徐太太那样能言善辩，正正堂堂，可是“一哭二骂三上吊”的看家本领是有的，余正纲如何敢萌妄想。却是去年他正在走运当儿，自政务厅外兼金陵道尹，依然为老徐第一心腹。便有那班善走心经③的属员们攒凑了一笔钱，替他弄了一个美人儿，作礼物奉献。那美人儿是钓鱼巷出名的雏姬，叫做小宝玉儿。真是明丽如花，娉婷若柳，还在含苞未放之时。那天借了一位同僚家的密室，把小宝玉波斯献宝般献了出来。余正纲本是色中饿鬼，这一来正如现在豫陕饥民见了大宗赈粮一般，如何不涎垂三尺？可是一念及床头夜叉，又有些不寒而栗。在这踟躇吞吐之间，那班善观气色的属员们，早已心知其意，便顿时商量了一个法子，就把那位同僚家的几间密室，作为余正纲的临时公馆。只要在夫人面前瞒的水泄不通，其余还怕甚的。当夜便在那正室之中，整治酒筵，叫余正纲实演了一夜《临潼斗宝》。从此，便天天得闲便去，非止一日，闹的老徐也

---

① 尊阃：阃，内室，借指妇女。尊阃即尊夫人。

② 河东狮：汉末陈季常妻柳氏性奇妒，苏东坡诗：“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按河东为柳氏的郡名，暗指陈妻柳氏。后因以“河东狮”比喻为妒悍的妻子。

③ 善走心经：《心经》，佛经名。借指善于迎合长官心理。

知道了。那时节这种事本是司空见惯，便是老徐也只有羡慕他们“艳福几生修”了，绝不会板起面孔说是“有玷官箴”的。所以今天竟当面说破起来。余正纲也绝不怀惭，只唤了唤道：“这倒不用大帅顾虑。正纲这个本是偶然游戏，倘闹穿了，便打发他走路，也未为不可。”说罢了一会闲话，方才辞去。

那知不到三日，竟闹出一件绝大风波来。原来这时励行民治，江南省前清时候的谘议局，早已摇身一变，变成为省宪会。选出了无数若干的人民代表（就叫做省宪员）。一年中开若干次常会临时会，真是兆民喉舌，当代贤豪，一个个莫不学贯天人，腰多黄白①。可是这般天尊，安富尊荣惯，那耐得了辩论纠缠，议场寂寞。每次开会之时，十有九日是不足法定人数。不过要是有人到秦淮河、下关两处地方去一找，包你加倍的法定人数也找的出来。有时万不得已，抱了个大书包，去议场里坐牢似的坐了几个钟头，只觉得天昏地暗，不辨东西，议些什么，发誓不曾听见。只盼得铃声一响，大家抱了书包，如小学生放晚学一般，也来不及放下书包，便奔到秦淮河，钓鱼的钓鱼，捉雀的捉雀去了。每一次会期中，可说是天天如此。

就中有个姓竺的淮扬人，外号竺大炮。生得乌油油的一张脸，五短身材，像个洋铁炉子一般。却性爱修饰，酷好冶游，秦淮河里，玩得最起劲。他原与小宝玉是最知己

① 黄白：这里指金银。

的。在余正纲密室斗宝的前两日，还在河里大请其客，替小宝玉捧场。隔不上一天，竺大炮在下午时分从省宪会里拾着书包，急匆匆跨上马车，奔到小宝玉家。进得门时，吓了一大跳，原来早已“风去楼空，人亡房在”了。大炮惊气之余，便拉住龟鸨，定要问一个下落。起初不肯说，后来逼得急了，龟鸨等又以为小宝玉嫁了个如此阔人，便让竺大炮知道了，也自无可如何，乐得一起推在余正纲身上。便把诸官员购买小宝玉奉献余正纲情形，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又加上些油盐酱醋，竟说得余正纲几乎像《艳阳楼》的高登一般，把小宝玉抢去；小宝玉如何的惦记着竺大炮，如何的万分不愿。在他们不过想讨竺大炮个好儿，希望他还来光顾光顾，哪里管得大炮此时又气又怜，又酸又苦，简直象倒翻了大餐桌上的五味瓶儿，心里觉得一塌糊涂呢！怔了些时，一个翻身，向门外便跑。跳上马车，辘辘的走出钓鱼巷口，不觉回望着小宝玉家门口那盏门灯，深深的叹了一口怨气。

过了两天，就是上回书中徐子夷说的要到省宪会去旁听的那一天，省宪会里的休息室里聚了一大堆人在那里交头接耳，秘密商议。尤其是竺大炮义形于色的奔进奔出，忙得最有精神。少顷摇铃开会，那位宪长端然正坐，正宣读着议事日程。却见文书科职员临时捧着一大堆油印文件，走了进来，在各宪员坐边，按名分发。众人正在接看，便见竺大炮站起身来，慷慨激昂的说道：“本席今天临时动议，有重要案件，要请准予变更议程，先行开议。”

便把那篇油印品拿在手里，念了一个题目，原来正是查办余正纲贪污卑劣、枉法贪赃诸款，落款一条是：身为地方有司，竟逼纳治下妓女作妾，官常扫地，风纪荡然。先律：职官挟妓饮酒，尚须褫革，现竟由狎妓而逼娶，应请咨明巡按，先行褫职，再行严重治罪云云。众人看了，正在纷纷议论，却有竺大炮的同气四五人，起立发言，赞成变更议程，先议此案。众人也没话说。宪长自然宣布付表决。结果赞成者占多数，变更成立。再由提案人竺大炮将议案内容申述了一遍。众宪员平日也有深恨余正纲恃宠而骄，不放他们在眼里的；也有讨厌着老徐老气横秋，官架十足，把诸宪员看成小孩子一般，高兴敷衍敷衍，不高兴睬也不睬，想借此打倒他的心腹，示一示威的，却没有人替余正纲来辩护。于是这一件查办案，就容容易易的通过了。余正纲竟因此解职而去。真是宦海无边，风波迭起。事后有人说笑道："这一回的宦海风波，完全是醋，连一点水也没得。"可是在下为他们两件醋案，却已说得来舌燥喉干，要寻点水润润喉咙了。正是：

大夫怀璧① 还为罪，议士寻花莫问津。

---

① 怀璧：怀藏美玉。《左传》："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意思是别人看中他的璧玉，就以怀璧加之以罪。后用以比喻人有才能而遭嫉害。

第三回　秦和尚嗜糖成癖　郑诗人罢酒无家

在下觉得天下之人，林林总总，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往往有一种秉天地灵秀之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不可思议的天才的人，这种人讲到社会琐细、人情酬应便变成个不辨稷麦的傻子。在下幼年在中学读书时候，记得先生讲过一件西洋笑话：说是大科学家奈端①家里造房屋时，因为他畜养了一大一小两头猫，要开辟一个猫窦，以供出入。造屋匠当然只开了一个洞口。奈端先生却大不谓然，说两头猫怎能在一个洞里出进。造屋匠说开了大些的一个洞，两头猫自然都可以走了。奈先生却只是不信。以名垂千古的大科学家，连这一点极寻常的道理也弄不明白，岂不是桩奇事。

及至年纪稍长，听见父兄师长们又讲起一件国货奇闻：便是在科举未废，时文②当令的时代，八股文大家、山西人路德（字润生）先生，他在制艺③一门中，实在是推倒一代之才，把区区八比④文章，创出了无数新奇花样，真

① 奈端：英国物理学家，现译牛顿。

②③④ 时文、制艺、八比：均为八股文的别称。

是残膏剩馥，沾溉无穷。有一次，他因赴公车[1]，路经中州[2]，错过宿头，在一处乡村茅舍中寄寓。那家人家恰好是新砌的砖壁。时方雨后，砖墙上隐隐有牛的脚迹，路老先生卸装下来，独坐闲观，忽然引起了他的思考力，暗暗称奇。他想道：墙上的足印，必是能上高爬墙者所留，牛是从不见有会爬高的，然而这足印确是牛脚，绝不像为其他兽足所印，难道天下的牛是走兽，只有河南的牛是“爬虫”吗？他苦思力索了好半天，越想越糊涂，越想越惊怕，竟疑惑是牛精做怪起来，慌忙叫跟随的仆人收拾行李，要搬到别处去过夜，不敢再宿在这屋子里。后来经房主人知道了，再三解释，说墙是新砌的，砌墙的砖是一向放在院子里的，前几天下过雨，地上犹湿，家里的牛走过院子，偶然践了这儿块砖，留下足印，砌上墙也没刷去，是实在的，并不是牛会成精作怪。可是路老先生还是有些不相信。你想这路润生作的八股可谓心细如发，理法精严到了极处，这么一个聪明人，却连这一点小道理也弄不清楚，岂不又是一桩极奇的奇事？

以近时的奇人而论，要算香山诗僧秦佛陀和江西诗人郑叔夜。拿他们的轶事说起来，也极够上笑上一回。佛陀原籍广东，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佛陀从小遭遇家难，流离颠

---

① 公车：官车。汉以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② 中州：指今河南一带，因其地在古九州之中得名。亦用以泛指中土或中原。

沛，出家为僧。却绝世聪明，诗、画、文一学便会。功夫虽不怎样深沉，却总有一股清隽孤复之气，往来纸上。但其为人，恰有顾长康①黠痴各半之风。他那怪癖浪漫的性情，综合说起来，约有三端：第一是痴于吃。酥糖能一气吃三十包，八宝饭能一顿吃八碟，摩尔登糖像吃炒豆般大把价往嘴里送。（最喜吃糖，所以又自称糖僧。）吃多了就病，病好了再吃。好像是老饕，但其人又清癯枯瘦，绝非肠肥脑满的大食者。第二痴于用钱。钱到手便用，用完了便尽日高卧，处之怡然。有时羁穷落拓，一文不名；有时服御翩翩，挥金似土。第三是痴于情。工愁多感，触处缠绵；又一律平等，不论倡女妖姬，遇着了便情深似水，只管他自己用情，不问对方的如何还报。待朋友也是情感偏富，悲欢离合，想少情多②；却一言不合，也曾拂袖而去。只要其人无大过恶，不久也就和好如初。有位末底居士传他的生平，说道："佛陀，盖老氏所谓婴孩者也。"这一句最能道着秦佛陀的平生，他终以不节食致病死。死后有位朋友③作了一首挽他的诗，描写他的为人，颇为深刻冷隽。录在下面：

寄萍④来言，佛陀死矣！

---

① 顾长康：顾恺之，字长康。东晋画家，无锡人。工诗赋、书法，尤精于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

② 想少情多：《楞严经》："纯想则飞，纯情则沉。"想少情多，意谓缺乏理智，富于感情。

③ 死后有位朋友：指沈尹默，北大教授，书法家。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④ 寄萍：指刘季平，名三，南社社友。革命烈士邹容死后，刘为之营葬于上海龙华，人称义士刘三。

“君言佛陀死，我闻情恻恻。

…………

满座谈笑人，一时皆太息。

平生殊可怜，痴黠人莫识。

既不游方外，亦不拘绳墨。

任性以游行，关心惟食色。

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侧。

寻常觉无用，当此见风力。

十年春申楼，一饱犹能忆。

于今八宝饭，和尚吃不得。”

这诗“大嚼”“呆坐”一联，实在写得个秦佛陀唯妙唯肖，入木三分。

如今再说郑叔夜，是江西抚州人。乃是一位当代旧诗大家。在去今三十年前是个名公子。与湘乡谭莽莽齐名。主张变法，维新自强。与梁超如、张叔正一班人，遥为呼应，名动一时。不料觉罗氏①末运已至，失政益多，他先人就因此丢了官，他也告墓②不仕，闲居金陵，造了一所精舍，以诗酒自放。作的诗浸淫山谷③，大振乡风。生僻奇

---

① 觉罗氏：满清宗室奉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其叔伯兄弟的旁支子孙称为“觉罗”。此处泛指清王朝统治者。

② 告墓：即誓墓。旧时称辞官归隐，在父母墓前立誓不再作官为“誓墓”。(见《晋书·王羲之传》)

③ 浸淫山谷：山谷是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号。江西修水人。浸淫，渐进而接近之意。陈三立亦修水人，故云“大振乡风”。

奥，一时无两。但讲到他的起居言动，却又风趣之至。他的寓所在南京中正街，巍峨深邃的一所大宅，住了十几年，通街居民没有不知道这是陈抚台[①]（他先人做过湖南巡抚[②]）家的。他老先生在家轻易不出大门。有一天，有友人招去夜宴。宴毕回来，因为相去很近，没带从仆，便一个人雇车回寓。那知到了中正街竟找不到他的公馆，徘徊街侧，不得其门。良久良久，看见路边一家一个老头儿，正在开门出来，他忙上去问讯。那老头儿却认识他，原来正是他的紧邻，他站的地方，正是他自家的大门口。又有一天，他睡醒起床，向来他穿着衣服是有一个丫环伺候的。这天照例着毕起床以后，他觉得有些不舒服，似乎背心上多了一件东西，但也竟莫名其妙。惟于坐起俯仰之顷，总有些不自在，就啾唧了一天。他夫人问他，也说不出个道理来。直到这晚临睡脱衣，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件小袄左手的袖子没有穿上，塞在长衣里面，所以觉得背上臃肿了些。

这两事还不为奇。他老先生原先还有一位老弟，亡故多年了，弟媳便守节抚孤，与他同住。他们是旧家门第，礼法严肃，郑老先生又与他兄弟十分友爱，所以寡弟妇在家，饮食日用，十分从优。妯娌之间也十分和敬，即使一器一物之微，郑夫人是从不自私的。他弟媳另院起居，与

① 陈抚台：指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

② 巡抚：官名。清代以巡抚为省级地方政府长官，地位仅次于总督。别称抚台。

郑老夫妇只隔一墙。房中一切陈设器具，毫无轩轾。郑老先生是除掉晨夕会餐，不大与弟媳见面谈话的，这也是中国诗礼故家的家法。有一天，郑叔夜巡园觅句，正在搜索诗肠，几乎有王维走入酱瓿①、贾岛直冲卤簿②光景。吟了一回，还未熨贴，觉得困倦上来，便想回房休息一会。信步入内，且走且哦，不觉错走到他弟媳房内。就在靠窗一张凉榻上，横了下来，闭目低吟，不断地作他的诗课。不一会，他弟媳回到自己房中，猛一抬头，见大伯在他房内，惊得一哆嗦，慌忙飞退出来。这其时虽也有一二丫环仆妇看见，只纳闷着不敢作声；如今见了二太太这个情形，知道必有乖错，便飞忙去告知大太太。郑太太也十分惊异，忙忙的走过来，问道："老爷怎的在这里？"郑叔夜经此一问，方四面看了看，哎呀一声，连忙往外就走，诗也顾不得作了。原来他在先还误以为是他自己的卧房哩。这一件幸而是郑家家法严肃，郑老夫妇年已望六，素日行止端方，毫无瑕疵，否则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

当竺大炮大闹省宪会的那一天，便是周芝莱夜泛秦淮的下一日。复成桥周园中芍药盛开，有两三个人正在对花小饮，挥尘清谈。上座一位便是郑叔夜，对面坐的正是魏

---

① 王维走入酱瓿：王维字摩诘，唐诗人画家，人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酱瓿（bù），盛酱的容器。

② 贾岛直冲卤簿：贾岛字阆仙，唐诗人。著名的"推敲"诗，即其所作。卤簿，古代帝王外出时在其前后的仪仗队。此处指京兆尹韩愈的舆轿。相传贾岛做推敲手势时，误撞韩的坐舆。

敬斋，主人翁周芝莱在下面陪着。只听芝莱说道："郑叔老的诗，近来益发奇伟奥衍了，只是解人[1]难索。从前号称博雅的庄寿香，尚且领会不来，其余就更可想。正是'锦瑟无人作郑笺'[2]，岂止曲高和寡哩！"敬斋正在挟着一片火腿往嘴里送，连忙一口咽下，笑道："要讲曲高和寡，惟有你老先生最配，大约这引商刻羽[3]的玩艺儿，现在是再没有人高过你老人家的了。近来有什么新腔好句吗？"芝莱道："倒也没有。小小孙前天从学校里拿回来有个武式之作的什么新体诗，也看了一会。有些都是从元人曲里脱化出来的，也不过是无腔曲子罢了。拿这诗和叔老的诗比起来，才是泾渭[4]不同流呢！"敬斋道："我前天遇到颜仲实，他是个会念西洋诗的，他同我讲了一大篇关于新旧诗的话，我如今学说出来，在你们俩诗伯词人面前，领教领教。仲实他说，诗的分别，完全不在什么白话文言，从根本上讲起来，这两个名词就不能成立。古人作诗，有所谓出口成

---

① 解人：谓通达言语或文词意趣的人。《世说新语》：谢安年少时，不能理解阮裕所写的《白马论》文章，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后谓未明真意而忘发议论为"强作解人"。

② 锦瑟无人作郑笺：郑笺，谓汉郑玄作《毛诗笺》，后引申为笺注的意思。锦瑟，李商隐诗篇名。李诗有用典过多，意旨隐晦之病。这里借指陈三立诗深奥难懂，无人能为笺注。按元好问诗："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亦此意。

③ 引商刻羽：商、羽，五音名。引商刻羽，意谓讲究声律、造诣很深的音乐演奏。

④ 泾渭：二水名，在陕西省。古人谓泾浊渭清，今据调查，实为泾清渭浊。后常以此喻人品的清浊。

章，可见不过是拿要说的话整理出来，成了条理，便是文章。决不是要离开语言，另造一种称为文章的。不过后人拿现在通行的语言，谓之‘话’，拿过去时代的人讲的语言，谓之‘文’。这其间止有过去与现在之分，实没有文言与白话之别。但是中国文人有一种重古轻今的习惯，不肯拿现在通俗的语言放在文章中，强造出一个雅俗之分，便就有文白之判。其实‘雅’乃‘夏’之转音，夏即中夏，雅言便是中国的通行话，也是要讲普遍流行的，并不是不通俗的谓之雅。至于诗，是从来不禁用俗语的，如何能有文言白话之分呢？还是称为新体诗转为妥贴些，然则不过是体制的变迁罢了。诗体有数百年而一变，也有百年数十年而一变。从古以来，就是如此的，有什么稀奇。风雅时代的四言①，变而为苏李时代的五言②，苏李时代的五言，变而为李杜时代的七言③，不但是章句的不同，便是作风也完全两样。中国人虽好泥古，依旧逃不出时代变迁四字，不然则近代的诗人，还是要模仿着‘关关雎鸠’‘出其东门’④了，那有此理？清初袁简斋诗话⑤中说古体之不宜拘泥不变，他引了一节笑话说道：《诗经》上的‘采采卷

---

① 风雅时代的四言：谓春秋时代的《诗经》共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

② 苏李时代的五言：旧时多以《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的《河梁赠答》为古体五言诗的起始。

③ 李杜时代的七言：谓初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

④ “关关雎鸠”“出其东门”：均见《诗经》。

⑤ 袁简斋诗话：指清初袁子才的《随园诗话》。

耳①，薄言采之'，如果现在有人模仿着作道'点点蜡烛，薄言点之'，那还成其为诗吗？在二三百年以前的诗人，早已知道诗体之不能不变。现在潮流激荡，推陈出新，比从前还要加倍的迅速，加倍的厉害则有之，这完全是风气的推移，思想的转变，也决非一人一集之力。这武式之不过作了现代新体诗的陈涉罢了。至于新诗要破除旧有一切音韵格律，这也还要商量。旧诗的不好地方，第一在模仿古人，变成古人奴隶，不能表现个性。从前往往称赞这人的诗好，说什么'逼近李杜'、'神似苏黄'②，其实你生于今世，时代环境，名物制度，完全与李杜苏黄不同，那有作的诗会一模一样，不差稷黍之理？就如现在京戏行中，黄三名为活曹操，三麻子称为活关公，究竟曹操、关公真如黄三、三麻子扮演的样子吗？试问赞叹的人，究竟何处会见过关公？几时遇着了曹操？也不过是人云亦云，瞎说一声罢了。更进一步说，即使作的诗完全象了古人，但不知你自己到那里去了？真如《笑林》③上讲的，一个解差押解一个和尚，那和尚乘解差熟睡，将他剃光了头，加上镣铁，自己便连夜逃去。解差醒来，不见和尚，摸一摸头，惊道：'和尚在这里，我到那里去了？'再则，如果你的诗果然象李杜苏黄，李杜苏黄的诗集现在没有禁止翻印，人家

---

① 卷耳：菊科植物。

② 苏黄：指北宋苏轼和黄庭坚，二人以诗歌齐名，后人并称"苏黄"。

③《笑林》：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笑话集，三国时魏邯郸淳撰。原书已佚，今存二十余则。

也只消拿他们本集来研究，决无须乎请教到你的大作。这便是作旧诗的只知拜古，不能表现个性的坏处。第二是偏重描写外境，讲究虚伪的色采，不能深刻地写出内心。石遗室论诗① 说的好，明人诗：'留客山中生桂树，怀人江上落梅花'一联，最为清俊。但还是着眼于以'桂树''梅花'而不能舍耳。从这一段话看来，可知现在作旧诗的人，已经觉悟到偏重外境，耽着色采之无谓，而着眼于挥发 性 灵。所以清初的袁子才、赵云崧，艺术手段虽不高，却实在要想脱去旧的一切陈腐色采，实行诗界革命。现在的同光体诗派② 诗人，也是厌弃色采，注重内心。不过与最近新派诗家不同之点，是在同一描写内心，而同光诗派还是以个人之感想咏叹为主体，最近新诗则更多数着眼在一社会、一时代，描写群众的心理和痛苦。旧诗之为人诟病，大约不外乎上面两层原因。至于声韵格律的枷锁，旧诗作家也早想脱除。沈约③ 的四声④ 八病⑤，现在还有人提起吗？不过没有如此刻作新诗的连韵也可以不押，破除的赤裸裸的一无存留罢了。其实诗之所以为诗，毕竟要声韵和谐，带

---

① 石遗室论诗：指近人陈衍所撰《石遗室诗话》。

② 同光体诗派：清末民初的一个诗派。《石遗室诗话》把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而以模仿宋诗为主的倾向者，称为"同光体"。

③ 沈约：南朝梁文学家。

④ 四声：谓平、上、去、入。齐周颙始作四声切韵，沈约继之作四声一卷，今久佚。

⑤ 八病：指作诗八病，如曰平头、上尾、蜂腰等，指出诗的声韵方面八种毛病。限制过严，追求形式，束缚诗歌内容的表达。

些听觉的美感，不然，便与短文有什么分别？西洋英法诗体，没有不讲声韵的，英诗尤其谨严。虽是晚近盛行的新浪漫派诗人，确有破除音律的作品，但究竟尚非是诗坛定论。颜仲实的议论如此，我是个作作七言古、五言律的人，什么英国诗法国诗，一概不懂，也无从加以批评论断。只好如鹦鹉学舌一般，替他背了一遍。请你们两位老前辈听听是怎么样，有理无理？”敬斋说罢，端起面前一盅葡萄酿来，咕嘟声喝了一个罄尽。正是：

政海波涛方浩浩，诗坛珠玉自霏霏。

第四回　计遣李猪将军绝命　刑求沈鸨妙伎承恩

却说徐仁山自从他的宠属余道尹，被省宪会提出查办以后，实在闹的风声太大，袒护无从，只好嘱其自行辞职。一面又算敷衍过了省宪会的面子。不过心中觉得闷闷不乐，正在签押房中拈须沉吟，不得主意。忽然身旁一架电话机铃声震响，便知是黎纯甫黎将军亲自打来的。原来他和江宁将军黎纯甫约定，另装这一具专用话机，除他二人外，是没人敢用的。于是赶紧拿起听筒一听，却是纯甫约他过去，商量要事。原来袁家庆皇帝早已死掉，北洋这些带兵头子，又把马义甫马将军抬到北京去做大总统，便把这位黎纯甫从江西调到此地，继承了马将军之位。马义甫正位北京，头一件德政，看见禁中[①]三苑养的鱼这么大了，白养着可惜，便把来一起卖与外国人，得了一笔小小横财，总算是富有天下，算竭锱铢的一桩美德，传诸中外，千古不朽。不幸他卖鱼的钱尚未用完，也就一瞑不视，遨游地下，寻外国的亚丹斯密[②]，

---

① 禁中：指宫中。宫中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称。

② 亚丹斯密：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者。

讲究原富学说[1]去了。这时国会早已解散，政权操之武人。他们看不惯这些酸子讲的法，写选票，便爽爽快快的拥了个袁皇帝时代的国务卿余澹如径登大宝[2]。

说起这位余国务卿余大先生来，也可以使人发运会无常之叹。他是位少年翰林，可是在玉堂金马[3]班中，着实的不得志。只因这时南北名流大老，如庄寿香、潘子英、翁和甫之伦，大都以渊博僻学相夸尚。说经则屏左氏而进公羊[4]；论史则注重辽金元三代；考究西北地理，稗贩[5]古篆残碑[6]；馆阁[7]中趋承风气，大家买两部线装书看看。惟有余澹如依然死守着高头讲章[8]，八韵试帖[9]。不要说

---

① 原富学说：亚丹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清末学者严复曾译作《原富》。

② 大宝：指帝位。语出《易·系辞》。这里指总统位置。

③ 玉堂金马：玉堂，古官署名。唐宋以后称翰林院为玉堂。金马，汉代宫门的简称，因门旁有铜马，故称。汉代征召才能优异的人，待诏于金马门，这里也借指为翰林院。

④ 左氏公羊：左氏谓《左传》，公羊谓《公羊传》，与《谷梁传》三者同为解释《春秋》的经典著作。《左传》多用史实去解释，而后者则用义理去阐释，故经学家喜利用之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

⑤ 稗贩：不设店肆的小商贩。

⑥ 古篆残碑：古篆，指古代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字；残碑，指古代碑刻的残余。均指考古研究。

⑦ 馆阁：唐宋制度分设若干馆（如昭文馆、史馆等）和阁（如龙图阁、天章阁等），分掌图书经籍及编修国史等，通称馆阁。明清将这些职掌移归翰林院。馆阁中人常须应制作文章，其文体、书体力求典重工致，也称馆阁体。

⑧ 高头讲章：八股文的范本。

⑨ 八韵试帖：考进士时以五言八韵用试卷方式的一种考试。

学差[1]主考[2]没有他的份儿，简直连朋友也很少。就只和兵马同知驻在小站办营务的袁家庆很说得来。有一天，和袁家庆对酌谈心，澹如慷慨言志，说道："这京官冷宦，实在生趣毫无，但愿外放一个州县官儿，做两任肥缺，虽说不到腰缠十万，大约倒可以衣食无忧。"他当时所志如此，那里知道后来富贵逼人，在前清做到阁揆[3]，在民国中也玩了一回"适从何来"[4]的元首。这还不算，他的文学竟也大红特红，红到有法国巴黎大学赠他文学博士学位，你想还那里看人去？不过其人深沉有余，机智自喜，所以在这般枪杆光儿的阵仗里面，还可以翻几个觔头耍耍。他当国的第一年，就标榜着要"和平统一"，接连派了两次议和代表到南方来商量。

这一天，黎纯甫约徐仁山去，就为的是招待议和代表的事情。当下纯甫告诉仁山，代表派的是王楫[5]，已经到了上海等等情形。谈了一会，觉得纯甫有些精神不振，言语无序，仁山以为他偶然劳乏，还不在意。临走的当儿，

---

① 学差：由朝廷派赴各省办理学政的差官。

② 主考：各省乡试时朝廷简派前往主持的考官。有正副二职，又有"同考官"襄助阅卷。

③ 阁揆：阁僚之首。按徐世昌在清末曾任内阁协理大臣。

④ "适从何来"：清左宗棠以非进士出身，不得入阁大拜。清政府乃特授东阁大学士。受职之日，诸翰林意存蔑视。左危坐清秘堂中，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表示内愧不禁之意，诸翰林肃然起敬。这里引称"适从何来的元首"，借喻为徐世昌的总统职位来之非法。

⑤ 王楫，影射王揖唐。

纯甫执着他的手道："将来的事，要仁老多操劳了。如其徐帮办有什么不到之处，也要费心仁老多多指教！"仁山听了，不觉一怔。便道："我们自然跟着将军办去，怎说这话？至于徐帮办素来精干，又受着将军的指导，还有什么不放心处呢！"纯甫默然不答，只笑了笑，点头别过。

隔不上两天，黎纯甫那边的军务帮办徐调玄①，忽然打来电话，说有重大事故，请仁山立刻就去。原来黎纯甫突然自杀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顿时哄动南京，沸沸扬扬的议论不尽。有的说黎纯甫是被暗杀的；有的说确实是自尽的。但是如果是暗杀的，那凶手又是谁呢？堂堂将军府，禁卫森严，凶手没有飞剑杀人的剑侠本领，如何会入得去？况且如不为权势相逼，取而代之，这暗杀他又为何事呢？因此，很有些人疑惑到徐调玄身上。这位徐帮办斜目钩准②，原有些不是善相儿。他从偏弁③为黎纯甫一手提拔起来，现在已做到第九师师长、军务帮办之职。从前对于纯甫百依百随，恭顺无比，及至兵权在手，也渐渐的跋扈起来，非止一日了。所以对于黎纯甫的自杀，竟有大半人议论，认为是被徐调玄刺杀的。徐调玄等也有些贼人心虚，赶紧披露了许多黎纯甫的什么遗书遗嘱之类文件；又把自尽后的形状照了相，四处分送，以释人疑。那知天下作伪的事，越要遮盖，便越露马脚。有些人便从他那遗嘱里边，寻出

---

① 徐调玄：影射齐燮元。

② 钩准：准，鼻子。钩准俗所谓鹰钩鼻。

③ 偏弁：谓辅佐级的低级武官。

了一个破绽，就是关于处置家务的方面。黎纯甫有两个妾，一个姓李，一个姓黄，他遗嘱上面说把第二妾黄氏，给她两千块钱送回娘家，这一点觉得有可疑。因为纯甫在生时很宠爱黄氏的，何以不叫他守？即使因他青年无子，不要他守，又何以只给两千块钱？也不像堂堂三省巡阅使的身份。那知这其间大有文章，说起来，正可以算得是辣手狠心，神机妙算。

这黎纯甫原是行伍出身。十几年前做营官的时候，他手下的一名亲兵有个妻子，给黎营官看上了，便把他弄了去，另外给那亲兵几十两银子，叫他重讨一个。那亲兵虽然不情愿，但是势力不敌，又有银子到手，也就隐忍下去了。黎营官本已有了一妻一妾，现在又弄了这一个，因他年轻美貌，爱之逾恒。那女子娘家姓黄，所以内外皆称以黄姨太。自从跟了黎纯甫到现在，一直没有生育过。再说徐调玄是跟黎纯甫在营里当司书出身，因他曾进过学，文字当然比较来得，纯甫很信任他，一手把他提拔起来。光复以前，纯甫在河南当十七协协统[1]的时候，调玄已当到标统[2]。民元以后，黎纯甫带的是第九师，在赣西一带抗拒党人。因此为袁皇帝所喜，立擢江西将军。这时调玄已经是旅长了。调玄虽未学过陆军，但其人机警，小有才干，颇能够笼络上下，所以在第九师中很有一点势力。及至纯

①② 协统、标统：清末新军制，两标（团）为一协（旅），协置统领，亦称协统，标的统领称标统，亦称统带。

甫调任江南，不能再兼师长，就把第九师师长一职，保了调玄继任。以为调玄是他一手提携的人，调玄的功名富贵皆是自己给他的，断乎不会靠不住。调玄这时名位渐高，同黎纯甫不过差着一级，而军队实权又操在掌握之中。有时纯甫行事，也不免要看看他的颜色。得意之极，不无有些趾高气扬起来。况且他跟纯甫最久，纯甫一生不可告人的隐秘，尽在他的肚里，纯甫便是忌他，也奈何他不得，转而只好曲意敷衍他。如此日久下来，两人表面虽未破裂，而肚子里各人怀着一种意见，却愈趋愈远了。有一天，黎纯甫因为保举余正纲任江西财政厅长，这时已在省宪会提出查办余正纲一案之后，北洋政府没有答应。一般省宪员又鼓噪起来，抹了一鼻子的灰，心里万分懊丧。这件事是调玄怂恿着他做的，却把正纲为省宪会查办各节瞒过纯甫，一字不提。他晓得纯甫最好名，正在标榜着要采纳舆论，如其知道被省宪会查办过，他决不肯保举的。纯甫近来困于烟色，常常卧病，精神大不如前；并且善怒多忧，性情也十分乖戾。当下得知调玄勾结余正纲蒙蔽自己，以致大伤自己颜面，心下怒不可遏，便把调玄叫进房里，痛痛的申斥了一顿。调玄当面虽还顺受，不作一声，但颜色之间，却也十分难看。过了一会，调玄退去。纯甫的秘书长邹禹华走了进来，纯甫愤愤的把申斥调玄的话告诉了他。禹华沉吟一会，便站起来，附着纯甫耳朵低低说道："大帅错了。现在兵权尽在调玄手里，大帅只有敷衍着他。如今当面给他一个大下不去，如其他挟一朝之忿，闹出事来，却

是大大不便。”这几句话提醒了纯甫，恼怒已消，惊怕上来，顿时面如土色。踟躇了半天，只好自己捺着气，走到调玄办公房里，向他道了几句歉，申说自己病后暴躁，出言不检，叫他不要介意，总算马马虎虎的糊过去了。但是纯甫的病根益深，每每好端端同人谈话，忽然悲凉怆恻，落下泪来。古人所谓未死神已泣，这是一种神经衰弱的症兆。至于说因此就会自尽，却实在还不至于的。可是在纯甫临死之数月内，从前那个亲兵，本来得了银子早已辞差，此时忽然充当了将军署的守卫队长。及至死后，那队长也不见了。而遗嘱之内，又把那亲兵的原妻（就是黄姨太太），派给他两千银子，送回娘家。究竟送回的是娘家，还是原先的夫家？也没人查考他的下落。所以就有人说，这亲兵是有人找了来的，特地把他派值内房，叫他目睹黎纯甫与黄氏每日缱绻情形，激起他已熄了多年的妒焰，便好听受指使，中宵剸刃[1]，作了一个李猪儿[2]，把范阳节度使一命轻轻送掉，便有人安安稳稳的做安庆绪了。

毕竟是否如此，也还是个疑案。但徐调玄工于心计，在他当师长的那年，也曾有一件小小的风流佳话，说起来便与纯甫之离人妻室，宛如衣钵相传，倒也颇可发噱。调玄接任师长那年，还只是三十来岁，轻裘缓带，风度翩翩，

---

① 剸刃：剸（tuán），割断。剸刃，用刀行刺。

② 李猪儿：唐天宝十四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叛乱，攻陷洛阳、长安，自立为帝。次子晋王安庆绪谋夺帝位，计遣安禄山的贴身侍监李猪儿行刺，杀死禄山，庆绪僭位。

便不免走马章台[1]，怡情风月。当时下关地方，有一妙龄妓女，姓沈，名叫三儿，生得纤腰曼睩[2]，妖冶非常。据说是那鸨儿的童养媳妇子，但在人面前总说是他女儿。年纪还不过十八九岁，说的好一口清圆流利的苏州话。又兼跳荡不羁，欢喜骑着小驴驹，在狮子山下驰骋往来，鞭丝髻影，颇有北地胭脂气概。调玄一见心倾，留连忘返。恰有一天，有两个军官模样的人，在一家旅馆里把沈三叫了去。那房没别人，也不叫别的妓女。沈三一去，便把门关上，和那两个唧唧哝哝的讲着话。跟局的老妈看那两人面生的很，有些犯疑，便奔了回来，告诉老鸨。老鸨便一批二批的打发人去催沈三回来，那边客人硬留着，直闹了一夜。天一亮，老鸨急了，便自己出马，奔到那个旅馆里，却见三儿和两个客人好端端的坐着。正要说话，便见沈三指他对两个客人说道："这便是逼我为娼的婆婆，我是他的媳妇儿。"那两客人顿时脸一沉道："人家给你做媳妇的，你却把来作了你的摇钱树，你陷良为娼，该当何罪？"老鸨一听，真是晴天霹雳，万想不到他抚养了多年的童媳，会一朝变了心，自己举发起来。正呆着说不出话，那客人一叠连声，叫警察进来，把这一干人犯带局发落。

一到局里，那位下关区署长立刻传讯。问不到几句话，便给了老鸨一顿重嘴巴。老鸨哭着道："即使他是我的媳妇

---

① 走马章台：章台，汉长安章台下的街名。《汉书·张敞传》："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旧时作为妓院等地的代称。

② 曼睩：曼，光泽；睩（lù），眼珠转动。

儿，但当娼是他自己愿意的。天在头上，我从来不敢硬逼他。”那署长正要叱喝，却见沈三卷起衣袖，伸出雪练也似手腕，腕上边有一点小小红痕，似是用香烟头烫红的一般，举着对署长一照，说道：“署长不要听他的话，他常常因为我不肯留客，用非刑拷打，这便是他前天用烟签子①将我戳伤的。”署长看也不看，板起脸向老鸨喝道：“凭据现在，你还说没有逼良为娼。本应把你送到总局，重重治罪，姑念你尚知后悔，本署长也不为已甚。”喝叫左右，把他赶了出去。沈三暂发济良所留养，听候择配。一场公案，就此了结。

那老鸨被警兵们扠出署门，脸上打得青红紫肿，披头散发，便如活鬼一般。心里还想沈三一时后悔过来，仍旧愿回家里，便暗暗的托人到济良所打听。那去的人回来说道：“济良所里并没有他，区署也没有把这件事报告总局。”但这时，沈三儿的客人不知这件事的，每夜还纷纷来叫局。其中惟独不见了从前每天必到，每到必叫的徐师长。老鸨猛然醒悟，知道一定是着了这位斜眼将军的道儿。果不其然，不多几天听见说，徐师长纳宠了。纳的好像是个苏州人，也是北里②出身，姓名却不甚清楚。老鸨气恨交加，知道是自己的媳妇沈三儿，竟把徐师长的公馆作了济良所了。白望着人家月圆花好，自己抚养了一场，没捞摸着半文。

① 烟签子：旧时抽鸦片烟所用的铁签子。

② 北里：唐代长安平康里为妓女所在，因在城北，故称北里。成为妓院的代称。

气的暗暗切齿道："你要望高枝上爬，我就把你白送给姓徐的也没什么。为什么装神弄鬼，作成了我一顿厉害嘴巴？还叫下关这些当本家的笑话我。好，好，但愿你同那吃了鲜鱼忘记了网，阴谋诡计专出坏主意调唆人的小斜眼儿，好过一生一世，不要再现在我眼里才好！"正是：

不重生男重生女，那知宜室复宜家。

第五回　徐调玄后来居上位　王芝瑞临去振乾威

徐调玄自从黎将军死后，自以为功高权重，这三省巡阅[1]总跳不出他的掌握，不一日定见纶音[2]特下，剑佩登台了。却不料余澹如自恃老辈，用人只讲资格，瞧不起他这后生小子，下命令只叫他护理将军，并且有调浙江将军罗家滋来任巡阅，把他调任浙江将军之讯。这一来，把小徐急坏了。他想现在要使中枢俯首听命，无过于同袍拥戴。但是同袍之中，也因自己资格太浅，后来居上，不无怏怏于他。第一个是九师十二旅旅长龚国音，在军中二十年了，小徐当团长时，他早已是旅长了，现在还是官居原职，对黎纯甫信任徐调玄久已心怀不满，只因拗不过纯甫面子；如今纯甫已死，一旦叫调玄做起他本管的大上宪来，国音心里有个不酸酸儿的吗？因此在调玄护理期中，国音就托病请

---

① 三省巡阅：官名。北洋政府对拥有两省以上的军阀给予巡阅使官衔，以便控制其所据地盘。例如张勋的“长江巡阅使”。后又有经略使等名称，与此性质略同。

② 纶音：皇帝的诏令。

假，不来衙参[1]。其他徐海淮扬各镇军使，也不但没有来谒见，连贺电通没一个，给他一个不瞅不睬，阴干大吉。调玄见此情况，觉得这个高位有些坐不稳，但是他权位心盛，无论如何总要想个法儿干去。便只好秘密的托人四下疏通，无非是拿“利益均沾”四个字来打动各人，共同团结。首先把全省军务帮办一职给了龚国音，还叫人说了些“老大哥看黎将军分上，诸事帮忙”的好话。龚国音究竟是个北方人，心地爽直，也就答应他前事一笔勾消。并且联络各位镇军，来省晋见，还发了几个推戴电报，总算给他一个面子。果然中央的余澹如见风便转，见调玄居然能得各师长一致拥护，就提出阁议，特任他为三省巡阅使兼江南将军。

调玄处心积虑了好多年，一旦如愿以偿，自然喜心翻倒。可是礼尚往来，各镇军等既然给了他如许面子，成全了他十年心愿，他究竟拿些什么好处给人呢？江南虽说地大物博，取精用宏，不怕无处生发，可是江北一带尽是些苦地方，要在老百姓身上榨些油水儿，终究“求来的雨不会大”。若在弟兄们身上想法子，吃几名空额余粮，这是当军务的看家本领，也用不着你小徐特别教给他们。想来想去，惟有歇浦[2]一隅，洋场十里，“有土斯有财”，必须把这一块肥肉拿到手中，方才运输通畅，来源旺盛，不

---

① 衙参：旧时官吏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禀白公事。

② 歇浦：上海市境内黄浦江的别称。相传战国时楚春申君黄歇疏凿此浦，因而得名。

但诸位同袍都沾了光，就连自己也取之不尽。可是歇浦一带，还是在马义甫手里时，就给了浙江将军羊好善据为防地。羊好善死后，来了个罗家滋，益发的老气横秋，居之不疑；直到徐调玄时代，罗还是设了一名都护使[①]，叫羊好善的旅长胡茂霖充当着，驻的军队是茂霖的一混成旅。当时中国政象，不问省经国界，只看这地方驻的是某人的军队，便用人行政尽归掌握，好象这地方便是某人的封邑采地一般。胡茂霖更是眼睛里只有家帅，调玄那里连正眼也不觑他觑。调玄初掌大权，一时还不敢怎样，心里自然有说不出的难过。加之各位同袍日夜的催逼着他，要实行“利益均沾”那一句约言。他眼看着“寡人之所欲者”自己还未嗅着些气味儿，却叫他拿什么来给人分沾呢？因此气妒之念益深，图谋之心益切，竟酝酿出一回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大战，弄得江浙富庶之地，变成一片丘墟，百万灾民流离荡析。这都是徐调玄一念权利之心，所演成的恶果。下文自有交代，暂且按下不提。

却说江南巡按徐仁山因种种不如意，又与徐调玄不甚投机，省宪会又闹着要弹劾他，好在他做官四十年，虽膝下萧条，宦囊尽自充裕，落得丢官一身轻，无子万事足，竟自告病辞职而去。北京方面新放来一位巡按。提起此人，大大有名，乃直隶正定府人氏，姓王，单名一个珏字，字

---

① 都护使：古代官名，意即总监，统率防地诸将，清代已废。卢永祥在上海所设的实为“护军使”，书中故称“都护使”。

芝瑞，两榜①出身，榜下用了知县，分发四川。川中多山，他在四川得了缺，上任的时候，是自己担着一肩行李跑山路的，到夜里就在山洞树林里找个地方安身。说起他刻苦耐劳的精神，无人不叹服。未几调到广西，升了知府②。又欢喜谈谈军务，能与士卒同甘苦。两广制军③陈云门，器重他了不得。不料有一次带兵出去同革命军打仗，竟至临阵失机，全军覆没。又亏陈制军保全了他，没有军法从事。所以他一生感念着陈宫保④，真是再生父母一般。入民国后，在袁皇帝时代，做过一任变相御史的肃政史⑤，后来放了京兆尹⑥，也颇见风骨。余澹如要买服江南人心，特地简了他江南巡按。这时江南官偷吏敝，民俗奢淫，泄沓成风，苞苴⑦竞进。稍为关心时政的，听见来了这位铁面冰心的王巡按，以为从此可以挽回末俗，整肃官常，不禁大家以手加额，说江南从此有天日了。可是时代已到了

---

① 两榜：科举制度中由举人而考中进士，俗称两榜。以举人、进士各为一榜而合言之。

② 知府：官名。为府一级的行政长官，下辖州县。

③ 制军：清代对总督的称呼，因总督有节制文武各官之权，故尊称曰制。

④ 宫保：太子太保、少保的通称。清代对加有太子少保衔者，习惯上尊称"宫保"。

⑤ 肃政使：唐代一度改御史为肃政使。

⑥ 京兆尹：畿辅地区的行政长官，职位相当于郡太守。唐以后称京兆尹。

⑦ 苞苴：原义为包东西的蒲包，亦指馈赠的礼物。《庄子·列御寇》："小人之知，不离苞苴竿牍。"引伸指贿赂。

要求民治自决之时，自从五月九日对日签订的二十一条[1]，震醒了国人的迷梦；上海方面的“对日同志会”“救国储金团”等风起云涌，做了民众运动的先锋；北京学生捣毁曹陆章[2]住宅一役，又开了学生救国运动的先路。在下面的民气，已郁勃到了极点，而号称官府高高在上的还是争城夺地，做权利声色的牛马，熙来攘往，百怪千奇。你叫一个脑筋已旧、精力已衰的王大巡按，还有什么法子撑持过去？平心而论，王芝瑞这人清廉诚实，不失为五十年前底中国的一个好官，可是清而欠明，诚而不毅，毕竟左支右绌，还是一事无成。从前纪晓岚[3]说：“做官的清廉而不英明，往往自称‘但饮某地一杯水’，而实在不能为民兴利除弊，便不如植一木偶，连一杯水也不饮，还要清廉得多。”这虽是过激之谈，却是不为无理。这位王巡按虽不敢上他的尊号是木偶，但也微有些“鲍老登场”[4]了。其时一般人震于他清廉之名，说得他便同《七侠五义》里的包龙图、《施公案》里的施不全一般，专好私行察访，神出鬼没。尤其那班当着空差缺的老爷们，最觉得毛骨悚然。

---

① 二十一条：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共二十一条。当年5月9日袁世凯加以承认。

② 曹、陆、章：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宗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人亲日，人呼为卖国贼。

③ 纪晓岚：纪昀字晓岚，清初学者、文学家。著有《阅微草堂笔记》，他关于做官的这段话，即见该书。

④ 鲍老登场：鲍老，宋代舞队中引人笑乐的人物。《水浒传》三十三回：“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秦淮河里的骨牌声、管弦声，也稀疏了好些，只落得窑姐[1]堂倌[2]暗暗叫苦不迭。平日间轻裘肥马招摇过市的红人儿，也弄两件流丢破烂、虫蛀油污的呢布袍褂穿着；把包车马车放在天井里，上衙门去总是雇辆黄包车代步。可算得清名所至，人心为之大变了。可是变的不过是绸缎庄经理和估衣店老板两行人的心理。何以呢？绸庄经理皱着眉头道："这个年头，生意真难做。听说来了个王青天，一班阔老官儿尽要装穷了。难道家里有的是造孽钱，只不穿在身上，便算是个好官不成？也不过难为我们喝西北风罢了。"估衣店老板却哈哈笑道："我们这行生意，平日不过是些乡下主顾。如今好了，王巡按欢喜人着旧破衣服，东街上的刘四大人、浮桥的臧七老爷，平日按季换新，一大堆箱笼翻了身，也找不出一件半旧的衣服，连跟班小四子还穿着铁机缎呢。没法子，只好到我们这里来买，只要稀破尽烂的，就当全新的卖，他们也肯出这价。毕竟是王巡按好清官，便宜我们小买卖，也发一回财。"这两行商人的心理变异如此，总算是王巡按下车后第一功德。当他莅任那一天，以为他不是走海轮经上海，便是由津浦铁路直下浦口，通省官场纷纷到下关、浦口车站上去接，却始终没有接到。不料他由京汉车到汉口，买了张长江轮船的房舱票，走三天方到。一到下关，从轮船里上来，雇了辆码头上的破马车，径自进城。不知如何，把身边一只放钱

---

① 窑姐：北方旧称妓院为窑子，窑姐即妓女。

② 堂倌：旧称酒馆茶肆的服务员为堂倌或堂官。

的皮夹子弄不见了。大概是轮船码头上小窃多，看见一个曲里曲气[①]的老头儿，便试试手，发个利市。内中也不过十来块钱，几个小银圆。他一进城，就到一个旧朋友蔡伯和家中，那蔡伯和从前也是个肃政使，与王老有同寅之谊，现当着徐仁山的政务厅长。仁山已经回籍，便是他代拆代行，办理移交。他一听新巡按头一天到任，便碰见了剪绺[②]的，觉得面子上太过不去。当下便传了下关署警察署长，着他严查。第二天王芝瑞上任接印，正在会客室中和厅道们谈天，却见那下关署长恭恭敬敬走了进来，行了个敬礼，双手捧着一只旧皮夹，说道："钧使[③]前天失的窃，现已人赃并获。卑职管辖地面缉捕不严，以致窃盗横行，冒犯尊严，只求重重治罪。"说罢俯首肃立，听候示谕。芝瑞倒也无可如何。随有当差们接过皮夹，芝瑞对蔡伯和笑道："这种小窃案，本来也甚寻常，不过如其失物者不是兄弟，恐怕破获的没有这样快当罢？也幸而失窃者是兄弟，穷虽穷，还不在乎这十来块钱。如其是个过路寒士，仅有这点点盘缠，失去了，叫他怎了？"说罢哈哈一笑，弄得众人面上都有些訕訕的。省会警察厅长王一枝尤其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起来。不过王芝瑞的脾气，说过了也就算了，认真并没有怎样。他的饮食服御最朴俭，人也最率真；

---

① 曲里曲气：曲，曲折隐秘之处，如称河曲、乡曲。这里形容囿于一隅，见识不广的人的样子。

② 剪绺：在人群中剪开人家的衣袋，窃取财物。绺是身上佩带的东西。

③ 钧使：钧是旧时下级对上级所用的敬辞。

每天吃的菜，并不选择，真是鸡鱼蒜韭，逢着便吃，食量颇豪，还自己说：现在老了，不能啖粗粝了。其实比较别位高官大老，豪健多了。在办公室里常常穿着短衣，面前放着一张长桌，有两个书记坐着，替他纪录抄写。往往他和各厅长谈着要公，那两位书记先生也插上嘴说几句，他绝不介意，颇有平民化的风度。在当时官场已诧为异事了。唯有一件，记忆力最坏，同人家会过三四面，还记不清人家的尊姓大名。判断力也薄弱，一件事，人家和他缠上三四个钟头，还缠不出一个所以然。这年又当五月九日国耻纪念，省会各学校学生自东南大学以下，联合起来游行示威。到巡按使署门口，便推举代表进去请愿。他出来见了，和代表们谈了一会，不知如何说僵了，代表们不肯退去，他也答复不出来。双方足足进了大半天，进到夜里九点钟，饭也不吃。代表们索性说就要在巡按署会客室里过夜，真个就在藤椅里、沙发上横七竖八的睡起来。他无可如何，也只好在主位上坐着打瞌睡。江宁县因为是他地面上的事，不放心，偷偷的进来在玻璃窗外一瞧，骇了一跳，以为王巡按会使催眠术，把这些最会搅人的"魔王"，一个个催眠了呢。当他初来，大家有些怕他，久而久之，觉得他心直才疏，甚为易与，也就大家放起胆来。依旧刮地皮、钻门子、叉麻雀、叫姑娘，无一不比先前还加上几倍。光阴忽忽，便是一年。王老先生觉得江南地方人，精灵古怪，不是自己对付得来的，心里想要告病。他的老妻、儿子在三个月前到了，他便先打发他们回去。随后就上了辞呈。北京政府虚留了一

留，等他第二次辞电到，马上就批了一个“准”字。因为这时政府用人，第一要看看各省巡阅将军的眼色，只要巡阅将军的眼一眨，政府便来不及的催那人滚蛋；不然，他们也会自由行动，撵人走路的。王芝瑞不会奉承徐调玄，徐调玄嫌他不识窍，多久就想撵他。如今，那素来不识窍的王芝瑞，临了一着倒还算是颇颇识窍，不等到枪杆子来撵他，便自己先拔了腿了。临办交代时，署内会计处忽然亏了一笔款子，数目也不过两千多元。会计主任是老王自己带来的人，坚说这款是王巡按自己用的。老王一想，自己实在没有用过如许一笔大款。闹来闹去，老王说是会计主任吃了；会计主任说王巡按自己用了钱不认账。逼得急了，会计主任说交这笔钱时，太太还在衙里，巡按使没有用，便是太太拿去用了。王巡按一听，暴跳如雷，便说要移交司法衙门，把太太拘提到案，与会计主任对簿公庭，求一个水落石出。著书的写到这里，记得前清乾嘉时代，也有一位讲理学的某先生，官也做到某方面，穷得着实可以。有一年，他的尊阃从家乡来看他。老夫妻多年不见，相见自然欢喜。过了几天，他的太太见他还是从前书呆子样儿，尽讲些察吏抚民、八股文章教养题里的老话，绝没有半句提到家人生产；这几两俸银，拿来赔垫公支，还常闹着不够，免不了有时鞾[1]袍珠挂一起要入“长生库”[2]。他太

[1] 鞾：靴的异体字。

[2] 长生库：宋代寺院开设的质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后用为当铺的别称。

太急了，不免说了他几句，似乎要叫他在儿孙身上打算打算，不要尽着爱那“如子之民”。不料他老先生顿时大发雷霆，连呼掌刑的伺候，竟老实不客气，拿小板子来打他的太太。他的儿子跪下哭着，替母亲求饶，自愿替受刑罚。他还是不依，毕竟打了几下方罢。他太太再不能留在衙里，当下便收拾起身回籍，说：“从此就使他死在这里，我也不来了。”果然，明年他卒于任所，他太太竟没有奔丧。就这一段事实看来，这位先生虽说迂执的可笑，却如今世上，再从哪里去找这样迂执的人去。即如王芝瑞，算得是刚方清正，刑于妻孥①的了，毕竟他的太太有没有用这笔钱？公庭对簿②，也到底有没有实行？比到那位先生听言之下，就实行其扑作教刑③的，似乎还差着一点儿呢。闲话少说，再说下去，阅者们定要笑在下弄笔无憀④，在那里雌黄⑤人物了。正是：

野哭千家缘底事，清风两袖赋归来。

---

① 刑于妻孥：刑通型，示范的意思。妻孥，妻子儿女的统称。《诗·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后称夫妇和睦为“刑于之化”。

② 对簿：簿，文状、起诉书之类。公庭对簿，即法庭受审。

③ 扑作教刑：扑，古时扑责用的刑杖，又用作责罚的教刑。《书·舜典》：“扑作教刑”。孔颖达疏：“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属扑于教。

④ 无憀：憀（liāo），赖；无憀即无赖。温庭筠《菩萨蛮》：“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

⑤ 雌黄：矿物品，色黄，可作颜料。古时写字用黄纸，写错了就用雌黄涂抹重写。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后以“信口雌黄”比喻不问事实，轻下论断。

第六回 魏阙[1]江头状元下野 石麟天上[2]公使降生

著者这一部书，虽统是白嚼闲天，全无价值，却也标榜着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3]轶闻。说句旧话，便是野史稗官[4]，聊以备方志[5]国书[6]的考证。如今闲闲着笔，也已数万余言，却尚未把当年“江南无冕皇帝”的张叔正遗闻逸事，备载起来。正如画龙忘了点睛，游古刹的没有瞻仰到大雄宝殿，如何能叫阅者满意。话休烦絮，事溯从头。在本书第一回里，也曾将南通殿元张謇张叔正提过一提。这位张老先生自从大魁以后，适当甲午中日一战。当时朝中

① 魏阙：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称魏阙。其下两旁为公布法令的地方，因以魏阙为朝廷的代称。《庄子·诸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于魏阙之下。"

② 石麟天上：对他人之子有文才的美称。《南史·徐陵传》：年数岁，家人携以候沙门释宝志，宝志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

③ 江左：古地区名。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江东又称江左。

④ 稗官：小官。《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野史又称稗史。

⑤ 方志：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

⑥ 国书：此处谓国史。

大老，分为主和、主战两派。合肥李相国①主和；常熟翁师傅②主战。张老先生是翁师傅的得意门生，平日畅言国是，最能动翁师傅之视听。所以有人说，老翁的主战议论，完全出于张叔正的内幕奇谋。在叔正呢，因当年不得意时，曾经从军三韩③，入过朝鲜防军提督④何壮武的幕府，目睹东邻跋扈，为患方长，义愤同仇，隐然心目，逢此机会，自然主以一战解决。那料他这张子房⑤运筹帷幄之中，却不能决胜千里之外。中日交绥⑥以后，淮军名将宋庆、卫达三、马玉昆之伦，纷纷败北，失地丧师；海军提督丁汝昌也全师俱烬。朝野震动，合肥得势。常熟这一派主战议论，也只好如反舌无声⑦。接着朝中后党帝党⑧大起风波。常熟的另一得意门生，赣州闻道年，因所谓交通宫妃，招摇生事，被议革职驱逐出京。后党诸人不过拿他来杀鸡骇猴，示一示威。其实在目的却专注着帝党首领翁师傅，几

---

① 李相国：指李鸿章。

② 翁师傅：指翁同和。

③ 三韩：汉、晋时朝鲜南部分为马韩（西）、辰韩（东）、弁韩(南)三国，合称“三韩”。后用以作朝鲜的代称。

④ 防军提督：官名。清代在八旗兵、绿营兵之外，临时招募成营的军队曰防军；提督为一省的高级武官，受总督或巡抚节制。

⑤ 张子房：张良字子房，汉初大臣。汉高祖刘邦尝自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

⑥ 交绥：交战。

⑦ 反舌无声：反舌，鸟名，又名百舌。《礼记·月令》：“反舌无声”，意谓百舌鸟不叫了。

⑧ 后党帝党：后党，指太后慈禧的一派；帝党，指光绪帝的一派。

次要动他的手，老翁却还恋主情深，不肯言去。叔正看看势头不对，几次暗讽老翁，不生效力，只得自己打定主意，牺牲了金马玉堂的富贵，学差、主试的威风，在清秘堂请了长假，悄悄回籍。果然不到数年，演成了戊戌政变[①]。联军入京，两宫[②]西巡，拳乱[③]、排洋等等趣剧，闹一个天翻地覆。翁常熟是早已因辅导无方，削职驱逐，交原籍地方官严加管束了。叔正暗暗自呼徼倖，便益发绝意仕进，在上海同一般维新朋友[④]，谈谈立宪[⑤]，看看书报，心里想要创办实业，却苦于没有钱。幸亏和这时的两江总督[⑥]刘乾一颇称投合，得他拨了若干两官款，方始创办了一家纱厂。却营业也不见顺利，屡次几乎因款绌搁浅，叔正急的有一次竟要跳黄浦江自杀。这话见于他致友人的书中，并不是假的。（近来投浦自杀之风极盛，却不料还是张老先

---

① 戊戌政变：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使光绪帝一派策划的变法归于失败。

② 两宫：旧史中遇太后与帝、太上皇与帝、帝与后或两后并举时，称两宫。此处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

③ 拳乱：谓1900年前后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因最初以设拳厂练拳术等方式组织群众，故先称义务拳。1899年改称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在保卫京津等战斗中迫使八国联军多次退却。

④ 维新朋友：戊戌变法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维新朋友，指当时赞同维新的人士。

⑤ 立宪：主张由议会制定宪法来限制国家君主权力的，称为"君主立宪制"，简称"立宪"。

⑥ 两江总督：官名。清初，江南、江西两省合称两江。康熙后，江南虽已分为江苏、安徽两省，但统辖苏皖赣三省的仍称"两江总督"。

生开的端。记者写上这一段故事，并不是还要为自杀者添些风光。要晓得，凡人事业，总要经过一个困难时期。比如后来以实业称霸一时，拥资数千万的张叔正，谁晓得他创业之初，为了区区一万数千元的问题，曾要自杀？如果叔正竟自杀成功了，那有后来这一番实业之成功呢。）但在他在籍[①]的时期，有两件事也颇堪一纪：第一是当戊戌变政之初，清廷西太后有意废立[②]，下旨征询疆臣意见。那素称好好先生的江督刘乾一，居然侃侃直陈的回奏，中间有两句道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西太后看了，竟会废然嗒然，中止那易帝之谋。据说这是张叔正代拟的稿，总算是尽了他"帝党忠臣的得意门生"的义务。第二件是联军入京，江鄂各省主张东南互保[③]，徼倖免了拳乱战祸，也是刘乾一领导的衔，便也有人归功张叔正的政见。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语道："人怕出名猪怕壮"，便是说，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混出了声名，平日间多了无数不虞之誉，也就来了无限求全之毁。这是盈虚消长一定之理。我们中国人有个老毛病，便是什么事欢喜以耳代目，人云亦云。讲到这人好，一唱百和，恨不得把他升上九霄云里。一朝运去，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倡说"这人坏了"，巧的很，顿

① 在籍：退归原籍居住。

② 废立：封建王朝的重臣或权臣废旧君，立新君。此处指慈禧谋废光绪。

③ 东南互保：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上海英国总领事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发起东南互保，商定《东南保护约款》，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两地归各省督抚保护。

时倒过头来，万口齐唾，可以把这人活活淹死。赞好的时候，邻家鸡生蛋，都是他一人之功；说坏的时候，九月里老树不开花，也要算他一人之罪。这便是出名之害。人出名了，已经到了“走投无路”“末日已至”的境界了，便如猪栏养的猪，一经肥胖，便要把他来开剥一般，只有恭候宰杀，再无别事可做了。你想可怜不可怜，可叹不可叹。张叔正这时已到“人怕出名”之候，他又一意经营家乡的地方事务，开工厂、办盐垦、筑马路、兴学堂，没一件不是老百姓从没开过眼界的事。他手段却也霸道些，无论他们群情怎样，给他个一意孤行。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就凭着这一个殿元头衔，名流声势，自两江总督起，都要迁就他一点儿；巡抚以下，更不必说；那南通州的知州①，见了他更是大气儿也不敢出。他习惯之下，自不免意气自高，视若无物。他最先办的一个学校，名叫国学专修馆。他自己当着监督，请了一个常州的文章名宿杜敬峰做总教，讲些经世文篇这一类的学问，倒也及门济济，桃李烂然。有一天，正当开学当儿，张叔正、杜敬峰领着诸生，衣冠齐楚在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行着三跪九叩的开学礼。那位知州大老爷，也跟来陪着行礼。这天张叔正只扬着脸，不甚理他。行礼过后，张叔正退到监督室里。知州也跟了进去，半天半天没有声息。当时有个年少学生，顽皮不过，

---

① 知州，官名。清制所设州的地方政府长官。地位相当于知县，惟京畿所在地的直隶知州位置稍高，略次于知府。

他瞧着这位知州大老爷，翎顶① 辉煌的好玩的很，不晓得在屋里做了些什么，便爬在窗棂外面，拿眼往窗隙里一张，咦，拜圣已毕，这位大老爷为什么还在那里学矮人呢？原来那知州一身袍褂，直蹶蹶的面向上跪着。再看那张叔正时，却扬着头在屋里踱来踱去，两眼望着天花板，一声不响。那学生看得诧异不过，跑出来一五一十告诉大家。于是知州大老爷向张状元下跪这一件事，哄传全校。毕竟为些什么，却不清楚。据说因那知州作坏了一件事，张状元要电达刘制台，砸他的锅。所以那知州慌了，便拿出做州县官的看家手段来，顿时矮了半截。至于张状元如何对付，人家也不知道。不过这位州官后来又做了两年，并未撤职，可见这一跪之效，竟能使雷霆息怒，雨露回恩，实不下于怕老婆的汉子跪他的床头夜叉哩。张状元这时创办学校，又连络了江苏一班谈教育的份子，举他做学务总会的会长。加之他所开纱厂营业鼎盛，渐渐扩充起来。财力势力，相交为用。不上十年，竟坐上了中国大实业家这一把金色交椅。辛亥光复了，他虽非同盟会会员，只因素负盛名，在第一次内阁中也得了工商部长的一席。到袁家庆继任总统的时代，那更阔了。因为袁家庆是何壮武的旧部，并且是老世侄。袁家庆少年跳荡，何壮武简直像代替严父般教训他。因他文理粗疏，就请幕府里两位通品② 朱君盘和张叔正做

---

① 翎顶：翎，鸟的羽毛。清代赏给官员们的孔雀尾毛或鹖尾毛，戴在官帽上，作为装饰，并区别品级的一种标志，称为“赏戴花翎”，俗称翎顶。

② 通品：谓学识渊博，贯通古今的通人或通才。

他的改笔老师。当时朱君盘的骈体①，张叔正的时文，推为一时高手。无奈袁家庆不是这一行中人物，并没有领受到什么。但是名义上对张叔正不能不算是老师了。后来袁家庆因缘时会，渐渐地走运起来。以兵马同知，不满三年，升到山东巡抚。有时与叔正书币往来，却还是恭恭敬敬的称一声"夫子大人"。戊戌政变，袁家庆告发康有守图变密谋，西太后引为心腹，超迁直隶总督。有一次，他致书叔正，称为叔正先生，叔正看了，也只付之一笑。那料袁家庆的官运益发大起来，不一载内召为外部尚书兼直军机②，赞襄密勿③，权威赫奕，倾动中外。不知如何又写信给叔正，却称他为叔正仁兄了。叔正这回再耐不住，回了一信，老实质问他，信中有"足下之官阶愈高，称谓愈小"云云。其实袁家庆枭雄之才，断不在文字小节上用心。不过幕府里的老夫子，不明袁张关系，以为军机大臣给一个在籍翰林的信，至多称为仁兄而已。那晓得还是师生呢。到后来袁家庆接任大总统，便又援引他为农商总长。洪宪僭位④，索性"天子不能臣⑤"，尊他为"嵩山四友"之

---

① 骈体：谓骈体文，用四言六言的句子，对偶排比成文。

② 尚书兼直军机：尚书分掌各部政务，等于国务大臣。清雍正十年始设军机处，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等充任军机大臣，名额有规定。

③ 密勿：与闻政治机密。语出《汉书·刘向传》："《诗》曰：'密勿从事，勿敢告劳。'"

④ 洪宪僭位：僭（jiàn），超越本位，僭用帝王称号。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

⑤ 天子不能臣：古代高人隐士不受帝王征召，如严光之于汉光武。张謇原任袁世凯政府农商总长之职，直至袁即将称帝时，才辞职南归。此处"天子不能臣"须加引号。

一个。张叔正一生富贵如此，在他中年时代，却有一桩最不满足处，便是年将五十，还未有子，他那位夫人不叫他置妾。叔正无可如何，惟有委之于命。恰有一年，他夫人到本地狼山观音庵进香归来，忽然的有了孕。十月满足，生下地来又是个男孩子。夫妻两个，欢天喜地。回想到观音大士的灵应，便连张叔正铁铮铮的圣门高弟，也有些信起佛法无边来。过了一年，特地磨崖勒石，在狼山观音庵门外，竖立一碑，详纪得子年月，及感谢佛恩之意，开头第一句便是“江淮男子张寒”云云。这一篇碑文，作的真好。却不料后来在他令公子身上，转惹起一番笔舌纠纷。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张叔正自入民国，历任两次总长。罢政归来，依旧做他的南通实业大王，倒也逍遥自得。这年，他正室夫人死了。张叔正年已望七，精神犹健，在粉白黛绿[①]之中，还不免雄心勃勃。正是：

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

① 粉白黛绿：语见《楚辞·大招》。粉，搽脸的白粉；黛，画眉的黛墨，都是妇女的化妆品。后用以形容妇女之美。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

第七回　二妙阁尊前按檀板
一笑轩灯下写银钩

却说张叔正在家乡所经营的事业，简括起来，可以分作几大部分。第一部分自然是实业。这是他一生事业的中心，也是他各项事业的枢纽。实业计划中最重要的是盐垦。他的观察，以为淮海一带灶民，恃煮盐为活，其生活困苦，固不必说，万一海势变迁，水不入境，岂非完全陷于绝境。并且数千万亩滨海膏腴，仅仅生这些粗盐之利，未免过于不尽地力，所以他第一步决心办盐垦。一方面维持目前灶民生计，一方面开拓江北以后利源。然而讲到垦字，第一要兴水利。江北水利问题，开宗明义的一章是治运。不把运河治好，是绝无办法的。所以他第二步，便是兴办运河工程。至于他事业的其他部分，如教育啦，地方自治啦，提倡艺术啦，那都是靠财力为运用。实业便如机器中的一部原动机，其他机械非靠它发动出力量来不行。张叔正的事业，完全依实业为荣枯。在他初着手的十年中，棉纱事业十分发达，经济富厚，其他事业也无不欣欣向荣。但是他经营盐垦，兹事体大，断非十年二十年短期所能收效的。所投下的资本，每年数百万，绝未见些影响。等到纱业受着国际竞争，

一朝失败，那财力方面便有些运用不灵。实业方面一露窘象，其他的事业也渐形停滞，所以在他最后的五年中，几乎宣告破产，各种建设，名存实亡。

有人说张叔正的建设事业，坏在他是以一人的势力来造成的，实行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主义，所以当他一人力尽，便百举俱废。又因他威势过盛，没有人敢纠正他计划之错误，这也是叔正失败的原因。但在下以为，究竟还是中国人只想升官发财，不努力于建设之故。凡百事业，只要研究他的办法对不对，如其是对的，便当合全国的资本才力，来继续进行，如何能任张叔正力尽中止，又如何能让张叔正独专其美呢？

可是当时情形，张叔正确实是一蹶不振。加着在洪宪称帝的当儿，袁家庆虽然拿他名列"嵩山四友"，却实在的十分忌他。这袁家庆自负一世之雄，不论什么人，他以为总有法驾御控制。惟独对于张叔正，实在未能了解。张叔正至多是一个能治生的文人罢了，至于称王称帝，老实说他未必敢作此妄想。袁家庆不知何以以己度人，对于老张竟会防他走自己的一条路起来。有一次，袁家庆内阁的教育总长章伯义请假回籍。这章伯义是他多年的幕友，也是江苏人氏。这年因修墓回里，并无他事。老袁竟对伯义一个朋友说道："伯义他要回去，为什么事？是不是要去拥戴张寒？你问他，他还要命不要？"这友人闻言之下，打了一个寒噤，赶紧跑去告诉伯义。伯义也就吓的不敢回南。其实张叔正连梦也没做到这回事。后来他得此消息，便索

性放情声色，学起醇酒妇人的信陵君① 来。及至洪宪已倒，朝局变迁，张叔正的事业也江河日下，山穷水尽，岌岌难支。不过外面的气势，尚还煊赫一如当日。

张叔正无聊已极，终日的征歌选色，露出他名士风流本色。当时北京的第一旦角名伶便是林涴华，一时有倾国倾城之号。张叔正慕名已久，便派人到北京去邀他南来，连南方名新剧家东方子美也一同邀至。还在南通别墅旁边，建筑了一所"二妙阁"，以示延伫之意。这天林、方二位来了，张叔正在别墅里开着盛大的欢迎筵，招集当地士绅，并门下一班宾客，齐来赴宴。这时五月天气，张叔正纱衣纨扇，鹤发童颜，欣然出席。左手携着林涴华，右手携着东方子美，给来宾一一介绍相见。众人看涴华时，果然丰神清俊，名下无虚。当下一一入座，灯帘华绮，酒炙纷陈。叔正高兴之至，还逼着众人，飞笺召花，把当地著名妓女尽数叫了来。一时燕乱莺忙，花摇柳亸②，纷纷的各觅所主。飞觞拇战，促膝谈心。却一道道眼光，不时偷飞到林涴华身上。张叔正举杯饮尽，慨然对涴华道："老夫自出都门，久疏雅奏。现在新曲想已添了不少了？缀玉轩常来往的诸位先生，还都健康吗？"涴华欠身道："去年秋里起又排

① 醇酒妇人的信陵君：醇，酒质厚。醇酒妇人，谓沉溺于酒色。信陵君，战国时魏昭王的少子无忌。史载：他食客三千人，诸侯以其贤，不敢加兵。后来魏王信谗，不用信陵君，信陵君乃与宾客饮醇酒，多近妇女，四年病酒死。后以"醇酒妇人"，形容颓废腐化生活。

② 柳亸：(duǒ)，亦作軃，垂下貌。《聊斋志异·香莲》："亸袖垂髫，风流秀曼。"

了几出古装戏，都是直戡先生编的剧本。范云老、奚哭斋先生都很健在。”叔正笑道：“他们多很自在，我实在不如他们，于今我也要学一学他们哩。浣华，你的新鲜曲子，可先请教一支，也让我这江湖散人，一听霓裳法曲[①]？”浣华笑道：“当得献丑。”便有伺候的琴师、鼓吏，立刻上来，整备停妥。浣华站起向四座微笑为礼道：“才学的几句，唱的不好，请各位包涵！”旋即转过身去，唱了一段二簧是：

水殿风来秋气紧，月照宫门第几层？十二栏干俱凭尽，独步虚廊夜深沉。红颜空有亡国恨，何年再会眼中人？

真唱的清圆劲折，韶味俱胜。叔正闭着眼，连连点头道：“这是西施呀，真好词藻！从前只说皮簧[②]粗犷，不及昆曲[③]清雅，如这一支，便何异南唐小令[④]，也须以你的妙音出之。”座客也哗然赞好。内中有一位俏皮的，轻轻说道：“西施自然好的，还须配上个范大夫[⑤]。像叔老这般的风流儒雅，

---

① 霓裳法曲：法曲，西域少数民族音乐传至中原与汉族清商乐结合成为法乐，又发展为隋代的法曲，由金石丝竹合奏，唐代极盛。《霓裳羽衣》为唐玄宗时著名法曲之一。

② 皮簧：亦称皮黄。西皮、二黄两种腔调的合称。

③ 昆曲：起源于江苏昆山一带的民间戏曲腔调，故名。

④ 南唐小令：南唐，五代十国之一，建都在金陵（今南京）。小令，词的短小者，盛行于南唐。

⑤ 范大夫：指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相传偕西施入五湖。游至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后称经商为“陶朱事业”。

不要落在那长颈乌喙的绍兴老儿① 手里才好哩。”正闹着，琴声又起，鼓板换头，又唱了一折《天女散花》② 是：

悟妙道，好一似春梦乍醒。猛然醒，又入梦，长夜冥冥。未修真，便言悟，终成梦境。到无梦，与无醒，方见性灵。

叔正哈哈笑道：“索性参起禅悟③ 来了。像这样理境清言，歌场舞榭中，更那里去索解人？编戏的也太不顾台下的观客了。但是我近年鬓丝禅榻，酷似维摩④，倒也颇需天花入坐呢。”当下，前说范大夫话的那客，亦参言道：“今天这两位天女，是不久就要去的。天花乱坠，不过一刻光景。我想叔老既然很爱天花，我们何不就设立起一个戏剧学校，招集一般聪明清俊子弟，便请两位做教师，教上几个月，就可传出无数小天女来了。南通这地方，就永远有天花散着，叔老看这办法如何？”叔正看说话的是他门下一位清客，姓郑名子楚，为人精明透亮，很有干才。年纪未到四十，留着一部大胡子，倒比叔正的胡子还要浓些。叔正对他亲若家人，所以敢在众坐之中，当着“无冕皇帝”

---

① 长颈乌喙的绍兴老儿：指越王勾践。史称：“越王为人长颈乌喙，鹰视狼步。”乌喙，谓嘴尖如乌鸦。因越国都城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故曰绍兴老儿。

② 天女散花：佛经故事：维摩室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身，即皆坠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坠。天女说：“结习未尽，花着身耳。”故事意思是以天花来考验诸菩萨道行。

③ 参禅悟：佛教语。禅，静思之意。形容玄思冥想，参悟禅理。

④ 维摩：佛名，即维摩诘，释迦同时人。

面前，说起以上的俏皮话。当下叔正道："很好，你就筹备起来，用多少钱，向'生记'账房里支取便了。"真是大哉王言，如丝如纶。只一席戏言，立刻就见诸事实。不多几天，通海戏剧专校就煌煌然成立了。

酒阑歌罢，众客散去。张叔正欣然离坐，引着林涴华、东方子美及郑子楚等人，到新建的二妙阁看了看，就命林方二位下榻此处。回来到濠南别墅的书房，名叫一笑轩的里面坐下，焚香煮茗，重作清谈。谈了一会，子美忽然欠身道："美与涴华，素仰叔老法书，不知缓日可能略分见赐一二，以为毕世之珍？"叔正欣然道："这有何不可。我本最厌人求书，这里请的几位幕客，也有写的与我略略形似的，凡有书件，我就叫他代笔。只是二位与人不同，我本想赠些文字，以为二位远来顾我的一些纪念。"即回头分付伺候的小童道："去取两柄摺扇面子来。"不一刻取至。叔正就着灯光，把扇面按平，提笔蘸墨，兔起鹘落①的写去。涴华一柄上是七律一首：

京国沧桑百事陈，飘零法曲亦翻新。

料量风月尊前语，收拾河山劫外身。

菊部②声华孙继祖，梅天影事梦疑真。

---

① 兔起鹘落：鹘（hú）：打猎用的猛禽。兔子才起逃，而鹘已经搏击下去，比喻动作敏捷。也用以形容作书画或写文章下笔迅捷无停滞。苏东坡题文与可画竹记："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

②．菊部：旧时戏班子或戏曲界的泛称。传说宋高宗内宫有菊夫人，善歌舞，精音律，宫中称她为"菊部头"。

江头一阁堪容膝，伫汝相从寂寞滨。

子美一柄上是七绝两首：

十年浮海[1]真成计，撷取樱花[2]比国香。

自是文章须正始，未应宋笔拟欧阳。

圣谛[3]西来解未曾，差堪北秀比南能[4]。

江淮桃李花开候，迟汝[5]来翻贝叶经[6]。

二人看罢，欢喜接受，称谢不已。次日，接着在濠南戏院献了几天艺。果然有钱事易办，郑子楚筹备的戏剧专门学校竟告竣事。东方子美就当了教务长，专办戏剧教育。林涴华因演剧忙，只留了十天，就匆匆告辞北上去了。正是：

花影正歌张子野[7]，萍踪又遇郑樱桃[8]。

① 浮海：《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桴，小筏子。后以"浮海"表示避世。这里指出国。

② 樱花：日本国国花名。

③ 圣谛：谛，佛教名词，意谓佛理。

④ 北秀南能：禅家两大派别名。北秀谓北宗神秀，与南宗慧能同为五世祖弘忍的大弟子。世称南能北秀。

⑤ 迟汝：迟，这里读作zhí，等待的意思。

⑥ 贝叶经：即佛经。印度贝多罗树的叶子用水沤后，可以代纸。古代印度人多用以写佛经。后因称佛经为"贝叶经"。

⑦ 张子野：名先，乌程人。北宋词人，著《花影词》。自称张三影。三影，即"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坠落絮无影"。

⑧ 郑樱桃：晋石勒从子石季龙宠爱郑樱桃，擅威宫掖，乐赋由是有《郑樱桃歌》。

第八回　哭始哭终因诤成怨　贿来贿往每变益奇

光阴迅速，狼山观音大士送来的张公子，已过弱冠之年。这一年，刚值黎纯甫忧国自尽，徐调玄接任兼圻[1]，自己觉得年轻资浅，必得要交欢一二在野大老，以增声望。江南的元老，自然要数着张叔正第一。况且他握着地方上许多教育、实业机关的权力，有些事原也不能不请教他。便派着重要代表，几次到南通州，币重言甘的表示好感。在张叔正呢，以近年盐垦方面连遭失败，实力已大不如前，现在虚架仅存。惟其越是纸老虎，戳不得穿，便格外要虚张声势，装些场面。正如虚痨之人，偏要服燥烈补品一般。张叔正虽然是北洋派始祖袁家庆的老师，超超等的老前辈，看在枪杆子的分上，也不能不纡尊降贵，和小孩子般的徐调玄周旋起来。徐调玄的本领不大，应酬趋奉却最是灵变不过。借着事由，亲自到南通去谒见，赶着叔正叫老伯，又要和公子换帖。

这位张公子，他父亲替他命名，叫做永年，字晓如。生得粉雕玉琢，翩翩一表。自小娇养在王宫内院，从来不

---

① 兼圻：兼，兼任；圻，圻封，掌管一地军事的官职。

晓得世故人情是个什么样儿。虽未必说“米从席子里出”，但是耕稼艰难，他的确从未梦见。他父亲晚年得子，期望心切，未免癖近誉儿。他却也天纵聪明，才二十几岁的人，就会得平平仄仄的作几句什么诗儿。他父亲欢喜的要不得。一天，叔正因事在省，和调玄会见。调玄忽然说道：“晓如老弟，才干天成，很可以出来做事了。目下机会颇巧，老伯还没有打点到么?”叔正笑道：“永儿年稚顽劣，怎能滥竽充数。只是老弟既然说到此，想必有什么办法，何妨说来大家斟酌。”于是徐调玄附着叔正耳边，秘密说了一会。叔正连连点头，不觉喜形于色。

原来这年又当省宪会改选议士之年。论这议士，虽名为人民代表，实在老百姓对这班贵代表的尊姓大名，也未必弄得清楚。每届选举，只要你荷包内掏出三四千银子，老百姓便会请你当他们代表，也同前清开捐例①的时候，捐个分部主事②、大八成知县③一般。不要说张叔正不屑去干，就连张晓如初出茅庐，也未便降此身价。但是当了议士，就可以被举为议长，一做议长，这声光就大大的不同了。按照民国时代体制，各省代议机关，是与军民两署鼎足而三。议长身分，便与巡按将军一般。更厉害的是，凡省政大兴

① 捐例：过去封建王朝所定捐官的章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都可按规定价格购买。

② 分部主事：分部，亦称分曹，官署分部治事，犹后之分司分科。主事，官名，明清各部司官中最低的一级。

③ 大八成知县：中等县。

革，以及每年预决算，必须先要交省议会通过。巡按要想办什么事，用那一笔钱，如其议会否决，便只好白瞪着眼，束手无策。虽说还可交复议一次，但到了第二次否决，便再无转圜余地了。而议长领袖群伦，又有指挥全会的势力，所以巡按对于省议会议长，不能不格外敷衍，以免从中掣肘。将军只管军事，省宪会管不到他，他也不来管宪会，不过乐得看看你们政议两方鹬蚌相争，添些热闹儿罢了。但是徐调玄野心勃勃，与众不同，很想乘机操纵江南政治。乘着张叔正实业不利，也有重行问政之心，便献了这一条叫张晓如加入宪会，运动议长的妙计。他明知叔正已经老暮，只消隆以虚名，晓如正在雏年，不难操诸掌握。如此一来，便一方见好老张，一方自叨实惠。

老张急无暇择，况且替自己儿子想想，也再没有别的简易方法，可以一鸣惊人。再则现在部下渐渐有离散之象，教育会派既背叛于前，名流方面如苏州的章伯义等，也渐渐的退有后言，不甚亲附。也想借此重振一下旗鼓，便欣然应诺，回去叫儿子准备出山。但是张晓如于这些勾当一无所知，不得不再找一个精干些的人儿，替他经办一切。顿时，便又想到了郑大胡子子楚。于是把二人唤到跟前，告知所以。张晓如这几天正因打扑克输的多了，心里不高兴，听了这些话，并未入耳，不觉默默无言。倒是郑子楚兴高采烈，连眉毛都要笑起来。立刻说出一大篇计划，怎样的收买宪员，怎样的消除反对，到手之后怎样的作为，滔滔汩汩，成竹在胸。老张乐的连呼好，好，就说："你们快

整备去，日子近了，我们虽不怕不选出，但到底也要小心在先，别大意了闹出意外。再者，一经选出，就要选议长，尤其不可不先有联络。”子楚和晓如唯唯连声，退而下来，自去做事。

却不想这一件事恼了一人。这人姓江，名维，字天一，唱曲子地方人氏①。生得道貌清奇，形容枯瘦，善写几笔行书，还会做他乡先达归有光②派的文章。不过有一桩奇癖，他每逢作诗得了好句，写字恰到好处，必先要自己咨嗟痛赞一番，倒弄得旁边看着的人不敢赞一辞。因为预备着赞叹的话，已经给他老先生自己说了出来，万不能来一个反面文章，骂他一顿，只好就此闭口大吉。他当初最佩服张叔正。在前清时候，叔正当谘议局(即后来之省宪局)局长的当儿，有一个淮安人许七襄，想推翻叔正，取而代之。亏得天一终日奔波，在各议绅面前，尽力斡旋，继之以痛哭流涕，说：“叔正不做局长，是无谘议局；无谘议局，是无省也。我侪其忍无省之氓乎哉。”他这一派左丘明③文式的哭调，果然厉害，竟把各位议绅的心哭软了。张叔正得以保存其局长地位，十分感激他。后来叔正做了运河工程局督办，便请他去当秘书，罗之幕府，待以宾师。天一也十分尽心辅弼。这一回听见要弄这少不更事的少东去做议长，他觉得人心物议上有些过不去。自恃优宠，跑

---

① 唱曲子地方人士：谓江苏昆山人，昆曲起源于昆山。

② 归有光：明散文家，昆山人。

③ 左丘明：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与孔子同时。相传《左传》为其所作。

到叔正面前，力言不可。说若举晓如做议长，是全省的人要反对的，倒有损叔老三十年的清望，万望三思。言下又唏嘘流涕。那知张叔正此时欲念薰心，全不理会，反呵呵冷笑，说道："有谁来反对我们？要有，便是你。"说完这话，拂袖而入。江天一呆了片时，知道这事无可挽回，此间也难再留，惟有收拾行装，留书告别，就此浩然归去。这江天一对于叔正的交情，以哭始，以哭终，并且全为的是宪会会长的事。三生石上，不知是何因缘？莫不是与林黛玉的赔还贾宝玉眼泪，同一因果，也未可知。哈！哈！哈！

但是眼泪归眼泪，运动自运动。不多几日，省选告成。张晓如、郑子楚两人的名字，高标在南通当选人之内。这其间忙煞了个郑子楚。先约齐了邻近县份的议士，组织起基本团体。自然是甘言结纳，从者如归。不多几日，省宪会通知书到，准于某日开本届第一次大会。子楚等人，纷纷整备动身。惟晓如暂请病假，因为他既不愿做一个众人碌碌的议士，自然无从随众出席之必要。况且公子声势，总要一飞冲天；名角上场，总要准备着揭门帘的时候，一个满堂大采。如其准备未成，宁可在后台多挨几时。晓如所有事务，完全交给子楚全权办理，更乐得在家里多玩几天，静候议长成功，便可走马到任。

子楚一到南京，就在花牌楼租下一所极大住宅，预备为本团体集会办事之所，定名为"石城俱乐部"。这石城俱乐部，似乎不过是议士们休憩宴息之所，其实不然，它里

面的组织，也分科办事，如机关一般；所有职员，也有秘书、科长、主任、科员等等名目。其气势之伟大，就是巡按使署也不过如此。自古钱可通灵，势能役鬼。当时江南北一大部议士，纷纷来归，大家欲来捧捧这位名角，求自己一个功名富贵。所有一切事宜，尽是郑子楚代表接洽。不旬日间，隶名俱乐部中的议士，已有八九十人。这江南一省议士，全数不过一百六十人。而其中有一小部分江北议士，尽是本地的大势豪，往往有连任数届，而没有到过南京会里一次的；因这一班人不过借议士之名，以垄断乡里，其目的地不在南京，所以无来省之必要。有些议士，兼任数职，公务纷繁，每次会期，至多到上一次，住他三五天，应酬应酬而已。所以每会期中，实在到会的总不过七八十人。满了八十一人，就可开会。然而人数不足流会的时候，还是非常之多。如今石城俱乐部一呼而集，已有八九十人，不问可知，将来必占议场中的大多数了。当下郑子楚精神抖擞，意气舒发，择了一日，开个成立大会。也用票选方法，选了张晓如为石城俱乐部正部长，郑子楚为副部长。又把几位稍露头角、略有手腕的议士，聘为秘书、顾问等等。组织周详，安排大定，只等会里选举议长期到，便可唾手而获。

却不想天下事不如意常八九，张家将正在不可一世当儿，那素日反对张叔正的一派，也在暗中布置，着着进行。正是无巧不成书，通州派拥的是张晓如，那反通州派，也拥的一位姓章，便是章伯义。张章同音，南北对峙，更觉

得如火如荼。这位伯义先生自从袁皇晏驾①，脱羁南归，优游金阊②，写写篆书，看看佛经，倒也怡然自得。上回书中说过，他是袁家庆方面参与机要的红人，又任过教育总长；如今休养林泉，自然也是一位大绅士，和张叔正略可抗衡。就是没有钱，不办实业，没有他的声势罢了。这时反张派主要人物，有教育会派的王培芝，省宪会的前任议长徐祚巩，还有个上回曾经提及，善于谈中西文学的颜仲实，连着议士中会说话的朱一罗、竺大炮四五个人，总都算是主张正义的清流。只是自度要出马抵抗老张，力量名望还有些觉得不够用。恰好章伯义满腹牢骚，闲居林下，便忙忙的大家商议着把他拉了过来，奉为首领。

这事在选举以前，徐祚巩、朱一罗等，本早已闻有风声。所以他们商量抵制，也在选举以前，便分头设法，把章伯义在苏州选了出来。徐祚巩、朱一罗、竺大炮，本是连任了两三届的议士，这番继续当选是不用说。王培芝也略分了些提倡实业教育的精神，在吴江当了选。惟独颜仲实没有身入漩涡，却站在旁边，默为参赞。一经揭晓，也各纷纷来省。只有章伯义，年老望重，暂未列席，也同张晓如一般，在家里静观风色。朱一罗到后，看到张派这样的大鼓大锣，闹将起来，心中如何会忍耐得下。尤其是竺大

① 晏驾：古代帝王死亡的讳词。晏，晚的意思。据韦昭解释：凡皇帝初崩曰晏驾者，因为臣子之心犹以为宫车当驾而晚出。

② 金阊：旧苏州的别称，因城西阊门外有金阊亭而得名。

炮，急得在旁边乱骂。可是这般天君①，年年在淮边风月、江上莺花队里闹惯了的。如今虽则暗中各树鼓旗，这玩笑团体还没有中裂，依然的成群逐队，捉雀钓鱼。不过一到会场，各归本阵，议论起正事来，还是各不相下。正是：

不信腹心作矛盾，须知唇舌是刀枪。

① 天君：本意指思维器官"心"。《荀子·天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这里借指不可一世的人，含有贬意。

第九回　朱一罗垓心翻战舌　王培芝鸡肋免尊拳

春民某月，江苏省宪会举行选举议长的大典了。上回说过的张章两派，大家摩拳擦掌，预备一决雌雄。只是作战方法，各有不同。北张一派人数众多，并且大半是淮徐海一带赳赳桓桓身长力大之士，宜于野战包围，以力制人。南章的一派，人数虽少，选择颇精，大半是属鹌鹑的，有几口斗劲儿，但只宜于延宕腾挪，出奇制胜。所以开战之始，一派是急于开成大会，仗着人多势大，立刻可票选出来。一派先采取消极抵制，约齐了不出席，弄得开不成会，以杀其锐气。在省的张派议员本有九十人，章派不过二三十，人数差到一倍以上。不过冥冥之中，若有天焉。接连几次，章派尽管全数不出席，张派议士以为你们尽可不出席，也不怕不成会；但是临场检点，不是七十九人，便是七十七八人，或者恰恰到八十人，只差一位便足法定人数。可是这关系全局的一数之差，竟始终拉扯不足。在这几天中，章派的形势危险极了。因为如果张派方面再多到一人，那便全局尽输，无可补救。便觉得只管消极抵制之危险与不中用。张派方面一鼓作气，闹了几次开不成会以后，也有些衰退

下来。便指摘章派抛弃出席之不当，言言语语，颇为难听。章派经过一度会议之后，便决心变更战略，全体出席。预备在议场中，与他们决一胜负，不再作消极办法。

这天下午两三点钟时候，省宪会休息室走廊里挤满了人，三三五五的接耳交头，纷纷议论。大门里广场中，一部部马车，鳞次栉比的排着，几乎没有空隙。最后从门外拉进一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人，瘦面隆准，微有髭须，穿件淡竹布长衫，怀中夹着个大皮包，下了车走进门来，在休息室里坐下，放下皮包，两手交叉在胸前，看着众人，微微含笑。便有个留着学究①式胡子、棕黑脸儿、满身华服的走了过来，笑道："培芝先生，是几点钟到的？"那人点点头道："夜车脱了班，上午九点方到。一罗兄，伯老来没有来？"原来隆准的便是王培芝，黑脸的便是朱一罗。这王培芝宝山人氏，举人出身，也曾渡过一次东洋，学习师范。回国后便帮助一位工业家创办了一所沪北中学。数年之后，校务异常发达。这工业家虽挥斥了十数万金钱，却成就了这件不朽事业，为我国私人办学中一个最先的成功者。这王先生心思又来得细密，恐怕工业家一死，后人未必有办学的志愿，将财产收了回去，学校便可能发生危险。因此劝那工业家索性立了遗嘱，把财产提出一大笔，作为沪北中学基金，并在各级官厅立了案。从此铁案如山，万无摇动之虞，工业家也就此享了大名。这时还在前清末年，

① 学究：唐代取士明经科有"学究一经"的科目，宋代简称"学究"，指读书人。后也用以专指迂腐浅漏的读书人。

江南督抚特令褒嘉不算外，到那位工业家死后，还特疏奏闻，请将其毁家兴学始末，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在学校附近，建立铜像，以示来兹。可算得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毫无遗憾。在下记得在当时，山东还有个姓武名训的乞丐，把平生乞讨来的钱积聚起来，办成了一所小学校，也就此名动缙绅①，称为异人盛事。倒可与这位工业家南北辉映，并垂千古了。

王培芝自办了这所沪北中学之后，名声日起，大家尊之为教育大家。随后又跟着张叔正办理江南教育总会，慢慢的被推举为副会长，与张叔正只差一级。他生平擅长演说，说的一口上海京话，南方的人们听去，异常入耳。他左手素来有病，不能高举过胸，所以演说的姿势，总是两手交叉胸前，或左手垂下的时候居多。他有位老朋友金寄萍，曾对他开玩笑说道："培芝，你的尊手，天生适合于一行行业，便是乞丐行中。那乞丐右手持棒，左手屈肘挽篮。你的左肘挽起篮来，恰恰平放当胸，不偏不倚，姿势好看极了。"他听了笑笑，也不回言。其人头脑冷静，极能刻苦自处，终年布衣蔬食，屏除荤血，自奉之俭，无以复加。他这素食方法，可不同念佛婆婆一般。如鸡蛋等他也吃的，不过屏除禽兽血肉罢了。所以可以称之为"教育家的改良素食"。据说他当年游历美洲，曾经去参观杀牛场，看见无数的牛，在杀牛机中，一刹那间肢体分解，觉得惨痛不过，

① 缙绅：原指官宦的装束，即搢（插）笏而垂绅带的意思。后作官宦的代称。

就立意素食。他自从持斋以来，益发的菲衣恶食，如苦行头陀① 一般。不知此回何以凡心一动，忽然的卷入名利场中。并且这当儿，正在徐调玄当局时代。后来江南徐罗大战，杀人如麻，那些战场上的死士，一个个断头缺臂，血肉模糊，比杀牛场里宰过的牛，还要难看。那位苦行头陀也只好念声“善哉善哉”，无法可施了。所以有句俗话，叫做“众生好度人难度”，就是这个道理吧？

闲言休絮，当下王培芝、朱一罗略谈数语，只听得走廊中铃声大振，原来开会时间已至，各议士纷纷入场，各依本位坐下。议长徐祚巩上台南面而坐。随后秘书长、速记生等也纷纷入席。守卫长浑身制服，带着几名卫士，在议场门外来往逡巡。秘书长检点到会人数，恰恰到了八十一人，法定人数已足，议长便宣布正式开会。当时议场中两派人物立刻感觉到一种新的兴奋，各自盘算言辞，整备作一场血战。全场转变得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待了一两分钟，方见徐议长起立宣布议长任期已满，应行改选的理由并选举手续。报告才毕，便见省会里庶务科员率工役将一具投票柜抬了上来，在议长台边放下；随后一个人拿了一大叠选举票，送到议长身边。议长便把来递给旁边坐的秘书长。秘书长拿起来，检点了一下；目视台下众议士。正预备要散票时，说时迟那时快，第五十二号席次议士朱一罗忽然的一跃而

① 苦行头陀：头陀，佛教名词，意译“抖擞”之意，即抖擞掉烦恼。佛教僧侣行头陀时，应守各种苦行，称为“头陀行”。后也用以称呼行脚乞食的僧人。

起，大呼道："且慢！本席有重要意见发表，请议长准许发言！"议长应允。朱一罗便摇摇摆摆走上讲台。鞠躬为礼后，顿开喉咙说道："本席今天要提出的，是议士本身的资格问题——一个重大问题——，在选举章程上载明，年龄满二十五岁方得选为议士。本届选举自然应依照条文办理。如今据本席所知，便有年龄还未到二十五岁的，已经当选为本会议士，这是不是破坏选举的一种非法行为？要请诸位特别注意。如有这种非法当选的议士，是不是应该公决将该议士开除名籍？并应咨行巡按使署，将该区选举监督交付惩戒？"说到这里略顿了一顿，那台下却已一片声喧哗起来。张派中接连起立了几位，大呼道："朱议士不按议事日程，滥发范围外的言论，请议长禁止他发言。"还有一个胖大麻面的海州人，高呼道："别胡闹，给我快些滚下来！"朱一罗却还是神色自若的继续说道："本席所指是何人呢？便是新当选的通州议士张晓如。张晓如的年龄，实实在在只有二十四岁。他出生那年，他的父亲张寒曾在狼山观音庵建立一碑，以志佛佑。碑文中纪着他生年月日，算到现在，一丝不错是只有二十四年。想起来张议士的年岁，别人或者会记错，生他的父亲总不会记错的。"台下轰然笑了起来。坐在议长席上的徐祚巩，也不觉笑容在面。

笑哗声里，一个长大身材，徐州口音的议士满面怒容，飞奔过来，隔着议台，便要来抓朱一罗，口里骂道："你再不下来，我便揍死你这朱罗！"又有一人，捉足顿地板，喊道："不要理他，我们尽管投票选举，让他一个人在台上起

劲好了！议长，快些散票！快些散票！”接着，便有六七个人齐声和着道：“议长！快散票！快散票！”那奔抓朱一罗的人，正要动手，只觉得肩上有一只手把他轻轻一拍，慢慢说道：“有话坐下来讲，议场里不要乱了秩序。”回头一看，说话的正是王培芝。那人大怒，扬起拳头，喝道：“你们正是一党，你叫我不要打他，我便打你！打你便如打了他一般。”说着，那油钵大小、黑毛丛生的巨掌，已离王培芝头顶不远，眼看着培芝转瞬就有“泰山压顶”之灾。他却不慌不忙，把两手交叉在胸前，一动不动，眼看着黑毛大拳，微微含笑。那人见他如此镇定，倒不觉挫了锐气，收回拳头，骂了声“不要脸的东西！”掉头便走。趁闹里，张派议士有三五人离开座位，直奔议长台，想抢选票来发。这时候用着竺大炮了，原来竺大炮座位距离议长台最近。看见形势紧急，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不敢怠慢，忙飕的一声纵上议长台，一手捞了那一叠选举票向怀中一塞，一面拿身体挡在票柜面前，高声叫道：“议士资格问题没有解决，不能选举议长。那个敢来要选举票的，我便与他拚个死活。”说时，横眉竖目，生气虎虎，大有“一夫当柜，万夫莫投”之概。众人倒怔了一怔。台下的张派几位大力士，正又要扑奔竺大炮，只见徐祚巩议长慢慢的站了起来，一手拈着小髭，说道：“鄙人忝居议长，有维持会场秩序之责。请诸位各归本位，遵守会场规则，平心讨论。不然，秩序已乱，兄弟无法维持，惟有宣告散会。”这几句话，不抗不随，心平气和，倒把两派里嚣张凌乱之气，压了下来。

张派无法可施，愤愤归座。朱一罗、竺大炮也下了台，各归本席。

徐祚巩又朗朗说道："方才朱议士提出张议士晓如年龄资格问题，要求更变议程，先行讨论。诸位对朱议士这件临时提案，有附议的没有？"话声未绝，王培芝、竺大炮一同站起来，说："本席附议。"徐祚巩点点头道："已有王、竺两议士声明附议，依法议案成立。惟请求变更议程先行讨论一节，大家赞成不赞成，应付表决。今用起立表决法，请赞成变更议程先议此案者起立。"那知众议士一聆此言，张派方面自然坚坐不动，只章派的二三十人站起。徐议长方欲再言，只见朱一罗大声道："本席以为非先解决此案，万无讨论他案之可能。议士本身资格还没确定，如其当选了议长，也是不合法的。今天大家既然不主张讨论，我们就此散会，下次开会再说。"说罢，第一个提起皮包，向外就走。王培芝、竺大炮纷纷跟了出来。一时章派议士二三十人，走的不留一个。当方才大闹时，有些胆小的议士，怕拳头不认得人，早已溜走了些。如今数了数，零零落落，只剩得四五十人。徐祚巩拈拈胡子道："此刻人数已经不足，不能正式讨论，只好散会。"一言未毕，铃声摇动。徐议长在铃声里下了议台。张派诸人，面面相觑，一筹莫展，也只得一哄出场，再开会议去了。

一天大事已毕，郑子楚等觉得南章方面，人虽不多，咸是久经战阵的老将。自己一派，虽人多气盛，竟没奈何他。加着徐祚巩是南章一派，居着议长地位，处处卫护着

他们，予他们以便利。觉得非先除了徐祚巩，断无办法。便与部下们秘密计议。于是有的主张："南章派里，到事情紧急，便行三十六着。以后开会后，应叫守卫队把议场四面门户牢牢守住，只许进不许出；连饮茶小便都得只好在场内。是之谓封锁政策。"有的说："南章派主要健将，便是朱一罗。一罗性最好色。你看他四五十岁年纪，还穿着满身上海流行的时式衣服，华丝葛裤子，脚管大到二三尺，终日在姑娘淘里打浑，便是明证。只要把一罗用美人计收了过来，其他便蛇无头而不行。这便叫擒贼擒王。"又有一人叫道："不行，不行。这朱一罗，我最知道他的尊性。他这姓名，去了中间一条横线，再加上他的籍贯，便是上海最流行的一句骂人名词，实在有些八戒脾气的。他既与我们翻了脸，此刻要去收他，万万不行。"郑子楚点头道："我想也是如此，那末惟有这一法了，我们整备对徐祚巩提出弹劾，给他迅雷不及掩耳。他势须要回避，不能主席。那时我们自然有办法。这一条计叫做"围魏救赵"①。当下商议已定，自去分头行事。正是：

筑室为谋②原不获，操戈相向定何心。

---

① 围魏救赵：指战国时齐国田忌用孙膑"围魏救赵"计，大败魏军的故事。后以此来说明一切类似的战法。

② 筑室为谋：谓造房子请教路人。比喻人多口杂，办不成事。语见《诗·小雅》，原句是："筑室道谋"。

第十回　桃叶渡坐花来上客　半山寺载酒话前朝

上回说到省宪会议长选举的情形，真是乌烟瘴气，一塌胡涂。作者的笔墨，也给他们这些金银气、炎凉气封裹住了，没有一石[①]大黄芒硝水，也洗刷不清。如今姑且按下，让朱一罗、郑子楚等，暂时在议场里慢慢跳舞。这回书中要另找一两个闲人逸事，略略叙来，聊以涤荡心胸，昭苏天地。且说江南巡按王芝瑞业已去职，后任是位江南本省人，姓袁名国忠，号青崖，举人出身，历任州县，颇著能名。在民国二三年间，曾做过一任江南巡按，因事去职。但他功名之兴，颇不浅薄。他休官后，偶游镇江，在焦山松寥阁题一联句，集唐人诗两句是："云卧衣裳冷，官因老病休。"其一腔郁勃之气，呼之欲出。转瞬十年，林泉高隐，真有："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②]点朝班"之概。此回东山再起，居然还我凤池[③]，当然十分高兴。走

① 石：石（此处读作担，dàn），十斗为一石。

② 青琐：古代宫门上的装饰，后用以借指宫门。"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这两句诗，见杜甫《秋兴》。

③ 还我凤池：古时中书省因位置机要，都称凤凰池，简称凤池。还我凤池，意喻官复原职。

马上任后，第一事就碰到前任王巡按公款纠葛。这点点数目，王芝瑞是个老书呆子，抽展不来。在袁巡按看来，觉得微乎其微，不成问题。便把那会计主任叫了来，严词申斥一顿，立刻叫他自行设法弥补了事，否则就要办他的监守自盗。那会计主任，一来怕老袁的棱棱有威，难于欺蒙；二来老袁是现任的巡按，大权在握，不比王巡按纸糊老虎，并且是放过的爆竹，声势已尽了的。便立刻软了下来，自行掏包缴清了案。

袁巡按料理接任已毕，委出一位政务厅长，姓师名圻，字筱庵，浙江人。那位师厅长倒也事理明白，公牍熟练，是个幕府之才。公余之暇，还喜欢谈谈诗文，看看山水。有一天晚上，他在桃叶渡边画舫里请客，请的是南京老名士周芝莱，还有两位江南大学教授符瘦仙、张玄洞，连自己同居住着的老友陈独行宾主五人。钟鸣七下，师筱庵坐着马车，前面两名骑巡队骑着马，先自同陈独行来了。这陈独行是常州人，和符瘦仙同乡，所以相识。瘦仙与师筱庵却还是初交。不一会，符张二人也相偕而至。这符瘦仙年才四十余岁，生的通眉长爪①，青渗渗胡根，直连鬓际，便同才钩勒的无量寿佛像一般。三十年来，专究词曲，称为江南北第一名家。张玄洞是镇江人氏，精研国故，著过一部《墨学发微》，也能词章。为人却极诙谐脱略，与符瘦仙同事相得。当下宾主相见，各通倾慕。玄洞忽然叹道："瘦

① 通眉长爪：两眉相连曰通眉。《唐书·李贺传》："贺为人通眉，长指爪，能疾书。"

仙，你前天没有到校看见一桩怪事，便是你的幸运。前天不是仲芬图书馆行落成典礼吗？校长传出通知，说徐调玄将军这天一准到校行礼，要学生们排队相迎，教职员们也要全体恭候。学生们接到这道命令，哗然不平。说学生又不是目今婚丧大礼通用的军乐队，又不是专替他们将军师长摆款式的卫队。出了学膳费，到学校里来求学，为什么要做这种丑态，去拍人家的马。教员们更不必说了，稍有些骨气的，看了这张通知，本不请假的也请了假，宁愿到明陵明故宫里去看石人石马，再也不要那奴颜婢膝的人样。我那天倒霉，三不知走了去，却给他们一拉一个着，闷在休息室里，恭候宪驾光临。那天顾校长忙得更起劲，穿着大礼服，手里拿着乌光漆亮的高礼帽，走出走进。八月初的天气，他竟会热得汗在额角头上流。还时时招呼着学生，督饬着员役，不要失了礼貌。最可笑的，有位庶务处的职员先生，胖大的身材，红红的脸，有些锡山阿福[1]神气，平素穿件其大无比的夹衫。那天他特别恭敬，不知那里去弄来一件夹素缎马褂，袖子管只好三寸光景，他套在身上，像加上一件软甲一般，扎缚得他气也喘不过来，领口实在钮不上，只好大敞着。校长见了，嫌他不像样，对他白瞪了几眼。瞪的他更加汗流气促，坐立不安。还有个文理科的助教何许人，本来瘦小得同猕猴一样，这天穿着蓝袍黑褂，晃晃荡荡，戴着副玳瑁边大眼镜，把个三指宽阔的瘦

---

① 锡山阿福：锡山，江苏无锡的别称。该地特产工艺品泥人，面团团如阿福，故称。

脸儿，缩在领口里，简直看不见他的鼻头和嘴。这一对话现眼的怪人儿，在会客室里摆来摆去，好像做文明戏一般，看得人个个忍笑不住。我那时给那些奇形怪状的人物，塞满了眼睛，笑得肚腹不住作痛，再忍一会恐怕要发痧气。幸而还好，候了两个钟点，那位上将军的大驾还未到来，我趁他们防闲渐疏的当儿，溜了出来。发誓从此以后，非上课不踏进江南大学的大门的了。你倒好，竟未卜先知，躲得个不知去向。”瘦仙笑道：“我素来守‘不入公门’之戒，这公门，便是校长办公室之门，无论有什么国家大事，从不预问。你本来是自讨苦吃，如今发誓，已嫌迟了。”

说着话，已有九点多钟。师筱庵摸出表来，看了一看，皱着眉道：“怎么周芝莱还没来，我们只好先吃起来罢。”便一面吩咐叫人去催请周芝莱，一面摆席。席面刚刚摆好，芝莱却已到了。一脚跨进舱中，见了瘦仙、玄洞，便连忙招呼，原来都是熟人。瘦仙与芝莱同好研究词曲，尤其臭味相投。寒暄几句，方回过来与主人道歉。不多一会，大家入席。诸人多半是名士风流，便主人师筱庵也不甚有官场习气，随意举杯，十分闲适。便又谈到迎接徐调玄一节。周芝莱道：“这是王培芝的苦心孤诣。他要徐上将军拿出钱来，替江南大学办图书馆，便趁徐老封翁仲芬六十做寿的当儿，怂恿徐将军慷此大慨。听说一总捐了十多万金，也算不易的了。不过叫学生排班迎接，却是多此一举，未免摧折士气。”张玄洞又接着说道：“老先生的话，固然不差，徐将军也真的慷慨，但不知徐将军的钱，是从家里卖田卖

地，倾家荡产拿出来的？还是依然在江南百姓头上刮来的？”芝莱见玄洞说时连头颈彻耳，涨得像红虫一般，知道是书呆子的呆性发作了。便索性故意说道：“张先生，你也不要这样说。徐将军的钱，姑且不问是那里来的，但已经是他的钱了。如其没有王、顾诸位先生叫他拿出来办图书馆，他便一古脑儿放在外国银行里，难道江南的百姓敢问他要？如今总算多少花些在江南的文化事业上面，江南大学的学生居然有福气在这所巍峨灿烂的建筑物里面，出出进进，这总不能不算是王、顾诸位的功德。”张玄洞叫道：“阿呀呀，这是那里的话，盗跖① 以余财污良家，还要替他曲为之解吗？”陈独行在旁边见两人越说越岔了，主人师厅长坐在主位上，甚觉为难，便笑着插说道：“算了，算了。如今世上，那些大将军们的钱，只有两种人可以拿的动：一种是一顾倾城的妙妓；一种是身无半文的赌棍。那第一种人，千金买笑，十万缠头，容容易易的将拔山盖世之雄，制伏在石榴裙下，不怕他们不把平生所有，乖乖的双手奉献。第二种人，于今也有用处。听说前年各省将军在天津会议，大大赌牌九，苏州有个著名的牌九师父，也混了进去，略施手段，只一夜之间，就赢了他们好几十万。除了这两等人以外，就使拔他们身上的一根毛，也着实的费力呢。莫谈许事，且食蛤蜊，我们还是饮酒罢！”芝莱也哈哈一笑道：“没来由替徐上将做了半天的义务律

① 盗跖，春秋战国之间人名，本名跖，相传为人民起义领袖。盗跖之名起于《庄子·盗跖》，或谓旧时被人诬称为盗。

师，倒耽搁了我们的酒。如今这样罢，我们何妨叫几个局，唱几支曲子，解解秽，便算是我自己认错何如？”师筱庵正在无法打断他们的呆话，听了此言，也连忙应道好好。当下由堂官端过笔砚。周芝莱拿起笔来，飕飕一连写了好几张，交给他们发出。筱庵笑道：“莱翁，你下笔如飞的写的那几个，总要披露给我们看看才好。”芝莱摇头道：“包你不错。大约论资格，便政务厅长的太太也可以做得。”瘦仙笑道：“如此说来，筱庵先生竟要认莱老做内老师了。”座中张玄洞不明白这话，忙问这是何故？瘦仙道：“莱老叫的，定是他的学生，如今学生要做筱庵先生的太太，莱老不是成了筱庵的内老师了吗？”说说笑笑，酒已半阑。叫来的歌妓已坐满了周师二人的身后。什么陈小红、新茶花等等，果然一个个叫芝莱做老师。并且有的还自背功课说：“前天才学了一出《絮阁》，还没很熟。”又说：“某一出里那支《醋葫芦》最难唱，可否请老师再教一遍。”一时莺啼燕乱，弄得周芝莱应接不暇。他也十分高兴，就命端整鼓板，自己唱了一出。又让着符瘦仙唱。瘦仙道：“酒后喉涩，还是请莱老再赐教一支，我吹笛罢。”果然拿起笛来，吹得却清刚婉折，余韵绕梁。便连一干妓乐也听得呆了。张玄洞和陈独行无可兜搭，便将酒一杯杯对灌，也有了醉意。

须臾席散，坐客纷纷告辞。师筱庵醉步欹斜，送出舱来。还连连夸着：“陈小红的曲子很好，明儿我们仍在此一聚，原班一个也不许少，便连局也是这几个。”正说之间，耳边厢只听得一声“老爷，你们好乐，席散了吗？”却见

紧贴着一只船里，舱帘开处，他的夫人露着半个身体，望着他只管笑。筱庵蓦地一惊，讪讪的道："原来你们在这里。"他夫人道："来了半天了，还是听见有人要做你太太的时候就来的。我也来听听昆曲，几位姑娘们真唱的不错。老爷，你才说明天还要请客，何不就在家里请，把这些姑娘们叫到家里，让我们也听个痛快，省得明天又要坐着船做隔壁听，你看好不好？"筱庵一面含糊答应道："家里不方便的，明天再说罢。"却一面跨上岸去。这时客已散尽，他夫妇俩也同坐着马车，依然两骑卫队前呼后拥的回家去了。却丢下个陈独行，只好自叫黄包车回去，不提。

符瘦仙、张玄洞最喜寻山玩水的人，自此一会后，他们觉得河里颇有意味，便天天下河吃酒。又因临时雇船不便，索性包他一个月。这时八月尽头天气，已经是金风送爽，玉露含凉。秦淮河的游船，早已销声匿迹。那些船户本来没生意，听见要包他的船，那有不答应的道理。只出了四五块钱，就讲定了包坐一月。天天可以游河，比住小旅馆还要便宜十倍。瘦仙、玄洞等课余无事，便或约朋旧，或携家人，每日夕阳西下，一舸中流，酌酒谈诗，看山读曲。这时游客绝迹，自复成桥到大中桥一带，倒平现出一片清流，万缕垂杨，披拂水面。远山凝黛，初月如霜，景象极为清丽。瘦仙常常说道："秦淮自明亡以后，板桥草没，旧院榛荒。二三百年来，为俗子荒伧所占，不晓得风月为何物。刊落尘俗，管领湖山，只怕要说'请从隗

始'①了。"

一天，瘦仙闲着在家，正在整理曲谱。却见玄洞匆匆走来说道："瘦仙，庄遁庵来了，你知道不知道？"瘦仙诧异道："庄半寒吗？这位疯先生，他也来做什么？"玄洞摇头道："你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连校里这种大事都不晓得！顾校长特聘他来，讲演整理国故②。只讲一礼拜，化上两千块钱的修仪；还替他特备宿舍，派定招待人员；出入的安车蒲轮③，着实致敬尽礼。我辈一样吃这项开口饭的人，对之真要愧死哩！"瘦仙笑道："这也用不着发牢骚，'鸭吃田螺鸡吃谷，各自修来的福'，究竟讲实际，是要能受听讲者欢迎的，方为真有光采。譬如去年秋天，他们还不是大吹大擂的请那位《饮水轩文集》的主人梁超如，来讲中国史学。起初，震于他的大名，每讲一次，听的人拥挤异常。他是做过总长的，连此地官场中人，也来凑个趣儿，什么厅长、处长，高车驷马的特来听讲。学生是不用说了。轮到他讲演，别的教室里总是冰清水冷，阒无一人。全班挤在他讲演的大讲堂里，围得密不通风，可算盛极一时了。可是这位梁先生说的一口粤音官

---

① 请从隗始：隗（wěi），人名。《史记·燕召公世家》："燕昭公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后用作自己开个头的意思。

② 国故：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

③ 安车蒲轮：安车，古代一种可以安坐的小车。蒲轮，以蒲裹车轮，取其安。后泛指迎接贤士的车子。

话，此地学生江浙人居多，听去不甚了了。并且口才也平常，除照他所编的讲，一句句演述下去外，也无甚其他的穿插阐发。头一两讲，听的人虽兴味未增，而热情未减。还无中生有的寻出些他讲演的妙处来，以为夸耀。其实已经是浮慕虚荣了。及至三次四次，不好了，到底浮名不足以缚人。梁先生的讲法，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听的人渐渐感到枯寂，渐渐感到乏味，便渐渐的踪迹稀疏，一座大礼堂，顿时门前冷落。梁先生觉得不妙，便赶紧偃旗息鼓而去。听过他讲演的，倒说从前看他的《饮水轩文集》，以为文笔如此，他的口才不晓得是如何流利，却不知适得其反。又有的说，他讲时不过照讲义解说一遍。其实我们至不济，这点点文理也还解释得来。初意是要听他讲义以外，总有些提纲挈领，或者另外有趣味有价值的一些言论。如今却不过如此。我们只消叫缮写处另发一份讲义来，便可坐在房中细看。也用不着在大讲堂人堆里头站得腿酸，坐的腰直，去听他的广东京话。玄洞，你想吧，梁超如的成绩如此，今番我倒替庄疯子有些忧虑呢。不要得意而来，失风而去，大国学家的声价便要保不住哩！"

玄洞道："闲话少说。我是来邀你做主人的。这里的郭天生、陈子觉，要请庄半寒逛河，想借用我们的船，便邀我和你做陪客，就在今天下午六点钟。我想我们是船主之谊，犯不着做配享[①]。况且你与半寒是东吴大学的旧同事，我也曾有一面之雅。我想索性我们也加入主人团罢。所谓一

① 配享：旧通指祠庙中的祔寄（即新死者附祭于先祖）。

客不妨多主，你以为怎样？”瘦仙笑道：“这有什么问题，加入就加入。不过我不会追逐名人，要我去上门拜见，可做不到。我就在船里候驾罢。”玄洞点头道：“自然可以。其实你做不到，我也何尝做得到？我们一准六点钟在船见罢。”说罢，作别而去。

瘦仙挨到六点打过，方才到河舫里来。那时主人郭天生、陈子觉、张玄洞已到齐了，茶话一会。还好，那大国学家庄遁庵竟没有爽约，轩然而至。瘦仙看时，面貌比从前丰腴得多了。明太祖般的脸庞，红光满面，是近年“多文为富”的朕兆；腰圆背厚，看去绝不像个埋没故纸堆中的学者。穿件白色官纱长褂，拿根手杖。走进舱来，也不会同人家打招呼。大家齐起来致敬，他连所谓“颔之而已”[1]也没有颔一下。一坐下来，不住的拿手帕揩拭鼻子。原来这位大学者，有个鼻腔流脓的毛病，说起话来，也似乎有些走“鼻音”。却滔滔汩汩，雄辩无穷。也不待人家问难，几乎把《庄氏丛书》里的大议论，一齐倒了出来。一开口就讲国史、舆地。最奇辟的是说：“长白山脉与泰山实出一支，所以满洲人种是由汉族移殖过去的，原是同种。”符瘦仙听了，暗想他这话，与早年所著的《仇书》排满论调，大不相同，适得其反，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了。

谈说之顷，筵席已齐，大家众星捧月般，捧遁庵入坐。遁庵且食且谈，诸子学、佛学、文学无一不说，无说

① 颔之而已：颔，点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逆于门者，颔之而已。”逆，迎接。

不详。众人只好如木雕泥塑般，洗耳恭听，再无别话。那只船从东关头摇到复成桥，靠了片刻，又由复成桥摇回利涉桥，歇在万全酒家后岸。在河舫的航线言之，差不多已如邮船环绕地球一周一般，再无别路可摇了。而庄先生之雄谈如故，两旁边歌房舞榭，丝竹喧阗，他只付之不闻不见。直到酒阑菜饱，话潮还未休歇。那位顾校长派的侍从文官某教员，是专门照料庄先生起居饮食的，在旁边不住的使眼色，要别人不要再向他质问。其实庄先生自上船至此刻，每两段谈话之间，从没有相隔到二十秒钟，那里还有众人质问的时间。席散已九点多钟，那位侍从急急的簇拥着庄先生而去。众人也便各散。

过了几天，庄先生要去游半山寺。便又有凑趣的人，邀齐了校中一班国学名士，置备酒席，轻车安舆的请他去逛。他们也邀了符瘦仙、张玄洞。瘦仙辞了不去，玄洞是去的。那半山寺荒凉已甚，只有几间破屋；墙外一片淤泥，铺着些枯枝残叶。说是当年端午桥[①]做两江总督时候，点缀名胜所疏引的荷池，现在水早干了。此外便是黄茅白苇，绝无幽胜可寻。正在逛着，庄遁庵给一班教授围着质疑问难。张玄洞独自一人坐在一间破屋的回廊底下，看壁上易哭庵题壁的诗。忽然国文教授郭天生走来，在他一旁坐下，悄悄的说道："玄洞，你可知道，庄先生何以欢喜半山寺？"玄洞绝不经意的回答："这那里晓得。"天生道："有个缘

① 端午桥：端方字午桥。

故。庄先生生平与王荆公[1]有几桩相同的美德：第一是肮脏。王荆公的囚首垢面是无人不知的，庄先生的不自修饰也举国皆知。笔记上说，王荆公终身不洗浴，肤垢盈寸，却又清介绝俗。当时他以使相[2]判江宁府事，谢职后，他的夫人取了官中的一具凉床，他觉得这是官物，不能取的。要叫夫人送还，夫人不肯。他又不好意思因这样小事和夫人淘气。思得一计，这天解衣脱屦，径登那具凉床上，偃卧片时，盘礴自得。他夫人见了，急忙将这具床叫人送回江宁府，不敢再要。连他自己的夫人也憎厌到如此，可见其污垢的程度了。听说庄先生在东京时，不亚于荆公。他初和唐女士结婚时，也传有提出条件，限他每天必定洗面刷牙之说。此其相同之处一。第二便是乱吃。王荆公当年连仁宗皇帝钓鱼用的饵，他也食之罄尽。又说荆公吃东西，不问好坏，只拣放在距离稍远地方的。譬如有两碗肴馔，他吃时，放在面前的一碗，绝对不动，只吃放在那边的一碗。人家以为他是不喜欢吃面前的一碗，所以老远的夹取那一碗，便把两碗的地位移转了一下，那知他还是不吃在面前的，去吃移置那边的一碗了。庄先生也颇有此风。你看他吃东西，简直不问精粗美恶。当他讲学论文正高兴时，真会拿角黍在墨池里蘸着当砂糖。此其相同之处二。第三才讲到学问……”郭天生正要再说下去，玄洞截住道：“慢来，慢

① 王荆公：指北宋王安石，封荆国公。

② 使相：封建王朝常以宰辅大臣官衔加予节度使等，作为荣典。王安石罢相后，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故称“使相”，实际上不预政事。

来，你说的也有些不对。庄先生现在也衣冠齐楚了。据说是他夫人感化之功。但是王荆公的肮脏，却为王夫人所不能感化。并且王荆公倒要拿肮脏去感化夫人，叫他送还公物，保全清节。庄先生就没有这种本领。此其一。说到学问，不论他们的风尚不同，就以文字而论，史称王荆公作文下笔如飞，一无涂窜。庄先生则不然，他生平不大肯对客挥毫。并且有个与他同事见过他属草的人说，庄先生的文章古雅佶屈，其实也不算难事。他一篇文要经三四次的修饰。起初做成，也甚寻常。后来一次次的去了寻常字，换入古体字，慢慢的像女人上妆一般扑粉搽胭脂这样弄成功的。那也不算什么稀奇。"

正说到热闹，恰好筵席已齐。仆人来邀请入席，便也丢过一边。席间，庄遁庵还是滔滔不绝的讲说。忽然有一个教授问道："庄先生，请教这半山寺的名称而论，即使不一定在半山里，也必定离山不远，何以这寺又在城里？四面并无一山，是何缘故？可否赐教，解释解释？"众人见那位突如其来的一问，倒颇觉得异想天开，未经人道。不禁大家目注庄遁庵，看他如何回答。遁庵略停了停，即说道："那有缘故的。当初王荆公舍宅为寺，原名报宁。何以称为半山呢？志书上载着，宋时锺山去城十四里。这报宁寺地方离城七里，恰为城至锺山的一半路，所以称为半山。如此，则半山寺应在城外的了。何以此刻又在朝阳门内呢？因为此刻之城，非那时之城。此地在宋为江宁府，在元为集庆路，到明才定都于此。那宋时的江宁府城，当

然比‘明朝定鼎，缮治国都’的南京城，要小得多。所以在宋时，半山寺距城还有七里之遥。而现在的南京城已将半山寺收在城里来了。”众人听了，觉得他随口说来，确有根据。自然都佩服庄先生的淹博无伦。

席散回校，早已是夕阳西下，炊烟四起。庄遁庵在江南大学主讲了一星期，听众之盛，倒还始终不减。讲完，他自回上海去了。正是：

名士岂真同画饼，荒山且喜见携尊。

第十一回　擅辩才盲人骑瞎马　建奇议博士食生蝗

话溯从头，再说郑子楚等想出了这围魏救赵之计，把徐祚巩议长加以弹劾（见第九回）。果然徐议长只好自请退席，静候弹劾结果。临时推举了一位年龄最长的议员代理议长。两派还在相持。可是这议长一席看似容易，实在这把交椅倒也不大好坐的。第一要头脑清楚。对同时数十人的发言，能分析明白，这是赞成的，那是反对的，罗罗在胸。到相当时候，要施行他的判断，所谓“宣告辩论终结”。就是议长说一句：“好了，你们赞成反对的理由，都已发挥尽致了。”底下要以多数的意旨，来为这一案作出决断，那就是“付表决”。到表决赞否人数相同时，这一发千钧之际，就要取决于议长的意旨。这几步紧要手续是完全由议长发号施令的。不是坐在台上“老僧不见不闻”，就可以当得议长的。再次，便是要气度雍容。议士对于议长，并不如下属之于上司。既大家都由号称民选而来，不过议场中不能没有个领袖，又还是由在会同人公举而产生，并非生来有两样资格，一样是议长，一样是议士。所有议士之于议长，不但并不畏威怀德，兼且有时还要故意

"谑浪[1]生风"。这议场中的秩序，已是不大好维持。

就如江南而论，地大物博。民风懦悍，民智愚贤，处处不同，人人各异。那议士是各方拣取的"菁英"，当然强悍的格外来得强悍；顽皮的格外来得顽皮；聪明的便唇枪舌剑，咄咄逼人；愚蠢的也有一桩绝技，给你个死蛇缠腿，剌剌不休，胶粘疙瘩，纽结固结，也会使人退避三舍。当时江南议会里有几个出名的怪物，一个叫做钱锡坤。是个镇江乡下人，当乡董出身。生得浮胖紫肿，脑满肠肥。满嘴的丹阳土话，却最好发言，有案必言，有言必多，并且费解之至。有一回，北京政府派了一个赴欧美日本考察实业专使，名叫苏安理。他不知如何一缠，把这苏安理缠做美国人；又不知如何一缠，把个出国考察的专使，缠做到中国来考察的外宾。他便大提议案，说"江南是中国实业最发达之地，外宾考察，首先要到此邦。我们应如何接待，如何引导"云云。这纸议案一提出，把全场议士笑得肚子生痛。这也罢了，只因苏安理的名字，有些象外国人的译音，这位议士先生虽是于本国朝政情形略略疏于考察，也还说得过去。

又有一次，江南正闹蝗虫、螟虫。本来呢，蝗虫为患，多在江北。现在宁镇以下苏常各属，又闹起螟患来，可算得旗鼓相当，人民倒运，在江南省经费里，原有一笔捕蝗经费，年例三万数千元，其用处是专供一班候补老爷奉委到各省去查虫灾的旅费，以及各县雇工捕虫、收买卵块等

[1] 谑浪：《诗·邶风》："谑浪笑傲"。谑（xuè），开玩笑。言戏谑不敬。

等之用。所以那蝗螟二虫，越捕越凶，越治越有。因为这些老爷们，也和蝗虫同一目的，把捕虫费吃下了肚了。及至江南大学成立，有位农科教授是留美出身，专治昆虫之学。目见江南的虫患蔓延，不可向迩[①]。他忽发大愿，要为南人“灭此朝食”[②]。于是想到他在美时候教学昆虫科的一位老师来，名叫无为博士，专精虫学，名动全球。曾在美国加里福尼亚州大捕蚊虫，把加州蚊子简直捕捉得一个不留。他想，如其那位老师肯来中国捕捉蝗虫、螟虫，那螟蝗二虫一定也会和加州蚊子一般绝种。于是提议通过，把无为博士请到中国，成立一个虫学所。可是江南大学也没有多钱，这虫学所的经费，只无博士薪水供应一项而论，差不多就要两千块钱一月，从何支给。于是再三向省巡按署交涉，就把这捕蝗经费提了过来。一年三万六千元，每月三千元，除掉无博士薪水供应之外，大约还可用几个录事、庶务、工役、门房，绰绰然有余裕了。

可是在省候补老爷，平空少了这一笔“蝗虫唾余”的沾溉，自然叫苦连天，大造谣言，说道：“无为博士，虽说是加州蚊子的克星，究竟也不过是一个四肢五官的人，并非有三头六臂，千手千眼。如今江南北蝗、螟二虫千百亿万，看他两只手如何捕法。如其说无博士有科学方法，只消指点指点，捕的人还得另找罢。虫学所专养无为博士一

---

① 不可向迩：不可接近，谓不堪对付之患。

② 灭此朝食：急于消灭敌人，来不及吃早饭。形容斗志坚决。语出《左传·成公一年》。

人，已将江南捕蝗经费全数开支，那里还剩一钱可供捕蝗之用？是名为请到个捕蝗名家，实在不过替江南添了条大大的蝗虫罢了。”

这一派议论传到钱议士锡坤耳朵里，于是他异想天开，忽然又提了一个议案，大意说是：昔蝗虫为灾，古帝王有祈禳之法，唐太宗吞食生蝗，祝曰：“宁食朕肺肠，毋食田禾。”天神感动，蝗患遂已。今无博士既不能如唐太宗之食生蝗，以诚格天，而坐享厚糈，使蝗患日亟，是宜咨行巡按使，转饬该所长无为博士，凡有蝗患地方，须躬往捕捉，负责肃清。否则应立即遣令归国。无使蝗患之外，又多一患。云云。大家见了这纸提案，本也平淡无奇。有位冒失先生，只看了上半节，见唐太宗食生蝗云云，就笑的跑了出来告诉大家道：“钱疯子又在哪里疯了，他要叫无为博士吃生蝗呢！”

诸如此类，议士的千奇百怪，实觉难以形容。议长之管领群仙，也着实不易。徐祚巩当了七八年的老议长，练就一副从容不迫的态度，任凭你软做硬来，巧讪豪吓，他只是六辔在手，一尘不惊。还有人说，这一只议长高台，别人坐上去，不是太高，便是太矮，不是太肥，便是太瘦，总觉得有些不合适。惟有徐祚巩这一副温温吞吞态度，捻起威廉须[①]，竟坐的四平八稳。这一回被郑子楚一派议士提出弹劾案，他自请交付惩戒，便退下了议长席。

---

① 威廉须：德皇威廉二世，蓄八字胡须。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挑起者。

他本来是最大的酒量。坐一次沪宁车，由南京到上海，在车里吃吃点心，能把白兰地整瓶的喝下去。又嗜纸烟，整天的烟卷不离手。这回忽然的戒绝了，既戒烟，又戒酒，又自请交付惩戒。于是有位滑稽朋友说道："《西游记》里的唐三藏、猪八戒，徐议长一个人做齐了。可以称他为'三戒议长'。"这三戒议长一退了位，第二个代理的坐上去，竟完全不得其法。开了几次会，那秩序更加乱。便是张派也始终未得手。

何以故呢？实在一因为张派抱定收兵不收将主义，所收来的尽是些在下同行跑龙套[1]之流，实在没有人才。第二，张派虽然声势熏天，老实说不过是物质的结合。这物质的力量，固然吸得动人，但有些缺少黏性，不能耐久。况且张叔正那里的物质，也是将涸之泉，银样镴枪头，究竟也支持不了多少时候。所以经时数月，各人的心志，渐渐没了下来，虽未到分道扬镳，却已有些同床各梦了。加之张晓如是公子哥儿脾气，凡事没有耐心的。起初觉得在家里玩的腻了，到南京去弄个议长玩玩，倒也未尝不可。后来等到两个月没有成功，就觉得这事有些讨厌。再过几天，索性依旧玩他的去，此事完全不放在心上了。

然而在这一次会期当中，他却也曾到过一趟南京，现一现色相，与部下们看看。这天来到之后，码头上迎接的是车马纵横。徐调玄也特派了副官长高肃，开着汽车接他

---

① 跑龙套：传统戏曲脚色行当，扮剧中士兵、夫役等随从人员，由于穿特殊形式的龙套衣而得名。

到署。那位张公子穿得浑身五光十色。骤看去，与名角林涴华的丰神一般无二。进城之后，在石城俱乐部里下了车。休息一会，便赴徐调玄的欢迎宴。宴罢归来，又有他的派下议士簇拥到江干酒楼，开尊更酌。这江干酒楼是下关最大的饭店，陈设庖厨都十分精美。

这种欢迎筵席，自然要开筵坐花，张晓如又是欢喜此道的。当天，群花围绕之中，便赏识了一位虞山名花，名叫赵五娘。只侍坐一会儿，便给了两百金的局包。赵五娘见了这粉妆玉琢的哥儿，已经芳心印可，况且又是个挥金如土的财神爷，便放出手段，极意笼络。只一夕之间，在张晓如已经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在赵五娘也已“在地愿为连理枝”了。

张晓如因为只留南京两天便匆匆回通，也没发表什么政见，也没有指示什么方针。稍为疏远的部下，就连佛面也没有见着。只一舸江流，载了个常熟西施而去。次日到下关冶游的，便没有能再见赵五娘的倩影了。有几个爽直性儿的徐海议士，便气的叫道：“干鸟吗？这小子真不成器，咱们为他费了这大的气力，他来了，也不晓得道一声谢。倒会逛姑娘作乐儿。从今后，咱们丢开手吧！这点点俸禄，也发不了大财。”

从此张派形势，便日益散漫下来，到这时，两派也已争持得精疲力尽，意懒心灰。而连开了两次临时会，这议长始终选不出来。所有会务，完全停顿，也闹的太不成话。不得已，始由双方决定改变态度，互相协商。章伯义、

张晓如大家抛弃，另举一位无锡人钱谷人做议长。这钱谷人是石城俱乐部派中人物，不过乖觉些，与章伯义派也能暗送秋波。双方同意，就举出他来。居然宝座高登，作群仙领袖了。

当议潮剧烈之时，南北两派，大家好像关系着生死存亡，血肉相搏，短兵相接。到极热闹处，这通省唯一无二的大老——张叔正先生却在何处呢？况且这事关着他儿子的荣辱得失，何以从不听见他发过一言？哈哈，原来他老先生正忙着哩。忙的简直不可开交，此外什么事多不愿再问。上面书中早已说过，他老先生是既富于情感，又关心艺术之人。二妙阁的一段风流韵事，早已传播遐迩。但他所喜欢的艺术，固不止国剧一端；他赞赏的人才，也不止林方两个。在各种艺术中，他所尤其醉心的是“国画”。他因醉心国画而醉心于擅长国画的艺术人才孙宜女士。醉心到五体投地，胡帝胡天，简直连自己毕生的功名事业，都置之度外。那儿子的荣辱得失，自然更不在他心上了。

那孙女士是生长于江南第一个清秀地方的姑苏，山水灵奇之气不锺于男子，而锺于妇人。出落得锦心绣肠，兰姿蕙质，从小便能画唐六如、改七香① 一派的工笔人物。就傅以后，又专心学习了二十年，更画得出神入化，妙造精微。曾经供奉内廷，当过图画馆的教习。又曾兼参西法，

① 唐六如、改七香：唐六如，即明代画家唐寅，字伯虎，号六如居士。改七香，即改琦，号白香，又号七芗。西域人，清代画家，以工笔人物佛像、仕女著名。

画过一帧英女皇维多利亚像。这年恰逢美国举行“万国出品展览会”，这幅画也陈列与赛，得了无数西方画家的惊奇赞叹，名动环球。

那张叔正退闲无事，正在物色人才。闻得近在咫尺有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家，哪不把他喜的无可不可？顿时要甘言厚币，礼聘来通。但是用什么名义呢？想了一想，好，就开个国画女校吧．请她来当女校的总教习，那是再相宜没有的了。计较已定，立刻下了一道无冕帝王的诏敕，也像戏剧学校一般，迅速筹备起来，不上几天，便已成立。聘请总教习的约书备好，便派了一位能言干练的门客，特去姑苏，登门礼聘。那孙宜女士究竟是个妇人，又自负一手绝技，自然希望四海扬名。以为张叔正是个耆年硕德，得他品题，增高不少的身价。便欣然应允，如约来教。

这事还在张晓如竞争议长之前几年，孙女士年华已过花信①，人也幽娴贞静，仪态大方，是个女艺术家的态度。不过姑苏人语言柔婉，出于天然。那怕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若在隔室听她谈话，也一样的“娇于燕语，嫩若春莺”呢。这张老头儿接见之下，如坐春风，浑忘所以。便另拨贴附他自己所居观鱼别墅旁边的一所洋楼，为孙总教习宿舍。这所洋房，与观鱼别墅只一墙之隔。张叔正还嫌这一墙之隔，便有银汉天河之感。又在墙边僻静处，另辟一扇小门，以便朝夕请教，以现他“尊师重傅、礼贤下士”

① 花信：花信风的简称，犹言花期．旧谓自小寒至谷雨八个节气，共二十四候，每候应一种花信，每一花信有应之而来的风。

之至意。这一扇门的锁钥，是张叔正自己拿着，除他之外，任何人不准在这门里出入。又另派了若干伶俐能办事的女仆，去孙总教习那边伺候。孙总教习的一言一动，都要叫她们留神注意，详细报告。连所有孙总教习的家属亲友来探望的，也要经过这班女卫队的准许，方得接见。接见之顷，总有两三个女仆侍立一旁，瞪起眼望着，名为送茶递烟，实是监视行动。那班亲友们吓得早坐不住走了。便是孙宜女士的丈夫来，也是如此的待遇。简直把一个活泼泼的女艺术家，关入了精致的牢监了。但是张叔正对于孙宜女士的起居饮食，疾病寒暖，却十分关心，十分照料。只要一听见孙女士的肝气发了，或者别的病症，这一扇特制的小门里，便只见张叔正奔出奔进，旋开旋锁的忙得不亦乐乎。

这项消息传到叔正的老兄仲直耳里，却大以为不然。原来叔正有位老兄，本书中因不甚需要，所以一向未曾提起。这叔正的老兄便是仲直。据说早年是挑担卖饧糖的。兄以弟贵，现在是早已齿于耆绅之列。通人称他为二先生，称叔正为三先生。这二先生的权力，不过次三先生一等。并且还有一桩长处：三先生究竟是个读书人，不大问家人生产。二先生却是作买卖出身，算盘来得厉害。三先生位望太尊，不便问鼠雀小事，二先生却细大不遗。但有人送他白花花银子，便抢孀逼醮，夺产如命，什么都要管上一管。所以势力之大，张二不如张三，黄白之多，却张三还不如张二。这张二先生，靠乃弟之福，以达尊自命，颇要想

做一两件方正事情，表示他“年高有德”。可巧乃弟做出这件风流韵事，便义形于色的要去规劝起来。

原来张二先生生平无所不好，却不好色。有人说，财色二端，虽同为先天带来的物欲所谓“生命之火”，没有它燃烧着，简直同失掉了生命一般。但是这两件事，根本上有不能并容之点，好比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有个你，就没有了他。所以慕色的多不重财，爱财的心切，对色也只可付之割爱。自古以来，重色轻财的，第一要算汉家的刘彻，便是史书上尊称为武帝的。他在童龄时候，就当他老子景帝、姑母长公主面前，老老实实的说道：“若得阿娇为妇，当以金屋贮之。”你想，一得了个美妇，就要把黄金作践起来代替那砖瓦木料去造屋，还不是第一个轻财重色的证据吗？还有那道貌俨然的孟二哥[①]，在他那七篇大作中间，明明的说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可并没有说：“货财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见孟老先生也是重色不重财的。至于自来以多财出名的，自然要算晋朝的石崇[②]了。紫丝步障[③]，七尺珊瑚，豪侈不可名状。但他一天与王导、王敦[④]兄弟饮酒，因行酒的美妓，不能强

---

① 孟二哥：指孟子名轲。

② 石崇：西晋南皮人，使客航海致富。性豪侈，置金谷别墅，尝与贵戚王恺斗富。

③ 紫丝步障：步障，用以遮蔽风尘或视线的一种屏幕。晋王恺尝作紫丝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

④ 王导、王敦：王导，东晋大臣，元帝时任丞相。王敦，王导的堂兄，任大将军。二王均拥护司马睿南迁，稳定东晋的统治。

灌王敦的酒，便在筵前立杀数人，吓得个王导丞相，不饮强饮，呕吐狼藉而罢。这种焚琴煮鹤[1]，大煞风景的举动，就因为他做了守财虏，钱神当令，爱神退舍之故。也有一种人徘徊于两者之间的。比如从前有个某富翁，他又想守财，又想蓄姬妾。蓄姬妾怕衣服妆饰，耗费他的钱财。于是异想天开，想到一法，他的姬侍，终身不许穿绸缎，只许穿极破烂的布衣。于是画堂金屋，群雌粥粥[2]，却褴褛得同一群花子婆一般，那富翁还自以为得计。但这样办法，于"色"之一字，却已真意尽失，还只能算他是重财轻色。总括一句，是两者不可得兼。这其间也颇有至理，因为从古迄今，这"孔方之兄"[3]与"灵肉之门"同为花花世界、衰朽社会的一件秘宝。如其教一个人占尽了，也不大合乎"天道恶盈"的原则。

如今张二先生便深明此理，但只要自己做一个金面孔的财神爷，绝不愿他老弟做钻粉墙的张君瑞[4]。于是找一空闲时候，走到观鱼别墅来找叔正。见面之后，倒觉不好单刀直入，略谈了些闲文。叔正忽然笑道："二哥，你近来益发丰腴了。我就比你大不相同，自卸事后，日日说休养，

---

① 焚琴煮鹤：《西清诗话》中把焚琴煮鹤列为煞风景之一。比喻糟蹋美好的东西。

② 粥粥：鸟相呼声。《韩愈·琴操·雉朝飞》："随风随啄，群雌粥粥。"

③ 孔方之兄：钱的别称。旧时铜钱中有方孔，因称孔方兄。含有贬意。鲁褒《钱神论》："亲如兄弟，字曰孔方，失之贫穷，得之则富强。"

④ 钻粉墙的张君瑞：《西厢记》传奇里的书生张珙与相国女儿崔莺莺的故事。

却老态日增，须发全白了。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仲直一想，你说此话，是我的机会来了。便笑道：“老三，我正有话要对你说。你我全都老了，你是尤其事情多，心血亏损得很。晓如这孩子又年幼，替不得你什么。我呢，文墨上头是弄不来，政局大事也不懂得什么，只好替你管管账，理理杂务。这一家就全靠你一个人，你倒要自己加意保养保养才好。我闻知你为一个女教师，镇日价忙，这算什么？她是学校里聘来的，送她到学校里去好了。无论怎样，总用不着劳动你。说句笑话，你为她生病，是量水秤药的忙着照料。如其我老哥哥病了呢，你又该怎样？叫外人听了，也不大好。”

这篇话说的叔正无言可对，怔了半晌，忽的老羞成怒起来，沉着脸道：“这是那里听来的话？况且这种事也用不着你管。你给我安静些，好多着呢！”说完了话，拂袖而起，自管踱到里边去了。

这张仲直向来待他老弟对他克尽恭敬的，所以毫无顾忌的说了这一大篇正言危论。不想这次他老兄弟竟反起脸来，这一气也非同小可，立刻跑了出来。回到家里，召集所有各实业行、厂亲信执事，叫他们清点历年账目。嚷着说要分家，自己搬到海门老家去住，再不与这“贪酒色，不理朝纲”的昏君劣弟在一块儿混了。当下一众执事，大家愕然相对，不明所以。内中有几个资格老些，够得着说话的，便想婉言相劝。先请问二先生为什么事与三先生如此生气？仲直撅着胡子，拍着手道：“有什么事？让他一

个人去乐罢了。横竖他为了一个女教师，连自己身分、名誉也不顾了。人家好好的良家妇女，靠着一手技艺，出来图个名，也没听见有甚不规矩。她家虽不算是大家，也还是世代书香。惟有他老昏了头，拿人家当什么人看待！你到底没有做皇帝，也没有深宫内院，长门永巷，好把人家有夫之妇禁闭起来的。还天天忙着闹这种把戏，也不怕儿子媳妇们看见了笑话。我实在看不上眼，还是离了这里清净些。”停了停，又说道：“我也不瞒你们说，少年时候，他因为海门人不准他考秀才，负气来到南通。我依了，和他一起到南通住。那时候是什么光景，老实说，糊口还着实费事。我这买卖能赚多少钱？一起把与他浇裹[1]进学[2]、补廪、捐监下北场，那一回不是我借债当当，替他料理，发赏钱，请喜酒，总算把穷场面糊过。好容易挣得一名状元，就此发迹起来。难道你这状元，还不应该算我做哥哥的有一半份儿吗？”说着，又使劲一拍桌子道：“算了，我如今也够过这有限的日子了，咱们就分家，就分家！”

众人见张二先生越说越气，直气得面孔铁青，胡须倒竖。大家再也不敢多作一声，只面面相觑，如石膏模型一般，动弹不得。张二先生发挥尽致，便连连催促众司事速去算账。众司事无可奈何，只得退了下来，回到张家的大本营——生记纱厂账房里。大家坐下，再开了一个全体会

---

① 浇裹：浇指饮食，裹指衣服。犹言日常开支。《官场现形记》第廿四回：“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以资浇裹。”

② 进学：科举时代童生应岁试、科试而取中入县学，称为“进学”。

议。内中那白胡子戴老光眼镜的生记老账房，便当众开言道："方才老东的话，诸位都已听见了。这怎样办，我们该大家斟酌斟酌。"话声未已，一个黑瘦小胡子，便是张宅的内账房，摇着手道："这是一万年办不到的事。不要说老东二先生与三先生从没有分过家，根本上也万万不能分家。就是南通县与这里张府上，又何曾分家？即如在我手里办着的，南通县不是每月向张宅支银二百元吗？这笔钱是怎么个算法，就是因为二先生三先生主张南通县所有杂项收益，一概不准他拿，全归我们收下，办地方公益；南通县开支不够，仍由我们津贴他每月二百块钱。这样办法，已经十多年了。这南通县与张府的账，早已合而为一，划算不清。还经得起二先生要与三先生算账？"大家听的大笑起来。那先前发话问张二先生的执事，究竟有些见识，便开口止住众人道："且不要乱，我想这事不是这样做的。二先生和三先生不过偶然犯颜①，究竟是老兄弟，有什么结解不开。但是二先生现在在气头上，须要想一个劝解的法儿才是。"于是大家斟酌一会，想出南通的几个素与二张接近的耆老，恳他们去劝张老二；再去劝晓如公子出来，与他伯父赔一个礼，总算替他父亲认过。计议已定，分头行事。

却说张叔正虽激于一时之怒，事后回想，觉得也过于鲁莽，并且这事原是自己不是。天良一现，便有些后悔起来。后来听见他老兄怒气大发，他倒转和平起来，暗中命

① 犯颜：敢于冒犯君上或尊长的威严。《旧唐书》谓：魏征每犯颜进谏，虽君王赫怒，神色不移。

人叫儿子晓如去与伯父磕头赔罪。晓如迫于父命，而且明知南通事业，现在全靠他伯父的财力支撑，这“分家”的一下杀手锏，他父亲万难抵抗。便只得赔着小心，亲自走到张仲直家里。恰好众执事所请的绅耆也到。众绅耆横劝竖劝，把张二先生的气劝得渐渐平下来。晓如便走上去，对他伯父行了一礼。还婉转申说道：“父亲叫侄儿来向伯父赔罪。前天是父亲一时出言不检，请伯父看在手足分上，不要记怀。”仲直倒向来很喜欢晓如，这时忿气已平，又见他侄儿恭顺之态，众绅耆又齐声恳劝，面子业已十足，便立刻随风转舵。把晓如搀了起来，微微笑对众绅耆道：“我本不计较他，不过老三近来脾气太躁烈了，不由人忍受不住。倒惊动了诸位。”又对晓如道：“我不生气，你回去对你父亲说，也不必还记在心上。我们从此不提这事罢了。”于是这一场内讧风潮，就此了结。正是：

外侮终须兄弟御，长门今见帝王尊。

第十二回　袁青崖伤心对遗挂[1]　陈道齐投老宿空桑[2]

却说江南巡按袁国忠青崖东山再起（见第十回），这时在任已经一年多了。他年已六旬有余，须眉皓白，却精神强固，躬亲百事，细大不捐。但莅治以来，也没多大成绩。其故由于一方见制于徐调玄，一方被掣于省宪会。好比两个膀子，全都被人拘执住一般，如何还使得出力气。况且青崖历任州县积资开府的，做下僚久了，稍习于唯诺之风，所以稳妥有余，刚健则不足，对徐调玄不免迁就过甚。但是徐调玄对他还很嫉忌，常常和他的亲信说："袁青老好比一条牛，负重力作，什么都来。但是究竟老了，在年轻的牧童手里鞭叱着，不太无聊吗？"青崖在任，最可以称得一件大政绩的，便是召集"教育实业联合会"。把教实两项的专门人才择尤邀请，连同教实两方行政人员，在巡按使署的瞻园里面，大开会议。

这巡署原是中山王府旧址，瞻园为王府之西花园，花

---

① 遗挂：死者遗留的衣服玩好。潘岳《悼亡》诗："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② 空桑：佛家谓佛曾宿于空心的桑树之下。后引喻为遁迹佛门。

木葱茏，池台窈窕，颇极一时之胜。在园里聚着一时名人：教育方面，如王培芝、韩若海、孙孙卿、顾执武；实业方面，如张叔正的资深望重，不便邀请，请了常州的纱业大王富伯恭、工业家阮崇节；还有江南大学里的教授、专家数人。济济跄跄，地灵人杰，总算是江南数年来所未有。一连开了三五天大会，最重要的一件议案，便是"划丁漕为地方税，作为教育经费，教育基金独立。"主张的是王培芝、韩若海。到会的各大名家，也几乎没一个不赞成。袁青崖主席，自然没有话说。全体通过之后，还不大放心，便立刻把财政厅长请了来，告知此事，以便即见实行。那时的财政厅长，是位苏州人，姓庄名繁，字孟志。家世办银钱业，自己又是个能员，手段着实来得。尤其善于摄生，五十多年纪，望去如二三十岁翩翩少年一般。说话做事，却颇通明透亮。当下先由韩若海开口，叙说成立这个重要议案的意义。大意是：丁漕出自人民汗血，在专制帝政时代，固然视为天家正供。既入民国，应留以办地方事业，方符权利义务相当之旨。江苏教育事业，最为急需，经费年须三百余万，丁漕正附各税所入，相抵有余。惟若不独立管理，则往往挪作别用，甚至挪用于军费，使师儒忍饥，学子星散，而地方复被其糜烂之祸。即为教育事业之发展计，亦非经费独立不可。征之欧美先进，多有其例。苏省应先仿行，为全国倡。这一篇文章，放在韩若海口里，用普通话叙说出来，也费了半点多钟。他老先生中气不足，发音常常带些低沉，如今连日说话多了，更觉喉哑声促。

述说已毕，众人默然相向，静待庄孟志说话。

庄孟志略笑了笑说道："诸位的高见，并且已经大会通过，巡按赞可，兄弟自然惟有执行。不过有两点意见，先要声明。第一，教育经费一年的预算是固定的，赋税的收入却年成不同。多的八九成，低时五六成，逢到荒歉，三四成时候也有。如其收入不足预算之数，在经费未独立时，倒可以酌盈剂虚，互相补凑。若已经独立，既不能挪此款以用于他，也当然就不能挪他款以用于此。到那不敷之时如何抵补？还有一层，教育经费是年年增加，岁岁扩大的。这赋税所入，却不能年年增赋，岁岁加粮。这扩充之费又将何出？"众人一听此言，颇觉深切事理，无可非难。把一干专家，闹得怔在一边，作声不得。但是后来毕竟成立了个教育经费管理处，把屠宰牙契各税，划作教育经费，完全独立。总算是这一次大会的小小结果。

再说袁青崖有一桩独异于达官贵人之处，便是老夫妇白首齐眉，而且旁无姬侍，平生有不二色之操。说起他们贤伉俪结缡之始，却于买卖式婚姻制度之下，能别成一段乡邦佳话。原来青崖少年订婚黄氏，这时家贫壁立，以教读糊口。及至成婚之年，行礼迎亲之际，这黄家的未婚夫人，忽然嫌贫悔约起来，抵死的不肯上轿。父母虽明知为袁家贫苦之故，但迫于成约，无可如何，只得来催逼他女儿。他女儿一口咬定，如要他嫁袁某，宁愿剪下头发当尼姑去。再三迁延，新郎已等得不耐烦，屡次告行，并且吉时将过，外面鼓乐喧阗，亲朋满座，只等成礼。内里边新娘泪人儿

般，不梳不洗，只要觅死。真闹成大僵特僵的僵局了。新娘有位妹子，便是黄翁的二小姐，见乃姐所为，大不谓然。便去劝他姐姐说："姐姐如其不满意这婚姻事，应当早些向父母商议。如今生米将成熟饭，忽然悔约，岂不是故意难为二老？叫他们怎样去对乾宅说呢？并且贫富无常，如其不过为这个问题，似乎也非正当理由。"姐姐听了，还是丝毫不动。他父母一闻次女的话，觉得既体贴父母，又深达世故，便转了一个念头，竟与次女商量代姐出嫁。次女儿见乃姐无可挽回，便慨然允了。父母大喜，赶紧把替长女预备的嫁衣裳将次女装饰起来。就此凤冠霞帔，送了出去，与袁青崖成就百年嘉礼。在黄翁夫妇是急无暇择，只得将错就错。在黄小姐呢，大半意思是解父母之围，兼且为反对嫌贫重富的行为的心理所激，毅然请行。事后袁青崖也已知悉，深敬其夫人能明大义，夫妇间更加和好。到后来青崖中了举人，应官辽左，由知县递升至奉天民政司，入民国后，两任江苏巡按，一任安徽巡按，始终不纳一妾。黄夫人也操持内政，温和恭敬，极有贤声。

在青崖再任江南巡按时，黄夫人也已六十多岁了，到次年竟因病殁于巡署。袁青崖对于这位夫人，是于夫妇之情以外，兼有知己之感，自然的倍加伤悼。俸钱十万，营奠营斋，不必赘说。四方名人挽诔之词，如天游闲人康有守、饮水轩主梁超如、老诗人范雪斋，皆有煌煌大文，表彰懿行。雪斋诗里隐含着说"妒"是妇人的美德云云。他以为青崖一生不纳妾，必然是黄夫人的妒德可风。原来雪斋

老人自己的夫人，就是善于吃醋的。当年雪斋做陕西藩司①的时候，他夫人和他的情人——就是他夫人的侄女儿琪秀女士，扭打到大堂上面，双方秽骂，不可开交。还是总督升允，出来调解，叫他把夫人、情人，一齐送回原籍完事。他老先生自己有个河东狮，却就看得妒为妇人不可少的一件美事，奇乎不奇。并且以己度人，强把袁青崖的黄夫人引为同类。殊不知，青崖不纳妾是感恩知己，并非慑于阃威。但看当日发丧时，青崖自己的一副挽联是："霜雪上头多，投老归谋成自调；衙斋铃尾②罢，退闲温话更何人。"虽寥寥数言，而伉俪之间情深一往，确不是有丝毫勉强的。

青崖在悼亡期间，意兴益觉索然，颇有投劾引去之想。一天，忽然接到一封信，是由常州天宁寺寄来的。外面正标着云缄两字，不觉大为诧异。拆开看时，上面写着：

青公座右：

闻新有贤助之丧，老赋悼亡，必大不堪，甚念甚念。万事随缘应付，勿须沾着。反观内照，勘破空花③；石火电光，随在幻灭。即勋名事业，亦宁堪稍把玩乎？在远怀思，奉慰一二，不具。

云门和南

看罢知道陈道齐都督的来笺，原来他竟在天宁寺出了家

① 藩司：旧时每省设藩司，专管田赋及人事，受督抚领导，亦称布政使。

② 铃尾：意谓签押公文，这里谓理毕一天工作。

③ 空花：虚幻之花，比喻妄念。

了。沧桑顷刻，不觉为之叹息不置。

这陈道齐又是何等人物？在本书里须索替他表白一番。当民国初元，江南省反正后，第一任都督，便是这位原任巡按的陈道齐，号云门，四川成都人。原是大挑知县[①]，分发吉林，不上四五年，就做到黑龙江巡抚。当辛亥光复这年，他正调任江南巡抚。党人起事之初，总督[②]张人龙，提督[③]张忠，还想负隅顽抗，却不料苏州突然宣布独立，树了白旗，二张为之夺气。后来虽还在天保城等处，肉搏数天，究竟形势已孤，败挫逃亡，江南遂定。论起这事，陈道齐首先反正，不为无功。不过陈道齐有一个最倾信的属僚，所有大计大议，皆听他的策画，即陈道齐之毅然反正，也是此人的献议。

此人姓殷，名道浩，是个候补道员[④]当着抚台衙门总文案，还有许多阔差使。在陈道齐面前，真是说一不二，宠冠群僚。在辛亥七月里，正值苏州藩司缺出，陈道齐就上疏，特保他署理藩司，这原是破格之举。那知疏奏到了内阁，奉旨交部议奏。部里一议，说是："查殷道浩系候

---

① 大挑知县：清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送其中一等的以知县任用。六年一次，名为"大挑"。

② 总督：清代地方最高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

③ 提督：官名。清代设提督军务总兵官，简称提督，为省的高级武官。受督抚节制。

④ 候补道员：待补道员实缺的官。清代专设"分守""分巡道"（多兼兵备卫）管辖府州，成为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军阀时期又分一省为数道，设置道尹。以上皆称道员。

补道员，到省未久，并未补过实缺，今骤请擢署藩司，于例不合。”复奏上去，奉旨依议。于是殷道浩好好一个将要到手的藩台，就给那般深根固蒂的部里书办，三言两语，把他打掉了。还连累保举的恩主陈抚台，受了申斥。

他于是奋然兴起，觉得清廷的腐败，不能不实行革命。毕竟殷道浩起意是否如此，也不过旁人揣测之词。却是江南省响应革命军的迅速，自不能不归功于陈殷二位。所以事定之后，公推陈道齐为江苏都督，殷道浩不久也做了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南省党人中的名士程仪斋等左右其间，政事略有端绪。不料民国二年袁家庆戕杀宋纯庵一案，野心暴露，南方复起革命。江省当然附义，陈道齐自以为老惫，将军权交给留守黄公。不料事败之后，袁家庆认陈殷二人与党人素通声气，立意要为难他们。于是授意一班爪牙，罗织陈殷罪状，将兴大狱。那陈道齐这时已得目疾，世缘渐尽，万虑俱灰。又遭着这种横逆之来，便索性遁入空门，摆脱一切。起初还不过茹素念佛，作居士行径。后来薰修既久，意志愈坚，竟自披缁受戒，做了真正和尚了。他出家地方，是常州天宁寺。天宁寺的方丈冶开禅师，是乘戒俱足①的高僧。他参侍法座，日受开示，能勇猛精进。

至于袁青崖，在民国元年民国二年间，服官江南，曾任过陈道齐的参谋长，原是旧属，所以还偶然通问。当时

---

① 乘戒俱足：佛教称解释教义深浅的等级为乘，如小乘、大乘、上乘等。戒，戒律，禁止的意思，有五戒、十戒等种类。

青崖接书之后，感喟不已。恰好机要处又送进一封电报来，是他的驻京办事人员打来的。说“程仪斋不日由津浦回南，请饬派人员到站照料一下。”他想，倒也奇巧，这些十余年前的旧同事，信呀，人呀，一齐都来了。便派了一员庶务员，过江去迎候程仪斋。这庶务员姓李，是从前陈都督时候当承启员出身。凡是和陈殷有关系的人物，他没有一个不熟，单单记不起程仪斋的面貌，却为何故呢？原来程仪斋是个民党党员，虽在南省起义时，颇有功绩，却不愿作官，一力推陈道奇、殷道浩二人，分任军政。他自己在都督府挂个顾问名义。但是轻易不到南京，住在上海，看花饮酒。偶然有个大计议，参与参与罢了。所以一班承启传达的爷们，和他有些“面生可疑”。当下那李庶务思索片刻，忽然欢喜道：“有了。巡按使叫我接这位程仪斋先生，我记不清他的面貌，又不能去问巡按使要张照片看看，这如何办法呢？我如今多带几个卫兵到车站上，候车子一到立刻上去。他们这些大人先生总坐头等车，至不济便是二等，三等里总不会有的。只要每一节头二等车的出入口，派上两个卫兵去站着，高声嚷道：‘我们是巡按使署派来接程仪斋大人的！’嚷到程仪斋三字，格外要提高喉咙，尽力狂喊。他在里面听见，一定会自己出来承认。这不就行了吗？”思索已定，当下便照计而行。果然此法灵验异常，还没有嚷到第三声，早见二等车座位里探起一个头来，黑苍苍的高颧脸儿，留着很短的胡子，右手拿根三寸来长象牙的烟嘴儿，装着半段纸烟，面容似笑不笑的

向外瞅着。李庶务员瞧料着一定是对了，便趋将前去，满面含笑，深深鞠躬叫了声："仪斋先生"，那人点点头，一面站起身来，拎着座旁一个小皮包，意思便要下车。李庶务员慌忙在怀中掏出袁青崖的名刺，双手呈上道："巡按使叫庶务代向仪斋先生请安。本来要亲自来的，因徐将军约着商量紧要的话，只得对不起先生。停会还屈先生到署里谈谈。"仪斋便连忙招呼，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李庶务一面指挥卫兵搬运箱箧，一面还问："有几个当差的？行李车里还有东西没有？"程仪斋微笑道："我出门从来不带跟人，行李也不过这两件，就此走罢。"李庶务诺诺连声，走下车来，几个卫兵簇拥着上了江渡。不一会已到下关。旅馆房间是早已定下的了，休息片刻，进些饮食。巡署里又放了一辆汽车来，请仪斋进城。坐上车，须臾间已至巡署。袁青崖一见面，拈着白胡子，笑道："巧极了，陈帅方才有书来，先生也到了，可谓缘法。"又问："在此还见见徐将军不？"仪斋笑道："不，明天就要回去。"青崖道："将军倒很仰慕先生。方才还在那边谈起，说关于这次北京大选事，很想和先生讨论讨论呢。"仪斋道："这事已经实行了，还讨论什么？"青崖道："便是这回选举赵大总统合法不合法的一个问题。"仪斋冷笑一声，半晌不语。忽然道："十多年前在这里秦淮河酒馆里，吃的炒菊花叶，很觉清腴。这回倒想再尝一下。"青崖大笑起来，也就不往下再提。谈了一会，青崖要留饭。仪斋再三辞谢，别了出来，真个独自到秦淮河尝炒菊苗去了。写到这里，

阅者们必定要问袁青崖口里所说的选举赵大总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著者且趁程仪斋在秦淮河吃炒菊花叶之暇，另行补叙一番。原来这时北方的时局，也闹得稀糟透烂。中间经过了一次直皖战争，一次奉直战争。余大总统澹如，早给手下的兵头子撵跑了。又向天津去找那位副总统出名的好好先生宗和尚，把他抬上北京，高居正位。这位宗和尚天生的乐天知命，最喜欢骑骑马，捧捧女伶，要叫他身秉国钧[1]，也不过如“聋子耳朵摆个样儿”罢了。果然不多时候，直鲁豫的兵头大哥们，又鼓噪起来。这时握两次战胜的威权，坐北洋军阀第一把交椅的，便是直鲁豫经略使[2]赵玉昆。这赵玉昆是个推小车、贩大布的出身，为人颟颟顸顸，好个福相。说起他第一拿手本领，要算是精于饮食，兼且能自己烹调，这煎荷包蛋一味，做的四海闻名，可以入得民国国史的，后文自有交代。且说赵玉昆位极人臣，倒也没什么不足。禁不住他手下一班攀龙附凤之徒，得陇望蜀，只想爬高。那时他手下第一员大将，便是身当着经略副使的吴士奇。这吴士奇山东人，还听说是个秀才，能做几句“鼓词化”的诗句。他用兵自命为“武圣”[3]复生，拚生舍命的把无数老乡的血肉，换出赵家半个天下。那赵玉昆肠肥脑满，安安稳稳的当他的大经略，也就完了，偏偏他

---

① 国钧：国家的重任。

② 经略使：明清时官名，职位高于总督。民初称巡阅使，曹锟曾任直豫鲁三省巡阅使。

③ 武圣：指三国时蜀汉大将关羽。历代封建王朝把他神化，尊为“武圣”。

命中应有牢狱之灾，忽然的做起总统梦来。于是大辇金钱，重开国会。只消化上百十来万元，便收买到了“任重致远”的一大批堂堂国会代议士。何以谓“任重致远”呢？这是替赵玉昆家收买货色的掮客，品评货物的高下而定的四个等级。各依其人声势手腕的高下，归等列级。便如科举时代的一甲二甲三甲①，古时的九等官人②，孔门的四科教士③一般，就按四等的次序，分别给以卖身的货价。真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班议士大人们，得了这个“生荣死哀”的头衔，真可以传之子孙，留芳百世。果然金钱万能，大选揭晓，赵大经略便登时成了民国元首。徐调玄素来算是赵吴一系，当然竭力赞成。不过怕江南人爱说闲话，每美其名曰“主持清议”。他们这些将军，见了这四个字，倒也有些头痛。所以徐督那天听见程仪斋来了，要请去谈谈，也无非是想用收买“任重致远”的老法子，拿一笔“银世凯”④塞他嘴巴之意。当下仪斋吃完菊花叶，见天已不早，便径自出城，回旅馆休息。只因长道奔波，辛苦已极，一觉直睡到次日中午方醒。起来一看时计，十二点半的沪宁车是已来不及了，只好等夜车动身。正在盥洗时，巡署里已连接来了两次电话，说徐将军请吃

---

① 一甲二甲三甲：科举时代进士分三甲：一甲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二甲第一名传胪，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② 九等官人：魏晋南北朝时，每个州郡内的士人按其才能分为九品。

③ 四科教士：孔门学生分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因才施教。后也作为儒家评论人物的分类。

④ 银世凯：因当时通用的银币上铸有袁世凯头像，故称，寓贬意。

饭，就放汽车来接。仪斋一想不妙，赶忙洗过了脸，穿好衣服，拿张信笺写了几句给袁青崖，说有多年友人预约叙谈，不能再赴他约，请转致原谅云云。写好信交代茶房：巡署里的人来了，就交他带去。便立刻出了旅馆，坐上一辆马车，心里自觉好笑，回想十多年前，被江督段扈桥名捕[①]的时候，曾经亡命一次，如今又要作逋逃客[②]了，可是到那里去玩好呢？那马夫套好了车，回头问道："先生到那里，进城吗？"仪斋点点头。马夫加上一鞭，那马放开四蹄，直向仪凤门奔去。不消一刻，已过鼓楼，正走到江南大学后面。这时初夏时分，北极阁一带万树参天，罨得日光黯淡，从一片浓绿中，露出淡红的粉墙，便是鸡鸣寺。记得人说，鸡鸣寺的素食极佳，不如就在这里消磨半日吧。便叫马车直放到山脚下。仪斋走上山来，那曲曲折折的数百盘石级，走时很觉费力。走到山门口石阑边，四下一望，只见万瓦鳞鳞，长江一线，玄武湖水盛涨，浸映着数片芦洲。隐隐见一所红砖砌的洋式房子，约料是当年段扈桥所建的陶然亭，现在不知改作什么了。真是物换星移，意多世短。看了一回，走入寺来，在观音楼房靠窗一个茶座坐下。歇息片刻，吃了一杯茶，觉得肚里有些饿，便叫小和尚做了些素菜面来吃了。长日如年，困倦上来，便歪在藤椅里，合了眼，略一朦胧。正在迷迷胡胡的时

---

① 名捕：指名缉捕的意思。

② 逋逃客：这里指避世之人。耿炜《赠韦山人》诗："失意成逋客，终年独掩扉。"

候，恰似身在津浦道上的火车里边，被一声尖锐的气笛刺入耳鼓。立时睁眼看时，原来那边茶桌上，又来了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一个一手按着一本书，一手用指拍着桌子；一个执着管笛子，正吹唱的好哩。唱的是昆曲。仪斋略有些懂得，好像是出惨睹。却唱的一支将终，只听出末了一句是：

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仪斋立起身来，付过钱，走出寺去。还听得吹笛的学生，笑着说道："你唱的有些不合拍，明天再找符瘦仙先生教一遍才好。"正是：

忧天今日欲压我，行路一生常避人。

第十三回　黄牛儿白宫薰翠被　青羊港碧血作红潮

上回所说赵大总统玉昆，凭着这些“任重致远”的扛夫肯卖力气，把他一扛，扛上了大雄宝殿，做了选佛之尊①。无奈他浑浑噩噩，全凭他“长子”吴士奇干去。这吴士奇何以称为赵大总统的“长子”呢？因为他忠于赵氏，没齿不二②。有一天酒后高谈，说道：“如今北洋派中赵大总统，譬如一家的家长一般，是阖家要听他号令的。我呢，便是家长底下第一个继承人，就是长子。”人家觉得他这话说的明白漂亮，多赞他忠心耿耿，怪不得他自比武圣。想当初关二爷和刘皇叔的关系，还不过亲如手足而已，哪里象吴二爷和赵大总统这般父作子述，亲热的难以形容呢？自从赵玉昆正位白宫，吴士奇便升补了大经略。但是他手握兵权，兼圻数省，只能够问外事，那白宫以内的事，却另有一个幸臣执掌。此人姓李名中黄，小名叫牛儿，从小是个斗鸡走狗的恶少。不知如何，献身在赵玉昆左右，竟大得宠幸。有人说他是赵玉昆当年当第三镇标统时候的一名

---

① 选佛之尊：指如来佛，借喻为总统、皇帝等位置。

② 没齿不二：犹言没世无二心。

卫兵；有说是个理发匠。总之，这种卑琐龌龊的履历，也没人愿意去考究他，大概不离乎此就是了。他得宠于老赵以后，历任军需处长等职，专管银钱。大约是老赵要效法汉文帝以铜山赐邓通①之意，让他做个“永不饿死”的大富翁。可是这李牛儿克扣军粮，无恶不作，竟使一班直隶派下的兵头子，没一个不恨得牙痒痒的，大家想法要收拾他。就是吴士奇也很厌恶他，不过碍于他家长尚在，“长子”还没有继承家政，不便就发作罢了。一般和李牛儿同姓的人，鄙贱牛儿的为人，以为这种行径，大大辱没他们远代骑青牛的老祖②，势非将他永远开革出族不可。于是就他的大名别号，牵合拢来，题他一个绰号叫“黄牛儿”。除去李字，以示和他“不共戴姓”之意。标明黄牛，以示他与骑着青牛一族毫无干涉。也可算得一字贬褒，严于斧钺了。这是出于全中国姓李的同胞的公意，著书的惟有服从多数意旨，以下书中就称他做“黄牛儿”，革去李字，给他一个斩首之刑，以快人心。闲话休提。却说这黄牛儿随老赵进了白宫，掌管宫中一应庶务，是个领侍卫内大臣的地位，好不权势薰天。他倒也忠心事主，日夜服役，不归私第。每当老赵困于群雌，郁闷无聊的时候，还得他去殷勤

---

① 邓通：四川南安（今乐山县）人，汉文帝时官上大夫，极得宠幸文帝曾把蜀郡严道铜山赏给他，许其铸钱，邓氏钱遍天下。景帝即位后免官，不久家财也尽被没收，寄食人家，饥饿而死。

② 骑青牛的老祖：指春秋时思想家、道家、《老子》道德经的作者，姓李名耳，相传曾骑青牛出关。

解释一回，方得转忧为喜。老赵身边，竟一时半刻少不得他。最奇的，有一天，老赵最宠的宠姬柳三姨太，竟和牛儿在老赵面前争执起来，柳姨太骂牛儿蛊惑总统，不要脸的丑类，还要掴他的耳光子。牛儿抱头鼠窜，不敢置辩。白宫内外，传为笑话。于是有人议论说："黄牛儿也算是个大员了，柳姨太究竟是个深宫内院的女子，不管政事，怎么会和黄牛儿结此大仇，实在是不可解！"著书的也无可解说，只好付之不论不议而已。这种种新闻，传到雄据洛阳的吴士奇大经略耳朵里，实觉有些忍耐不住。便打了个电报给老赵，说有重事入觐面对。意思要到北京来和牛儿算账。牛儿慌了，正在设法托人在吴士奇面前疏解。恰好霹雳一声，战端又启，久镇西北的章大经略，不满于老赵的贿买元首，引兵杀入潼关，吴士奇忙着调兵遣将，竭力抵敌，就把黄牛儿的事，暂时搁在一边。正在这当儿，江南的徐调玄和浙江的罗家滋忽然也火辣辣的杀在一处，难解难分。本书第五回中，曾经说过，罗家滋、胡茂霖雄据沪杭路上，徐调玄早已视着眼中之钉，不拔不快。论起区域来呢，淞沪一隅，本属江南范围，正所谓卧榻之旁，徐调玄那里肯供他人鼾睡。但是追源祸始，还要归罪到家庆这老怪物儿。何以呢？当时袁家庆排除国民党人，以淞沪地方为失败党人所聚，发纵指使进行他们的秘密工作，足以影响全国。所以特地派了一姓程的健将，率领北洋强兵，坐镇江头，严行监视，就特设了这个淞沪都护使的名目，给那姓程的。以后羊好善、罗家滋皆是步他的后

尘，沪杭密迩，自然而然的联为一气。现在到了罗胡手里，当然也看作祖宗遗产一般，不肯放弃的了。不过罗家滋是前辈，小徐一时还不好怎样。恰好贿选事起①，罗家滋响应西北的章经略，发出通电，明示反对。小徐是和赵吴沆瀣一气②的，如何还忍得住。这火头儿越逼越近了。偏偏淞沪方面，又出了警察厅长齐家栋被人暗杀案。据说这齐家栋也是倾向赵吴的人，和罗家滋、胡茂霖主张很是不同。又有人说，齐家栋实在和罗胡同志，为徐调玄所嫉视的。总之，沪淞武装警察也有两三千人，大半是北洋调来的，颇有训练，倒也不下于正式军队。齐家栋又身处警卫淞沪的要职，罗徐两方，对于他都很注意，那是真的。那天齐家栋正从洗澡塘子里出来，跨上汽车，就给人暗杀了。当中虽捕到一名凶手，正在讯问之中。徐调玄却要把这罪名坐在对头人的身上，说道："齐家栋，早不死，迟不死，恰好在这个时候被人狙击，明是有人指使。"便立刻打电报给胡茂霖，叫把那已获凶手解赴南京，以便彻究。胡茂霖得到电报，只给他一个"置之不理"。凶手既没照解，电报也不答复。徐调玄气极，要想动手，又逼于这时候江浙两省运动和平的呼声极为高亢，还怕自己力量也没把

① 贿选事起：指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议员590人，被选为大总统的事。

② 沆瀣一气：沆瀣（hàng xiè）。钱易《南部新书戊集》："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谈者称座主门生沆瀣一气。"后因称气味相投者为"沆瀣一气"，今多用于贬义。

握。便再试一试，放了一个人做淞沪警察厅长，去继齐家栋之任。那个新被任为上海警察厅长的人，姓孙名作纪，是个无锡人，听说是一部著名弹词书中主角。之后，受命之下兴冲冲的准备履新。那知到沪以后，头一个去见胡茂霖，就被挡了驾。再到警察厅里去找代理的厅长，也一样的不见面，撞来撞去，人家对他好像他害着什么虎列拉、肺痨的传染病一般，一个个和他隔离起来。他不得已，就只好打道回省，对徐调玄一本直奏。从此这江浙战争的火线，就轰然爆发了。这位孙作纪先生，虽然煌煌厅长，将到口的一块肥肉，依然成了画饼充饥。但是一经任命，便引起了两省战争。将来中华民国修起国史来，编到江浙大事的时候，一定可以列入他的大名，也不可谓非“遭际风云，恭逢其盛”了。当下两边先是摩拳擦掌，严密布防，慢慢的两阵对圆，前哨接触。这其间，只苦了在野的几位大老，奔走游说，舌敝唇焦，要订立什么“和平公约”,保江浙一时之安。那里知道这班军阀，逢到火并的时候，有两句绝妙的口头禅，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实各自的心中，都想犯一犯人，但是总要把责任卸到对方身上去。等到战端已开，他还要说“现在是人来犯我，所以我也不能不犯人了”。至于真正的那一个先犯，是永远不会调查得清楚的。即使果然调查得清楚，也可以给他一个硬赖不认。虽然这种掩耳盗铃的勾当，绝对骗不了那战事区域以内的乡下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眼见你们动刀动枪，这个下一手，那个还一脚，很是清楚的。可是不妨拿来骗骗

那深居简出，足迹未到过战地的乡绅大老。所以“和平公约”尽管订立了，江浙的不和平，还是难免。听说那次议长争潮中的目标章伯义先生，还曾为和平公约的事，和胡茂霖拍案相争过一回。原来章伯义是发起和平运动之一人，奔走也最为出力。他那天跑到胡都护使署里，立逼要他在所谓和平公约上签下名字。胡都护稍涉游移，章伯义勃然大怒，用手一拍桌子，说道:“如果你们一定要打，就请先枪毙我。”那胡茂霖也是个执拗的，虽然不是书生，却也有三分呆气。闻言之下，怒不可遏，也拍着桌子道:“你们一句话也不容我说，那只好请你枪毙了我。”于是你也要请枪毙，我也要请枪毙，竟拿“枪毙”这件玩艺儿，像酒席上让客吃菜一般的“请呵请呵”起来,弄得不欢而散。但是究竟于事实上有什么益处呢？过了没多天，嘉定县的黄渡、浏河之间，两军已实行开火，徐军在北,罗军在南，相持不下。原来徐调玄诡计虽多，作战却不大在行。这时悉精尽锐，调齐了六七万大军，开到浏河镇，竟不能越雷池一步。罗胡方面，军队不过两师左右，所以取的是守势，倒还支撑得住。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徐调玄那边有两支人马，尽是散兵游勇收编而成的，完全没有纪律。他们只晓得“苏常一带是好地方，我们一到那边,只要放开手，掳他一掳，就可以快活过下半世了，还当他妈的什么兵!”真所谓军无斗志。何以没有斗志？就因为他们早已存了个“抢志”和“逃志”,那种军队,如何能叫他们真个去抵敌呢？但是浏黄一带地方，却早给他们蹂躏得一个不亦乐乎。罗

胡部下，比较好些，因为他们军队不多，还没有收编的游匪在内，所以就给他们的老总作了脸了。两军在黄渡浏河之间，一打就打了四十多天，双方阵地始终没有移动一寸。倒是那班丘八太爷们，在战线上寻欢作乐，实行“食”“色”主义的成绩，却多得不可开交。如今略举几件，总算替代老百姓们对徐罗表示一点“去思”①。其实当时那种事儿，多的不可胜纪。著书的真不免“孤陋寡闻，挂一漏万”之诮呢。闻说黄渡有一家绅士人家，夏屋渠渠，曲廊复室，极为深邃。战事发作，房主人暨家眷等一齐到上海避难去了，留下两个老仆看守门户。徐调玄的军队一到了黄渡，就发现了这所“战利品”，不一会，便有几十个雄赳赳如狼似虎的兄弟们，打门进去。那两个老仆连日听见枪炮之声，早已吓得心惊胆战。一见那班人入来，那里还有魂哩，早躲得个无影无踪。从此这所“大厦高堂”，就权宜作了丘八太爷的临时公馆。至于他们在里边做些什么，因为黄渡镇上连鸡犬都逃跑的一干二净，没有人眼见，著书的自然也写不出来。及至乱事一平，主人旋里，开门一看：“啊呀糟了！”屋子里满地尿粪，漫成小山；门窗格子、台桌椅凳，一齐作柴草烧得精光。这还不算，他家有一条暗弄，类乎一所狭长的密室，这种建筑多数是乡村富户用以避盗的。那门户极为秘密，居然也被光顾到了，进去看时，地上薄薄的铺上一层稻草，稻草上面凝污积垢，五色烂斑，还蒸

---

① 去思：旧称地方士民对离职官吏的怀念。《汉书·循吏传序》：“所居民富，所去见思。”

发出一股汗腥之气。再四查看，别无他物，只于稻草底下，发现了一只女鞋。于是主人恍然大悟，立刻叫人打扫干净，暗自叹息。早不免传播开来，大家知道了，说黄渡某家，有一所战神留下的魔窟，在这魔窟里面，不知蹂躏了几多女性，离散了若干骨肉。古之战士，毕命于沙场之上；今之战士，追欢于密室之中；普通当军人的，消受的是枪林弹雨，如今徐调玄的部下，却赏心的是玉碎花残。真可谓世界进步，生面别开。这是一件。还有一次，某部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兵士，却去强奸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妇人。那老妇苦苦哀求说："我年纪已这么老了，万望饶过了我吧！"那兵士倒说得漂亮，指着自己鼻子喝道："老子又不要娶你回家做老婆，管你老不老怎的。"于是仍然强行无礼，满足了他的兽欲，方才罢手。这又是一件。至于抢掠，更是家常便饭，不用多说了。最奇怪的，每一次掳掠人家，那些太爷们最喜爱的金银衣饰之外，便是被褥，所到之处，总要抢得个"床第一空"，便是穷苦人家的老布破被，他们也要。考其所以，原来那班将爷嫌战濠里泥污石硬，不适起居，拿了被去铺在底下，便可酣然高卧。有兴时候，还可以在温柔的被窝上吸吸鸦片，叉叉麻雀。舒服些儿，便可以在战濠里多支持几天，多放几响朝天枪。真个是久经"训练"的"精兵"，造次不忘杀敌，虽在随便拿些什么东西的时候，还处处为作战的准备哩……。不知死活的老百姓们，还不该"毁家纾难"吗？至于他们娱乐的方法，也非常特别。往往在路上碰到逃难的人们，他们竟先拿那丈夫或者

父亲捆绑得馄饨似的，丢在路边。然后从从容容蹂躏那被捆者的妻子或者女儿，逼着他的丈夫、父亲一旁看着，不许闭一闭眼。还有匪夷所思的是，居然也有会赌扑克的，三五成群，拿出抢来的扑克牌，吆喝着要赌钱。可是野地里没有桌子，他们便叫掳来的妇女，袒露胸腹，仰卧在地，就在那妇女的肚腹之上，三个K、一副同花的玩起来。真不晓得这班丘八先生，那里学来的这种惊人艺术。记得从前清朝有个和珅①，他喜欢搐鼻烟。搐的时候，叫姬妾们赤着那六寸圆趺，用足跟来盛着鼻烟，他再慢慢的取而搐入鼻内，还题上一个美名，叫做"白玉盘"。世界之大，原有这种反乎人情的人类。那毒蛇怪兽一般军阀手下的丘八先生们，有这种举动，原无足怪。但是徐系军队，这种出奇的玩艺儿虽多，打仗实在不会。闹来闹去，止有一回，有一个新上阵的团长，绰号叫什么冲天炮的，原是个新招降的土匪，"锐气"犹存。他见别部军队都畏葸不进，的确恼得他横跳一丈，立刻带了两百个心腹兄弟，佩着盒子炮，冲上前去，竟被他冲破了罗胡阵地三道战线，直冲到方泰镇。可是后面绝无援应。大部徐军，只冷眼看着他，像看草台戏一般，还说："这种怪热的天气，乘凉还来不及，倒去找死！他要卖力气，得头功，让他去得吧。"果然，罗胡方面，见他人数不多，后无接应，就用两营队伍，四面包围，架起几架机关枪，一阵阵扫射，那冲天炮及二百兄弟，

① 和珅：清乾隆宠幸的大贪污吏。乾隆死后，嘉庆责令自杀，并抄没其家产，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

全数阵亡，没有一个逃得回去。大约徐罗战事以来，就算这一回是惊天动地的大战了。论理，徐调玄这样的脓包，罗胡就该得胜，谁知竟也不然。那吴士奇方面，恐怕东南一失，影响全局，便命令在福建的申将军申烈，率领两师人马，径过栖霞关，进逼杭州。老罗前后受敌，可有些支持不住了。连忙把杭州以下军队，撤回淞沪集中，叫胡茂霖到淞江督战，自己便应付浏黄之敌，还想背城借一，拚个死活。无奈部下又离叛起来，他手下的第一师师长程悦波，阴怀异志，不肯用命。当时老罗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商量迎战。程悦波便起来说道:"现在前后被困，海上一点地方，实在用武不来。况且人民饱受战祸，困苦已极，老帅素以爱民为怀，对于个人权利，久抱淡泊不争之志，还请念江浙百姓当灾不起，暂时宣布下野，以息纷争。"这一篇话，侃侃而谈，惊得四座相顾无言。突的一声叱咤，胡茂霖起自座间，从卫兵手里夺过一支手枪，喊道:"待我先除了你这忘恩负义，摇惑军心的贼子。"喊声里，执枪按机，便要向程悦波开放。老罗见不是事，长叹一声，一手按住胡茂霖，一面对程悦波说道:"你的话,也很有见地。容我再细细考虑一下。如今便可散会吧!"

过了一天，罗家滋真自宣布下野，避地日本门司。这位程师长，也是罗将军多年旧部，为什么一朝变志，竟操戈同室呢?其中有个原故。程悦波的师部驻在上海繁华膏腴之地，取精用宏，席丰履厚，腰缠已有百万之多。就是部下的营连长，也早已面团团了。其大宗进款，就在"践

履所及"[1]，有个别名叫"十一太保"[2]，那种源源而来的饷项，真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沾润的也不但程悦波一人，不过程悦波首当其冲，格外多些。中国向来有句格言，叫做"财多身弱"，有了钱的人，身子自然会要吃补药的。军人们一得了这预备吃补药的"多财症"，那里还能打仗。况且军阀手下无主义的军队，他们为什么要拚着死命来替自家的老总作争城夺地的牺牲，无非也是为自身的"妻财子禄"罢了。略为够去嫖赌，还不想开小差吗？因此军心懈散，连主将也只想赋"桃夭"[3]了。

"桃夭"者，逃遥之谓。并非真是《诗经》里的桃夭。但是程悦波的桃夭，却是真的，不是用音假借。何以呢？悦波财多了，身却并不弱；到打仗时，或者要身弱，在消遣时，却实在不弱。他的消遣，欢喜在跑马厅大旅馆里开个房间，一榻横陈之外，还不免征歌选色。却无意中遇到个风流孽债，据说是个名门少妇，不相得于其夫，仳离[4]之后，遂成浪漫；往往出来到消遣所在，风流自赏，脱略形迹。一天在某大旅馆里为程悦波所见，惊为绝艳，大献殷勤。在这种纸醉金迷的场合，来玩耍的，大半以求偶为归宿，是

---

①② "践履所及"，有个别名叫"十一太保"：两句射一"土"字，指鸦片烟土。

③ 桃夭：《诗·周南》："桃之夭夭"，原为民间祝贺婚姻的诗，后多以同音假借对逃跑者称"逃之夭夭"。

④ 仳离：犹言别离，旧时指妇女被遗弃而去。《诗·王风》："有女仳离，嘅其叹矣"。

无庸讳言的。既大家抱同一目的而来,那有不如芥引针①,如铁吸石,一拍便合。双方陶醉于如火的情感之下,倾吐一切,程悦波方知那人并非路柳墙花,并且竟是赫赫巨室的金闺少妇,倒也意想不到。最奇的是少妇的夫家,本来已不认这位弃妇了;听到他这回相识了这样一个堂堂师长大人,那时军阀权威何等厉害,大家咸有攀援自重之想。这家名门大族凋落已久,正想结识个当路②阔人,以保全自家的剩余基业。于是异想天开,把弃妇认为女儿,将那程师长竟认为金龟之婿③。那原来的慈姑,变成老母,他在悦波与少妇结婚之日,竟慨然主婚,代替了少妇的娘家,尽坤宅的一应义务。岂不是闻所未闻的一桩佳话。那家名门的佳话,本来很多,如今又添此一段,可以谓为白雪之余音,阳春④之煞尾了。

但是程悦波爱玩少妻,就此消磨壮志,无意斗争。并且那少妇原籍苏州,苏杭人们是最宝爱和平的。只看章伯义先生热心奔走和平公约,就是个例证。妇女们心性,最反对杀人流血,自然也于房帏之内,进些"非战"⑤的忠

---

① 如芥引针:芥,蔬菜名。引中以指轻微细小的东西。"以芥引针",形容其容易穿过针眼。

② 当路:当权人。一般比喻奸恶当权。《后汉书·张皓传》:"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③ 金龟之婿:金龟,唐代官员的一种佩饰,三品以上龟袋用金饰。李商隐诗:《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④ 白雪·阳春:阳春白雪,古代楚国歌曲名,当时认为是较高级音乐。

⑤ 非战:《墨子》有《非攻》篇,体现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

言。程悦波竟为所动，因此抗言请老帅下野之一举。非是在下敢说一句无礼不敬的话，妇女的魔力，实在过于和平公约万倍。你想，以章伯义等名流拍案相争而不可得之事，不消女鲁连[1]几句香樱情话，那下野罢兵化干戈为玉帛的事实，就完全实现起来。所以此后江浙百姓歌颂和平，除对于章伯义等乡先生应该香花膜拜[2]以外，著书的以为那位少妇的功德，实在不可磨灭。可惜国无良史，无人来为他立传书功，只可付之以野史自娱的下走，在这部《龙套人语》里边，稍尽一点纪载之责罢了。

如今却说罗胡下野，战事立平。徐调玄出于意外的得了这番胜利，可是他胆小如鼷，还不敢径到上海。屯兵真茹，且听消息。申烈的西路军队，倒已由松江龙华，直开闸北，浩浩荡荡，声势逼人。徐调玄自惭形秽，不敢抗衡，托言商办善后，潜回南京去了。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徐调玄徼幸得胜之时，即吴士奇大败亏输之日。潼关之战，正在尽精悉锐，戈命相持，可后方各军受了人心向背的暗示，忽然反戈相向。第一步先回师北京，把赵老总看禁起来。那老赵窃据白宫，正已自忘非分；一朝闻警，他那位长子吴将军又不在身边，急得他呆若木鸡，汗不敢出。被回师将领将他幽囚在延庆楼上。在一楼之内，他还是个大总

---

① 女鲁连：鲁连，即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善于计谋策划，常周游列国，排难解纷。女鲁连，指有鲁仲连这种风格的妇女。

② 香花膜拜：用香和花来供养，为佛教的一种礼敬仪式，语出《金刚经》。后用以表示虔诚的敬礼。

统，只是命令不行于楼外就是了。第二步便是出兵津沽，捣吴士奇之背。吴士奇腹背受敌，虽然还抄着《三国演义》里的武圣成训："魏吴齐来，则分兵以拒之"这一个办法，可是兵力既分，军心已乱，遂一败涂地，不复能军。想走回北京，北京已非故物；想由陆路下山东，回到洛阳，也被人挡驾，说"此路不通"。只好由海船南下，经长江下游，以至武汉，再回洛阳。还幸而徐调玄没有溜走，总算为吴士奇做了一回东道主人。但究竟也可谓狼狈之至了。

吴士奇既走，西北章经略和回师各将，会合一处，商议大局。主张把干木芝请出来，维持国事。这干木芝原是袁家庆手下第一员大将，与当过总统的马义甫、退闲元老黄自纯齐名。人家仿诸葛一门的题品，称他为"北洋三杰龙虎狗"。自纯是龙，木芝是虎，马义甫委屈些，只好算做狗了。三杰之中，除却这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没有在民国当过大任外，那条神獒已经做过元首了；这支神虎却不过做得个陆军总长、国务总理，还未登峰造极，实在抱屈不小。如今趁倒赵机会，被章经略筹捧了出来。但他在民国约法上全无根据，既非票选出身，那能径登宝座。不得而已，只好用个"临时当国"的名义。

有人说，譬如总统在位，就是正位中闱，副总统入主大政，也不失为"姨太太扶正"；那"临时当国"算什么呢？只好譬如一户人家夫妇双亡，遗孤在抱，别无继承之人，惟有请个公亲内的老姑太太来，权宜主持家政，因为论系统原是与他不相干的。然而那时的法统，还有什么价值？

难道拿银子买总统的赵玉昆不错，倒是个票选出来的，可以承认他站在合法的地位吗？正是“法其所法，法而不法”，我们当老百姓的那里懂得。

在一样的老百姓中，住在上海租界里的人们，尤其舒服。尽管数里以外，炮声隆隆，演着无限惨剧，住在租界里的，还是上馆子吃酒，坐汽车兜风。还有高兴的，爬上游戏场屋顶花园最高的地方，观察火光，以测验炮声的远近。你想多么写意？每一次战事，上海地方最忙碌的是旅馆老板，因为有这种科学改造的世外桃源——租界，不怕四方避难的不如潮而至，生意真是好极了。其次便是叫卖新闻的小贩。即如这次战事一起，小报、号外等等豆腐干般的印刷品，雪片似的在街上乱飞，无虑数十种。小贩们口里嚷着“罗家滋逃走了”“徐调玄浏河大战”等口号，拿这些五光十色的纸，在电车旁边，人行道上，向车窗里人身边乱塞，就换了一大把铜钞。无一个不如数销光，求过于供。在下有一个朋友，在电车里曾经买了一张“号外”，打开一看，上面并没有罗家滋、徐调玄等战事消息，却是一张玄虚老人神相的传单。不知是买的人太多了，报已销完，姑且拿这张传单来替代一下？还是这位卖报的深明一般大爷们的心理，看罗徐战事消息也不过如看玄虚老人传单一般，横竖消遣片刻罢了，何妨张冠李戴一回。所以人人说上海住的人们，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真不错呀。

可是这年里也有一件事受着战事影响的，便是深秋时节大蟹上市的时候，忽然起了一种谣言，说：“今年的蟹吃不

得。因为徐罗战争，恰恰在阳澄湖至青羊港一带，那港湖里的水，渗入了无量战血，红殷殷地可怕，生长在阳澄湖里的蟹吃过这种血的，其毒可以杀人。”这谣传一起，顿时绍酒馆里一只只扎好的肥蟹，无人顾问。每有胆小的朋友，看见了那蟹，就想象到像个顶盔着甲的将士一般，翻起肚腹，在阳澄湖里氽来氽去，宛然这汤镬里的蟹，便是黄浏战死的残躯遗影，吓得大家再也不想染指。正是：

千古虫沙①有余痛，一场黑白又收棋。

① 虫沙：旧时比喻战死的兵卒。《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后以"猿鹤虫沙"比喻战死的将卒。

第十四回 红白脸双持狼虎局 阴阳卦独策犬鹰功

却说干木芝当国以后，他自负资望，又受了各将领的拥戴，大吹大擂的升了黄罗宝帐，很想传下几支令箭，雷厉风行的做他一做。但是第一桩最感困难的，便是他自身的来历。从前左宗棠总督陕甘，功名鼎盛之际，因举人出身，不能入阁大拜，就上了个摺子①，请开缺②会试③，清朝政府晓得他用意所在，便特宣白麻④，授了他东阁大学士。但当他就职入翰林院的时候，还是内愧不禁。只好用成语自己嘲弄自己道："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何况干木芝那时身居元首，而以非法得之，随便你怎样的刚愎自大，总有些浑身不得劲儿。他再三考虑不得不狠一狠

---

① 摺子：指奏折。

② 开缺：旧时官吏因故不能留任，免除其所任职务，待另选人接充，称为开缺。

③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考试，各省举人皆可应考。考期在三月，故亦称春闱。

④ 特宣白麻：旧时诏书用麻纸誊写，有黄白麻的分别。凡将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谓之白麻。

心，传下命令，索性把民国约法以及天桥上的宪法①一古脑儿一律废除，并立刻解散那“出卖总统老店”的国会。荡然廓然，干净大吉，倒也是快刀斩乱麻的手段。

这干木芝左右，有两个参赞机密的重要人儿，一位红脸，一位白脸，全是干派中一等一的角色。那红脸的，人家就称他为“一等红”；白脸，人家就称为“一等白”。红脸的是管枪杆儿的，白脸的是拿笔杆儿的。大约这些废法散会的大文章，一半是出于白脸的手笔。这时人心对于“国会”两字，厌恶已极。他这一招儿，总算善观风色，一般人到颇以为然。惟有弃甲曳兵的吴士奇和进退两难的徐调玄还在那里昏迷不醒，喊着要组织护宪政府，恢复国会，反对老干。可怜吴士奇已经是斗败的公鸡，不久就要入鸡公山了。徐调玄更是没脚蟹一般，口里只管乱喊，实在早已身不自主。加着罗家滋在门司，等到老干上台，就有电来召他回国。原来老干是他的旧上司，很有感情的。况且罗家滋与章经略有联络。章经略一进潼关，握了中央实权，自然要请他回来，以尽联盟之义。罗家滋到了京津，见过干章二位，便当面对老干说要“明明是非”。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要同徐调玄算一算旧账。还有“冤魂俱乐部”里章经略手下一班将领，也天天嚷着，要唱“下江南”。逼得个干木芝无法可施。

且住，龙公这部小说，杜撰事实，捏造人名，已经是

① 天桥上的宪法：天桥，北京地名。旧社会是一个贫苦人民娱乐的杂技场，天桥上的宪法意谓欺骗老百姓的宪法，卖狗皮膏药之类。

荒乎其唐，不可究诘了。如今无端又跑出个“冤魂俱乐部”来，天下俱乐部的名称尽多，断没有取这个离奇怪诞的“冤魂”两字的。哈哈，龙公这部书里，别的人名地名一切是假，惟有这“冤魂俱乐部”五字，好比上海大舞台做《西游记》戏里牵着一匹骆驼上台，实在是真的，一些不假。把这事告诉龙公的那位朋友，是亲自登门，一心召请过众冤魂的。那俱乐部中主要冤魂，便是后来做江南督理的羊慕诸、山东督理的张小献等等，皆是章经略登台发令时，穿长靠拉四门的大将。据说“冤魂”两字，就是张小献的大才题上的。这张小献长腿大个子，杀人不眨眼，大有张献忠之风。他说办俱乐部是要热闹，要常聚不散，咱们杀进了关，不要“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弄得像疔疮散了黄便不好。有句老话，叫“冤魂不散”，所以这俱乐部一定要叫作“冤魂”，才靠得住长久，他的命意如此。实在呢，这班“冤大头”（这里是说冤魂中的大头目。并非作原意用，如上海土语中的“洋盘”[①]解，请读者不要误会。）每天总要到深夜才来。一来就牌九、扑克、喝酒、叫条子，闹到天亮才住。俾昼作夜，也实在是名副其实的冤魂。俱乐部的名称，可谓至当不易。解释已明，言归正传。

当下老干也并不是舍不得去掉徐调玄，只为吴士奇等还有几省地盘，口口声声要主张护法，成立政府。如果命令一下，一定又激起干戈。江南等处的在野名流，又叠电

---

① 洋盘：上海土话谓乡曲老为“洋盘”。

北京，请对于徐罗问题，和平处置。老干与章罗几度磋商，方始下令，免徐调玄职，以袁青崖暂行兼代江南督理军务事宜，而任罗家滋督理直隶军务事宜（这时将军之改称），暂行不去江南，给徐调玄一点下台的面子。罗家滋还未满意，徐调玄尚想抵抗。无奈这时吴士奇的洛阳大本营已被西北军队袭破，仓卒出走，逃至鸡公山，差不多和项羽垓下之败一般，只剩得一位虞姬，一匹乌骓。护法呼声，烟消火灭。徐调玄当然也站不稳脚，只得服从下野，如同几月前的罗家滋一样办法，跑往日本门司去了。

军阀的下场结果，大抵如斯，也不必去说他。倒是那位前回书中所说老年悼亡的袁青崖，一介文人，忽然叫他兼办督理军务，他却是徐调玄所佩服的所谓有老牛般负重精神的，竟慨然应命，并不推辞。有的说青崖年近古稀，功名的热烈，却不减少年。他恨自己官阶虽不为小，却从未掌过兵权。属员等上起禀帖来，不能称他一个“帅”字，便不能和前清的督抚等量齐观，引为生平憾事。如今这一来，可满了他的心愿了。有些善于揣摩的老爷们，便趁此大上其函牍，写上了无数“帅座”“大帅”等字样，以博青崖的欢喜。青崖也果然坐上汽车，拈髯自得的天天往将军公署里跑。

可是有一天跑出事来了，他正在将军公署里和一班参谋、秘书等说着话。忽听远远的一片喧嚷之声，越来越近，十分诧异。正要打发副官们去查问，却见那守卫队长急匆匆跑了进来，垂手禀道：“回大帅，外面有第一医院里的

伤兵二三百人，拥入头门，声言要见大帅求恩。门岗上制止不住。请大帅的示，怎样吩咐他们？”青崖呆了一呆道：“伤兵，前天不是已发过给养了吗？他们还来做什么？”那守卫长道：“他们说，医院里不给他们吃饭，只给些稀饭和馍馍，实在吃不饱，再住下去，病倒不会死，饿倒要饿死了。今天要大帅开恩，给他们个吃得饱肚皮的地方。还说他们拚着命，替徐大帅去打仗，如今弄得断手折足，还要饿死他们。要求大帅替他们伸冤。”青崖一听，料想伤兵手无寸铁，又多残毁，也还不怕他们。便立刻叫守卫长出去，和他们讲，叫他们在大堂上站队，听候本帅训话。

过一刻，便带了两个随身马弁，踱了出来。来到大堂上一看，黑压压挤了一地的人。却是奇怪，名为伤兵，带伤的并不多，或者有些轻伤的，已经好了也未可知。那带伤的，有的手腕络上绷带，有的足上裹着绷布，手里拄根竹竿子，一个个怒容满面，好像要寻事一般。那些本署里的卫兵，见青崖出来，连忙举枪致敬。那守卫长跑在前头，高声嚷着：“大帅出来啦，请诸位静听训话，不要喧哗。”这班参谋、秘书等，也有些跟着青崖出来，站在背后，一旁静听。青崖站在上面，拈着胡子，提高喉咙说道：“你们不要喧闹。你们来意，本督理已经知道了。当军人的，第一要守军纪。军纪是怎样呢？吃的粗饭，睡的草地，不怕困苦，替国家人民出力保护，这才算是尽了军人的本分。你们不过因为医院里的饭吃不饱，其实医院住的是病人，病人当然要少吃些，才可以医得病好……”

正要说下去，几个手臂上裹着绷带的，扬起那一只没伤的手来，嚷道："咱们不怕病，只怕饿。谁要叫咱们饿死的，咱们就跟他拚了。"一干人齐齐和了一声。又有几个道："咱们也不管谁是大帅，有饭给咱们吃的，咱们就跟他走；没有的，咱们便毁了他。"再有一个断了一只腿的，便爬在地上乱滚，高声哭了起来，絮絮叨叨的喊道："你们这些没天良的，把咱们送去填枪炮眼，挣扎得半个性命回来，还要挨饿。你们却住洋房，跑汽车，搂小老婆。还乐的不够，拿咱们当气球儿踢着玩。今天开到这里打浙军，明天开到那里防闽军，打来打去，还不是打的自家人。咱的侄儿子，在浙军里当副目，那天在黄渡，竟给咱一枪打透了前胸，躺倒地下，细细一认，才晓得是咱的亲侄儿。你们这班天杀的，害得咱死去还见不得咱那在阴司的哥子啦！"一壁诉说，一壁号啕大哭。倒把满堂的喧哗止住了。有些听得伤心，转也跟着哭起来。一霎时，又哭声大震。不晓得的人听了，还以为是将军署里，又在那里为黎纯甫将军做三周年祭哩。

哭够多时，只见那袁青崖搔着白头，一筹莫展，半句无言。幸得一众参副，闻听之下，知道这事袁督理有些下不来台。便约齐了二三十人，跑到大堂上，分头劝止，软说硬说，带吓带骗，把众伤兵骗了出去。袁青崖方得坐上汽车，回归巡署。然而这一来，已经磨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磨得他汗透重衣了。

又过了几天的晚上，青崖正在签押房里看公事。猛听

得一阵枪声，如连珠般，似乎离此不远。连忙站起身，走出房外看时，不好了，西北方微现火光，正在三山街一带。那卫队上、警察厅早已纷纷来报道，第九师变了两连兵，此刻正在放火抢三山街哩。这三山街就是巡署西边那条大街，城中最繁华的区域。可怪那些变兵们，东不抢，西不抢，偏偏却抢在袁青崖的面前，抢到他堂堂巡署的左邻右舍去。这不明明是要给代理督理一个大下不去吗？一会儿火光慢慢的大起来，枪声里夹着一片喧呼哭喊之声。青崖虽是多年老吏，见多识广，到此也不免有些惊惶，但面上还是镇定如常。一面吩咐速打电话，把驻在浦口的省保安队庄立中团调回省城，保护巡署。一面命军署参谋处赶速派队围剿。那时军署参谋处九师师部的电话报告也来了。参谋长、师长、旅长、警察厅长纷纷到署，与青崖道了受惊，不免说了几句引咎的话。青崖也只得安慰几句。那师部派去围剿的队伍，已将溃兵驱散，拿到了十几个，回部讯办，总算把这回乱事平了下来。但是三山街一带数十家商店，已烧成灰烬。一众商人，哭哭啼啼齐来巡署求见，要求查办抚恤。青崖只得接见、安慰。又忙着法办变兵，调查灾户，电报中央，筹备发恤，倒着实乱了大半个月，方才无事。这袁青崖的督理兴，也就淡了下来，整备电呈中央，请辞兼职，恳速派知兵大员来任督理，以利军政。那时有个好开玩笑的人，作了一首仿《月令》① 的游戏文，以纪

① 月令：《礼记》篇名。记述每年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其相关事物的变化。

其事云：

是月也，灾商至，三山毁，兵化为匪，帅始收声。

过不多天，袁青崖的辞电到京。干木芝也知道老袁不能维持。要斟酌叫那一个去，便请一等红到来商量。

那一等红原是他的妹婿，姓胡名莘。靠着干木芝老虎牌子，曾经做过岳州都护使、长江上游总司令等职。此次老干复起，当然参随左右，与闻机密。那时内阁已经重新组织，他就步了后尘，任为陆军总长，执掌全国兵权。一闻当国召命，立刻进去。老干对他一说情形，他想了一想，便道："袁青崖干不下，那是当然。现在接手这位置的，如论名望隆重，便要推罗家帅。若讲才具展开呢，羊慕诸也很可以。不过听说张小献热中这一席得很，已经托人向章经略进言，要求独保他去。小献这毛头性子，是去不得的。但他近来很得章经略的赏识，说他有血性，戆勇敢战。万一竟准许保举他，也论不定。至于羊慕诸呢，暂时倒不要紧，因为章经略方面也少不了他，他想是想去，老章也未必答应。现在只要在罗、张之中，择定一人罢了。我的意思如此，还请当国斟酌。"老干道："张小献那如何成的了，叫他打前敌还可以，管理一省军政，是要明白些事理的。再则他还是那么狂嫖烂赌，一些没有体制。我也不敢叫他去。罗家滋稳重老练，可以去得。但是徐调玄旧部在江南的还有几师，他们是对敌过的。叫他去统率，面子上太给徐部下不去。万一弄的不好，要出乱子。所以江南人也不敢欢迎他去。这倒是真为难呢！"胡莘忽然灵机一动，便

道："这不要紧，徐调玄旧部几个师旅长，我多和他们认识。那年我当长江司令的时候，彼此往来，很要好的。当国如其决定叫罗家滋去，我可以先到南方一趟，跟他们疏通疏通。当时的事，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大家原没有什么解不来的仇恨。只要家滋推心置腹的看待他们，他们难道不想自己升官发财？一定要做赵吴的忠臣，和自己的官位作对吗？"老干点点头道："既如此，很好。你就赶快预备到江南去一趟，等你疏通好了，我这里再下令。暂时只好还留袁青崖维持几天。你出去就找沈总理，传我的话，照这样办去，不要再耽误了。"说罢，胡莘连连应诺，退了出来。便去找国务总理沈大胡子传达命令，沈大胡子自然一一遵办。胡莘料理两天，便到国务院请了假，动身往江南去了。你道胡莘何以力保罗家滋，不赞成张小献，其中有个缘故。张小献是章经略方面的第十三军军长，手下很有几万军队。如其到了江南，便轻易摇他不动。不比罗家滋沪淞一败之后，已变成个光杆儿了，毫无实力，要他怎么样，他也无法抵抗。这江南督理一把交椅，胡莘也是天天要心头脑底翻腾上几百回的，如何让别人着我先鞭？不过自己现做陆长，地位重要，老干还不放他出去，只好慢慢想法。如其这位置一落到张小献手中，那便完了。要接他的手，除非和他摆开队伍，杀一个青红皂白，否则万万不成功。至于罗家滋就好打发多了。让他去做几个月，我要去的时候，找个机会，只消小试玄机，不怕他不乖乖的拔腿便走。胡莘心里是如此打算，所以一意帮老罗的忙了。

胡莘一到天津，转走津浦路，不两天就到了南京。先和袁青崖见了面。然后再邀集龚国音等一班师长，密议一天，他寓在下关花园饭店。龚国音以下各师旅长，都和他很有交情的，一齐来到下关，就在花园饭店胡莘住的房里，秘密会议。胡莘先说张小献怎样的拚命运动江南督理，怎样的性情暴劣，喜怒无常，搜括自肥，不恤部下。把小献所有的劣迹，尽量披露。到紧要去处，还要添上一些油酱。然后说到自己关心旧友，不愿使大局弄僵，特意在章经略、干当国两方面按捺住了这件事。讨了这个差使，来和诸位商量。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目看着诸人，欲言不言的光景。龚国音等究竟皆是直性人，听了他这篇仁至义尽的话，还有什么说的。真合着北方一句习见语"您怎么说，怎么好"。自然只有唯唯称是，透着十分感激的神情。胡莘看得明白，知道妙计已行。此时必须再进一步单刀直入，以免稍缓，发生变化。便又侃侃然说道："比如罗家帅这个人，在诸位看来，是怎样呢？我与他共事多年，很晓得他公忠正直，爱惜同袍。你只看他在浙江时候，程悦波等这样大捞外快，弄到好几百万，家帅自己还是不名一钱。即就这一节而论，不但调玄办不到，恐怕就是黎英武黎纯甫大哥在日，也未必办得到吧？"

国音等听了，连连点头，心里很以为然。还有一位十七旅的旅长姓王的，笑着说："胡总长这品评，一点不差。想起来，我们黎纯帅也真爱节俭，不是兄弟在他死后，还要说这个话。咱们同事，全都知道。胡总长也不是外人，从前

兄弟当副官长的时候，署里职员徽章还是用硬黄纸剪成的一朵梅花，面上糊的一层红布，挂在身上，流丢破烂，实在太难看了。职员们都不愿意，来和我说，通南京机关的徽章，多半是银质的；我们这里总算是军政最高机关，全省独一，倒用这个，不怕惹人笑话。我想这话也不差，便上去跟老头子商量。我才说得一句我们的徽章，似乎该换换了。他便楞着眼道：‘怎么？你们要换新徽章，这钱出在那里？’我说那自然在办公费里开支，不用愁的。啊呀，他老人家听我此话，神色大变，望着我半天，才狠狠的道：‘你这人真傻，你可知道这办公费开支余下来的钱，是归谁的？’我碰了这一次的大钉子，才明白他老人家的脾气。以后有应用钱的地方，宁可自己掏腰包，决不敢再去招他生气了。”说的众人大家笑了起来。

龚国音道：“且莫说闲话，总长方才说到罗家帅的一番话，必然有个道理。莫非当国又叫家帅到江南来吗？”胡莘点点头道：“一点不错，并且已征求得家帅的同意。家帅的意思，说和你们诸位虽然彼此天各一方，然而素来钦佩诸位的大才和义气，在江南地方军民悦服，还有什么不放心处。如果上头叫他来，他决定单骑到任，不带一兵一卒。地方上治安，还全要仰仗诸位老哥。恐怕诸位未明此中情形，特地又和兄弟商量，叫兄弟来和诸位切实声明，以免误会。”众人齐声道：“那还有什么说的。当国的命令，本来不敢违抗。家帅又是我们的前辈；况且又不带兵来，将来不致与我们的队伍发生冲突。我们还顾虑什么呢？惟有

准备欢迎就是了。”

胡莘又把椅子挪上了一步，放低着声音，正容说道：“还有一句要紧话，家滋此刻虽然主张不带兵来，他旧部还有多人，那个不想来这里插足？到其时必定包围了他，硬要跟来，安知家滋不会变了宗旨，那不是诸位的主张依旧不能贯彻吗？依我的意思，等到家帅的事一发表，诸位尽可联名打几个急电给当国、国务院两处，说是欢迎家帅来南，只希望他不带军队，尽管把兵多易生冲突，民力不堪负担，万一糜烂地方，谁当其咎等等危险话头多说上些。一方还可得南省士绅的同情，而老罗看见这个表示，他决不敢再曲徇部属之请。诸位的地位，便万无他虑。这是咱们知己弟兄一句休戚相关的体己话，可不要传出外边去，倒似乎是兄弟怂恿生事，那就不是兄弟此次远来领教的一番意思了。”龚国音等恭听之下，真觉得他说的周到恳切，无微不至。不由不对于胡总长五体投地，感激涕零，称谢再三，方才散去。

胡莘在花园饭店只住了两天，便匆匆回京复命。隔不上几天，特任罗家滋为江南宣抚使兼督理军务的命令已经下来。果然江宁都护使龚国音以下一班师长，接连几个万急电到京，阻止罗家滋带兵南下。干木芝见了，自然要和老罗商量。老罗此番一定要到江南，其意重在出气。这出气的办法，最容易不过。只消一到南京，在徐调玄从前居住的上将军公署里歇下，眼看着徐调玄的一班旧部，一个个来署禀见贺喜，听候调遣，这气也就可以算出的足而又

足了。所以带兵不带兵，倒满不在乎。这其间却乐煞了个胡莘胡总长。他向罗家滋与龚国音等，双方讨好，暗中施他的心计。大家中了他的计，还要感激他，岂不舒服之至。可奈天下事百密难免一疏，别的人通通被他瞒过了，惟有老干座下那一位白脸的策士，却看得明明白白。这位白脸的就是上文所说的“一等白”了。

“一等白”姓庄名同，号叫啸秋，现任着教育总长，兼代司法总长，是干木芝手下第一个文人。论他的文章，着实可以。他和本书第十回里所纪的国学大家庄遁庵，是同姓而朋友，并非同宗。但是啸秋的文章里，欢喜称引庄遁庵，说吾兄遁庵，怎么说怎么说。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叫人家看了，有些好笑。其实啸秋的文字，已够动人，何必一定要搬出这位遁庵先生来。好像上海的酱肉店，一定要说是陆稿荐的本家一般。其实你不姓陆，未必就没人照顾，何必专喜欢和人家联宗呢?庄啸秋的学问，实已不亚于庄遁庵，并且还似过之。庄遁庵不过讲些国学，庄啸秋却在国学里，既能讲讲周秦诸子，又能在西学里，拉些逻辑学物理学的话头来，交互发明（这便是吴稚晖先生所谓洋八股。——作者注）。原来他到过西洋，西文通透，这便是遁庵所望尘莫及的地方。还有遁庵的政治理论，是莫不恭维啸秋的。啸秋却办过《老虎杂志》，风行一时，多数读者皆称赞他是个政论家。他在英国时，还和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尔等上下其议论。到麦克唐纳尔第一次组阁，啸秋曾经发表过一篇麦氏的通讯，洋洋大文，古雅得很，在中国报纸上可

以找得到的。至于曾否入麦氏之目，而且即使竟入麦氏之目，啸秋那一类摹效魏晋笔法的古文，麦氏的中文书记翻译起来，能否不致差错，却不敢说。但无论如何，兼通中西的政论家，当时舍啸秋而外，还有谁呢？这又是庄遁庵敬谢不敏的地方。啸秋办办《老虎杂志》，虎威大震于北方。忽的竟为北洋三杰中的一只老虎（就是上回书中所说的干木芝，看官们谅还没有忘却。）所赏识。两虎相逢，真所谓物以类聚，彼此恨相见之晚。这时武式之等在北方最高学府里大做其白话诗文，一时“的、了、吗、呢”的声浪，洋洋盈耳，遍及全国。啸秋首先反对，作了古体文的卫道专家。他虽正颜厉色的掮起了卫道招牌，却所卫的不是最近曲阜地方做《子见南子[①]》剧里丑末角色起的孔夫子。他卫的是“非乐”[②]、“非战”的墨翟先生，高鼻子黄眼睛的西洋哲学家，以及他的“吾兄遁庵”。实在庄遁庵的文章，要高奥过于孔二先生万倍，啸秋熏染之下，安得不欢喜赞叹，愿受衣钵。有的人说，啸秋本来能作现代文字，不料给庄遁庵的古色古香一渲染，倒弄成了不东不西。好比目下的名旦，扮演古装戏，穿上了长袖宫装，但手上边却闪烁着一枚金刚钻戒指。啸秋的西洋哲学，实在不亚于最名贵的“火油钻”，可何苦又套上了庄遁庵的“长袖宫装”呢？这却是吹求过甚的话，列位不要信他。况且古

---

① 南子：春秋时卫灵公夫人，宋国贵族女，与宋公子朝私通。《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悦。”

② 非乐：《墨子》篇名。

人说的“士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又道是“拳打识家”，啸秋的老虎文章，只要给干老虎赏识了，就可以“吾道大行”，还管什么别的。果然老干一登台，啸秋就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大阔特阔起来。

他一到了教育总长的任，头一道命令，就是禁止学校内作白话文。凡考试学生，有以白话文应试的一概不录取。他这样尊古尚文，起衰振废，真可以对得起他的“吾兄”了。就是干木芝也十分佩服。干木芝这人有种特性，他要不信任其人则已，如一经信任其人，他是自始彻终的信他，无论怎么样的谣诼繁兴，绝不为动。啸秋遇到了这么个好府主，就把平生志愿，一一施展出来，言听计从，十分得意。不过究竟是个书生习气，同那班赳赳桓桓的将帅不甚投合得来。尤其是胡莘那种势焰炙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行径，庄啸秋久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这回胡莘掉的枪花，在冷眼旁观的庄啸秋，用逻辑的方法，把他前言后动，一一归纳演绎起来，早已恍然大悟。啸秋心想胡莘居然弄这玄虚，以收渔翁之利，我偏不让他舒服。也显显我白面书生的手段。思索已罢，便去找羊慕诸。他俩素来还说得来，并且慕诸为军务上的事情，也和胡莘俩心里有些闹憋扭。故此啸秋见了面，详细一说，慕诸也大不谓然。啸秋问慕诸，可有甚法子，破坏他的阴谋，也叫他以后少瞧不起人。慕诸冷笑道：“这有何难。老实说，对江南出兵不出兵，不要说龚国音、胡莘他们作不得主，就是干老头子也要看看咱们经略的眼色哩。他们鬼鬼

祟祟的一勾结，蒙过了干老头，就可以算数吗？啸秋，你瞧着吧，不出十天，咱们的队伍好过济南了。那时看胡莘还有什么方法。”说着呵呵一笑。啸秋知道羊慕诸在章经略方面，有小诸葛之称，他就是章经略的灵魂，既这般说了，必定有几分可靠，便也不再多说。略谈了些别的话，告辞回去。

不到三天，就听见章经略组织南下三军：第一军是张小献，第二军是羊慕诸，第三军是一个后备军军长乌猷担任。已经下了命令，分头整备，不日动员。干木芝也没有话说，只有答应。胡莘更只好瞪着眼呆看了。这时罗家滋早已到任。袁青崖交代已毕，仍旧做他的巡按。龚国音等和罗家滋倒还相安无事。只西军南下的消息，突然又宣传起来，并且说张小献的第一军的先锋队，已经到了浦口了。徐系一般师长，自然疑神疑鬼，一时风声鹤唳，谣言四起，弄得江南百姓好似战祸又要临头一般。那知这位张小献将军，到了江南没有几时，重复收队北去，竟没有在南京久站。

这其间又有一段佳话。从前时代，领兵的元帅，必需要礼聘到一个军师。所谓穿八卦衣摇鹅毛扇的人物。上而言之，刘皇叔三顾孔明；宋太祖陈桥登基，还要有个人高于八卦的苗先生①。等而下之，梁山泊聚义，就少不了个

---

① 苗先生：史载，苗训素习天文，预知风云雷雨，吉凶祸福，军中呼他为苗先生。

智多星吴用。如今的参谋长，就是这个地位。可是他明明的是“步马炮工辎”，而不是“阴阳八卦”，那“北方戏剧化”的大将们，就有些不以为然。在那时北方大将们的心中，相信一种极流行的学说，便是说“炮子是没有眼的，谁有命，谁就得打胜仗”，既信定了命数，那就不能不敦请些“麻衣神相”① “子平命理”② “六壬大课”③ 的专家，来参与军机，预言休咎。张小献张大个子尤其最信仰这一种学说的，他军行所至，专一访求课相名家，以备顾问。幕中济济，常有数十人，与他的后帐群雌一样多得不可胜数。每一次动员之前，必须要虔求卜课，听命而行。

他这时最信任的一位课理先生，别名叫神眼刘，是山东一带极有名的。何以称为神眼呢？据说因为他起课之外，兼会看相。他这看相，与众不同。并不是看的骨格部位，单会看个人头上的一股气，就是《史记》上所说的“望气”。乃是得汉高祖丈人吕翁的真传。当时吕翁看见刘邦头上气成龙虎，所以把自己的闺女给了他。就是凭的这个学问。并且连吕翁的女儿——刘邦的妻子，后来所谓吕后，也会这一门。他说：“刘季④ 所到之处，头上有紫气，所以随便他隐藏

---

① 麻衣神相：传说北宋钱若水少年时访陈抟于华山，由一麻衣道士为之相。后人作相法书，遂多托名于“麻衣”。

② 子平命理：一种占卜星命术。宋徐子平撰有《珞琭子赋注》，以人之生辰八字推算附会吉凶祸福，世称子平命理。

③ 六壬大课：明代郭载騋撰《六壬大全》，用阴阳五行占卜吉凶，为以后术数者所通用。

④ 刘季：刘邦字季。

在什么地方，总能找得着。”他们贤父女俩这桩绝技，遥遥数千年，一传就传到神眼刘身上。

神眼刘原在山东胶济一带，卖课为生，兼看看别人头上的气。可是他所见的无非是商贾农工，顶多见几个土财主，头上的气不是青的，便是白的，却从没有见一个头上冒紫气、红气的贵人。一朝福至心灵，便凑了盘费，直走京师。这京师地方，乃是贵人聚会之处。他的眼睛一进宣武门，忽然象害了火赤眼一般，觉得红光缭乱，紫气纵横。他便把平生所学，略略宣传。便有一班“夜气梏亡”[1]的大人先生，前来请教他，问问身上还有气没有气。他生来铁口，不懂逢迎，只望了一眼，统统回绝了说没有。只有三个人：第一个是那时的财政总长梁贻荪，头上有一股红气，只不十分高，并且有些卷曲，象卷毛马的尾巴一般，还算美中不足。第二个是那时才当十七师师长，后来雄镇西北的章大经略，说他的红气有两三丈高，将来贵不可言。第三个便是张小献。那时张小献正在江西当镇守使[2]，因为来京领饷，听见有这么个奇人，便特来领教一下。神眼一见，连忙双手掩着两眼，不敢逼视。小献问他时，神眼闭着眼连连打拱道：“在下自会看气以来，从没有遇到这样厉害的红气，冒的有四五丈高，其热无比。要在从前时

---

① 夜气梏亡：谓黎明前平静的心境为利欲所束缚而丧失。语见《孟子·告子上》。

② 镇守使：官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设置，为省内一地区的军事长官。一般辖一个师。

代，便应该有‘九五’之分[①]；如今民国年头，只怕当大总统还是过于委屈呢！”小献听了大喜，从此常常光顾。遇有疑难时候，便请他起课，指示凶吉，无一不应验如神，把个小献欢喜得没入脚处。后来果然督军、军长一步步阔了起来。便厚给金资，把他留在身边，以便日常请教。从此刘神眼如窑子里的姑娘，遇了常包的客人一般，专伺候张军长，不去看别人的气色了。

这次出京时候，张小献羡慕江南金粉之地，异常高兴。但是照规矩要请刘神眼起一课，更妥当些儿。奇怪，神眼起出课来，沉吟半晌，摇了摇头，再不言语。张小献觉得诧异，便问："怎样，难道是去不得吗?"神眼皱了眉头道："照课象上讲，委实去不得；便去了也不能长久。这筶三阴无阳[②]，是小人阴气极重，不但不得利，还恐怕要落人圈套。"张小献也略有些知道胡莘弄鬼的事情，一想，果然不错，难保他不在背后捣我的蛋，不要弄的羊肉吃不到，惹了一身臊。但是怎样呢，要不去吧，章经略的军令森严，逆了他也不是玩的。况且羊慕诸拚命怂恿着，也难回绝。计算一回，决定去看看风头，如其不对，立刻回来。所以此次小献到南京，军队只扎在浦口，自己偶然过江，在下关花园饭店开个房间，叫条子喝酒。过两天，

① "九五"之分：即九五之尊。术数家认为乾卦"九五"是人君的象征，因用以称帝位。

② 这筶三阴无阳：筶即杯珓，或曰珓；三块竹校投于神前，仰为阳，覆为阴，三阴无阳，即三珓皆覆。

还回到浦口行营居住，绝不想占将军署，也不和老罗等争闹。

老罗等见了，原以为小献一来，必然要演《取成都》夺帅印的，如今竟十分客气，颇为奇异，猜不透他是何道理。不知乃刘神眼的神机妙算，有以致之。神眼的“阴阳八卦定乾坤”，其功在罗家滋方面，可不算小。然而谁知道这竟是神眼刘全为己谋的一项诡计呢？原来神眼自从跟了张小献，赏赉之外，风云雷雨，还着实弄了一笔钱。钱多了没有去路，自然要挥之如土，结识下几个美人儿。他正和清吟小班里一个姐儿打得火热，听见要跟张小献下江南，本有些热辣辣的舍不得。那姐儿呢，也恐怕刘神眼到了江南上海等处，标致人儿太多，难免得陇望蜀，喜新厌旧，再爱上了别人，所以撒娇撒痴，装死作活的缠住了他。刘神眼无可奈何，计上心来，趁张小献问卜的时候，就小弄手法，大造鬼话，果然骗得小献相信。虽还是跟着走了一趟，不久便自回京，重温旧好。所以有位哲学大家说，天下古今中外的无数军国大事，考其内幕，总多少和“妇人”有些关系。汉高祖穷追项羽，安知不是为的虞姬。曹孟德大破本初[1]，竟是为了甄氏。这次江南的一线和平，谁想到偏系于神眼刘相好窑姐之手，也算得佳话无双了。但是羊慕诸是个野心家，人又比张小献阴狠精细。这第一军虽不久回来，那第二军却接踵而至。并且将袁青崖的巡按

① 曹孟德大破本初：指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

使免职，代以久在西北的陈謇。东南风云又紧，老百姓的晦气，还是难免。正是：

才见闭门能拒虎，却看失火又殃鱼。

第十五回　龙稚萧急来抱佛脚　羊慕诸临去送秋波

却说江南巡按又换了陈謇，字子明。他是本京人氏，秀才出身，八股文作的还好，却没有中得举。向来教馆度日。后来觉得这猢狲王、冷板凳，实在不是生涯，决意不干。攒凑盘缠，浪游关外。起初也不过当当州县衙门的书启①。究竟八股文章精通的人，心思来得精细，做起别的东西来，也头头是道，无一不通，渐渐的有了名气。不知如何，又为章大经略赏识了，延聘入幕，任以文案。他第一种本领是善于揣摩章经略的心理。章经略这人心高气傲，威令久传，什么事是要他自己拿主意的。譬如这条路，明明知道是向东去的，他却不乐意听别人说是向东；别人如其说了向东，他一定板起面孔，说是向西的。无论如何，九牛二虎，也挽他不回的了。必得要别人心知其意，先假说向西，等他说道："某人，你这话不对，这条路明明是往东的，你如何倒说了？"然后再唯唯应是，极口阿谀，还要引证出几件向东的凭据，以坚其意。他方始欢喜听受，拿你当作知己。其实这也是大老官的普通脾气，并不是章大

① 书启：旧时专指给上级代拟信件的小官员，后亦用为信札的通称。

经略一人如是。陈子明摸准了这种富贵脾气，随便一句话，总要旁敲侧击，故作盘旋，先俟他透露些真意，方始加以迎合。竟大得章经略之欢，无往不利。

有一天，正是西军在潼关大破吴士奇之后，关内军队回师幽禁赵玉昆之时，陈子明知道时机紧急，对于应付大局的办法，已摸摩了好几天，胸中略有成竹。那天章经略忽然请他去商量，他已整备完妥，便欣然前往。到了经略府，经略开口便问："现在军事要终了，但是宪法是猪仔①造的，总统是金钱买的，以后这局面怎样收拾？叫谁去主持中央？你们也思忖过没有？"子明假作思索一会，慢慢的道："此刻各方舆论，觉得以后要大局稳定，必须要有一强固的中央政府。要建立强固的中央政府，非仗老帅宏威，亲自入京主持不可。至于法的一个问题，正是前法已坏，后法未生，青黄不接之交，还不如姑且舍法而讲事实。这是国内多数人的希望，晚生等也觉得只有这个办法。不知老帅明见以为何如？"章经略微微含笑道："外面竟有这个主张，但是我怎么当得？况且这里三省的事，已经忙不了，我倒不想入主中央，惹得天下人笑话我章某这回出师，是为的个人权利。你们另想想别的好办法，再不可说我要入京的话。"子明听了连连应是，又低头故作沉吟。章经略道："我看还是请干芝老出山最妥当。我就第一个通电发起，再联合各方将领一致拥护。你们看怎样？"子明忙欠身道："老帅高见极明，晚生也想到，如果老帅避嫌不去，自然惟有

① 猪仔：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时被收买的议员，被称为"猪仔议员"。

请芝老出山之一法。并且已拟有一个电稿在此，就请老帅钧阅。"说着，在身边取出一张稿纸，双手奉上。原来他早连章经略领衔请老干出山主持大政的电稿，也起下了两天了。见面时不肯说破，必须要在章经略的本身上，绕一个圈儿。就因为如果开门见山的一说，章经略心里要想"你难道以为除了干木芝，就没人能收拾大局吗?"如此一来，这事便弄僵了。及至章经略说出本心，陈子明如没准备，又要说是太无用，不是个掌幕府之才了。你看，陈子明的用心苦乎不苦！伺候大人物大老官，难乎不难？

不过陈子明陈大秀才，毕竟因此大获宠幸，做了大经略府的秘书长，和羊慕诸等同为章派大红角色。袁青崖辞职，章经略就保他为江南巡按。一个白衣秀士，不到十年，就荣膺方面，开府故乡，真可谓大丈夫得意之秋。拜命以后，乘传[1]疾驰，不两日即抵任所。一应交接已毕，袁青崖自归维扬本籍。陈子明视事数日，便闻纷纷传说要更动署内大批职员。那班王、袁时代的旧人，各有些毛骨悚然，好像那隻饭碗已悬在空中，不一会便要堕地粉碎。真所谓"长江后浪催前浪"、"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自有官场以来一脉心传的"好习惯"。虽尧舜契稷[2]复生，不可更改的。那时各人，有人情的托人情，无人情的钻门路，无门路的双眼一闭，等候那"榜上无名"一条死路。有靠山

---

① 乘传：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

② 尧舜契稷：指唐尧、虞舜、商契（传说中商的始祖）、后稷（相传为周的始祖，在尧舜时代任农官，教民稼穑）。

的趾高气扬，自己看看身体比平日分外雄壮高大些。恰好时交冬令，便赶紧到府东街华盛洋货铺，买个假貂皮帽子戴起来，不济些的便买个乌绒的。这种关外化的服色，足以表示与西方军素有渊源，戴在头上，真可为宗族交游光宠。那没靠山的，自知绝路不远，一息弥留，站在人前，只觉得衣服无色，面目可怜，连说话的声音也低涩如哑。但是就使你不低哑，这种背时鬼的话，再响亮些，也没人来听你。倒还是以哑为佳，省得亵渎了得意朋友的贵耳音。

这形形色色，千情百态，在旁观的颇可付之一笑。而在局中的则自己禁不住觉得是"苦海无边"。其中只有个魏敬斋，锁门昼寝，一如平日。这位魏老先生自从第三回书中与读者见面之后，真是违教久矣。若问他这些日子在这扰扰红尘中，干些什么，说来也很有趣。他挂名算是巡按署一个职员，"等因奉此"① 等类字样，轻易不入他眼。每日只在巡署里他的寝室中画画作诗。午饭后酣然一觉，要睡到下午三四点钟才醒。他虽不是个红人阔人，但是画画得好，谈吐又诙谐，一般同寅，还有外面的朋友，常欢喜跑到他屋里坐地，看画谈天。累得他午觉不能睡，他急起来了，思得一法。每天睡下，关上房门，吩咐伺候的老仆，有人来，回报说是不在家。但是有些顽皮的老朋友，闻听不信，把门推开一看，分明一个赤足袒腹的魏敬斋，如弥陀佛卧像般，睡在床上。于是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每

① 等因奉此：旧时上行公文用的套语。后常借以讽刺只知照章办事而不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

到睡下时候，先交付老仆一把铜锁，关门之后，便叫他像锁皮箱一般锁上。于是随便你再有不信的，这西洋镜总不会拆穿了。他虽疏慵成性，不事公牍，但已在署中十年，就循资按格，也应该作个科长。他听见有将要给他科长作之讯，大大摇头，表示不愿。人问其故，他说："做科长要烦心。不用说每天百十件公事，就光是每件盖一个名章，也大费气力。我是老了，手臂酸软，干不来这个玩意儿了。"可是他每天画菊花、画老少年，倒并不觉得手酸。可见他手酸不过托词，疏懒自是真病。

自从陈謇到了之后，别人忙乱谋求，他只照常午睡。一者魏老素性淡泊；二来资格已老；三来陈謇少年时，曾得魏老游扬[①]成名。当时文社往还，颇有交谊，谅来不致于要砸到他的饭碗。一天，正在循老例锁门酣睡，忽然一个矮阔身材、黑胡子、精神满面的人，科头便衣，后面跟着一个家人，走到敬斋房门口。敬斋的老仆也和敬斋般是个秃头顶，花白胡须，慈眉善目的老头儿。是凡认识敬斋的人，没有不认识那老仆的。他叫老王，跟随敬斋三十多年，除掉有时要喝喝酒，效法敬斋关门一觉之外，其他各事，忠实无比。这天看见有个生客来找敬斋，他从睡梦中伸出头来，也没看清来的是谁，便回道："魏先生出去了，不在家。"那人听了，便要回身。却见身后跟的那个家人，正是签押房的老徐，乃是合衙门听差领袖，伺候巡按使办公会客的。这魏敬斋锁门睡觉的事，早给有些朋友作笑话儿讲，

① 游扬，犹言揄扬，使人得到美名。

讲的无人不知。当下老徐正颜厉色的喝道："老王，你不要糊涂，这是巡按使亲自来会你们魏先生。不是别的客，怎么可以混说。魏先生究竟是不是出去，还是在房里睡觉，你须要说实话。"老王一听，打了一个哆嗦，睁大着眼，急的说不出话来。连忙找件长衫来披着，口里喃喃的道："是，是，魏先生，他，他没出去；去，去办公厅上睡觉了呢。"老徐低呸了一声，便亲自走上阶沿，举手扣了两下。

魏敬斋本偃息在床，拿了一本陆放翁诗，看了没两首，双眼渐阖，手中的书不觉拍的一声堕地。他正在迷胡得趣的时候，也不去拾他。但只觉得耳边拍拍不已，心中疑惑，这本书怎么会接连的响起来。倾耳一听，外面喊道："魏先生，巡按使来了。"敬斋想巡按使怎么会找到我房里来。只好起来，披上件大衫。老王已将门锁打开，陈子明踱了进来。敬斋来不及穿袜子，光着脚，把陈子明让到书桌旁坐下。子明笑道："敬老，久违久违。前天会议厅上匆匆一见，没有能细谈。近来画兴如何？令郎还在交通银行吗？"敬斋道："托福，托福，小儿还在那边。自从巡按使荣任本省，龙稚萧那边有信来没有？"子明皱着眉头道："怎么没有，他想要回来呢。"

书中且表这龙稚萧，是个河南人。祖上军功出身，久宦南京。传到他，也当了一名候补道。当清朝末叶，南京有三多，是：驴子多；婊子多；候补道多。有道是候补道万能，什么差事都可以当得，上至司道，下至局所，没一处不足为候补道混迹之所。这龙稚萧既擅三多之一，又是万

能之选，宜其可以青云得路了。然而不然，他听鼓[1]二十年，始终没补过实缺，也未得着什么红差事。但是家里气派，还是很堂皇的世家局面。昔年延师课子，曾经请过陈子明作西席[2]。子明其时是个失意穷酸，那龙稚萧却世代簪缨[3]。居移气，养移体，宾主之间，大不相同。子明设帐[4]所在，是复园附近两间小室。左边便是马棚，右边一条走廊，通到园门。那园里一个极大花台，种的扬州芍药。魏敬斋也和主人相识，到三四月里常来园里看花，顺便到子明房里坐一会。一天，子明说起："东家要题这里书斋的斋匾，自己拟了几个什么：胜兰精舍、滴露轩之类，东家总嫌寒俭相，不合用。可否请敬老代想一个？"敬斋略一思索，欣然道："何不就题为：厩畔书声，极于此地切合。每天在马鸣萧萧之中，透出一阵琅琅书声，格外雄壮得紧。比那西湖边的柳浪闻莺还要好听哩。"说罢呵呵大笑。子明觉得这话带些讥诮，红着脸不好回答。敬斋是无心的，看见子明惶愧，也觉得自己话说得过于直率。便搭讪着拉了子明去看花，混了过去。

---

[1] 听鼓：古代官吏听鼓声上下班，因称赴衙署候值应班为"听鼓"。后亦称赴缺候补为"听鼓"。

[2] 西席：旧称家塾的教师为"西席"，因与主人会见时，按旧礼其席位须坐西面东。

[3] 簪缨：古代达官贵人的冠饰，用来把冠固着在头上。旧因为做官者的代词。

[4] 设帐：古人以"绛帐"为师长或讲座的代称。设帐所在，指教学的场所。

这园里芍药，的确开的异锦纷披，十分灿烂。子明每于课读之暇，徘徊吟赏其下，领略那繁春烟景，也算是客中一乐。这天，子明午饭过后，日长人困，信步踱出房来，在花台边游走一会，身子有些疲倦，想叫伺候书房的书童掇个凳子来坐坐。那书童名叫史利。平日伶牙利齿，势利不过。这天正和看门的二爷拌过嘴，余气未息，咕嘟着嘴哼小曲儿。听见师爷呼唤，理也不理。子明再唤一声，史利回过头来，斜着眼道："什么事？"子明道："替我掇个凳子来。"史利鼻子里哼了一声，慢慢的回道："师爷要坐地，只好请到房里来。这书房里的凳子，主人吩咐过，不许掇到外面去，恐怕丢失。"子明怒道："胡说！我现在这里，怎么会丢失凳子？还不替我掇来！"那史利索性别过头去，面对着墙壁，好像另外和一人说话一般，冷冷的道："啊呀呀，好大的气劲。我再不掇去，怕要杀我的头了。有这么大的威势，怎么不去做官做府，却在我们公馆里当一名师爷。也和我们一般，不过你是坐着的，咱们是站着的，其实一样混碗饭吃罢了，也值得这般张致？"子明素来受尽了这势利书童的奚落，今日又听了这一派话，实在心头按捺不下。不过回心一想，寄人篱下，原是自取其辱。和这些小人们还计较什么，嚷闹出来，倒给人笑话我没有容人之量。想到这里，便憋着一肚子气，自在花前立定呆看，不再去理他。可恶那史利，这时不知在那里找出一张既破且烂的凳子来，双手掇着，在子明身后用力一顿，嘣的一声，顿在地上。冷笑道："师爷请坐吧，师爷真有坐冷板凳

的好工夫，整天的坐不厌。看看花，还要坐上一会。皇帝家当年考试，若是考的坐功，师爷怕不是稳稳的一个头名状元。可惜不考，所以师爷还是师爷。”子明听了，怒不可遏。想要着实叱骂几句，话到口边，又缩住了，气愤愤的坐下。那史利又指着花儿，换了副皮笑肉不笑的面孔，说道："师爷看，这花开的真好，走遍南京城，也找不出第二家。师爷总算有福，要是在师爷家里，那里看得到这种好花，怪不得师爷高兴。这花有名的叫富贵花，如果种在师爷家里，也长不大，开不出花。不要看他是草木，真有灵性的。”子明听得，气破胸脯，再也坐不住，冷笑了声，立起身来，往房里便走。寻思之下，觉得再留无味，便决然写了辞书，叫人送达。龙稚萧也不甚挽留，任其自去。皆因那时的教书匠，既无塾师联合会等组织呼来喝去，一任东家之意。在做东家的方面看来，一名先生，还远不如一个厨下大司务。大司务识得东家脾胃，做得合口菜肴，如其一旦换人，必定要三月不知肉味。所以东家还不敢轻易撤换。至于开“子曰店”① 的斯文劳工，真是车载斗量，俯拾即是。早上辞去一个，下半天包你会有三个登门自荐，永远不愁“缺货”的。所以龙稚萧不在心上。

但陈子明这一去，就到关外。荏苒数年，功名蔚起，那著名的富贵花，竟会开到他家里来了。到任以后，龙稚萧正在别省谋事，连忙赶回，上辕求见，极意道歉。

① 子曰店：指私塾，因旧时塾师教学生必读的《论语》等书，满篇都是“子曰云云”。

还要打扫园亭，洁治肴酒，恭迓新使，玩赏贱花。这时那史利小人，早又蹶起肚腹，翘着大拇指，对一班同事说道："咱当年伺候这位巡按大人，必恭必敬，比伺候主人还要胜十分。巡按大人欢喜看花，咱每日必定净扫苔阶，安排坐具，泡好茶，焚好香，样样完备。大人很和气，有时还叫咱在身边说句闲话儿。咱和他真是前世的缘法，自然而然的。咱觉得他是个大大贵人，待他比父母还敬重。你们那里知道呢？所以这回大人来到，必须还是我去伺候，才讨得大人欢喜。"内中有个晓得从前那事的，便笑道："罢啦，史利哥，你当日真和陈大人说的好闲话，他老人家若没有你这几句闲话，便不辞这馆，不去关外，那里到得了今日的地位呢？论理真应该谢谢你才是。"又有一个家人道："咱们主人，从前对于这位巡按大人，也没甚好意思。如今叫做'常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也讨不了什么公道。"

且不提众家人纷纷议论，陈子明是否去赏花赴宴，在本书中无甚关系，也可不必赘叙。却说羊慕诸催动大军，来至江南，就在南京城内外及浦口一带屯驻。自己便入将军署住下。那罗家滋宣抚，倒得另寻地方。就在城东侯府地方寻下一所大宅，乃是前清丰润张佩纶[1]佥都的住宅，租下来作为宣抚使办公之所。那张宅虽也闳深窅窱[2]，有池有园，但比起上将军公署来，究竟差得很多。罗家滋此时

① 张佩纶：清末直隶丰润人，因好议朝政，号称清流派。佥都，官名，即佥都御史，地位略次于副都御史。

② 窅窱：同窈窕（yǎo tiǎo），深远的意思。

手无兵权，空拥虚号。徐家旧部，既属貌合神离，自己嫡系军队又不能带来，早已味同嚼蜡。那禁得又来了个咄咄逼人的羊慕诸，指挥素定，旁若无人。把个老罗气得一佛出世①，心想如此生活，还不如在门司或者天津，优游林下，倒落个高尚之名。省如现在无拳无勇，袖手看人，受尽了无穷炎凉之气；罢，罢，还是早些行使三十六计的上计为是。于是连电乞休，竟自浩然归去。

羊慕诸当老罗拿身分的时候，站在旁边一声不响，看上头如何处置。及至干木芝也明瞭这个情形，知罗家滋万难留恋，明令照准。老罗收拾动身，羊慕诸竟客气也没有客气一句。第二道命令下来，以羊慕诸署理江南督理，他也就直受不辞，即日安排接印视事。好在他久已住在将军公署，真好比开店铺子"先行交易，择吉开张"。人家说"走马上任"，极言其迅速，但是究竟还要走一走马。他而今自办公厅的洋楼里，走到大堂上接印，不过几步路儿，连马也不消走得，可谓更迅更速。

话休烦絮。羊督理接任以后，一连数月，太平无事。只是羊慕诸少年得志，眼界甚高；兼之久掌西北重权，觉得这区区江南一席，还不过是牛刀小试②。所以对待僚属，以及接见士绅，总不免露出些睥睨一切之概。初来时候，震

---

① 一佛出世：佛教认为世界每经历一小劫，始有一佛出世。后引申为难得的意思。

② 牛刀小试：比喻大才小用。苏轼诗："读遍牙签三万轴，欲来小邑试牛刀。"（牙签指书，古线装书的封套上用牙签作扣子。）

于他小诸葛的神威，还不为怪，久而久之，觉得慕诸对一应人等，总是傲岸不屑的样子。江南人最欢喜柔媚，习于恭维的，炭篓般高的帽子，人人爱戴，而且戴之成瘾。你不给他戴，他就觉得头上光秃秃的难过。对于羊慕诸这种北方人刚爽性气，反倒觉得不甚投合。那时南省著名的几位在籍大老，张叔正老病侵寻，渐渐的不甚问事；并且因他素日与黎纯甫、徐调玄颇有交谊，西方诸将，先还有与他为难之意。毕竟章大经略笃念老成，特地于西军南下之时，把羊张诸将叫到跟前，吩咐道："张叔正年纪老了，你们切不可难为他。"因这一句紧要命令，羊慕诸对于通州方面，还不敢有所惊动。不然就难说了。其次就是章伯义，还有徐州的王仲霖、崇明的黄朱阁，皆已年高德劭，望重乡邦，无论那一个五岳七煞[①]来到江南，对这几位先生，是总要恭而敬之的往拜，还要三揖三让的请酒。有善于恭维、迎合江南人心理的，如徐调玄辈，还要喊上几声"老伯"，自称小侄，盖所以表示优贤敬老，尊重民意也。但是，民意何以总在这三四个大老前辈的心中口中呢？你们不知道，老辈而又大老，见多识广，思虑深长，实足以代表一般民众，以谋福利。岂若少年浅识，只顾目前。所以尊重老辈大老的意思，就算他尊重民意，实不为过。即戆如怪兽的张小献路过苏州，他还晓得去谒见章伯义，执子侄之礼呢。惟有羊慕诸刚愎自喜，不甚招揽他们。他们老辈心胸，倒也不以为意。可是一般二路脚色的士绅，就大大的不以为

① 五岳七煞：传说五岳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多往祭祀。七煞，凶神。

然。渐渐的背后讥诮羊慕诸刚而无礼。在他们或者以为这种乡老的宗派传统，伯仲二老之后，就要轮到区区自己。如若一旦废了"醴酒不设，穆生将钳"[1]，那便是乡老之传，自我而斩，岂不得罪于天下后世吗？所以无论如何，虽是这虚与委蛇[2]的礼貌，也势在所必争。

众人既不可之羊慕诸，自然要退有后言。但是羊慕诸却完全不曾理会。那陈子明呢，又是个崖岸自高[3]的脚色。于今富贵而归故乡，对那些"三老五更"[4]，尤其不甚在眼里。有一次，他会见一个同窗老友，偶然闲谈，问他现在读些什么书。那位朋友正容敛色道："只读得论孟数句。"子明大为诧异，问是那几句呢？那朋友道："一句是'枨[5]也欲，焉得刚？'一句是'夫子之道，貊[6]道也！'一句是'色厉而内荏[7]，譬诸小人，其犹穿窬[8]之盗也欤。'"

---

① 醴酒不设，穆生将钳：汉楚元王敬礼穆生，穆生不喜饮酒，王常为他备醴酒（甜酒）。后王戊即位，忘设。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钳制威胁）我于市。"后因称对人敬礼渐减为"醴酒不设"。

② 虚与委蛇：委（wēi）蛇（yí），随便之貌。语出《庄子》。后谓假意殷勤、敷衍应付为"虚与委蛇"。

③ 崖岸自高：崖岸，高峻之貌，常用来比喻人性高傲，不随和。

④ 三老五更：相传古代设三老五更以尊养老人。《后汉书·明帝纪》："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五更谓年老致仕而更事多、经验丰富的"更"应为"叟"字。

⑤ 枨：读如成（chéng），这里指人名。

⑥ 貊：读如陌（mò），古族名，北狄曰貊。

⑦ 色厉而内荏：外表强硬而内心怯懦。

⑧ 穿窬：穿壁逾墙，指盗窃行为。

说罢还冷冷的一笑道："孔夫子真是时者之圣。他怎么知道，千百世以下竟有这几等人，所以特留此数言，以为箴砭哩。"子明也明白那位老友言中有刺，竟自当面发挥。但是无可如何，只得付之葫芦一笑。虽是那位先生掉文掉的酸气直冲，然而也可以见陈巡按在任乡评之一斑哩。

羊陈二人沆瀣一气的在江南干起来，当然不会讨好。恰巧时局又变，吴士奇拥兵豫鄂，忽有与章经略联络之事。以多年鏖战的仇敌，一朝弃怨言欢，并且在北京相约见面，会商攻取古北口，北方战云又起。而在浙江的申烈，陡然提兵，直逼淞沪，略取南京。羊慕诸人虽刚愎，眼光毕竟与张小献辈不同，觉得西军自入关以来，转战千里，阵线太长；现北方又有战事，腹背受敌，劳师远征，实在不宜。便与子明商量，决意全师北返，把江南让给申烈。那陈子明自己是江南人，无论如何功名心盛，究竟这爱护桑梓的一念，是人所同具的，也正好藉以挽回挽回家乡的舆论。两人一商量之下，意见相同。慕诸说："要走即日就走，如其浙军到了近郭，那就要不战也不能了。"于是密下命令，三军整备，一面邀请在宁一班士绅入见。羊慕诸慷慨大言道："咱们西方军是不怕人的。自从入关以来，战胜攻取，何曾让过人家一步儿。那古北口马家军的防御，何等坚固厉害，尚且禁不起咱们的炮火，何况区区申烈。不过我觉得江南人是文弱之民，江南地不是用武之地。眼看苏松常一带，如许繁盛的工商业，如此美秀的好河山，咱们两家，如一开火，那就要玉石俱烬，万劫不复。我虽是厮杀了半

世的人，倒不像罗家滋、徐调玄这般忍心害理，把嘉太松沪锦绣般好地方，作火并之所。我现在决意走了，连你们江南的一草一木，多不愿意惊动。也叫你们知道，羊慕诸不是不懂交情的人。可要声明，某不是怕那申烈小子。咱们将来总有机会在别处平原旷野、人烟稀少去处，放出本领，见个高下。此刻就算我让了他，但是你们诸位，要心下明白才是。”那班士绅们，此时正为羊军未退，申军已临，大家愁得走投无路。南京城里稍有身家的，每日大箱小簏，携男提女，上沪宁火车到上海去预避兵灾的，总要有数十百家。那鼓楼南北大道之上，只见一部部马车人力车，满载着行李箱笼，往城外送。车站上更是人山人海，比平日热闹数倍。那绅士们更不必说，家眷财物，早已迁徙一空，留着个单身在京，主持地面，镇压谣言；帮着警察厅布告人民：不准逃难，不准搬家，扬言自己誓与搬不走的穷老百姓同生共死。今日一闻羊慕诸之言，真觉得绝处逢生，其感激涕零之状，竟是自出娘胎以来的第一次。连忙鞠躬俯首，齐颂天恩，山呼①而退。这天晚上，满城传说，申军已过镇江；羊慕诸所部的第八军，却已全部武装，开赴浦口上车。两家子总算不曾见面，免了江南人民一场灾劫。真是：

宦海鱼龙方曼衍②，战场风鹤③竟消沉。

---

① 山呼：犹言嵩呼。《大唐记·封禅颂》：“万岁山呼，从天而至地。”

② 曼衍：发展变化。

③ 风鹤：风声鹤唳。

第十六回　群才济济无疾而终　一士谔谔有闻必录

羊慕诸、陈子明联袂而去之夕，申烈的军队，还在镇江。并不是申军来的太慢，实在是羊陈走的太快了。这位小诸葛闻听探报，念了声："司马懿兵马来得好快呀"之后，并不计设空城，竟就此四轮车快似风云，连夜渡江而去。这种做派，谭鑫培也没有表演过，据说申烈虽然善战，却有腿软之病。他历来临阵督战，要学福康安一般坐轿子①的。不过他前回之由闽入浙，这回的由浙入苏，行军却迅速异常，绝不濡滞。不料比羊慕诸仍还一步来迟，在这次长途竞走的纪录里落了选。所以古人说："善战者，不但要能进，还要讲究个能退。"退要退得合乎北方一句俗语，叫做"干脆"。羊慕诸可算得干脆了。但是陈子明呢，但白白的"富贵归故乡"一趟，并没有做什么事业，岂不是辜负了这回衣锦之荣？看官且慢，待在下趁申烈军队尚在常镇一带，迤逦而来之暇，把陈子明的事再表一表。且说陈子明英爽

---

① 福康安般坐轿子：福康安清乾隆时大将，曾平定台湾、西藏。出行坐轿，需用轿夫三十六人，分四班，轮替值役，轿行若飞，即出师督阵亦坐轿，轿夫每名须良马四匹，凡更役时辄骑马随从。

自喜，兀傲不群，也和羊慕诸一样，带些关外味儿。可是究竟还和地方上敷衍敷衍。逢到重要问题，除打电报请示经略、老干外，也没别的办法。所最可以使人记忆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消极的，他绝对不赞成省宪会。他在任内，始终未召集过一次，有议士来见，他也从不请会，简直的视若无物。议会既等于解散，那些议士像孙行者失了金箍棒；又像凤阳婆失去了猢狲一般，没的弄了。其中有一部份公正自好和素有学问名望的，自然不妨另治他业。那些素来靠议士招牌出卖风云雷雨，武断乡曲，鱼肉良民的，一旦失掉了这道护身符，砸破了这只金饭碗，也自不免要怨气冲天，谣咒并作。可是陈子明有铁一般的靠山，竟无奈他何。有一天，某县出了一件人命官司，当地一个议士进去说情，那县官素来畏议士如虎，百依百随的，这回仗着上头不理会这一套，他便也铁面无私起来，不但不准他的情分，竟一个电报给陈子明进行举发。陈子明勃然大怒说："议士在开会时期，负有代表人民的使命；散职回里，便与平民无异，何得出入公门，招摇生事。着该知事立即逮捕，移送司法官厅，从严讯办。并通令六十县，嗣后不得再有纵容此等不肖劣绅把持地方，曲徇情面等事，违者一并治罪。"这道命令一下，把那些土豪劣绅吓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那素知自爱的议绅，倒也颇颇称快，并不怪陈子明摧残议会尊严。至于老百姓们，视之漠然。本来有议会也好，无议会也好，横竖议士老爷们所代表的不是他们，与他们毫无干涉。袁青崖专一敷衍议士，他们觉得

是大人老爷们官官相护，理所当然。陈子明不理会议士，他们又觉得大虫吃小虫，强中更有强中手，也是天演的公例。本来当时一班识时务的人们，有一桩最拿手的本领，可以用两联诗表现出来的：一联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无论那一类人物，在我之上的，便是该管我的人，服从之性，比什么都强烈。可惜有时候所服从非人，对土豪劣绅如此，对军阀官僚亦如此。并且胡来胡好，汉来汉好，决不拣选的。第二联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习性是人所知道的，例证之多，不胜枚举，也不必再加以诠释了。所以陈子明在江南横行专断了一时，江南的狗也没敢放一个屁，何况停止省宪会一事，还略有些得民心呢。再说第二件事是积极的。陈子明虽不喜欢会议，却也主张委员制。他一到江南，最注意的是财政，便成立了个财政委员会。在全省绅耆中，敦聘到一位委员长，姓孙名思礼，字子才，苏州人氏。为人精明敏捷，才思横溢，少年发解，历任剧邑[1]。入民国后，连任省宪会议士，并被举过一任议长，还在徐祚巩之前。他在会中最留心本省财政，每次会里组织财政审查会，这审查长一席，非他不可。所以历年来江南度支盈亏，榷税利病，以及一切整理方法，惟有他眼中如观掌纹，口中如瓶泻水。陈子明久闻得他的名头，经人介绍，一谈之下，欢喜无限。陈子明自己是个自负有才的人，遇到孙子才，觉得谈锋既犀利无比，论事

---

① 剧邑：亦称剧县。谓政务繁重的县。汉时有平县、剧县之分。（见《汉书》）

又头头是道，便自然而然的倾倒起来。组织整理财政委员会时，倒把本管的财政厅长黄慕庄委为委员，特聘他担任委员长一职。那位孙先生年已六旬，这时正研究佛学，专心宗镜[①]，比少年时候的锋芒四露，已大不相同。说起他少年时候的轶事来，也颇堪一新耳目。他在辛卯那一年，中江南乡试第五名经魁[②]的时候，还只二十余岁。会试没有联捷，就以知县分发到浙江候补。那时浙江巡抚是湖南人聂仲芬[③]，在"请安禀见"的候补班中发现了他，觉得有些与众不同，很是赏识。一天，萧山县闹出一件教案，聂抚台便委他前去调查，并相机解决。那时外国人初到内地传教，民教冲突之事，非常之多。一般乡下老百姓，乍见那些高鼻子黄眉毛的洋鬼子，不由的疑神疑鬼，相惊伯有[④]。说什么要拐小孩子去烧烟囱，没有这个，火轮船便不会发火啦。什么挖人的眼睛去配药，配成了便可以医治瞎子复明啦。那洋人传教，当然要行些小惠，使人信从，又大多知道些医药常识，配合些硼砂水，替附近乡民医医眼疾，也是常事。经此一传，便成了妖魔鬼怪了。便更有

---

① 宗镜：宋僧延寿撰《宗镜录》一百卷，辑集佛教各宗的教义，自称为"宗门宝镜"。

② 经魁：明清科举考试分五经取士，每科乡试及会试前五名（即于五经中各取其第一名），称"经魁"。

③ 聂仲芬：名缉椝，曾国藩第五女之婿。

④ 相惊伯有，《左传·昭公七年》："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谓郑人畏伯有的鬼魂来作祟。后因以形容无故自相惊扰。

附会谣传，说某家某家，平白的丢失了几个小孩，就此不知下落，有人看见，已给洋人投入火轮烟囱之内。某家某人，好好的睡在床上，一双眼珠不知何时给人挖去，鲜血淋漓，看看已死，却有人在教堂里看见一对眼睛，装在洋人的火酒瓶中。诸如此类，越说越像，越像越说，顿时激动了乡民一种自卫的心理，和排外的义愤。还有那些教民，投身入教之后，看见那时官府怕洋人怕得厉害，凡有事情，无不惟洋人之命是听，生怕得罪了他们，简直比上司还要怕上几倍。他们也就狐假虎威，欺压良民，骚扰乡里。如此一来，乡民对教士是疑是惧，对教民是恨是忿。疑忿所积，激成反动，当然在所不免。萧山这一案竟聚集了数千乡民，焚毁教堂，捆殴教民，聚众不散，声势汹涌。子才临行之时，聂仲芬再三叮咛，带些兵去护卫，以防不测。子才想了一想道："萧民聚众如此之多，如果他还怕王法官刑，和大帅的威德，那思礼此去，动之以至诚，晓之以利害，自无不服之理。如其不然，这五六千横暴之民，目无法纪，猛兽一般，又岂是一二百个久不临阵的兵丁所能济事？思礼此次只带两个亲随前去，宣布大帅德意，相机办理。无论有效无效，生命决无危险，请大帅放心。"仲芬见他说得如此斩绝，知道他胸有成竹，毫不畏葸，不免又赞了几句，吩咐他速去速回。子才连夜渡江，赶到萧山。只见乡民聚集之处，在离城三四里地方，人山人海，喧呼动天。那教堂已完全被毁，黑烟细缊，瓦石满地。子才且不入城，在路旁饭店里卸下行装，叫亲随去找

两根长竹竿，每竿上扎一方白竹布，做成两面旗子，亲自提笔写着一面是"奉谕来办教案"，一面是"诚心救我萧民"。叫亲随一人一面，掮着前面走，自己在后跟着。那些乡民乱纷纷，足有五六千人，手拿着锄头扁担、劈柴刀斧之属，正在呼号叫骂，要焚尽全县教堂，杀尽全县教民。忽听得一声"抚台大人委员到了，你们有话慢慢讲来"。大众一听，以为抚台派来的必定是员武官，还必定有掮洋枪的老将们跟着。那知抬头一看，只见是个白面书生，短小精悍，穿着靴服袍褂，官府服色，站在一座小土冈上面。一左一右两个亲随，掮着两面白布旗子，清清朗朗，绝没有半个兵丁影儿，倒不觉得一怔。哗闹之声，便静了下来。子才见众人视线向着他，便提高喉咙，喊道："你们且不要乱，听我一言。我虽是奉抚台的札委而来，实在是来救你们萧山全县百姓的。我是中国人，读的是中国的书，做的是中国的官。你们这种爱国的良心，我心里也很赞成。不过可惜用得不好，你们现在聚众围城，形同反叛，杀洋鬼子没杀成，先自犯下了灭门大罪。一旦朝廷知道，派兵剿办起来，你们想想，值得不值得了！况且你们平日本是安分耕农的好百姓，试问能抵敌枪械俱全的官军吗？再者在你们本意，不过仇恨洋人教民，不知洋人果然不好，自有抚台办他。教民更容易了，按律治罪，还怕逃到那里去。何用你们自由行动？我因为爱惜你们一片爱国愚忠，你们自己不晓得已犯了国法，所以特地在抚台大人前讨了这个差事，来劝谕你们。如其听我良言，你们便可

立刻散归，候我回明抚台，把洋人教民一一究问惩治。如果十天之内，没有动静，你们再自由行动，也不为迟。如不听我言，你们就先杀了我，免得我眼见你们陷于大辟①，玉石俱焚，心中不忍。你们细细去想，究竟是走那条路好？我孙思礼单身到此，不带一兵一卒，决不是顾惜性命，畏首畏尾的人。尽可以听你们如何处置。”说罢，从容挺立，气概凛然。那群民众之中，前两排尽是些为首之人，也还略知些厉害；这时本已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听孙子才一片言词，说得委婉动人，却又严正明白，直揭他们的心病，不觉有些毛骨悚然。便迟疑延挨了一刻，又交头接耳，商量了一回。内中一个彪形大汉，披着大氅，像个领袖的人，便高声说道：“孙老爷的话，也还有理。我们姑且依他十日之限，如十日内不见分晓，那时休怪我们还是要动蛮的。众兄弟们！暂时回家去歇息歇息再说。”那大众闻言，果然纷纷散去，不到半个时辰，走个罄尽。子才方始入城，与县官绅士们相见。那逃在城里的洋教士，又来缠着子才，要求赔偿损失，惩办乱民。子才对他冷冷一笑道：“乱民犯的中国的法，自有中国官宪来治他，用不着贵教士要求。就是那些恃教为非的教民，他也还是中国的人民，这回一样要按法究办，都不必贵教士费心。至于赔偿损失一层，我闻得贵教是以博爱救民为宗旨，就为这些愚民面上，受些损失，谅来贵教的上帝也乐于牺牲的。贵上帝的身体，尚且肯舍弃，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何况他

① 大辟：古代五刑之一，死刑的通称。

教下的区区财物呢？请贵教士不必谈了吧。”那教士把脸一沉道：“上帝博爱是不差，这损失总要你们中国官厅赔还我的。”子才也把脸一沉道：“拿来！”教士诧异道：“拿什么来？”子才道：“我们中国官厅替失主追赃，是要凭一张失单。你们外国办的保险公司替所保人家赔偿，也要凭一张保险单。现在你既没有在我国官厅保过险，这赔偿两字是谈不到了。你还是开一张失单来，我们替你追赃就是。不过追得到追不到，只好碰你的运气。”翻译的把这些话翻给那洋教士听了，他目瞪口呆，回答不出。延挨了一会，只得回去，开一张失单送过来，由县里发案追查。一面把欺压乡民的教民，查缉几个到案；并拿那几个为首滋事的乡民，问了一堂，板责枷号了几个。那时洋教士见子才厉害，竟不敢来讨情。乡民方面，一经解散，余气已衰。又听得省里有调兵剿办的消息，也各不敢再出头。一场天大风波，就此了结。孙子才回省消差，聂抚台对他竖着一个大拇指，笑道：“高明，高明。想不到你竟办得如此妥速。这场功劳，自然应该给你一个缺。现在嘉兴、新城两县，恰恰要换人，你说吧，要到那里？听你指定，我就交代藩司挂牌。”子才欠身道：“蒙大帅青眼，知感不尽。不过初署事的，不敢希望骤跻嘉兴大缺，还是新城吧，或者还对付得来。”聂抚台又竖着一个大拇指，说道：“更高，更高。就是如此吧。不过暂时委屈了你。”子才连声称谢，就此退出。不到几日，司里挂出牌来，委孙子才署理新城县。子才到任之后，一帆风顺。不久，就调署嘉

兴，又调仁和首县。后来几个巡抚，个个赏识他才气过人，又委他兼当抚辕文案委员，办理摺奏。他这个知县，兼着抚署的师爷，自然与众不同。自藩臬以下，大都刮目相看。他平昔恃才傲物，不善应酬。三句话不对胃，就拂袖而去，全不管大人卑职的体制。大家倒也无奈他何。一天，他想着两浙盐运使王方平，是同年熟人，许久没见了。便吩咐打轿到运使署谒见。知县见司道，照例要下官厅子候传的。他轿子到了头门，也不下轿。吩咐执帖的拿衔帖交代门房禀报。那位王运司，恰好正在薙头①，才薙了半个，没有看清来的是什么人，就叫道乏不见。门房出来一说，子才大怒，叫门房再去回，非见不可。门房知道这位首县老爷的脾气，今天使出恶虎村黄天霸的声口，闹着"一定要见"。想来运台大人也只好如濮天雕、武天虬一般，道个"要见就见的"，便也不敢拿出上司衙门门政大爷身分，拿着帖翻身飞跑。王运司这回才看清来的是孙子才，可奈何他这半个头还是没薙好，只好仍旧说"挡驾"。这时子才的轿子已进了二门，闻说还是不见，他怒上加怒，转冷冷的说道："不见就罢，我管我的百姓，他管他的'吃盐'，原是不相统属，并不是来上他的衙门，不过老朋友面上，访他一次。什么了不得的盐运使，叫他少摆些上司架子罢！"说罢，便吩咐打道回衙。从此他就永不到运司衙门，有事请他也不去。王运司倒感觉无味起来。一天上院与抚台说起此事，抚台倒说得好："你们是老朋友，你老哥就在

① 薙头：薙，剃的异体字。

薙头中间见见他何妨。孙令的毛豹脾气，无人不知，你去惹他则甚?”王运司想不到倒碰了抚台这个软钉子，只好垂头丧气而退。还有一次，浙江新到任的一位提学使①衙门里忽然失了窃。那位提学使是少年翰苑，骤跻清要，以内阁学士外放浙学。雍容华贵，自命不凡。通省自抚藩以下，皆不在他的眼里。一旦关防严密的棘辕锁院②之间，忽报失窃，自然震怒异常。立传首县进见，勒限三天内要破获真赃正盗。可可的仁和首县，是这位武生泰斗俞毛豹般的孙子才。一听学使的话头官腔十足，明摆着上司眉眼，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厉声说道："捕盗是捕厅的专职，知县不是捕厅。现在还未到'外户不闭'的大同世界，如果杭州城里几十万的人家失了窃，人人要缠着知县，知县吃了皇上家的俸禄，只好天天去伺候窃贼，还忙不了。谁希罕这七品官儿，何必拿这顶帽子来压人，听候你的白简③就是。"说罢，连告辞也不说一声，掉转脸往外就走。那提学使有生以来，没受过这顿抢白，气得面孔雪白，两眼倒插，差一点儿晕了过去。软瘫在椅子里，动弹不得。口里只叫反了，反了。过了半晌，才清醒过来。立刻要动摺子参这个目无长官的知县。一叠连声嚷着："我这提学使也不能干了。拼的咱们一同回家吃老便去。倒要

---

① 提学使：官名，清末设置各省，管理所属州县学校及教育行政。

② 棘辕锁院：棘，荆棘；棘辕，意谓戒备森严的官署。锁院，亦称棘院，明清试官入院后，即封锁内外门户，以严关节。

③ 白简：古御史有所弹劾的章奏称"白简"。

和他见一个高下。”旁边一位绍兴老幕，只阴测测的冷笑。学使怒道：“老夫子以为怎样？难道说还不该参他吗？”师爷微微摇头道：“不是这个话，参他倒容易。请问大人，用那几个字的考语呢？”提学使想了一想道：“就用这‘捕务废弛，行为狂妄’八个字，老夫子看好不好？”师爷点头道：“字眼倒也不差。不过一层，大人只管的是考试兴学，这地方上的缉捕，不在大人该管范围。摺子上去，上头见了，必以为捕务废弛，百姓受害，抚台和藩臬两司所司何事？何以不问，而要大人提参起来？大人倒得了多事之名，又削了抚藩臬的脸面。倘因此上头责问议处起来，他们和大人的冤仇，便结的深了。再者闻说孙令是抚台那边第一个得用人员，很见信任。万一他真个拼着这个官不要，在旁边捣乱起来，弄得大人和抚台那边感情破裂，别的事便不好办了。况且这失窃不过是本衙的事，又不关着地方民众，闹起来，总说是大人挟着私见。本衙有这么多的巡查护卫，防范不了一个窃贼，自己先落了个不是。依愚下之见，还要请大人三思才是。”学使侧着头听了一遍，闭目一想，觉得此言有理。但是这口气还消不下，愤愤的道：“依老夫子的话，这事难道就罢了不成？”师爷道：“罢了，也没有这么便宜。我看大人可以上院把这事原原本本的告诉抚台一遍，一者全了抚台的面子，遇事没有越过他。二来见得大人待属下宽和，格外见得孙令的狂态，不可为训。抚台那边没有不给还大人一个面子的。那孙令撤差虽不见得，训斥是一定要挨的。或者还逼着他到大人跟前

谢罪，也说不定。如此，在大人方面，总算过得去了。”学使听了，只好点头称是。次日就如法炮制，上院面陈。那时的巡按是个旗人，姓崇，名藏，字子巩。浑浑穆穆，尚能用人。平日最信任孙子才。一闻学使之言，只含着笑容说道：“首县事情很忙，孙令又兼着兄弟这里的总文案，他也实在累乏了。你老哥这点事，就照他的话，吩咐捕厅去办，也是一样。至于孙令的急躁脾气，有时他对兄弟也要发的，兄弟倒素来不计较他。朝廷求贤若渴，我们要仰体主子的德意，留意人才才是。孙令总算是通省第一能员，兄弟所以凡事优容他。老哥谅来也是这样心理。”说罢，又略谈了几件公事，就端茶送客。那位学使不敢再说，竟白受了子才一顿发挥，捺住一肚子恶气回衙去。只好拿家丁亲随们来发泄，从大门口骂起，一直骂进上房，骂的门神胆战，鸡犬心惊，方才休止。孙子才却从此提学使的衙门，又不上了。

他诸如此类的豪放举动，不止数端。弄得司道侧目，同列嫉忌。在浙江十余年，虽历任大缺，却未迁一阶，也是吃的这个亏。光复以后，任过苏军的副司令，旋被选为省宪员。他当议长的时候，巡按正是徐仁山，也是一个能吏，两人颇谈得来。一天，仁山在署内请他吃饭，就此一宾一主，对酌论心。仁山得意洋洋的说道：“兄弟在江南，用人行政，只得八个字的诀，却也颇可应付，不致捉襟见肘。”子才道：“倒要请教是那八个字呢？”仁山叠着两个指头，笑说道：“便叫做‘行政公开，用人专断’。”子才

只冷冷一笑，举杯饮酒，不再答腔。仁山又追问道："才老以为兄弟这八个字的诀怎么样？有意思没有？"子才仰头笑道："好是好，但是兄弟还有两句转语，仁老要不要听？"仁山忙道："自然要领教。"子才道："你这八个字，每句底下还要添四个字，共总算起来，也是个八字，叫做'行政公开，不负责任；用人专断，惟我独尊'。"仁山也是极聪明的人，觉得他这话来得锋芒。再说下去，恐怕他在浙江时的火性，又要发作。便哈哈一笑，截住话头，尽欢而散。

荏苒数年，子才已年近六旬，气度更为纯粹。代议余暇，专心研究佛学。把一部《宗镜录》潜研默阐，涵泳其中。对于功名念头，早已淡远。此次应聘而出，担任整理财政，却为的还是客卿地位，不是做官。又觉得十年来专心致志的江南财政办法，也要想趁此实现一番。所以慨然不辞。那知没几个月，申军入苏，羊、陈退走。这财整会也就梦幻泡影，随之而尽。但是孙子才的名望，申烈也知道的。南京底定，军事告终，便要料理民政。这时北方还是干木芝执政，不过对于直系驻防的诸省，命令不行。这江南巡按一职，申烈也不请命于干木芝，要在江南名流当中，选择一人担任。便邀集了章伯义、王仲霖、孙子才等人，征求意见。章王孙三老先行商榷一回。子才便推举了程仪斋，仲霖也赞成。只伯义说："仪斋固然为人望所归，不过他久已抛弃政治生活，不知他肯不肯牺牲一回。从前在民国二年间，陈道齐作都督时候，我们已推举过他，他

坚定不肯就。同时浙江都督诸人，又要拉他到浙江，他又一口回绝。在那时他尚且不肯出来，近来长斋礼佛，口不谈时事已久，倒还肯出山吗？据我看来，只怕未必。还是另推一位吧。”子才道：“不然，我们只问才不才，不问用不用，干不干。如其大家认为仪斋是这项人才，申将军问到我们，我们只管推举出去。至于或者申烈不用，或者仪斋不干，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我们的责任总算尽了。难道做媒人的还要包养儿子不成。”伯义还要争辩，仲霖调停其间，说：“这样吧，我们一方推举仪斋，一方请那一位到他家去，当面征求他意见。往来一次，也不过两三天。仪斋同意固好，如其不然，再商量别人，也不为迟。”子才摇头道：“程仪斋是出名的‘大人国’人物[①]，儒冠带剑，好让不争。你这样的去征求同意，他那会答应。还是不去问他的好。”伯义插说道：“那末还是请他来一趟，我们大家商量商量，这总可以的。”王孙二人也以为然，就此决定。次日三人同商请一位仪斋旧友叫曹中平的，前往仪斋所居赤松村办理此事。

那程仪斋自从在南京鸡鸣寺听完残曲，整装归来。他所居滨海带山一个村镇，因传说是留侯辟谷导引[②]，从赤松子游于此，所以就名为赤松村。疏疏落落数百人家，

---

① “大人国”人物：《镜花缘》小说里有“大人国”。

② 辟谷导引：辟谷，不吃五谷：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修养方法。辟谷时仍食药物，兼做导引等功夫。《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性多病，即导引不食谷。”后为道教承袭当作修仙方法之一。

竹篱茅舍。沿着一条留溪。这时秋九重阳光景，湖蟹正肥，霜菊已绽。仪斋芒鞋布袜，每日徜徉于疏林黄叶，村帘落照之中，浊醪三杯，黄粱一枕，倒也翛然自适。这天歇着中觉，忽然小僮报道有客。披衣出来，见是曹中平。本是老友，欢迎道故，便问何事光顾？中平把来意一说。仪斋捻着短髭，沉吟不语。中平也只好在一旁坐着，候他答覆，静悄悄的好一会，仪斋微微一叹道："去也弄不好，还是让他们去斟酌吧。老弟，你回去就说没有遇到我就是。"中平哈哈笑道："这鬼话那里说得像。你又没有变成张留侯，跟着个赤松老道成仙而去。凭我当代表这点手腕，那有找不到之理。说给他们听，他们也不会相信。"仪斋道："去一回，本也没什么，只怕他们要拉住我不放。其实这又不是三四个人的事，关系全省呢。难道通省之中，就止有我们几个人好说话不成？"中平截住道："你这话不必向我说，你到一趟南京，对他们说去。你说完这话，不妨拾起皮包，仍旧回来，过你的隐士生活。这番就非去不可。"仪斋被中平缠着无法脱逃，只得真个检出皮包，只带一身小衫裤，就此动身，来到南京。才下车就见一辆汽车中坐着一个人，向他们招手。一看乃是省宪员郑大悲，他们皆认识的。大悲笑嘻嘻的说道："仲实先生叫我来接你们，已来了三趟了，这次恰碰一个着。"仪斋向他点点头。中平笑道："你们消息真灵，已经准备着恭迎宪驾了。"大悲不由分说，将他们两人塞进汽车里面，开到三牌楼严宅，一所平平正正的洋房，是颜仲实做官产处长时，恰好中国对

德绝交，没收下来的德国领事馆原址。颜仲实现在还当着官产处长。说起这位颜先生，乃是在下这一行的前辈。早年时候，做过一部《海外花》小说，名闻天下，前回说过他能读外国诗，还是余事。如今他不说而官，可以谓之学优则仕，也是为我们这敝行的穷酸吐气。可是这官产处乃是闲曹，没多大事情。他仍旧可以说说诗，解解颐，悠然自得。不道他乃是第一届的省宪员，老成典型，还为朱一罗、郑大悲等人所折服。前次宪会夺长一幕，反张派里他就担任过后方总指挥。他是如皋人氏，与南通接壤紧邻。但他最不佩服张叔正，叔正也最恼的是他。为了筑一条坝的问题，闹得双方意见判若鸿沟。在叔正虎威威的时节，曾经电请当局撤他官产处长之职，仲实不能得志于江南者好几年。近来叔正老病，渐入日暮途穷之境。仲实和一罗、大悲等人，却造成了一条联合战线，要打倒他。恰好程仪斋有被推出任江南巡按之讯。程仪斋在北方时，与反对贿选赵玉昆的一部分国会议员很有关系。回苏之后，便结合了一个南社。这南社的中坚分子，便是参众两院的反赵议员。这赵玉昆的贿选总统，和张晓如的力争省会议长，一南一北，遥遥相对，情形颇复相类。所以南社一成立，江南反张派的省议士，也一齐加入。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乃是一定之理。颜朱等人与仪斋有同志之雅，闻他来了，自然极意欢迎。然而仪斋之来，本是孙子才等倩人约他的，那料为颜仲实方面中途截留。子才等心中，当然感觉不快。仪斋便住在仲实家中，等候与申香

亭会见。这香亭便是申烈的雅篆①。其人短小瘦弱，外表不象个军人。不过心计机警，诡谲异常，宛然是个策士样子。他手下文的有个阳文明，武的有个罗芳阁。本来下江南之后，这南省巡按一缺，原可以属之阳文明。不过申香亭有心眼，他想：江南人要的是虚面子，如其巡按是我的人，他们必定要说我把持民政，加我以专横之名，很犯不着。不如由他们江南人自己去找。找到了，我再看看是何等人物，横竖总跳不出我那手掌心儿，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他存的是这种心思，所以诸人提出仪斋，他并不反对，并且还极口赞成。一到就请会，一会就谈了良久良久，好像十几年的老朋友一般。他看仪斋是个沉静而有谋画的样子，不过总归是个书生，也怕不到那里去。心中却也暗暗戒备，嘴里是满口说好。不过两日，就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特派程仪斋代理江苏巡按。程仪斋此时身入牢笼，欲归不得。那只旧皮包里只带得一身小衫裤，替换俱无，只好着人回去取衣服。那个保证他还可舍之而走的曹中平，已不知跑到那里去了。正是：

已是闲云不为雨，无端啼鸟欲留春。

---

① 雅篆：谓雅号：对别人名字的敬称。

第十七回　镜大师宗风振内学　朽居士画理迈前修

这时南中的学术风雅，渐渐为政治军事所侵蚀而即于消歇了。一般知识阶级中的人物，不是奔忙于功利之途，便是潦倒于穷愁之下。得志的扬眉吐气，无非视学问如敲门砖，等到“四门大开”之后，这砖儿早抛向九霄云外。失意的满腹牢骚，念着“识字原为忧患始”之诗，诅咒学问，恨不得把家里那些断简残编，尽付之祖龙一炬①。号称积学之士，有名之流，差不多很少能逃出上面两种心理的。惟有那游戏人间的魏敬斋，浮沉薇署②一十五年，荣辱无关，逍遥自得；年将望六，恰爱与一班青年学子往来，订忘年之交。最妙的他做了一十五年的科员，见了训令、指令的公牍，就觉头痛。当袁青崖到任之始，因他们都是淮扬人，青崖也久仰他的大名，特为请见。因他那时正代理着二科科长，就同他谈到科长科员的职务问题。他回答得妙，说“什么厅长、科长，总而言之，无非混饭而

① 祖龙一炬：指秦始皇焚书，祖龙典故参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薇署：明清称布政使曰“薇署”，因布政使代为行中书省，而中书省有紫薇省之称。

已矣。”他把十多年来自命忧国忧民的无数量达官贵人，轻轻一笔包扫下那“混饭”两个字的老实考语。所以人家说，魏敬斋这人，外面虽然抱定《镜花缘》中林之洋的：“给他个一概弗得知”主义，但肚子里未尝不雪地上看月，明白做一片。

他近来除早上菊花数笔，中午黄粱一枕以外，简直无事可为。便有几个朋友约他去办学校，他倒欣然答应。这时正是陈子明已去，程仪斋未来，大小职员又如前几番一样恐慌着面包问题。他想饭是不能不吃的，万一此地饭缘告毕，只得以卖画为生。至于政界朋友，官气太重，无甚可谈，还是收罗几个青年桃李，亦是一乐。所以一面答应几个朋友，帮忙办成一所江南美术专门学校，他就当了国画教师；一面定了一张鬻画润格①，还请昆山文学家江天一作了几句小引，刊发出来。他办那所学校，实在并不为的生活问题。那学校初办之时，经济困难已极，每月只好略贴些车费。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授课以外，常到学生宿舍里和他们谈谈，有时也约几个高才生，到家里吃饭画画。独是他那张润格出去之后，求画之件，果然源源不绝而来，书架上堆积如山，尽是些白纸贴上一张小红签，写着“敬求法绘，赐款某某”等字样。可是挟币俱来的竟一张也没有，白白叫王占元印那份润例，化去数十元，连这一点都捞不回本。他也只好付之一笑。徐子夷看见说道：“敬老你太顾交情，便没法卖钱。依我说，从此以后，没

① 润格：为人作诗文书画所定的报酬标准。亦称润笔或润例。

钱的简直不画，无论是谁，一概铁面无私，他们也就只得拿出钱来，不想白叨光了。”敬斋笑道：“国家的军饷政费，尚且要欠，何妨我这区区润笔债。你别想不开，由他去吧。我只要吓一吓那些无交情而吝出钱的朋友，只求他不来缠我就罢了。有个老笑话，一人拿着一柄白摺扇，一个朋友见了，便拿过来，要替他写字。那人忽长跪不起，喜写字的朋友怪而问之。他说，我不是求你写，是求你别写。我如今也是这一套。出润格，不是希望人求我画，是希望人永不来求我画。”子美听他如此说，倒无可再劝。

敬斋自办了美术学校以后，他的画债更多了。可喜有几个高足弟子，学得他的画法，很有些相似。有那些没要紧的应酬东西，便叫他们代代笔。有时索性分给他们画；如有润笔也照数转送给他们。

自从程仪斋长苏发表以后，敬斋每天到署，总听见人家纷纷议论。无非是新巡按来自田间，门路难找；并听说是位清流名士，不晓得到后要如何改弦更张。他听了只付之一笑，说道：“无论是如何的巡按，他总是个人，人总是要吃饭的。宗和尚说得好，有饭大家吃，他决不会把合衙门的饭碗一齐砸去，愁他怎的。”一天在使署仪门口，遇到江天一，一把拉住了他，说道：“敬老，我有两句诗，念给你听听。”敬斋拱手道：“恭聆大作。”天一道：“是七律的中间一联，上句是‘鼠偷余粒翻粮瓮’，下句是‘蜂酿残花闹蜜房’。敬老，你说好不好？”敬斋点头道：“好极好极，下句更切我们这里的情景。这两天那座蜜房，也要被

他们闹翻了。一进门就听见嗡嗡之声，闹个不歇。”又连连拱手道：“失言，失言。我说的嗡嗡之声，并非是天老的诗声，并且天老的诗，也绝不是《红楼梦》里薛大哥的嗡嗡调。”又道：“我倒也有一联诗，赠给天老，请天老指教，待我也念出来。”便朗声念道：“广坐轩眉哦大句，冷摊负手对残书。”便背着两手，弯着腰，学那江天一在状元镜花牌楼书店里踱方步光景。天一也给他引的笑了。两人这一番谈笑，引动了许多旁观的人们。因为江天一是程仪斋礼聘而来，引为臂助的，见他和魏敬斋很为莫逆，便传说这番魏敬斋遇到知己，要阔起来了，至少这二科的科长是他的。那知仪斋登台以后，敬斋还是一个科员，原封不动。所有旧有人员，更动的并不多。第一张条子，是委颜仲实代理政务厅长。接着便聘任孙子才、江天一、孙周仪为顾问；委王晓暾为秘书，郑大悲为第一科长。其他会计、监印等员，照老例是新任带来的，不必赘说。

书中惟有孙周仪、王晓暾二人，以前没有提过。王晓暾是苏州人。国学大师庄遁庵的首席弟子。作的好一手魏晋文章，带着作诗填词，声音训诂①，无一不佳，并于公牍文字，也很有研究。其人却状貌如妇人女子，不脱苏州人的秀气。孙周仪是宝山人，精于三礼②之学。为人卑谦自牧，绰有古风。在北京教育部当司长时，因他雅篆克谦，一班熟朋友背后就称他为“孙客气”。其实这位克谦先生

① 声音训诂：解释音韵和古书词义等的学问，古称小学。

② 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书的合称。

忠厚笃实，并不是客气用事的人。他由教育部司长，外简为江苏教育厅长，正在袁青崖将去任之时。原江苏教育厅长是常州人章梅村，著名的素食者、佛学家。这孙先生是个儒者，章梅村是个佛徒。如今一作前任，一作后任，去来之际，不免成为儒释之争。可是孙周仪克谦有素，究竟不肯学韩昌黎《原道》的武断口吻①，还是三揖三让而退，保存他《仪礼》②学者的本来面目。如今程仪斋聘孙周仪作了顾问，那章梅村也已下了杏坛③，在南京一个佛学研究会里担任讲百法明门论④。倒颇能流通大法，阐发正宗⑤，比他当教育厅长的功德，要大得多了。

却说南京原是佛学昌明之地。在二十年前，有位杨义石老居士，原是安徽石埭县人，寄居南京，湛深佛理。其初参证禅宗⑥，中间精研唯识⑦，最后归于净土⑧，一念坚持，流风震动，从学者前后有数百人之多。又和江西诗家郑叔夜等发起"内典⑨流通处"，专事校刊大乘经典律

---

① 韩昌黎《原道》的武断口吻：韩愈在《原道》文章里对佛教主采强硬政策，他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僧道俱令还俗），火其书（绝其惑人之说），庐其屋（寺庙改作民房）。"

② 仪礼：规定礼制的儒家经典之一。

③ 杏坛：传为孔子讲学处。坛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后因泛称教师讲席为"杏坛"。

④ 百法明门论：佛教唯识宗，说明世间、出世间万象之法，总称百法。

⑤ 正宗：佛教禅宗称初祖达摩所传的嫡系宗派为正宗。后泛指学术上的嫡传正派。

⑥⑦⑧ 禅宗、唯识、净土：三者均为中国佛教宗派名称。

⑨ 内典：佛教徒称佛经为内典。

论[1]，只收回印本，并不求利，学者尤为称便。杨老居士少年时，曾从过军，跃马横槊，俨然河朔[2]健者，一朝皈依三宝[3]，尽去以前结习。到暮年尤其纯粹至精，功行圆满。示寂[4]之时，现有舍利[5]一颗，作淡红色，其为往生净土无疑。那"内典流通"处至今还在南京，就在杨老居士家里。老居士的遗塔，也在其中，供一般后人的景仰。老居士圆寂以后，他及门有一个首座弟子，复姓东方，单名一个镜字，专精相宗[6]，极深研几，足以继承他的衣钵。在南京半边街地方，创立一所"中国内学院"，继续著书开讲，信从者极多。人家尊崇他的学行，就称他为镜大师。镜大师主讲多年，也得了一个得意弟子，丹阳人，姓严名逸秋。年纪还不过三十上下，仪容清俊，态度温文。看去还不过是个学生模样，却是内学[7]功夫，早已出人头

---

① 大乘经典律论：大乘是佛教中较为后起的一种教义，宣扬救度一切众生。主要流传于中国、日本、朝鲜。律，戒律；律论，是对戒律中条文的解释。

② 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

③ 皈依三宝：佛教名词。皈依亦作归依。三宝指佛（释迦牟尼）、法（佛教教义）、僧（僧众）。皈依三宝，对三宝表示归顺依附之意。亦称"三皈依"，为信仰佛教的一种入教仪式。

④ 示寂：即圆寂，佛教认为圆寂是最高理想境界。后称僧侣逝世为圆寂。

⑤ 舍利：通常指释迦的遗骨为佛骨或佛舍利，例如佛骨舍利、佛牙舍利等。

⑥ 相宗：即法相宗，主张用唯识观的方法洞察三相。

⑦ 内学：即佛学。名称来源于古印度佛教自称其学为"内明"，梵文"明"即学问之义。

地。并还研究中西美术，善于讲演，魏敬斋和友人组织江南美术专门学校，就请他担任美术史这一门的教授。章梅村等组织佛学研究会，又请他来主讲。近来镜大师开讲时不多，内学院里的功课，也是大半归严逸秋主持，忙的不可开交。自从程仪斋做了江南巡按，也是信仰佛学的，闲时并亲自去听镜大师讲演。那时江南的最高学府江南大学，也添了佛学一门功课，就请章梅村讲授。真是宗风所布，盛极一时。

在南京本地又有位龙家驹，专攻贤首宗①，成就不在严逸秋以下。据他对人讲：佛家至唯识一宗，已纯粹成了最深的哲学。世人但知信佛为迷信，其实佛是以出世间的大道理觉悟人，断不要人盲从的。治佛学者最重一个信字，因为学佛是世间第一桩坚苦卓绝的事。割舍情欲，敝屣富贵，即大英雄、大豪杰尚有所不能；学佛者的勇气，要胜过历史上的一切英雄豪杰，而毅然独往，没有极深极坚的信仰，如何能固定他的心志，振作他的精神。所以初学佛的，称为头陀。头陀即抖擞之义，要他抖擞精神，放弃一切也。已成佛果的，就称为佛。佛字的意义就是"觉者"。可见称为成佛的，乃是世界上大觉悟的人。这其中那有叫人迷信的道理。禅宗里面，丹霞禅师于寒天烧佛取暖，在俗眼视之，岂非是大大罪过？可是他既得佛的心传，就不必泥着迹象，是要人发生正信而破除迷信的一种表示。大概学

① 贤首宗：即华严宗，盛行于中国。因实际创宗者法藏，曾由唐武则天赐号"贤首大师"，故名。

禅宗的，多半是一种英豪胸襟、高视千古的人，受戒以后，还有这类奇迈的举动做出来。譬如初祖达摩，他就是一个英雄性格，与梁武帝一言不合，渡江入嵩山，面壁九年。这种坚忍刻苦的行径，岂是寻常人做得出的。丹霞烧佛一节虽不足为普通僧徒法式，但是对“佛学者迷信”的一话，恰好提出一个反证。不过普通人们，但见老婆子吃斋，七月里打醮①，就以为是佛家的迷信罢啦。

龙家驹这番议论，颇得有知识的人们赞许。此外专治净土，笃实力行，与净土宗名僧印光大师相切磋的，还有一个梁兰郬，也是南京人。进士出身，官至安徽按察司②。为人和平纯粹，道气盎然。在籍以后，专办些地方慈善事业，其他从不干预一事，为缙绅中最有品的一个。在下关三叉河地方创办救生池，兼办着一所僧徒小学。他自己是长斋礼佛，出入以念珠自随，近年并闻说已改了僧服了。南京有这些名人提倡佛学，所以宗风之盛，不减曩时。惟有魏敬斋不衫不履，依旧还他的名士风流。有时也随班听讲，有时以诗画自娱。一天，他昼寝起来，只见桐叶满阶，秋声杂作，偶然得意，题了一首绝句道：

旅食闲曹意已慵，壮年去我太匆匆。

日斜睡起茶初熟，身外秋风响万虫。

念了一遍觉得还有余味，正再要作下去，恰见当差的秃子

---

① 打醮：道教为信徒们设坛祭祷，以求消灾的一种宗教仪式。

② 按察司：清初设按察使，隶属于各省督抚。清末改称提法使，简称臬司。掌刑名。

老王手里拿着名片进来，后面跟着一人，这人清癯面貌，颔下留着一绺黑须，态度安安雅雅。敬斋一见，把老眼摩了一摩，失声道："师孟，师孟，你是几时回来的？请坐，请坐，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

来人师孟便是大诗人郑叔夜先生的大公子，名恪衡，字师孟，别署朽居士。他是家学渊源，从早年又留学日本，精研美术，诗书画竟成"三绝"。现在北京教育部里任职，还兼着北京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他的中国画兼采南北二宗，融冶一炉，秀润雄奇，无美不备，可以横绝一时。这回因母病乞假回南侍养，因与敬斋故交，特来相访。敬斋欢喜已极，亲自煮起一壶铁观音来，茗谈话旧。一面便问老太爷身体如何？令弟等多在家否？师孟道："家严身体倒还安健，就是精神略见衰减，平常不大下楼。七舍弟在苏州有事，五舍弟在家。这回因家母欠安，特地打电报叫弟回来。现在也没大病，不过老年人倚闾之望，是不能免的。所以弟想索性辞去北京的事，在此侍奉了。"敬斋道："好极，好极，吾兄辞官养亲，并且现在北京的官还有什么做头。古人说'为贫而仕'，如今乃是'为仕而贫'，听说还有司员拉胶皮车的。那班灾官，也一样具有五官四肢、心思脑力，如其当初为农为贾，即使等而下之，为小手艺，贩葱卖布，倒未必不能养活一家五口。如今居然官了，真是汪笑侬① 扮演的朱翁子说的'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又不能买卖做生涯'。各衙门里薪水一欠就是半年六个月，

① 汪笑侬：清末民初上海京剧演员。

多的一两年。就要喝西北风，也没有那么多的西北风来作饮料，你先生想必深知道这些情形的了。”师孟笑道：“兄弟个人呢，还好，还有学校里束修[①]以及鬻画所入，勉强维持。至于一般情形，说起来真是伤心惨目。我有一位同乡，当了二十几年京官，在前清时候，每月一二十两的俸银，倒还好，没有挂欠。还有些外省同乡官，‘冰炭敬’[②]等额外收入，一家数口，足够吃饭了。民国以后，他居然仗着人情熟，还在一个闲部里当一名主事，可就害了他了。那个部里员司薪俸，自从民国五年，梁财神[③]当财政总长时候，大慈大悲发过一个月，以后从没有整数儿发过一回薪，眨眨眼就是民国十二三年，中间隔着七八个年头，每一个财政总长开始登台，为着收拾人心，铺张门面起见，嚷着要清理欠薪了，可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良心的，既开出支票，只得酌量分出些军财各阀吞咽之余的残羹冷炙来，各衙门摊着发个一个月的二成三成，再少些一成半成，已经是‘恩威并用，大庇孤寒’了。至于那大处落墨的，他简直说过了就算了。仿佛《笑林》上说的：一家极节俭人家，父子三人吃饭，壁上画一尾鱼，每人望一眼，就会望出滋味来饱了肚子似的，只管叫人望着。可怜那班

---

① 束修：旧时学生向教师致送礼物的代称。修，干肉；十条干肉为束修。《论语·述而》：“自行束修以上，我未尝无教也。”

② 冰炭敬：旧时官场互相馈赠的一种名目。夏曰冰敬，冬曰炭敬。

③ 梁财神：指当时的财政总长梁士诒。

部员先生，伸的头颈像鹅一般长，望的眼睛出火，一年之中，只望到一个月薪的三成两成，一成半成，拿去还窝窝头的账，还差着好多。除了去拉胶皮车，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那位同乡吃窝窝头，已吃了七八年，如今连窝窝头也靠不住了。可怜他是一位进士，散馆后用了部属，从这时不得意起，一直穷到现在，到现在真如杜茶村[1]说的：'人之穷，以不举火为奇；我之穷，以举火为奇。'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加矣。他那种老弱残官，便要拉车，也没有气力。诗文是很好的，人也极正派的。这个年头，还有谁来管你这些！那不是除饿死以外无他途吗？每想到他，真不胜阮籍穷途[2]之感哩！"

敬斋笑道："罢了，别谈了。再谈了下去，只觉得我们窃禄此间，饱食安眠，无灾无难，实在对不住北方的同行朋友。我们这里有所江南美术专门学校，很有些教师学生仰慕你的'三绝'，正托我问讯。如今你来了，是好极了。我想约一日子，请你去讲演，顺便看看一切设备，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师孟捻了捻领下黑髭，笑道："敬老，何以忽然如此客气，我知道了，大概这学校就是你办的，你居然还有这种兴致。门下桃李，一定不少吧。"敬斋连称不敢。又谈了几句，师孟告别。

敬斋到了次日，果然去通知学校里，整备请郑师孟先

---

① 杜茶村：即杜于皇，字茶村，清诗人。

② 阮籍穷途：阮籍，三国魏文学家。相传他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生讲演。那校里除敬斋外，另外请了几位中西画的教员。一位扬州人姓言，字介伯，善画花卉，兼采西法。其人滑稽多智，善辩能言；上台教授时声若洪钟，像昆剧里唱《单刀赴会》一般。据说坐在前排的一个年幼学生，听过他讲演以后，耳朵里震得汪汪乱响，竟得了个耳聋毛病。一位湖南人，姓竺，字泉芝，憔悴枯瘦，戴着副老光眼镜，穿件淡青竹布大褂，很像夫子庙前“张铁口”“半糊涂”一流的同行。画名却大得了不得。山水宗法赵、李①，雄浑深厚，无人能及。在北京为钜室上宾多年，这回经此间再三礼聘，方才肯来。这两位是教中国画的。还有一位姓李名谟，广东人，瘦得来像中国画里的细竹竿儿。他教的却是西洋画，穿着一身含有艺术化的西装，一头长头发，往后梳得乌光漆黑，一丝不乱，面上白白的很像常傅着粉。他的油画却极有根底，连郑师孟也佩服的。一位也是广东人，姓王名关一，号道子，也是游学西欧的洋画名家。可与李谟大不相同，胖胖的脸儿，很像堆上了一层油墨，头发留的极长，披垂两耳，很有石膏模型里面西洋美术家神气。穿上那身紧贴着胖躯的西装，胸前一个表示艺术学者风范的大黑领结，已皱得不成样儿。这两位是教西画的。

到了那天，校长沈石屏第一个先到，指挥仆役安排讲堂。一口江阴普通话，流利异常。厚玻璃眼镜里面，两道眼光，流露着盈盈喜色。不一会各教员纷纷都到，只一看服装，那教中国画与西洋画的两派，便截然有别，各不相

① 山水宗法赵、李：赵、李指赵伯驹（千里）、李成（营丘）。

混。讲四王、恽、吴①的，发誓不肯穿西装。像竺老先生头上还顶着个瓜皮小帽。那研究油炭水彩画的，身上穿的与他的作品一般，决不肯掺入一些东方色彩。连署名也要写几个洋文字的。再一会，魏敬斋同着郑师孟一齐到了，校长迎了出去。师孟秃着头，穿件茧绸夹袍，和众人一一相见。他和竺泉芝本在北京相熟，见面欣然。闲话一会，听得铃声大振。众学生已衣冠齐楚，齐集讲堂，各教员也纷纷入座。然后魏敬斋和沈石屏一边一个，如傧相引新郎一般，把师孟引至讲堂。那边众学生一齐站起。沈石屏先上去报告几句，然后师孟上了讲台，与众学生相对行礼之后，便开始讲演起来。大意谓：中国旧艺术，重意趣、神韵，而不拘迹象，书画诗词大都如此。西洋之新浪漫派，也大略相同。不过所表现的中国是个人的意趣，西洋则着眼于社会、民生或哲理的描写。《楞严经》②说的"纯想则飞，纯情则沉"，中国的艺术属于情的方面居多；西洋的艺术属于想的方面居多。虽然各有所独至，却不能无沉潜高明之异。能兼参并究，以西洋之优点，补东方之不足，方是今日治艺术学者的职责云云。讲了有一个多钟头。讲毕，全堂听众欢喜赞叹。师孟下了讲台，和敬斋等点点头，笑道："见笑，见笑。"

敬斋等把师孟招待到休息室里，略坐一会，随即午宴。

---

① 四王、恽、吴：四王，指王翚、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均清初画家。恽、吴，指恽寿平、吴历。四王、恽、吴，也称"清六家"。

② 楞严经：佛教经名，译自印度梵文。

那地方滨临秦淮，一带朱栏，卷起斑竹帘子，恰在利涉桥之旁。这时秋风瑟瑟，河波明净，几十隻画船一齐停着。远远的一角钟山，拖青抹黛，如美人娇笑一般。师孟凭眺一会，回头对敬斋道："这是绝妙一幅风景画。我们各为山灵写真，留今日一点纪念如何？"敬斋摇头道："我不能。我只乱涂几笔花卉，你叫我为老少年（即雁来红）写真还可以。这山水画只好奉让诸公了。"一时开席，各人就座，且酌且谈，满座尽是画家、诗家，所谈的自然不离本行。竺泉芝虽然古貌清奇，说话却很诙谐有趣。只听他对师孟说道："你也是老北京，这北方书画界的故事，你肚子里大概也装的不少。那些达官贵人，高爵厚禄，子女宫室，嫖赌喝抽，玩的腻了，却另出花样，要玩起书画来。可怜那些文的，白摺子功夫久已抛荒，《芥子园画谱》[1]更目所未睹。但是提起笔写几个七朝八朝非唐非宋的字，还可将就，不闹笑话。可就只那些大将军们，要风雅起来，可坑死人了。前年有位吉林将军孔光远，据说善写字，他写的并非晋帖魏碑，真草隶篆[2]，有一个特别名称，叫做'一笔虎'，就是浓墨大笔，一气呵成的一个大'虎'字。不管他这写法有何根据，总算是虎虎有生气，不离他们军人本色。可是那孔将军写法离奇得很，在他执笔临池的时候，感觉这一笔虎的中间一竖，不能竖得笔直，总有些象吃醉酒的朋友

① 《芥子园画谱》：中国画的技法图谱，共三集。集体创作，先后成于康熙年间。刻于李渔在南京的别墅芥子园，故名。

② 真草隶篆：汉字的四种书体。真谓正楷。

似的，不是东倒，便是西歪。于是他苦心研究了数月之久，竟被他发现出一个方法来。每次写字时间，便叫两个亲随在两旁站着伺候。当他写到这一竖的当儿，他只拿笔尖抵着纸，必端必正的植着不动。由那两名亲随两边揭起那张纸，慢慢的往上移动，移到恰够一竖的尺度，他就喝声住，放下笔来，一看，这一竖便如士兵立正时的姿势，挺挺然再没有些儿弯曲。他欢喜不尽，以此自豪。说就是前辈的古人，什么王喜子、苏东皮，也断不晓得我这方法，竟可以算得是秘传了。自从他会写'一笔虎'的声名广播以后，便有好些官僚部属，纷纷敬求法书，想借此一瞻大帅光仪以为荣宠。他却来者不拒，案头留纸。只苦了两个亲随的，每天在旁边战战兢兢的移纸就笔，稍为不留神歪动了一些，孔将军那熊掌似的手，便会飞到他脸上来。他拿笔管似乎没气力，打起人的嘴巴来，倒还有些斤两。那当灾的亲随，只好肚里暗暗的咒骂这班求书的而已。这真可以与《官场现形记》上面那个画梅花的总督，拿铜钱做模型来画梅花圈的并垂千古。"竺老这番话说的满座大笑。

师孟道："这是写字的。你不知道，还有画画的哩。有位大名鼎鼎的某阁员，他看见从当国的水西邨人到藩镇的吴士奇大将军，全会画几笔，他也忽发奇想，要学学那玩艺儿。于是延聘一位名师，在家习画。可是画了几个月，画成的山，还是一个土馒头。他气极了，想焚弃笔砚，不再弄这劳什子了，却又捺不住这好名之念。忽然得计，就请那教画的老师，作为代笔的幕宾，每月送他几百块钱。

这个阁员善画山水之名，也就此传了出来。缣素纷投，巨门如市，这也不过是一桩风雅的作伪事，并无甚坏处。后来因为有一个月没有送酬金给那位代笔老师，那老师索讨的急了，他发怒道：'什么了不得，这一点喂养费，还怕我少了他的不成。'那知这话传到那代笔老师的耳中，那位先生就不客气，索性像八月节店铺里开账单一般，细细的开了一篇：某月某日代画中堂一幅，须价若干元；某月某日代画屏条四条，须价若干元的开了送去，约计有数千元之多。这一闹就闹穿了。这又是一位特别双簧式的画家。"

没说完，敬斋笑着道："师孟，这是你编造出来的，并不是实事。那是李莼客①先生向潘伯寅索润笔的故事。你却移花接木的移到现在人身上，我可不信。"师孟也笑笑道："实不实管他，信不信由你，横竖作为杯酒清谈的资料而已。你既说我说的故事不确，就请你说一确的来，我们洗耳恭听。"敬斋连吃了几箸菜，说道："有，有，我说的却是眼前的事实，江南的佳话。便是申香亭大将军在此间举行乡饮酒古礼②的一节事，你们大概也知道的。"正是：

杯酒清谈罗画友，一堂雅乐换戎容。

---

① 李莼客：李慈铭，字莼客，清文学家，绍兴人。长于诗词，著有《越缦堂日记》。

② 乡饮酒古礼：古制三年大比，诸侯之乡大夫献贤者、能者于人君。将行时，以宾礼待之，与之饮酒，谓之"乡饮酒礼"。

第十八回 乡饮投壶先兵后礼 大庠入彀① 偃武修文

话说魏敬斋对在座诸人说申香亭举行乡饮酒的故事，诸人齐说未有所闻。他道："你们诸位真是秀才不出门，焉知天下事。怎么近在眼前这件热闹得很的事都不知道？就在大前天，将军置举行乡饮古礼。这位申将军素来以治兵自豪，并且他这回到江南，确是夺关斩将，浩浩荡荡杀奔而来的。既来之后，忽然要与江南人讲揖让进退的古礼，从前人说'先礼后兵'，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成了个'先兵后礼'了。那天，我居然也躬逢其盛。"沈石屏插嘴道："莫非敬老也在乡饮众宾之内？"敬斋捻了捻短须，呵呵大笑道："荒唐，荒唐，我那里够得上，不过认得那班执事人员，偷偷的溜了进去，瞧一回热闹罢了。"竺泉芝道："石屏，你不要打断敬老的话头，听他说下去，好玩得紧哩。"敬斋又吃了几箸菜，方才抹抹胡子，接着说道："那天我一早跑到将军署，只见禁卫森严，大门口箭道边站了许多拿洋鼓洋号的兵士。"泉芝道："笑谈，那是什么乡饮古礼，简直是阅兵了。那有此理？敬老你莫

① 入彀：入圈套。彀（gòu），同"够"。

哄人！”石屏对泉芝摇手道：“不要打断话头，是你说的。你知法犯法，该罚该罚！”

敬斋道：“你们这一乱，我要说不下去了。各位闲言少叙，且听老汉道来。我那时也吓了一跳，几乎进不了门。恰好碰到那办庶务的李质斋跑了出来，拉着我走进大门，从洋鼓洋号丛中侧身而入。一到大堂上，看，那陈设就别致了。我敢说江南将军府自建筑迄今，怕没有这样的古色古香过一回。那里左右两旁尽摆着些上古乐器。有像瑟，有像筝，有所谓箜篌①，有所谓云和②，还有许多奇形怪状，不知其名的。我想这堂堂五省经略上将军府里的大堂，陡然之间，变成了古董铺，倒也是奇观。那堂的上面，左右各设一席，垂着绣金大红缎的桌围，同戏台上演《珠帘寨》李克用、陈敬思饮酒时的筵席一般，说就是大宾大相的座位。下面东偏角里，一端设着一席，便是主人申香亭的座位。我这时急忙要打听乡饮大宾的姓名，以便一瞻他的道貌。李质斋告诉我：大宾是庄遁庵先生，还没有来，昨夜已打急电到上海去催请了。我一想，古怪得很，按字义而言，乡饮酒重的是一个‘乡’字。遁庵先生是浙江人，却到我们江南省来作乡饮大宾，如此不远千里的要他屈驾，无怪乎他要姗姗其来迟了。再次，大宾是要齿德兼崇的。庄先生的德，那是不用说的了，当然使人崇敬。但是齿呢，我听说还不过五十有余，怕比在下也还要小两岁。像我这样草野老朽，固然不应想做大宾，但是不

①② 箜篌、云和：箜篌，古拨弦乐器。云和，古琴瑟等乐器的代称。

怕把江南有名的老头子张叔正、冯竹庵之流，一齐气死了吗？后来又听说遁庵先生不来了。但临时不能再去罗致别位，只好就在众宾里面，选了一位年齿较高，做过国会议员的赵揖君先生来承其乏。那赵老先生鹤发童颜，规行矩步，穿着玄色芝麻纱大袖马褂，蓝色实地纱长袍，翩然而至。大宾既到，一时奏乐迎神。乐人上来，把堂上各种古乐，吹的吹，摒的摒，弹的弹，打的打，掩抑清扬，噌吰鞺鞳，虽听不出是什么调儿，却也是古雅遗音，一洗俗耳。主人申香亭先生，也是蓝袍玄褂，襟上簪着一朵大红的象真花，手中摇着把牙柄雕翎扇，缓步而出，绰有《空城计》里诸葛先生风度，含笑向来宾一一点首，然后上前行礼。礼毕，便有执事人员，引着一班大宾众宾，往外走去。我又觉得古怪，难道乡饮酒古礼就此完结了吗？怎么大宾们已兴辞了？呵，呵，原来不是的。这仪典的第二节，主人要举行迎宾式了。那天大宾众宾虽早已衣冠齐楚的来到，主人却还未正式亲迎。所以再由执事人员把大宾以下一引引到大门口，整齐班序，然后以赵老先生为首，二三十位众宾，联翩跟着，如一行秋雁似的，复向大堂方面缓缓行来。司仪的高唱迎宾。主人申香亭出站在堂东檐角，候各宾行到，相对行一鞠躬礼。引着大宾，向上面东首那垂着红缎桌围的席次坐下，众宾依次就位。主人退。复次，由执事人员引着大相以下一班人，也像大宾众宾一般向大堂以外绕了一个圈子，再由主人迎接进来，把大相引到西首红桌围的席上坐下。作大相的就是香亭的总参议，

现任农商总长阳文明。据说这古礼，宾以齿、相以爵。贵为总长，其爵尊矣。所以阳文明原可以当大相而无愧。不过他是湖北人，这‘乡’字未免离得远些就是了。大宾大相以下一齐就坐以后，主人申香亭就向东南隅主位上坐下。司仪高唱进馔。便见司厨的指挥仆役，把一碗碗菜，分送至各人席上。司仪再倡敬酒。申香亭起来执壶，向大宾大相二人各斟杯酒。大宾大相各起立，与主人相对一鞠躬。主人退归原坐。众宾以下就免了。司仪再唱奏乐，那古乐又奏起来。众宾等的席次是互相连接的。主人申香亭虽是独坐，却背后站着一大批执事人员。这时乐作酒行，众宾纷纷谈笑。便是申香亭也指指点点的和执事人员笑着说话。最苦的是大宾大相二位，一据东北方，一据西北方，独当一面，顾盼无俦，和主人的席次相隔十来丈，要说话，非用播音机不可，可惜那时又没有这一种设备，只好独饮独嚼，旁若无人。吃了一会，乐止。司仪高唱投壶①。本来这投壶之礼，是主宾相与尽欢的。可奈这时的主宾，已在数千年之后。现代主宾宴会的风尚，惟有叉叉麻雀，以图尽欢，却没有去研究投壶这一门艺术的了。申香亭固然只会投枪（是短枪，还是长枪，待考。）打炮（是无烟炮，还是有烟炮，待考。），赵大宾以下，也是手无掷箭之力，这投壶古礼，便玩不成。所以这一天，特地预备好的是一班升平乐会的学生。在大堂中间，设下个花瓶般

① 投壶：我国古代宴会的礼制，也是一种游戏。投壶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需饮酒。

的东西，便由那些学生，一对对捧着箭，向那瓶内投去。投中的时候，便乐声大作；可奈不中的时候居多。但是投的时候，每一次有一次的姿势，各各不同，颇为好看。申香亭用力挥着那雕翎扇，满面笑容，似乎自己庆幸已经做了羲皇人物了。那壶直投到下午四五时方才毕事，直把我累出了一身大汗，两脚站的发痠。看看他们大宾大相一应人等袍褂辉煌的，扮演了一天古戏，也是汗珠乱滚。象赵大宾这样七十上下年纪，不要闷热出病来吗？我倒替他着急得很呢。”魏敬斋说完，自己吐了一口气，两手摩着肚子，只是笑。

师孟道：“庄遁庵近来在这班藩镇之间，红得了不得，真可以算是诸侯上客，但是他所讲究的‘国故’，并不是为帷幄运筹用的。他们请教他是些什么？我倒不懂。”敬斋道：“有甚不懂。我好有一比，比如我们卖书画的，人家说卖书卖画，简直可以说末等的生意了。因为书画这一类东西，既非如粟米之疗饥，又非如珠钻之可贵，穷的人买不起，不消说了；稍为够过的，也不要买这类不急之物。至于大家巨阀呢，钱是有的，也尽有余暇来考究那些，可是他家里的古董书画，早已装满了几十个木箱，又无须我们那种新鲜出品。算来算去，惟有那种暴发财人家，骤然间有了钱，便要装潢门面，附和风雅，那便是我们这行买卖的唯一受主。可是在这唯一的受主，暴发户的心目中，还要分几个等级次序。当他发了几十百万的财之后，要穷奢极欲起来，便先是锦衣玉食，次是娇妻美妾，到最后一

着，方才是住的问题。于是乎必须盖新房子，以满足他住的奢欲。盖起房子来如果他盖的是洋式巨宅，还需要不到我们这种东方艺术的书画。照此程序推算下去，第一步要他发财。发财之后第二步奢侈到衣食。衣食之后第三步到妻妾。妻妾之后第四步到洋房汽车。只在这第四步之中，有一条小小叉路，便是希望那暴发户盖的是中国式房子，那才有挂我们那种旧书画的余地。那才可以讲行情，论交易。还要人情熟练，应酬圆到，方可得到这'唯一受主'之一顾。你想这种买卖难乎不难？这类职业可做不可做？可是现在那些大军阀、大将军，在金钱权势上，固然完全是一个大大的暴发户，论起他的知识来，又只想盖中国大厦，而不想收罗'洋才'，所以这东方书画式的庄遁庵就值了钱了。现在那些大将军的地盘，便如新盖的中国式的大厦一般，那庄先生便如一张吴昌硕的花卉，康有守的大字。东也要拿他去挂两天，西也要拿他去悬几日，以表示他们暴发的神气，礼贤的盛事，于是乎庄先生乃大红而特红。"竺泉芝笑道："庄遁庵比得上吴昌硕、康有守；我们的东西，自然只好比白凤山人和梁超如了。"敬斋道："还未可必，你那布衣韦带①的样儿，只好做你的竺泉芝，书画虽佳，他们却不拿你来装幌子呢。"说说笑笑，酒席已完，各人道谢起身。敬斋仍送师孟回去不提。

---

① 布衣韦带：古时指未仕或隐居者的粗陋衣服。简称"韦布"。陆游诗："韦布何曾贱，茅茨本自宽。"

却说申香亭自从举行乡饮大典以后，便和程仪斋商量，要纂修《五礼》①，以正风俗。那总编纂少不得又要敦请那遁庵先生。“吉、凶、军、宾、嘉”五项礼制的分纂便由孙克谦、王晓暾、江天一等各位名流担任。这时巡署东花园，原系粮道署旧址，也小有花木亭台之胜。中间三间敞厅，四面花石环绕，便是程巡按留宾之所。孙王江三位，皆是巡按上客，终日留连其中，作诗写字，围棋饮酒，颇有晋人风趣。克谦写的怀素②草书，龙蛇夭矫。晓暾却写小篆，端凝娴雅，字如其人。江天一是名书家，不消说了。每天敞厅里地上摊着的联屏堂幅，五光十色，上下纵横。有人走进去，真要择足而蹈之，否则便有危险。江先生每一书成，还是自己咨嗟叹赏一番。孙克谦先生，却谦恭异常，对江先生几有由友谊而师事之概。王晓暾固是遁庵高足，被派到上海去接洽修礼的事去了。

一天，江、孙二人正在下着围棋，各自凝神一志筹算的当儿，程仪斋忽然踱了进来。二人便丢下棋，起来招呼。程仪斋道：“前几天和申将军谈起，要修明国学，造就人才，想创立一个学校，专授中国国学及政治两科。现已叫财政厅拨款，由我这里派人筹备。但是这校名还未拟定，便是内部一切科目章则，也要和两位商量商量。”江天一捻着长须，点头道：“很好，很好。本来现在的国学，

---

① 五礼：指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种礼制。

② 怀素：唐书法家，僧人。本名钱藏真，长沙人。以善于狂草出名。

是成了《广陵散》①了。能得提倡一番，极是好事。校名我看就用‘华国’两字如何?”克谦也道:“天老拟的‘华国’两字好极了。一方表示中华国学之复兴，一方就是‘文章华国’，文治人才辈出的意思。再妥当没有。不过这是一种专科学校，如称为‘华国专校’，似乎不甚相称，不如称为‘华国学院’罢，倒浑雅些。”仪斋和天一也连连称是，又将章程商量了一番。次日便由程巡按委任孙克谦为“华国学院”院长，克日筹备一切。正是:

一片弦歌兴白下，八方风雨欲东来。

---

① 广陵散：琴曲名。三国时魏嵇康以善弹此曲著名。他被司马氏杀害时，临刑前曾索琴弹奏此曲。后专指绝唱之意。

第十九回　邹海安冤沉溧水狱　袁伯庄夜走太平门

却说程仪斋自任巡按以后，罗致名流，提倡文治，似乎颇可有所作为，其实可怜。从前王占元做湖北将军，那时鄂省巡按姓何名佩鎔，屈于王氏势力之下，什么事尽是将军那边一手包办，巡按使问也不能问。何氏气愤之极。有一天，有属员进见，称呼他巡按使，他大声道："什么巡按使，我这巡按使是将军公署巡按科的巡按使罢了。"程仪斋当时也有这情况。不过仪斋深沉，不露圭角就是了。这时南方各省，三民主义的革命势力已弥满珠江流域，渐渐的流播江南，人心归向。那权术自雄的申香亭，还是专恣威福，可也略有些风闻。因为程仪斋原是老党人，便益加猜忌，恐怕他与南方通声气，事事暗中监视。仪斋不过是个书生，此时拘挛束缚，生趣索然，真要起《坐宫》的杨延辉，高唱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了。那时革命党员暗中满布大江南北各县，秘密宣传主义。在溧水地方，便有一位革命青年，姓邹字海安。原是中国大学毕业生，在本地当了一名中学教员。生平服膺主义，宣传最力，因此触犯当地官绅之忌，指为乱党，将他告发到申香亭那

里。巡按使职司民政，在面子上不能不给他知道，所以溧水县也有公文申报前来。县里已将邹海安拘捕入狱，听候上头电示。这程仪斋既原是党人出身，虽然中道分驰，睽离已久，总还有几个旧时同志老友，其中便有位革命文社领袖，苏州人姓杨字无忌的，便写信给程仪斋，说那邹海安青年有志，忽遭缧绁，要他设法营救。仪斋接到信，一查公事，溧水县呈文电报，已来了好几起，并且多是分呈将军那边的。看此情形，邹海安有非死不可之势。想要依了杨无忌的话，设法平反，但又顾忌申香亭那一边。筹思至再，方才定了一个办法：打电报给溧水县，说是“查据报邹海安谋为不轨一案，情形重要，着该县将在押之邹海安一名连同原案全卷，一并申解来省，以凭核办，毋得违延”等语。电去之后，一连数日，溧水县方面尚无呈复。杨无忌又有第二封信来，措词甚为激切。说是：

仪兄大鉴：

前以邹君海安事，函渎清听，想保全善类，具有同情，不徒以旧谊相干也。伫盼福音，如石沉海。弟荒江屏迹，久绝世缘，今乃一再上书，有同陈乞，以兄尚非不可与言者耳。是非可否，幸赐一决。否则弟虽无似，固不以得投书巡按使为荣也。

无忌顿首

仪斋看罢，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杨无忌与自己二十年同盟故交，竟至用这样严厉的语调来诘责，而自己徒然当了一名全省最高长官的巡按使，却大权旁落，连小小一个溧水

县也不来理睬。这邹海安的事，将如何解决呢？一个人坐在签押房内，沉沉闷闷的直到上灯时分，上海报纸送进来了，无聊中翻开一看，只见《申报》① 上登着一条电讯，是“溧水县今日奉申将军电令，将在押党人邹海安，就地枪决。”十几个字清清楚楚，大概不是谎吧？程仪斋这一阵难过，比方才更来得厉害。手里拿了这张报纸，走到王晓暾房里。因为王晓暾也和杨无忌相熟，无忌的来信，晓暾也看见过的。便指着报上这条电讯给晓暾看，微微一叹道：“这事就如此完了，但叫我如何回复无忌呢？”晓暾看了一看，也是无言可答。面面相觑了好半晌。仪斋自踱进上房去了。晓暾闷坐了一会，他的卧房与江天一的房只隔一层板壁，听见天一房里还有吟哦之声，便唤道：“天老，天老，还作诗吗？何不过来谈谈。”一会儿江天一披着件大布棉袍子，踱了进来，就手拿起那张《申报》翻看。晓暾便把邹海安一事和仪斋方才的话，讲了一遍。天一放下报纸，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道：“仪斋也太软弱了。本来仪斋这人是柔中有刚，深沉之中不乏锋棱，好比棉里藏着针一般。如今饱经忧患，磨铄多年，竟把针锋也磨的平了。生才实难，用才也须及时。我真要为一般过时不遇者痛哭哩。”两人相对感慨一番，各自就寝不提。

却说杨无忌得知邹海安遇害消息之后，心里自然十分愤慨，便要亲到南京，当面诘责仪斋。杨无忌原是吴江红

---

① 《申报》：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1872年创刊于上海。

梨镇人氏，自从海上倦游，便还乡隐居，沉酣文酒。他们吴江文人，个个是绝大的酒量；最著名的吴竹诗，是拿雪茄烟来下烧酒的，日饮一斗[①]，从没见他醉过，可惜这时不在梨镇。此外还有位姓王字大悟，温文蕴藉，诗酒并雄，和杨无忌居处密迩。合着一班酒友，酣呼绝叫，脱帽露顶，日以为常。在镇梢有一家酒店，楼轩敞朗，出售的有绝好的绍兴花雕，自酿着最有力的梨花白。当垆[②]的乃是个白发老妪。虽然老迈龙钟，却口齿伶俐，谈风极健。据他说原是苏州人氏，早年跟着一位女画家缪女士到过北京。缪女士掌着大内[③]的画苑，极为慈禧后所优礼。他便在缪女士身边服侍。自经拳乱之后，慈禧仓皇西幸，缪女士避乱南归，他却流落红梨，孑然一身，以卖酒为活。无忌、大悟等时常呼俦买醉之余，听他谈着帝制劫灰，京华春梦，倒也不减于白头宫女说天宝[④]遗闻哩。无忌因说："我们尽日沉醉于此，差不多入了迷楼[⑤]。从前杨广的楼是迷于色，我们这个迷楼是迷于酒。所迷不同，其为迷一也。"于是就题这家酒楼为"迷楼"。作了许多诗，刊成一集，就题名为《迷楼集》。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无忌等怀抱异常，偏偏生长于江南文弱之邦，

---

① 日饮一斗：斗，指古代一种酒器。《诗·大雅》："酌以大斗"。

② 当垆：古时酒店，卖酒的坐在垆旁，称"当垆"。

③ 大内：指皇帝的宫殿。

④ 天宝：唐玄宗年号。

⑤ 迷楼：隋炀帝（名杨广）所建的楼名。

屈蛰于军阀铁蹄之下，不如此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及至邹海安一案发生，无忌因与仪斋私交关系，驰书营救。原属出于友道热肠，却也不仅为此。在南京城里，地名高井巷，有一所建业中学，便是革命党人秘密工作的机关。创办人名叫袁伯庄，和无忌故交，也和邹海安相识。无忌因着两重友谊关系，所以营救之心更切。营救之心既切，闻到邹海安依然遇害，自然悲愤更深。这天，气冲冲赶到苏州，恰在中午时分，坐上沪宁车，到夜里九点多钟，方到下关。已来不及去找程仪斋了。便在城里一家旅馆住下。匆匆晚饭以后，去看他一个住在中正街在南京中学校里当教员的友人。那友人不在家，说是到江边去了。却见书案上一张花笺，纵横潦草的写着一首绝句道：

畅好轻阴间嫩晴，长江雪浪抱楼生；

风情谁似高夫子，肯为鲥鱼独出城。

这朋友本姓高，可见得他诗里的高夫子，是夫子自道也。无忌看罢，拿起笔来，在纸尾上批着四个字“狂奴故态”。写罢，掷笔一笑，就此辞去。回旅馆觉得无聊，便又跑回高井巷建业中学里去看袁伯庄。伯庄恰在家，会着后，谈了一会。谈到此回来，要面见程仪斋责问一节，伯庄摇着手道：“算了，算了。现在的达官贵人，要见他一面比上灵山见佛面还难。程仪斋虽然是个名士，但是做此官，行此礼，即使他能不失本色，恐怕那堂堂巡按使署里的门政大爷，招待老爷，还有什么什么爷们的面目，也叫你先见了受不住。我看你还是少劳一趟驾吧！”无忌听了，正色

答道："不然，古话说的'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话本是不差。世界上自然也少不了这般势利人物，一到贵贱攸分，就此冷暖顿异。但是仔细想来，这种过错，贵而忘素的人，固然要担任一半责任，贱而忘分的也要担任一半责任。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贫贱骄人'。贫贱又有何物骄人？无非平日对当世阔人，谬托知己，一旦有所不遂，便叫嚣怒骂，摆出一副'严子陵不理汉光武'的面孔，这就是所谓骄人了。这副面孔一摆，那贵达的故交，如何能受得住，自然越发怕见你，如同怕鬼怪一般。如此一边越骄，一边越怕，于是乎这交道就不可道了。其实据我的意思，不是也说句势利话，还该派那贫贱的过处多些。因为你果然能安乎贫贱，便应该学严子陵①五月中到大泽里披裘去，不用在达贵的朋友眼睛底下转。你现在这么转来转去，老实一句话，就不过想脱去了穷皮，巴结些富贵。那你与你的阔老朋友的身分地位，本已不是站在水平线上了，还能怪人家瞧不起你吗？索性道地些，收拾起朋友身分，学一个属员见上司，为五斗米②折腰，品虽低些，还不失为本分人。如今你一面要低声下气的求人赏饭吃，一面要两眼撑天的做光武故人，人家有不见你头痛的吗？我本无求于人，尤其是无求于仪斋，去看他是提出责

---

① 严子陵：严光，字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即位后，他改名隐居浙江之富春山。

② 五斗米：晋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指低级官吏的微薄薪俸为"五斗米"。

问，并不是摇尾乞怜，怕他什么？总而言之，要使贵焉者不骄，必先要自己办得到一个‘穷焉而不谄’。我既不谄，他自然也骄不到那里去，你放心好了。”伯庄见他正言厉色，长篇大论的说了一大套，倒也无可驳诘，只好一笑了事。

次日，无忌果然去会程仪斋。那知恰好仪斋到华国学院行开学典礼去了，不曾会着。无忌大怒，回到校里，袁伯庄迎着问道："如何，会到了没有？"无忌一句话也不回答，拾起小皮包，就此动身到上海去了。及至仪斋回署，知道无忌来过，赶紧派人去找他，已无踪迹，只索罢了。

那天仪斋从将军署里回来，闷闷不乐的坐在书房里抽水烟。一会，忽然喊人说："请王秘书"。须臾，晓暾请到。仪斋招呼他坐到自己坐的一张沙发的那一头，轻轻的说道："你认得袁伯庄不？"晓暾点点头道："会过一面，不很相熟。"仪斋道："前天杨无忌到这里来，老申那边已经知道，很有些注意他。并且知道建业中学的种种动作。本想就要封闭学校，逮捕一班办事人员，不过因还未得到确切证据，姑且缓一步。现正在派出密探，秘密侦查。这事老申也很疑忌于我，一经发动，我可无力保护。我想还是秘密去通知一下，叫他们赶快走吧。并且要知照杨无忌，以后不可再来。你以为如何？"晓暾思忖了一下，点头道："好。"仪斋道："那就劳你驾，去一趟吧，别人靠不住。此事万一泄漏，关系非小。"

晓暾奉命退出，立刻来到高井巷学校，与袁伯庄秘密

一说。伯庄慨然道："最要紧的，是要去通知无忌。不然，万一他再跑得来，不是白送了性命。至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这里我也知道迟早要保不住的了。还不走，待怎样？"说罢，与晓暾很热切的握了握手，表示谢意。晓暾即便辞出。伯庄略一收拾，便即雇了一辆洋车，不敢走下关搭车，绕道太平门，搭上沪宁车，回上海去了。正是：

乱世头颅贱于草，黄昏风雨黑如磐。

第二十回　虎阜秋清南冠[①]来说剑　狼山月黑殿撰[②]赴修文[③]

话说杨无忌所主持的革命文社，这年又要开秋季社集了。那革命文社的历史很长。当清代末叶，种族思想勃兴，在表现民众思想的书报文辞里，排满的色彩和推翻专制的呼声，一天浓厚高亢似一天。如在东京发行的《民报》《复报》，在上海出版的《苏报》《国粹学报》皆为这类思想的结晶。主持《苏报》的是庄遁庵、邹慰丹[④]，这两位声名尤著。慰丹另著《革命军》一书，以雄健浩瀚的文笔，畅发排满革命的议论。庄遁庵又作了一篇序言在上面。这书一出，风行国内，庄邹二人就因此下狱；《苏报》亦即停刊。另有仪征刘子申、番禺邓枚叔、吴江陈佩韦等，出来组织了个国粹学社。因这时清廷正大兴文字之狱，便

① 南冠：为囚犯的代称，此处借指南社。

② 殿撰：明清进士一甲第一名，例授翰林院修撰，故沿称状元为"殿撰"。

③ 修文：《太平广记》引王隐《晋书》说孔丘的学生颜渊、子夏死后在地下为修文郎。迷信之说。后被借喻文人死亡为"修文"。

④ 邹慰丹：邹容字慰丹。四川巴县人。1903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爱国学社撰成《革命军》，号召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文刊于《苏报》，影响极大。《苏报》案发生后，被判刑二年。1905年死于狱中，年仅二十。

以考古讲学为名，发行一种《国粹学报》。其实却还是宣传种族主义，提倡革命。陈佩韦又与同邑杨无忌、金山高天剑等另外组成这个革命文社，因发起者大半吴人，故定名为“吴社”。其后《民报》《复报》皆已中辍，《国粹学报》自庄遁庵出狱加入以后，又发行了数十期，也停顿了。所仅绵“革命文字”的一线之传的，就只有这吴社办的一个社刊。一直发行到民国之初，声光转盛，社员渐增至数千人。每年春秋两季集会一次。社刊分诗、文、词三类。第一期主编的是鼎鼎大名的《民呼报》①主笔宋渔父②。自后便归杨无忌主持。那春秋的集会，却无一定地方。由主持者择定一处名胜园林，临时通知。不过在民国十年以前，总是在上海愚园、徐园两处居多。

这一年的集会，却由陈佩韦择定在苏州的虎邱。日子是九月初三。杨陈两位上一天就到苏州，筹备一切。这天陆续到的有吴江吴竹诗、钱鹤望、松江沈道可、金山高寒隐父子等人。大家在旅馆里聚会，便谈起明日开会的事来。佩韦道：“今年的集会，我们原先的发起人中，已少了一个了。可怜高天剑兄，他竟病故了。我还没有去抚棺一吊，倒为秦和尚的坟事忙了大半年。”寒隐道：“正是。我要问你，和尚的坟事，现在怎样了？”佩韦道：“好了，好了，业已封树，停妥。只有请朱贞长撰，林也秋书的那件墓碑正在镌刻，还未刻好。杭州找不出刻石的好手，也

① 《民呼报》：实为《民立报》。其前身为《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

② 宋渔父：宋教仁，号渔父。

是一件为难事，如今只好将就的了。你们诸位出钱的施主，我应当先替和尚道一声谢。这坟地是徐缬尘女士捐助的。那修筑一切还费了不少钱，幸得大元帅捐助了一千毫洋，还仗诸位的大力，总算开支过去了。从今西湖上面，又添了一处“秦坟”的胜迹，倒要为湖山增色不少哩！”

沈道可抚掌道：“你们为和尚的坟墓忙了半年，我去年却为慰丹的坟墓也忙了一趟，这可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众人忙问其故。道可道：“去年我在《中华民报》上看见一条广告，是吴少华老先生登的。他说道要找寻邹慰丹烈士的坟墓，有人知道的，请送信给该报馆云云。我一想邹慰丹因为《革命军》一书，遭清廷逮捕，禁在上海西牢，病故牢里之后，不是由金寄萍捐地葬他的吗？这地就在寄萍家宅左近。寄萍家居龙华黄叶村，我是知道的。便写了一封信给吴老先生。吴老先生大喜，次日还在《中华民报》上以滑稽的语调致谢道：‘久找不到邹烈士坟，登了一天广告，就找到了。广告的效力真大得很呀，怪不得人们什么都要登广告哩。’到第二日，吴先生请一位王寂音先生来会我，要我陪着到慰丹坟上去看一看。那天也在季初初旬，我们乘车到龙华，已是日中时分，一路上黄叶萧疏，秋容黯淡。找到寄萍家里，寄萍不在家，由他嫂夫人引导我们到坟次。只见小小一亩之宫，围以短墙，丰碑屹然，秋草如茵，整理得颇为雅洁。足见寄萍夫妇风义之笃。慰丹地下有知，也自要感激的哩。我们看视一周，行了个礼，大家默然肃立，半晌无言。我心中只觉得有无限枨

触①，说不出一句话。寂音也自凄然。这一回的印象，常常留在我脑际，到今日还历历如昨哩。”鹤望道：“人要死得及时方好，慰丹这死，总算值得。假如不死，到现在还不是和我们一般，吹箫说剑，一事无成。再不好些，像某某数君，中途变了节，身败名裂，同归于尽，那更与慰丹有天壤之别了。”闲话一会，各自散讫。

次日清晨，杨陈两位先到虎邱，在山顶冷香阁上，安排会场，整备茶酒。各方社友陆续到来。至中午时分，已有七八十位左右。在开会之前，便各自寻觅熟友，三三五五，有的盘石穿林，有的看花煮茗，有的高谈国事，有的欣赏奇文，却不聚在一处。一会儿，要午饭了。山顶冷香阁里，聚有二三十位；山下某祠堂里，也有一二十位。于是山下社友中有人提议，说上山去不便，不如把酒菜移到下面来吃。上边冷香阁里的社友听见了，一齐大嚷，说：“通知书上说明在冷香阁聚餐，如何可以变更？有违社章，一定不许移下去。”于是山下派出一位社友，到冷香阁里办交涉。被派的却是位新闻记者，姓徐名大宽，无锡人。人家因他身体生得过于肥胖，就谐音叫他做“大块”。他确实会作几句文章，那“大块”两字，更合适了。可是现在当新闻记者的别名最多，往往一化再化的化上七八个大名，还以为未足。好像前清皇太后的尊称一般，每过一次万寿，就加上两个字的尊号，到后来年纪越老，那字眼儿

① 枨触，以物触物曰枨。枨触即感触。

越多，念在口里，一连串的好不有趣。徐大宽既然是位新闻记者，自然逃不出那喜欢化名的公例。于是由“大块”的来源而一化为“四喜肉”；由无锡人的根据，而再化为“大阿福”。徐先生恭喜又得了两个雅致的别署了。这天徐先生被派为“议饭”代表，一口气跑到山上。冷香阁里社友见了，便道：“大块先生是否为吃饭问题而来？”大块喘吁吁的说道：“正是，正是。敝代表奉山下社友的委托，特来请诸位移尊赐教。”山上的社友笑道：“只有移尊就教，没有移尊赐教的。你们既要叫我们赐教，就只好委屈你们移尊来就。大块先生，你文章尚未弄得清楚，空负了这大块的雅号。还是赶快下去吧！”大块抹了一鼻子灰，只得下来，再与山下社友商量。山下社友的领袖，便是沈道可。一听大块之言，便嚷道：“叫你做代表，你却是替他们游说来了。你块头虽大，如何这般首鼠两端。如今责成你赶快戴罪立功，还到山上去说去。”大块原已跑得心慌气急，一听这话，不觉额上一颗颗黄豆般的汗珠，迸了出来，急道：“不成，不成，你们莫作弄我，我为吃饭问题，倒跑得肚子空空的。我不犯罪，也不想立功，你们另派一位去吧。”山下社友大笑道：“你是著名的‘四喜肉’，饭虽未吃，肉总有的，快去快去，否则我们吃不成酒席，便要拿你来大嚼了。”徐大宽无奈，只得再走到冷香阁，和大家商量。中间有一位社友道：“算了吧，山下诸君一定不愿上来，就分两桌菜送下去吧。这样大家饿着肚子相持不下，也不是事。何况看大块兄走得酽汗淋漓，面目改

色，何等可怜。他这大阿福，如今要变成大没福了。”大家一笑，就此解决分两处进餐：山上边由杨无忌招待；山下边由陈佩韦招待。

饮酒中间商量了一回社事的进行，及续编社刊等各问题。饭毕，便在冷香阁开会，正式通过了几条议案。末了商议摄影，择定在冷香阁外一块空地，山石玲珑，秋花冷冶，颇合景色。大家整整衣冠，一同出来。由摄影师指导，分成两排：前面一排坐下，后面一排站着。摄影师正在分头指点，拉拉这个衣襟，看看那个姿势。忽然间天上白云弥漫，遮得日色暗淡，像要下雨光景。摄影师慌忙对准光圈，开始摄取。不好了，一阵秋雨排空而下，那雨点在各人衣服上跳跃，如荷珠乱迸。这时大家动也不敢动，惟有任其打面自干而已。

摄影已毕，走进冷香阁，众人衣履尽濡，正各自脱下揩抹。见外面走进一人，轻衫毡履，态度安闲，却是山阴赵荔士。他方才由上海来到，赶不上摄影，就在冷香阁外廊下徘徊一晌，因此躲过了一场雨。大家笑道：“赵君真是幸运，我辈竟成了宁可湿衣，不可乱步的古人了。”荔士笑道：“这雨也大有雅致。我们四方同人，会聚于此。不远千里者有之，如隔三秋者有之。一朝披襟握手，细诉衷曲，古人诗所谓‘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乃是话的过去之雨，现在我们当前快雨，畅叙幽情，岂不比巴山之雨更妙呢？”众人点头道是。寒隐道：“荔士真不愧为言论名家，把我们很扫兴的一场雨，说得如此婉约有

情，令人雅趣重生。怪不得你演说时，大家热烈的欢迎哩。”说说笑笑，时已向晚，方才各自道别而散。这一会虽没有唱酬佳什，流布于外，却也雅人深致，传满江南。在现在社会中，这种题襟韵事①，可算得硕果仅存了。

单说高寒隐是金山人，与程仪斋同里。当下自苏州回到上海，正想遄归故里，无意中却遇见了程仪斋的大公子。那位大公子号叫素澄，方自德国学医回来，随侍在南京，这回是派他到南通去的。原来张叔正病重了，仪斋因有旧谊，就派他这位学医的儿子前去，一者致问，二来也在旁参酌参酌订方下药之事。据他说：“叔正之疾已不可为。原因在暮年忧勤太过，精力耗损，致成笃疾。现在晓如公子等正预备后事哩。”寒隐慨然道：“张叔正先生，一代人望，在本乡提倡实业，从事建设，使南通有全国模范县之称，其功自不可没。晚年精力，尽瘁于导淮盐垦两端，眼光也不可谓不远，魄力不可谓不大。就是自信太过，独力难成，以致后难为继。论起来，还是书生结习之误。所最可惜的，徐罗搆兵之际，叔正有助恶之嫌，未免惹人说是贻祸乡邦。再者他在地方做事，完全使用势力，纯是霸道。虽然提撕民众，要赖先觉，但究也不可不顾众意，一意孤行。即使事与地方有利，而民众之怨言已兴，遏而不发，一发便不可再遏。况且他事事专断，俨然帝王，手下依附之辈，岂能尽贤，未免妄作威福，鱼肉乡里，

① 题襟韵事：唐温庭筠、段成式、余知果为诗唱和，有《汉上题襟集》十卷。

其害便不可说了。所以南通事业完全以叔正一人为兴衰，叔正一死，南通就百事停顿，萧条起来。叔正一生的功过成败，大致如此。我们追论其人，固然有应当责备之处，但也不可没其苦心成绩，方是持平之论。如今此老已矣，当时南通三士，齐名并驱：范肯堂以诗古文横绝一代，朱曼君以骈文名当世，独张叔正以功业掩其文章。究竟曼君早卒，肯堂老而不遇，惟叔正年寿勋名震动一世。天之遇叔正，不可谓不厚了。”

寒隐与程公子遇见之后，不到几天，果然报纸纷传，叔正已殁于里第。自然四方交旧，纷致哀挽。程仪斋派金陵道尹前往代表致祭。江天一拈着白须，对汪晓暾说道：“我与此老绝交已久，不然又要费我几首挽诗了。”晓暾道：“我们弄笔杆儿的人，天天替人家悲欢哀乐，不是祝人之寿，就是哀人之死，这倒也罢了。就不过我们身后，不知谁来继续做这一行，也替我们来一联挽词，几首挽诗。说起来也真可笑，从今以后，我们这‘文丐’一行，大约恐要绝迹了。”天一道：“那也未必见得。不过就这一行而论，好手也不可多得。在近时人中，作挽联我最佩服的是范肯堂。你看他挽李少荃①的联语，何等阔大悲壮，我至今还记得。”晓暾道：“请你说来。”天一道：“挽李少荃最难措词，惟他的联句最为得体。上联是‘贱子与当世得失利钝，渺不相关，独与公情亲数年，知其为老书生、穷翰

---

① 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

林而已。’下联是‘国史于大臣功过是非，向无论断，得圣主褒忠[1]一字，传之与外四裔，内诸夏知之。’”晓暾道：“我也作了挽张叔正的一联在此。”便念道：“成败亦何常，瞻之在前，忽焉以尽。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天一大笑道：“很好，论断恰合张叔正一生。不是妄为阿谀，也不是任意讥评。可惜俗人未必能明白，倒像不很恭维似的。”晓暾道：“那也不管他，我作我的挽联，本不是专一恭维人的。”过了几天，叔正举殡之期已至，王晓暾用篆文写了那副挽联送去，自己却没有到通州去吊奠。及至赴吊的人回来说起，知道那联语并没有挂出，果如天一之言，为俗眼所摈弃了。晓暾也止可付之一笑。正是：

几复风流[2]犹出世，马班史笔自天成。

---

① 圣主褒忠：李鸿章死后，清廷给他谥号曰“文忠”。

② 几复风流：几指几社，复指复社。

第廿一回　魏敬斋避兵黄歇浦　程巡按归隐赤松村

却说那时南方革命军兴，誓师北伐。一路由韶关出江西；一路出衡水趋长沙。士气激发，声威壮盛。北洋军阀吴士奇再起领兵，抗拒义师于汀泗桥，一败涂地，狼狈退回武昌，闭城坚守。这时申香亭也率领手下几师北洋军队，自称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出发江西抵拒。却以后方空虚，便让奉鲁军来南京填防。所以这时南京城里城外，满街满巷，全是些戴皮帽子侉声侉气的兵士哥们，横冲直撞，出出入入。各繁盛街市殷实铺户，常常白昼遭着盗劫，不消说是这班驻防式北兵所干的成绩了。有一天，竟闹到夫子庙对河的大石坝街，抢了几家。那班警务人员地方官长，明知是这班宝贝，那敢去碰他一碰，只好如痴如聋，不闻不问。老名士魏敬斋就住在近边河房，眼见如此情形，那十年养气的老肚子，也有些气得鼓鼓的。不觉叹道："这真是乱邦不可以居了，我还在此贪恋微禄则甚。看来那申香亭也不是个有血气的人物，当时他由浙趋苏，与张小献辈曾经敌对。平时说起鲁军的奸淫掳掠，毫无纪律来，他也曾破口痛骂，认为是人民蟊贼。如

今事急，颠倒去请他们来帮助自己，引狼入室，荼毒江南百姓，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同一军阀，断分不出是非好坏来的。天下事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人心之怨毒，已至沸点，盼望南方革命军来，有同望岁。这南京是决定保不住的了，与其在此看着生气，还不如早些一走为妙。”他打定了主意，立刻收拾细软，率领妻孥，乘火车来到上海。

那上海乃是兵乱不及的特别区域，每经一次长江下游兵事，上海地方必定要平添上十万廿万旅客。那旅馆老板最欢迎这个时期，差不多要馨香祝颂，望徐罗或者申张再打一次仗，便可以再赚若干钱。这回敬斋来到上海，预先托朋友在三马路大新街孟渊旅馆觅一个房间，老少男女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里，敬斋自有生以来，没有受过这种罪。那替他觅房间的朋友，不是别人，乃是徐子夷。子夷还是充着省公署的科员，先奉派到上海调查一件事，后来听得南京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他便托言公事未毕，逗留在沪，大有隔岸观火之乐。自来因私而不废公的，要算徐子夷第一得计了。

当下徐子夷接着敬斋，见他双眉紧皱，郁郁不乐，便道：“敬老，你莫不是为居处偪窄，心怀不乐？这几天内，因大局紧张，各处来沪避乱的人，如蚂蚁排阵般向上海走，不晓得平添了若干万人。上海各马路大小旅馆，变成了装人的匣子，只要有一尺地可以回旋，就可卖上几元几角。有的把茶房房间让出来，住上一家八口；有的单身熟客，就与账房先生抵足而眠。各旅馆老板，恨不得在每间

房里，再装上一层阁楼，便可以多容纳后来的人。象你先生这样还是最舒服的呢！”敬斋听了，半晌无言。长叹一声道：“从前邵尧夫[1]自称生于太平，老于太平，为太平之幸民。如今我这老朽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是生于乱离，老于乱离，为乱离之灾民了。可怜，可怜！古人六十佚老，我如今六十逃难，总算天之生我不虚，还说什么呢。”子夷见他又要大发牢骚，只得想个调解法子。看看天已午刻，便起来一把拖着他说道：“算了，算了。敬老，你难得来，我请你到老半斋去吃点心，也还是我们竹西风味[2]，就此走吧。”说着，把敬斋拉出房门。孟渊旅馆离老半斋只有数十步之遥，转瞬便到。走上楼去，拣了一个房间坐下。堂倌送上手巾，子夷点了一碗煮干丝，一碟肴肉，四两白玫瑰，两人喝着。还没喝完一盅，只见一个人在房间门口走过，回头向里一望，见了子夷，便鞠躬如也的喊了一声“子夷先生”。子夷也忙起身招呼。那人连忙除下眼镜，弯着腰走了进来。敬斋一看，只见来人头戴一顶铜盆洋帽，那帽子仰在头顶上，离额际很远，一副眼镜本架在鼻尖上，看人时眼光从镜框上面直射而出，似乎他本不需要眼镜。身穿一件大蓝竹布长衫，短到只盖住膝盖。那两支袖口却宽大异常，晃晃荡荡的。先对子夷深深一揖，道声久违；回过来请教敬斋姓名。不提防那顶高据头巅的帽子，已经飞落在地。敬斋忍住了笑，回答了两句。

① 邵尧夫：邵雍，字尧夫，北宋哲学家。

② 竹西风味：因扬州古有竹西亭，故这里借指扬州风味。

他却探着手，在腰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名片来双手奉上。敬斋一看见中间印着“朱仰天”三字，片角两行小字是“名仰天字仰天别号又仰天”，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连忙遮盖道：“原来是仰天先生，久仰，久仰。”那位朱仰天先生曲躬答道：“岂敢岂敢，兄弟是字与名同，别署也与名同。恰好兄弟办了一所学校，就名为仰天中学，也与名同。”一面说一面坐下。子夷替他斟了一杯酒，让他吃点心。他也不客气，一壁举起箸来大嚼，一壁说道：“所以兄弟之名声事业，竟是一同而无不同了。兄弟在上海办学，兼带卖文鬻字，倒也颇颇见知于社会。上海的名书家康有守先生、清道人先生，说兄弟写的字龙蛇飞动，得汉魏六朝之神。承蒙他们不弃，在兄弟的润例上，具下大名，代为介绍。但是兄弟一生，志在兴学，所以凡有润资，悉充仰天中学经费。在校费收支报告里面，开列得清清楚楚，披示大众。兄弟是从来一丝一毫不肯苟且的。所以在报告末一行，还印有‘经手肥私，雷击火焚’八个大字，以昭信实。”说罢，哈哈大笑。魏敬斋也笑道：“先生如此热心兴学，天人钦服，原也用不着定要印上这种语句的。不知先生贵寓在那里？”仰天道：“敝寓就在学校里，兄弟以学为家，并不另有寓所。好在兄弟眷属无多，贱内幼承庭训，略识之无，倒是善于管教儿女，为兄弟所不及，所以就请他担任了校里的训育指导，兼舍监一职。小儿去年在露田律师那里学习办事，稍具法律知识，如今失业，就充了敝校文牍及国文教员。小女是学体育出身，舞蹈更

是内行，现充敝校体操兼音乐教员。还有图画一门，小媳正在研究，下学期起，就由他担任。真是一门之内，各有专司，并无闲口，总算是着实为社会服务的了。”子夷笑道：“不差，不差，只是将来令郎生下令孙来，又不晓得服务些什么事?”仰天道：“乳臭小儿虽不能服务，好在敝校附设着初高等小学及幼儿园，将来小孙襁褓之中，就令他入幼儿园，由小媳保育，以实验敝校之成绩如何。将来逐级上去，就以小孙为实验品。倘外界要考查敝校，只要看小孙的成就，便是敝校一般学生的成就。这样也总算为学校里尽了一些义务了。总之兄弟抱定‘人人要服务于社会’的一个宗旨，断不使家内有一个自逸的。”说了半天，点心已经吃完，朱仰天道了扰要走。魏敬斋忽然笑道：“朱先生，论理我们初会，不兴说玩话，可是兄弟实在耐不住了，对不住，只好实说。我方才想先生的名、字、号三者相同，就可以再起一个斋名，叫做‘三仰轩’，恰好可以对对过那爿点心店招牌的‘四如斋’，先生以为何如?”(龙公敬告此回游戏笔墨，完全杜撰，向壁虚构，并无所指，幸阅者勿疑为有所影射也。)朱仰天连声道：“好极，好极，兄弟遵教，回去就写‘三仰轩’三字，做起匾来，挂在书房里便了。”敬斋只忍不住笑，回到旅馆里，徐子夷作别自去。

敬斋诗画本来有名，在上海也有一班诗朋画友，前来找他，请他赴画会，结吟社，倒也不寂寞。

光阴如箭，转瞬一月有余。这时申香亭兵败九江，直鲁军久据江南，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南京城里的江苏省巡

按使程仪斋感觉痛苦异常，便再三向申香亭那边告退，兀自不准。一天忽然号房里传进一封信来，看信面是从常州天宁寺发来的。拆开一看，知道是云门和尚陈道齐的亲笔，写着寥寥十六字道：

绝一切缘　　空一切相

归去来兮　　功德无量

仪斋默诵一遍，沉吟到晚，便悄悄的吩咐他大公子，出去办理一切。自己命车到申香亭的将军署去了一趟，回来已是九点多钟。经过王晓瞰房门口，只听见晓瞰拉着苏州人的曼声，正在读《汉书·留侯列传》。仪斋不则一声，跨了进去。晓瞰正读得起劲，猛一回头，见仪斋进来，连忙起迎。仪斋笑嘻嘻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丢给晓瞰。晓瞰来看时，乃是因归营妻葬，请假一月，诸事请仲实兄代理云云。下面写着留致颜政务厅长七字，盖着程仪斋一颗小章。晓瞰道："如此，巡按是要走了。"仪斋不语，只点点头。晓瞰道："几时动身呢？"仪斋低声答道："今天十一点钟。"晓瞰道："我看革命军抱救民之心，为主义而战，所向必克，成败昭然。巡按本是为苏省而出，还请以地方为重，何妨移节海上，表示响应，庶几三吴人民，早得解放，免受北军荼毒呢。"仪斋略为沉吟，摇摇头念了两语道："我老矣，不能用也。"便将纸片交给晓瞰，叮嘱他到明天早晨方交给仲实，自己到里边去了。

到十一点钟过，巡按署大门里有一辆汽车飞驶而出，车箱里没有电灯，看不清是谁，只隐隐是一老一少二人。

那时全城戒严，军警森布。每至一处岗哨，那车夫便报口号，一面还是不停机的直冲过去。不一刻便到下关沪宁车站。仪斋和他的公子走下车来，正要步向月台，却见又有一辆黑色皮篷汽车，捏着喇叭，绝尘而至，不觉一惊。止步看时，车中下来的乃是省会警察厅长曹永平。原来他倒已得到消息了，特地赶来恭送登车。仪斋不得已，略略和他敷衍几句，便上了专车。那专车是由他公子来知照路局整备的，早已升火待发。见仪斋上了车，不到十分钟，即便开动。曹永平在月台上站着恭送，直待车离了月台，方始回去。程仪斋便从此归隐赤松村去了。那晚王晓瞰读《留侯列传》，仿佛也是先兆，岂不奇怪？

却说次日晓瞰起来，叫当差的到政务厅长室里去看颜厅长有没有来。当差的回来说："厅长昨晚因办公至深夜，并未回馆，就在厅长室里歇宿，不过此刻还未起身。"原来颜仲实本是个上海文人，上海文人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多欢喜夜里工作，白天高卧。大约这习惯，是当报馆编辑者所养成的。颜仲实从前在上海办过小说海书店，作过《海上花》那一部名著，自然也是灵山会上人了。所以他当了政务厅长，看公事必在晚上，往往一灯万牍，达旦不休，早上却起不早。这天晓瞰候到十一点多钟，只得亲自到厅长室来。那时仲实方才梳洗毕事，相见已毕，晓瞰送上仪斋字条。仲实看了一遍，不觉有些面目改色，咦了一声，说道："昨天晚饭时候，我还在巡按那边谈了一点多钟。巡按既要去，为什么始终不在我面前吐露一句半句？这也奇

了，这也实在奇了！”晓暾无言可答，只好笑了一笑。仲实道：“我代行的事，我实在不能胜任，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就到那边去，声明不能担任。仪斋什么事也不和我商量，我还能替他负此重大责任吗？”王晓暾默默无言，待候仲实发挥已毕，便起立辞出。仲实反复思量，气愤不过，决意不代巡按，并要将政务厅长一职一并辞去。后来申香亭也就准其辞职。江苏巡按就派金陵道尹茹国寿暂行代理，表过不提。

却说仪斋在任时最高幕宾江天一、孙克谦、王晓暾三人，自仪斋一走，自然也要收拾琴书，整备遄归故里。内中孙克谦正在筹备的华国学院，也须结束一下。那天三人约会在下关江边一家名叫万国春的西菜馆聚餐，顺便商量一切。江天一举杯道：“我们这一次的筵席，又要散了。克谦，你那华国学院，也可以不必办了。这叫做‘乘大化[①]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晓暾道：“自然，我们这文章华国，还不如江湖卖艺的薄技随身。我想此后决不再入政界了。还是去学校里教书，安稳一些。”克谦道：“你是国学名家，庄遁庵先生的首座弟子。现在南北大学里，讲国学文词的，总不出庄先生这一派，当然要有人来请教的。天老，你呢，作何计划？可好宣布一下？”天一道：“我想卖字，凭我这一枝秃笔，聊当吴市之箫[②]，谅来也还

① 大化：气象的变化。此二语见陶渊明《归去来辞》。

② 吴市之箫：史称春秋吴国伍子胥曾“鼓腹吹箫，乞食于吴市”。后以“吴市吹箫”比喻行乞街头。

可以敷衍生活。”晓暾摇头道：“未必，我不是得罪天老你的法书佳则佳矣，但不合俗眼。你又没有做过部长、巡按使，没这头衔，也吓不动人。单凭着‘昆山江天一’五字，那海上巨商大贾，是不买你这本账的。我看倒还是程仪斋大可以去卖一卖字。他那江南巡按一条头衔，总还可以值几个钱的。”克谦道：“巡按的书法，近来确是进步不少，将来倒也未必一定靠头衔卖钱。”晓暾道：“原是呀，不过我看没有赫奕的头衔，任凭你书比锺王[1]，画超关董，也未必值得面团团者的一顾。如其只有我辈穷酸咨嗟叹赏，这又何益呢？”天一道：“究竟现在物质进化的世界，于我辈不无益处。从前唐六如穷到曾断炊八日没有举火，未听见他的画可以换钱买米。书家如右军[2]可以算是不祧之祖[3]了。他给那山阴老妪书扇面，也不过当得数十文钱。比较现在的康有守，四十元一副对联，落上款还要加倍的，不知差得那里去了。我想古人地下有知，必定要兴‘予生也早’之叹呢！”天一道：“书法原是中国特有之艺术。东西各国除日本外，从没有拿‘书’列为艺术之一的。日本也是沾的我国的风气。以世界眼光看去，究竟价值如何，姑且不论。不过临池操翰，玩赏珍秘，原也是文人乐事。但是一到俗人眼里，便要生出一种炎凉之见来。譬

---

① 锺王：指锺繇、王羲之。

② 书家如右军：即王羲之。因他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

③ 不祧之祖：祧，远祖之庙，引申为因祖远而将迁去其神位。不祧，谓不迁去的意思。

如郑板桥①，未第以前，鬻书扬州，无人顾问。一登进士，再到江都，便求书者户限为穿，一时纸为之贵。究竟好坏在那里，连板桥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刊了'二十年前旧板桥'一印，钤之纸尾，讽刺也可谓深刻。不过滔滔皆是，并不止书画一端。我们穷老布衣，只好任凭白眼的了。"晓暾大笑道："天老，菜冷了，不要尽发牢骚，委屈了肚子，我们还是且食蛤蜊吧。"饭毕各散。江天一自回昆山，王晓暾帮着孙克谦，把华国学院结束完毕，也各自回原籍去了。正是：

云散风流怀旧事，花明柳暗又前村。

① 郑板桥：郑燮，号板桥，清代画家、文学家，扬州八怪之一。

第廿二回　夕阳楼片飘来酒帝　孤山墓杯水荐诗僧

话说龙华金寄萍，以收葬邹慰丹，侠名著闻当世，上回书中业已提过。这位金寄萍，幼年颖悟，有神童之目。弱冠东渡，去学陆军，进了成城学校，便与光复会同盟会中的志士往还。没有卒业，便回国来，努力革命事业。他擅长诗文，精研小学，写的一笔好石门颂。却是以酒为命，纵饮沉酣，遗落世事。他的学陆军，和严又陵①学海军一般，学的极早，学了却并不用，倒以文词书翰得名。寄萍回国以后，先在南京陆军小学当教习，后又在杭州陆军小学当教习。在南京时便和燕子诗僧秦和尚同事。那时他教国文，秦和尚教图画。那丹徒赵伯言，这时正当着南京新军协统，暗中布置，图谋光复，闲时颇与金秦二人往还。秦和尚后来替赵伯言画那荒城饮马图，便是那时许下的。金寄萍在南京，日以盘马饮酒为事，自己撰了一副楹帖，用八分书②

---

① 严又陵：严复字又陵，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福建闽侯人，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

② 八分书：汉隶的别称。按唐代张怀瓘解释，隶书"若八字之分散，为之名八分"。

写了起来，乃是“王济①生有马癖；毕卓②旧是酒人”十二个大字，也足以概其平生了。光复以后，平生故人，尽作京华冠盖，他却蛰居故里，以诗酒自遣。他的夫人也能诗文，善谈论。所谓室有贤妻，能高莱子③之节；虽瓶粟屡空，而不减其乐。并且好客持甚，亲旧过访，辄留作十日浃，供巽丰腆。他的酒名，却洛外大了。人家说朱埭垞自称“琴皇帝”④，金寄萍大可以称“酒皇帝”，寄萍大笑称善。荏苒数年，家计日落，好酒却益甚。有一次，在上海旅次，极饮大醉后，走笔写了一首诗道：

途穷但取眼前醉，世窄能容天外狂；
掩袂出门作干笑，谁家新屋有微霜。

有一年，镇江有位颜料商，在欧战中营业大利，发了数十万的财。便在本地创办了一所私立中学，就请金寄萍作校长。寄萍这时正在北大当教授，照北大章程，凡教师任满几年之后，可以请假一年。寄萍这年，恰值例假无事，又因镇江离家路近，便于奉亲，便欣然答应了。来到

---

① 王济：晋太原晋阳人，晋武帝的驸马。喜骑射，性豪侈，买地为马埒（马射场四周的矮围墙），编钱铺满之，时人讥为金沟（见《世说新语》）。

② 毕卓：晋新蔡人，官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曾到邻居盗酒，为掌酒者所缚，天明视之，乃毕吏部，即解缚。

③ 莱子：彩衣娱亲的老莱子。春秋末年楚国隐士。楚王要他出来做官，他的妻子劝他不要接受，相偕去江南定居，用鸟兽的毛织衣服，吃鸟兽的遗粒充饥。

④ 朱埭垞自称琴皇帝：朱埭垞，名启连，浙江诸暨人，著文名于粤。晚年学琴而精于琴，遂自号琴皇帝。

镇江，学校初办，学生尚少，事务并不甚忙。暇时游览金焦北固①，及招贤寺、竹林寺诸胜，颇可消遣。一天和几个同事游焦山，先到松寥阁、碧山庵、自然庵、海西庵几处，观玩江光山色。次后来到山半的夕阳楼。那夕阳楼出来一个知客僧人②，对众人一一招呼。正在寒暄之际，却见一位老者，从外面进来。这老者童颜鹤发，精神饱满，说话带些广东口音。那知客僧连忙起立，恭敬迎迓。寄萍认识他，原来便是那大名鼎鼎的康圣人康有守。康有守也认识寄萍，便邀到他借寓的房里去谈话。谈了一会出来，大家走下山来。同伴的问，与康老头儿谈些什么？寄萍道："他口若悬河，可是说的话，全不是我们所能懂得的。他说他周游世界三十六国，论山水的气脉，却以我国扬州为起点，如龙之有首一般。所以他几度来游，欣赏不尽。味他的语意，似乎是说扬州有天子气，大约他复辟之梦③，还未醒哩。"同伴一齐笑了。一会儿走到江边，渡江回校不提。寄萍在镇江办了一年学校，因北大的假期已满，又与这里创办的意见不甚相投，便仍回北京去了。

当程仪斋任江南巡按的那一年，寄萍因葬亲南归。葬事已毕，顺便一游杭州，去看视秦和尚之墓。那时仪斋业已去职，正在军事扰攘之秋。浙江的巡按班远侯，召集部队响应革命军，不幸为申香亭所败，殉义军次。还是申

① 金焦北固：金山、焦山、北固山，均镇江名胜古迹。

② 知客僧：知客，佛教名词。寺院中专司接待宾客的僧人。

③ 复辟之梦：康为有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活动，失败。

军进据杭州。寄萍游踪所及，不胜悲愤。那天他独自一人，来到孤山，在燕子僧[1]墓前，徘徊良久。只见碑碣完好，封树犹新；长风谡谡，松柏悲吟；夕阳在山，湖波荡漾，不觉悲从中来，百端交集。便席地坐下，开了皮包里带来的白兰地酒，一个人痛喝起来。喝了一瓶，站起来呵呵笑道："和尚要吃酒吗，可惜你只会吃八宝饭，不会喝酒的，只好借西子湖一杯净水，来荐故人了。"说着回顾湖滨，恰见一只小艇，如飞划至。艇子中隐隐约约坐着三个人。当先一个，垂着部花白大胡子，中间画裳云鬓是个女人。那艇子划到岸旁，船尾那人先自跳上岸来。寄萍一看，乃是符瘦仙，便是书中叙过的，南大词曲教授，与寄萍在北大也同过事的，却已数年不晤了。寄萍一见大喜，喊道："瘦仙兄，你是几时来的？"瘦仙也已见了寄萍，连忙跑过来。那船头上的大胡子，手理长髯，哈哈大笑道："寄萍先生，幸会得很。"看时，原来是寿县的吴蕴斋，也是吴社人物。擅长经史考据。近来更练得很好的太极拳。年已五旬，精神十分充足，著述更有精彩了。蕴斋上岸后，中间那位女客，便是瘦仙夫人。瘦仙过去搀了起来，大家与寄萍相见。瘦仙道："我们方才由上海来，想一瞻曼陀之墓。车中遇见蕴斋，也是为此而来的。如今遇见你，更好了。我们有了四人，这公祭便祭得成了。我如今推蕴斋主祭，你是陪祭，我来读祭文，内人便司香楮。你们看如

[1] 燕子僧：苏曼殊自号"燕子山僧"。

何?”寄萍道：“我看一概用不着。和尚生时不拘俗礼，死后又岂要此虚文？我想，你如带得酒来，我们还是在他墓前痛快喝一场。喝醉了，我有的是倾河注海的眼泪，替他润一润墓前干土，也就尽了朋友之情了。”吴蕴斋也抚掌道：“着，着，我带了好些酒菜，还有一瓶摩尔登糖呢，那是专为献给和尚的。酒菜还是我们来吃。”说着，就吩咐舟子，把船里食盒等东西拿来。寄萍一看，几个罐头火腿鸡鱼之类，倒有两大瓶白兰地酒。大笑道：“好，好，我们到这边来喝。”那墓边有一座茅亭，亭中设着几个石鼓凳儿。先把酒食东西放在一个石凳上，然后大家坐下。蕴斋也是绝大酒量，一壁喝着，一壁说道：“当年我们和吴竹诗办《黄海报》的时候，社中有两个奇人，一个是秦和尚，一个便是黎伯和。秦和尚早已出家，但他脱略形迹，同我们俗人一般的饮酒食肉，有时还要走马看花。黎伯和原是位美术家，书画音乐、文词戏剧，均有绝深的造诣。现在却成了一尘不染的和尚了。这两人的行径看似相反，而心志实颇相同。所以我说他们俩是咱们从前同事中的奇人。”说罢，满浮一白①，寄萍也陪上一杯，笑道：“正是。黎伯和这人也实在奇，他是天津人，在日本留学时，便学的是美术，也喜欢研究戏剧。当时黄钟声等组织春柳社②，

---

① 满浮一白：《说苑·善说》：魏文侯与大夫饮酒，饮而不嚼（干杯）者，浮一大白。本意为罚酒，后转称满饮一大杯酒为“浮一大白”。

② 春柳社：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一个演出团体。1906年成立于日本。主要成员有李叔同、欧阳予倩等。

为中国研究革新戏剧的始祖，便有他在内。后来忽然弃去，专研书画诗文，作品也多不错。为人静默异常，见着人终日不交一言。可是有时深情惓惓，流露于不自觉。他在《黄海报》时，我也和他相识，承他的青眼[1]，很赏识我的诗和字。一别数年，一天我在上海旅馆里，他忽然跑来，拿一把纸扇，要我写字，并且说要我写近作的诗。我实在没有近作，便临时诌了几句，写上道：'五年不见黎居士，怡悦惟应指白云；便欲刳肝书近句，可能借取定香薰。'他拿去看了一遍，微笑道：'尊书近来变了。'也不知他是说我变好，或者变坏了。说了这一句之后，便匆匆别去。后来隔了几个月，又带了两件东西来送我，一个竹根笔筒，一个海螺镇纸[2]。这两件物虽微，但出于他这个奇人送的，我至今还什袭而珍藏之呢。你看他冷静枯淡，却于朋友离合之际，也不免情感流露。所以我说伯和是深于情者，惟其是深于情者，所以一旦悬崖撒手，得大解脱，成了今日的和尚。自古以来，此例甚多，有情而轨之于正，便是圣贤；有情而返诸于空，便成仙佛。最怕的是任情纵溺，逾越礼义，便入下流了。所以《楞严经》上说'纯情则沉'，这沉之一字，多么危险，必须要把情感范于道义，方入正轨，方不至于沉溺。这岂是现在世俗之见之所谓情吗？"瘦仙静静的听他说完，方微笑道："寄萍先生，今天忘记了

---

① 青眼：晋阮籍能为青白眼，常以青眼对所契重的人。后因以"青眼"称对人喜爱或契重。

② 海螺镇纸：用大的海螺壳做的镇纸（压纸工具）。

在西湖和尚墓了，似乎在北大讲堂里这般讲演起来。可是话当然是不错的，论伯和之为人，也确是伯和的知己。不过两位如此倾倒[1]伯和，现在可晓得伯和的行止详细情形吗？”蕴斋道：“我只晓得他出了家后，法名弘演，居于此地虎跑寺。其他情形，一概不知。”寄萍也说：“我所知也不过如此。”瘦仙道：“那只好让我来说了。弘演上人初出家在昭庆寺，当了沙弥[2]。这沙弥乃是出家人必经的第一阶段，差不多和店铺子里的学徒一般。洒扫洗涤，什么事都要做的。据说每寺之中众多沙弥，也有一个领袖，那领袖便称为沙弥头。论黎伯和先生这样学问、名望、人品，自然应该当个沙弥头的了。可是竟没有得，还是当个普通的沙弥。这据说是黎先生勇猛精进，自己愿意从苦行入手，所以不愿做安逸的沙弥头，而愿做个劳苦的沙弥。可是他自从入寺精修，却也真真的刻苦异常。其他不说，只说去年有一次寒冬天气，有一个他的旧友来看他。这时他已在虎跑寺居住了，通报以后，竟得会面。那天严冬大雪，冷得手指都伸不出来，那位朋友穿着两袭皮衣，还是喊冷不已。一看弘演大师，却穿的是件布夹衲衣，但实在也冷极了，每开口说话时，差不多要作势出之，不然要恐怕颤抖得不成言语。这本来是苦其形骸，以绝去情欲，纯一其心志的一种下手工夫。原来黎先生自己要如此做去的。可是那不

---

① 倾倒：佩服，心折。

② 沙弥：佛教名词。指依照戒律出家已受十戒，还未受大戒的男性修行者。

做工夫的朋友看见了，心里惨不惨呢？”蕴斋道：“本来天下第一等快乐受用事，没有不从吃尽艰辛做起。如其衣食十方，舒舒服服的和尚，能够了澈生死，圆满戒行，那也太觉得容易了。”三人说着话，把两瓶白兰地酒，俱已吃完，不觉都有些酒意。寄萍吃得最多，酒兴上来，便要拉着吴胡二人去找黎伯和。吴胡二人也愿意同去，便收拾残肴，叫船夫拿了，一同下船。临行走到和尚墓前，行了一礼。寄萍哈哈大笑道：“走了，走了，这回别了秦和尚，去找黎和尚，这才是‘天下万般愁苦事，无如死别与生离’呢！”下到船里，一叶临波，晓峰如画。瘦仙随身带着笛子，便临风披写，吹起一支《念奴娇》的曲子来。笛音清澈，和着远寺钟声，众人只觉得肝膈之中，凄清满抱。正是：

别有湖山埋骨地，悄无风雨上船时。

第廿三回　割私财芝兰蔚桃李　控本府苜蓿易莼鲈

却说金吴符三人，下舟要到虎跑寺去访弘演和尚，经过玉泉寺旁，却见岸上立着一人，正与一个和尚说话。瘦仙眼快，指着那人对金吴二人说道："那位好像是松江尹几园，你们看是与不是？"蕴斋看时，只见那人有六十上下年纪，瘦长身段，穿着一身呢袍褂，生得长眉隆准，状貌清奇，似一尊古佛一般。手里握着一根拄杖，正和玉泉寺送出来的和尚说话。谁说不是尹几园呢？这时寄萍也已看清楚了，便齐声招呼。几园见了三人，也忙过来，大家相见。寄萍道："难得今天佛地见着你这位学人，但是何以一个人在此呢？"几园一面上船，一面微微笑道："我是特来会弘演大师，可巧今日正在闭关，不曾会着。"寄萍道："我们三人也为此而来。原来他在这里，但又无缘会面，只好回去吧。几园先生，你的船在那里？如没有别人，不如打发宝舟，我们同船细谈。"几园点头，便开发了船钱，仍到寄萍等船中，解缆开船。几园又与吴金二位道故，原来全是熟人，不过比较的与寄萍聚晤的回数更多哩。

这位尹几园又是什么人呢？书中且表，他乃是松江府

的华亭县人氏，姓尹，单名一个珏字，字子章，别署几园。少年颖异，却是身体十分单弱。在弱冠时，作的制艺已是理法精深，老宿惊服。另外还研究小学古文辞，曾经手写《说文解字》[1]及《左氏传》至二十本之多。攻苦过甚，体力益发不支，几次赴乡试，总是因病不得终场[2]。有两次终场的，却是一次荐卷[3]，一次堂备[4]，又不得中。因此便绝意科名。他原是富厚之家，处境颇称优裕。无志功名之后，便发愿办地方公益。前清时候，松江郡城又称为武省城。因为江南提督驻节在此，比较的军队也驻得多些。这时军队已经练洋操，用枪械了。城里有一所火药库，储藏的枪弹火药颇多。但是逼近民居，实在不甚相宜。一旦失慎，那松城内外人民，便有绝大危险。几园家在城中，知道这个情形，便首先创议要迁移这火药库到城外荒僻地方去，以保一城民命。当下先到提督知府那里去禀请，无奈官厅里总以没有这笔钱进行推托。推来推去，几园心里有些火起来，心想：公家做事，只当问有益于人民与否，不应只知道钱的问题。他们拿这“没有钱”三个字难人，可也难不倒我。况且我既发愿要迁移这危险东西，以救一城性命，难道没有钱就罢了不成。……思量再四，便打了一个捐款办理的主意。自己先拿出三千块钱，又到各家相识的富绅

---

① 《说文解字》：书名，简称《说文》，东汉许慎撰。为中国第一部字书。

② 终场：科举时代考试分数场，最后一场称终场。

③ 荐卷：分房阅卷官将佳卷送主考官，仅作为推荐。

④ 堂备：对未能定去取的试卷，留堂备取的意思。

大户那里，善言劝募。大家果为所动，便纷纷乐输，集腋成裘。不多几时，已募得上万元款项，他便拿了去再与提府两位磋商。他们见钱已筹到，自然也再无可推托，只得择地建筑，将城里的军械库迁到城外荒僻地段。这一件事几园首创终成，出的钱又最多，一时义声遍于乡里。他也益发乐此不疲，要尽出私财，为人民造福。那时科举已废，学校开始。官办的学堂，有府中学、师范学校等等，可是还没有女子求学的场所。他又特捐千金，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校名“慕彤”，专收女生。却是开松江风气之先，为从前未有的。这时学校课程，专重的国文、英文、数学三种，其他大概很简陋的。学生于旧文学方面，倒是稍有根底的居多。国文教师一席，很不易物色，几园便自己担任了讲国文。为人谈谐嗢噱①，妙解人颐②，可是弱不胜衣，讲席的事究竟不能长久担任。不过学校的经济方面，还是他负责的。

几园生平第一种长处，便是虚怀服善。素来虽是傲骨嶙峋，嫉恶如仇，一遇到学问道德胜过他的人，他的服膺倾倒真是出之至诚。尤其是对于少年后进，一技之长称之不容口，逢人说项③，乐道人善。不但是最纯粹的学者风度，并且可称是最阔大的教主态度。他在女校里偶然翻到

---

① 谈谐嗢噱：谈谐，谈吐诙谐。嗢噱（wà jué），大笑不止。

② 妙解人颐：解颐（yí），大笑。《汉书·匡衡传》：“匡衡诗，解人颐。”

③ 说项：唐代项斯为杨敬之所器重，敬之赠诗有“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之句，后谓替人说好话或讲情为“说项”。

一本上海融斋师范出的月报，里边有一篇短篇小说，题名为《洗心梦》。文字大意是：一个人梦中把自己的心割出来，洗去种种幻妄，归于纯洁。原也平淡无奇，不过作者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学生，他读过之后，十分赞赏。说少年人有这种思想，必定是有道根的，是个不可多得之才。于是留心访求到这个学生的姓名乡里，要和他结交。其时学生已升学到北京大学去读书了，他会不着，便托人觅到了这学生的一帧照片，拿来放在自己书桌前面的镜框里，终朝相对，以志倾慕。那少年后来知道了，假期回里，便来晋谒这位老前辈。他欣然相会，就订为忘年之交。有一次，两人同赴宴会，有一个几园的老朋友，指着少年问几园道："这位听说是你新近收的高足，是不是？"几园笑道："那里的话，我们是文字之交，论学问，某君实在高出我上几倍，我还应当北面事之呢。"那位朋友听了，惊异不已。

那一年，几园以岁贡①选了宝山县训导②。到任数月，有位朋友问他："广文先生，苜蓿风味③如何？"他道："不要说起。滨海之区，百物都缺，每餐吃咸鱼豆腐，只得要赋归去来了。"他正在做教官做得不耐烦的时候，凑巧这

---

① 岁贡：明清科举制一般每年以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升入国子监（封建时代最高学府）读书，称"岁贡"。

② 训导：明清于府、州、县学置训导，协助同级学官，教育所属生员。

③ 苜蓿风味：旧时教官清苦，常以苜蓿为蔬。因以形容教官或学馆的生活。

时松江府知府和几园论事不相得。那位太守公[1]姓干名显，是进士出身，州县起家，精明干练，极有能名。且明察细故，事必躬亲。几园是名士风度，天怀旷远，气味不会相投。一天几园忽然高兴，列举了那太守公的几桩过失，向总督巡抚那里控告起来。可那太守公正在能名卓越，上官器重的时候，区区一个训导，如何敌得过他，于是几园便落职回家。有人问他，何以与太守公生如此大气，他笑笑说道："我是给宝山的咸鱼豆腐吃得慌了，如此一来，落得安稳回乡，尝三泖[2]莼鲈[3]风味，岂不大妙。"

他自从去官归里，益发玩世佯狂，遗落一切。作作诗，谈谈禅。方外黄冠，以及一切落魄不羁之士，皆与之交游。谑浪笑傲，脱略形迹。惟独同时的一般富户，和他最为反对。几园原也是个富户，他虽是个富户，却最好散财，与其他富户的守财不同。一散一守，相形之下，他做了个轻财仗义的侠士，岂不是其他富户尽做了嗜利忘义的钱虏。你想那班人心里，岂有不恨。如其几园原是个贫士，那尽管一掷千金，倒不要紧。如今富户之中，出了个尹几园，如同一国出了个背叛国家的叛逆一般，闹得人人切齿，个个摇头。在几园呢，一切付之不闻不见，晤着时还

---

① 太守公：唐以前州郡设太守，至明清时，太守已不作正式官名，习惯上仅用以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

② 三泖：湖名，在上海市松江、青浦之间，有上中下三泖，上承淀山湖，下与黄浦合流入海。湖现已淤。后称"三泖"专指松江。

③ 莼鲈：《晋书·张翰传》：张翰因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后称思乡之情为"莼鲈之思"。

要调侃几句，谑笑一番，那就更糟了。他老先生虽是个绅士，并且具有民众化的精神，最注意于贫民疾苦。他曾因农民担负田租，业主征取过苛这个问题，发起过一个佃户会，召集佃农，商量减纳，几乎激起风潮。可是他一片为贫民谋解放的心理，是人所共谅的。

那年辛亥光复，民党起事，规取松江郡城，他老先生便遥为接应。在民军入城那一天，他独自跑上城楼，竖起了两面白旗，顿时把龙旗打倒。因为那时清廷兵备废弛，所有新军，又早已响应革命，松江地方，陆军本来没有多少，所有一些缉私营等水师，这时也归服于革命军，领头来攻松江府衙署。那知府于太尊，闻得风声不好，先一日便已潜行离署。所以几园以一介书生，竟能高揭白帜，而革命军也不费一矢，能成大功。这固然是松江人民的幸福，但是如果没有几园这一来，也许混乱之下，要酝酿出别的事故来的。所以几园于地方上，最先是创议迁徙火药库，最后是响应革命军，使人民少受损失，皆是有功于地方的。光复以后，他是功成不居，依旧做他的诗，参他的禅。可是历年散财的结果，他的家产已完全告罄了，还负了不少的债。不过他热心公益的意旨，还是不厌不倦。此时，他和一个美国牧师所创办的一所孤儿院，专收贫寒孤儿，予以教养，那院的经济方面，还是由他苦心竭力的维持。但是他已没有钱了，就只得以卖文鬻字的收入，来充这孤儿院的用度。如此一年年的过去，于今他已六十开外了。这回是特为慕西湖之胜，并且因孤儿院经费不继，想

来筹募的。

当下几园与金吴等三人闲谈一会，船已拢岸。便到楼外楼小酌，吃了饭，各自回寓。次日吴蕴斋、符瘦仙夫妇，先回上海去了。金寄萍与几园又游了一天西溪交芦庵、谒过厉太鸿① 的祠，也各自回上海、松江去了。正是：

论心画舸秋无那②，埋骨空山气不平。

---

① 厉太鸿：厉鹗字太鸿，杭州人，清康熙时文学家，能诗词，为浙西词派重要作家。

② 无那：即无奈。

第廿四回　无是人闲编点将录　有缘客独咏过江诗

话说龙公百无聊赖，将十年来心头旧事，雨窗月槛，一一重温，酒后茶余，闲闲点笔，破工夫三五个月，已写有十余万言。浪费了无限纸张笔墨，只消受须臾喜笑悲歌。于今往事已空，故人犹在。思君子于风雨鸡鸣之际，聊代话言。追前尘于屋梁月落之时，不辞描画。日来严霜欲降，秋意中人，微倦操觚[①]，行将搁笔。恰好那时有一位朋友，走到在下书室，拿一卷纸交给在下，笑说道："龙公先生，辛苦了。你所凭空结撰的那部《龙套人语》，自从《时报》将他刊载出来之后，居然有人阅看，批评。还居然有人把你书中所杜撰的几十位名角，编成一部文坛点将录，你试看看，倒是有趣得紧哩！"龙公接过纸卷，细细看了一遍，哈哈笑道："这位先生，也可谓饶有闲情逸致了。"从前明末清流，人才济济，有人编了一部《东林点将录》[②]，

---

① 操觚：操，持；觚，木简。操觚，谓作文。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

② 东林点将录：明代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与高攀龙等讲学于东林书院，评议朝政，被宦官魏忠贤目为东林党人，造《东林点将录》，谋一网打尽之。

自后就有什么诗坛点将录、酒国点将录，很多很多。不过他这根据我这部杜撰小说造的点将录，本是吹天蜃气[①]，居然幻成映水垂虹，倒也别致。恰好在下这部小说信手拈来，拉杂已极，正苦没有一个结束，何妨把他抄在下面，便如《儒林外史》终卷的一张赐进士榜一般。小说家言，总归是陈陈相因，在下自然也未能免俗。看官们原谅一些，在下却要趁此余暇，将息病躯，姑且向诸君告一个假。闲言少叙，点将录来了。

东南文坛点将录

〔第一名〕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庄遁庵

　　赞曰：痴慧各半，涵盖一代；奔走群雄，有在李杜苏韩之外。

〔第二名〕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郑叔夜

　　赞曰：浊世翩翩，人望如仙；诗笔挥霍，犹想见员外当年。

〔第三名〕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程仪斋

　　赞曰：饭熟日高，游于逍遥；从此不问门外刘雷斗朴刀。

〔第四名〕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尹几园

　　赞曰：是仙是佛，亦侠亦儒；道山无恙；先生归欤？

---

① 吹天蜃气：大气中由于光线折射，把远处景物显示成空中或地面上的奇异幻景。古人误以为蜃吐气而成，称之为海市蜃楼。用以比喻虚幻不足恃的事情。

〔第五名〕天勇星大刀关胜　　　吴蕴斋

赞曰：文阵雄章精技击，绝伦超群不易得。

〔第六名〕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颜仲实

赞曰：八十三万禁军，枪棒武师第一；觚海说林，先生首出。

〔第七名〕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孙子才

赞曰：刚气捷才，如风如雷；一棒狼牙，妙笔生花。

〔第八名〕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金寄萍

赞曰：是名家子，嗟士不遇；甲马连环，文阵殊观。

〔第九名〕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符瘦仙

赞曰：潇洒风流，如顾曲周①；一篴霓裳②，弓燥手柔。

〔第十名〕天贵星美髯公朱仝　　　江天一

赞曰：濡首作书，断髭觅句；幸保美髯，飘然雪缕。

〔十一名〕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孙克谦

赞曰：多文为富，自牧以敬；君子之风，道在能忍。

〔十二名〕天满星小旋风柴进　　　周芝莱

赞曰：雍容清贵，得大自在。

〔十三名〕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魏敬斋

赞曰：浑然大璞，浩然元气；维斯文于不坠，五台山

---

① 顾曲周：三国时周瑜精于音律，如有缺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后称欣赏音乐、戏曲为"顾曲"。

② 一篴霓裳：篴，笛字的古体；霓裳，霓裳羽衣曲的简名，为古代著名乐曲。

色真知已。

〔十四名〕天伤星行者武松　　秦佛陀

赞曰：孑然行脚，万壑松风；武二天人，世不相容。

〔十五名〕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王晓暾

赞曰：轻裘缓带，是真儒将，腹笥①渊渊不可量。

龙公抄到这里，觉得这部书中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大致已具，以下还有许多，尚须留待《龙套续语》中点缀一番，此时姑且从略。将来新治修明，国基永奠，这南朝金粉，也一洗从前陈腐气象，蔚为庄严瑰伟之观。乘轺问俗，停鞭览胜，旖旎风光，江天一色。此后再加以人力建设，自然也就不同曩日。

龙公记载至此，不免要搁一搁笔，斗酒自劳；放声歌那朋友中自称为"有缘客"的一首《过江杂咏》道：

大江东去日滔滔，千古英雄付浪淘；

闲话十年前故事，梦回酒醒一萧骚。

倒似为龙公此书作的，便又抄他下来，作为全书之结束如何？

---

① 腹笥：笥，书箱。腹笥，比喻记诵的书籍。《后汉书·边昭传》："腹便便，五经笥。"

【附】

人名证略

镇江　吴次藩撰
松江　杨纪璋增补

魏敬斋

指梁公约。原名葵，字慕韩，江都诸生，工诗善画，温雅有度，品诣在通介之间。久客金陵，一时过江胜流多与交往。所著《端虚堂诗集》散佚未刊。镇江柳翼谋先生搜集数十首，藉印《学衡》杂志之便，顺印一薄册。闽县李拔可又搜得其遗画数幅，交有正书局珂罗版印行。

廖香荪

指缪荃孙，字炎之，又字筱珊。江苏江阴人，光绪丙子翰林。近代藏书家、校勘家，创办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长于金石目录之学。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等。平生辑刊的巨编甚多，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亦出其手。

范孟公

指范当世，字无错。江苏南通人。工诗，亦能散文，属桐城派。著有《范伯子诗文集》。

朱曼子

指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举人出身。工诗及骈文。著有《桂子华集》。

张搴叔正

指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光绪十九年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早年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还籍后，兴办大生纱厂及其它实业、教育等事业。清末参与发起立宪运动。曾任江苏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长。但拥护袁世凯，任袁政府农商总长。袁称帝时始辞职南归。著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

周芝莱

指仇继恒，字徕之。江宁人。进士出身，曾官陕西。

袁家庆

指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早年任驻朝鲜通商大臣。天津小站练军，掌握新式陆军后，支持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被擢为直隶总督，并逐步扩军成为北洋军阀的领袖。旋内调军机大臣。民初，阴谋攫得第一任大总统。1915年12月擅自恢复帝制，僭称皇帝，定国号为洪宪，激起全国人民反对，起兵讨伐。1916年3月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羞愤而死。

马义甫

指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今河北)人。清末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1913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时，奉袁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冯为

直系首领，黎元洪被迫退位后，冯入都代理大总统。因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积不相能，被胁迫下台。

徐仁山

指齐耀琳。出身官僚，曾任江苏巡按使（即省长）。

梁超如

指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辛亥革命后返国与军阀官僚为伍，任袁政府司法总长、段政府财政总长等职。1916年曾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五四”时期倡导文体改良。晚年在清华大学等讲学。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为其特色。

康有守

指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联合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名上书要求拒签和约，变法图强。一再上书请求变法维新，光绪帝纳其说，着手改革，进行百日维新，遭慈禧后等反对。维新失败，逃亡出国。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仍持君主立宪之说。1917年与张勋策划复辟，旋即失败。盖始终主张维持清室者，故有保皇党首领之称。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

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等。

研究系张国枢

疑指张国淦。

浙江巡按徐二先生

指齐耀珊，为江苏巡按齐耀琳之弟。

江苏政务厅长姓蔡

指蔡宝善，浙江人。亦光绪末年所谓经济特科中的一份子。任江苏政务厅长为民国九年。

浙江政务厅长姓冯

指冯学书。浙江绍兴人。1918—1922年在任。

余正纲

指俞纪琦，字仲韩。浙江绍兴人。当过江苏政务厅长。

沈吉仙

指沈尔昌，字季宣。浙江绍兴人。任杭关监督为1917—1920年。

羊敬帅

指杨士骧，字莲甫。原籍安徽泗县，生长于淮安县。进士出身。依附袁世凯，官至直隶总督。卒谥文敬。都中有撰挽联讽之者曰："所谓文，戏文曲文；所谓敬，冰敬炭敬。"以其喜唱昆曲，而官由贿得也。

秦佛陀

指苏曼殊，原名玄瑛，字子谷，号曼殊。广东番禺人。曾留学日本，漫游南洋各地。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诸文。与章炳麟、柳亚子等交游，参加

南社。其诗多伤感情调，小说多爱情故事，思想较颓废。著作有《苏曼殊全集》。性亦聪亦痴，不晓世情。母为日本人，盖为庶出。或谓其受家庭歧视，内抱隐痛，故亦僧亦俗，不衫不履，更饮食无节，不讲卫生，致多病早逝，等于自戕云。

有位朋友做了一首挽诗

朋友指沈尹默。

金寄萍

影射刘季平，原名钟和，行三，又取龚定庵诗意："刘三今义士"，故别署江南刘三。上海华泾人。毕业于日本成城学校，归国后在陆军小学当教官。仗侠好义，蜀人邹容以著《革命军》一书被逮入狱，瘐死狱中，季平为之埋葬于华泾，章太炎作《邹容墓志》中云："上海刘三，葬之华泾，于是海内无不知义士刘三其人"云。夫人陆灵素，陆士谔妹，擅昆曲，每逢宴客，季平吹箫，陆唱曲。双栖华泾黄叶楼，人比诸赵明诚与李清照。刘擅隶书。1938年夏病逝上海。遗著有《黄叶楼遗诗》。

郑叔夜

指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修水人。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为诗摆落率易凡俗，成为同光体诗派的主要代表。著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散原精舍文集》等。

谭莽苍

指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早岁曾

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得游西北东南各省，后又遍历北京上海南京，吸收新学知识。1898年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康梁同主变法维新，为戊戌政变被杀六君子之一。著有《仁学》、《莽苍苍斋诗集》等，编入《谭嗣同全集》。

他先人做过湖南巡抚的陈抚台

指陈三立之父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举人出身。曾任直隶布政使。在湖南巡抚任内，与黄遵宪、江标等倡办新政，创刊《湘学报》，并奏荐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佐新政。父子赞助维新甚力，受到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等的攻讦，戊戌政变后被革职。

庄寿香

指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同治进士。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官两广总督时，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旋调湖广总督。倡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反对戊戌变法，参与策划东南互保。清末内召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掌管学部。卒后，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曾朴著《孽海花》小说即隐其名曰庄寿香，故《龙套人语》沿用之。

武式之

指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留学美国，宗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并宣扬好人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创办

《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主张“全盘西化”。1946年任北大校长。1948年去台湾，1962年病死。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及《胡适文存》等。

颜仲实

指曾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光绪举人。清末参与张謇等立宪运动，鼓吹改良主义，旋为两江总督端方幕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通法文。创办小说林书店于上海，著有《孽海花》小说，风行一时。

黎纯甫

谓李纯，字秀山。直隶人。先任第六师师长，民国二年癸丑之役，奉袁世凯命带兵入江西，即任为江西督军。与苏督冯国璋、鄂督王占元结成直系军阀联盟，对抗皖系段祺瑞，称“长江三督”。后冯因代理总统，李纯调任江苏督军，陈光远接任赣督，与王占元仍称“长江三督”。

余澹如

指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天津人。光绪进士。清末为袁世凯小站练兵高级幕僚，助袁创办北洋军。曾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等职。民初任袁政府国务卿。1918年由段祺瑞的安福系国会拥为大总统。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被直系军阀赶下台，后病死天津。

潘子英

指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江苏吴县人。翰林出身，

官至尚书。长于金石之学，是谈今文学者。卒谥文勤。咸丰时，左宗棠任湘抚，幕僚有龄龁之者，几被祸，祖荫特疏荐其才可大用，得免。左后位至将相封侯。

翁和甫

指翁同和，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状元。光绪帝师傅。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中日甲午战争时，反对李鸿章求和，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企图实现光绪帝亲政。为慈禧太后所恶，将其黜职，逐回原籍。戊戌政变后又下令革职永不叙用。以书法名于时。病死后又开复原官，谥文恭。

讲和代表王楫

指王揖唐。原名赓。安徽合肥人。光绪末科进士。早年留日学军事，回国后依附徐世昌、段祺瑞等，历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安福系国会众议院议长。为安福系中坚分子。抗战时在北平作汉奸，任华北临时政府内政部总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被捕枪决。

徐调玄

指齐燮元。天津人。直隶军阀。原隶李纯部下，李升督军，齐继任师长；李死，齐又继任苏督。相传李纯之死，齐有嫌疑。1924年与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混战获胜；同年又因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齐被北洋政府免职，下野出洋。抗战时投敌作汉奸，任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华北

绥靖军总司令等伪职。日本投降后被捕枪决。

浙江将军罗家滋

指卢永祥，字子嘉。北洋皖系军阀。山东济阳人。曾任北洋军师长、淞沪护军使及浙江督军等职。1924年江浙战争中，被直系齐燮元打败下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政府任命他苏皖宣抚使，借奉军兵力逐走齐，后又被奉系排挤下台。1933年病死天津。

龚国音

指宫邦铎，字振声。山东德平县人。1923年齐燮元任宫为江宁镇守使。

羊好善

指杨善德。

胡茂霖

指何丰林。

王　珏

指王瑚，字铁珊。直隶人。进士出身。

两广制军陈云门

指岑春瑄，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任甘肃布政使，率兵护送慈禧至西安，升陕西巡抚。后历任四川、两广、云贵总督，多次镇压人民反清斗争。内调邮传部尚书后，与袁世凯争权，解职。光复后与桂军陆荣廷等勾结，在护法运动中排挤孙中山大元帅去职，将护法军政府改组为七总裁合议制，岑任主席总裁。后遭粤军驱逐。

捣毁曹、陆、章住宅

曹、陆、章指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游行示威。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下，从东交民巷使馆区转到赵家楼曹汝霖的家里。曹藏匿不见，学生放火焚烧曹的住宅，并痛殴了刚从日本回来在曹家的章宗祥。曹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外交总长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

蔡伯和

指蔡宝善。（详江苏政务厅长姓蔡考证。）

省警察厅长王一枝

指王桂林。

朝鲜提督何壮武

指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有好贤礼士名，驻兵朝鲜时，幕中如南通张季直、朱曼君等都是当时知名之士。卒谥壮武。

赣州闻道年

指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江西萍乡人。光绪进士。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负才名，光绪珍妃幼年曾从廷式读书。为赞助光绪亲政，与康有为发起强学会，受慈禧嫉视，被参革职，戊戌政变后去日本。能诗词，亦有慨叹时政之作，著有《道希遗诗》等。或谓珍妃入宫后，

廷式倚得奥援，言动不谨，坐此为慈禧后党所恶云。

两江总督刘乾一

指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清末湘军将领。以镇压太平起义军有功累升广西布政使。嗣任江西巡抚。后三任两江总督，一度兼南洋通商大臣。中日甲午战争时带兵百余营，在山海关辽河一战，全军溃败。1900年在帝国主义策划下，联合鄂粤参与东南互保。慈禧太后谋废光绪帝，刘电争，乃止。

张叔正在通州办一学校名叫国学专修馆

指张謇办的南通州国文专修科。所习为应用文字，为培养幕僚人才而设。宣统辛亥夏毕业一班，后未续办。

常州文章名宿杜敬峰

指杜寄，字敬山。江苏武进人。翰林出身。曾任浙江淳安县知县。因与上官不合，拂袖去。著有诗文集遗世。

学务总会

指江苏教育总会。会址设上海，首任会长为张季直。

何壮武的旧部

袁世凯早年依靠淮军吴长庆捐得同知衔随吴去朝，任驻朝鲜通商大臣。

教育总长章伯义

指张一麟，字仲仁。苏州人。曾任袁世凯、冯国璋的机要秘书和秘书长，并任教育总长。所著遗集名《心太平堂》。

第一名伶林涴华

指京剧名演员梅兰芳。原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出身京剧世家。世称梅派。先后赴日、美、苏等国进行文化交流。抗战时蓄须明志，拒绝为日伪演出，表现了民族气节。解放后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等职。著有《舞台生活四十年》。

南方名新剧家东方子美

指欧阳予倩。湖南浏阳人。1907年在日本组织春柳社。回国后参与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倡导新剧运动。后任电影编导兼演员十余年。解放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并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舞蹈者协会主席。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和戏剧运动倡导人之一。著有回忆录、论文集《一得余抄》。

范云老

指近代文学家樊增祥，字嘉父，号云门，又号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绪进士。清末由陕西知县官至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诗词浮艳俗滥，著有《樊山全集》。辛亥革命后居北京，以诗自娱。

奚哭斋

指易顺鼎，字实甫，号哭庵。湖南汉寿人。光绪举人，官候补道。袁世凯称帝时任代理印铸局长，谄事袁子克文。能诗词骈文。诗别具一格，与樊增祥同寓京师，与时流相唱和，有"樊易体"之称。易行为不自检，犹染少年放荡习气，人品更逊于樊。

生记账房

张謇在南通创办的纱厂名生记纱厂。

张公子永年字晓如

指张季直的儿子张孝若。

江维字天一，唱曲子地方人士

谓方还，字唯一。昆山人。以昆曲起源于昆山，故谓“唱曲子地方”。清末江苏咨议局议员。民国初年，一度任县长。

淮安人许七襄

指许鼎霖，字久香。江苏赣榆人。举人出身。安徽候补道，又任吉林交涉使，清末被推为北京资政院议员。曾与张季直合力提倡兴学校、筑铁路、办实业。亦江苏士绅中之开明者，声望几埒于张。

教育会派王培芝

指黄炎培，字任之。上海市川沙县人。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江苏教育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四十年代发起筹组民盟和民建两民主党派。1945年访问延安，著有《延安归来》一书。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主任委员等职。生平勇于任事，不畏阻难，苏省不满之者称之为学阀，然为公，不为私也。

前任议长徐巩祚

疑指徐果人。

这王培芝宝山人氏，举人出身

按黄炎培系上海市川沙县人，为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举人。书中谓为宝山人，犹之谓曾孟朴为如皋人，许鼎霖为淮安人，皆著书人明知之而故乱之，迷离惝怳，盖小说家惯技也。

一位工业家创办了一所沪北中学

工业家指杨斯盛。杨系木瓦匠出身，故称之为工业家。杨致富后，捐资办学，黄炎培出力助成。所谓沪北中学，实为浦东中学。

当时山东还有个姓武的乞丐办了一所小学校

指武训。山东堂邑（今聊城）人。以乞讨放高利贷等买地举办义学，清政府封之为“义学正”。

朱贞长

影射诸贞壮，名宗元，别号大至居士。浙江绍兴人。工诗。曾参江苏巡抚满人瑞莘儒幕府有年，南社革命行动得其掩护。辛亥后，南通张季直延之为秘书。1932年病逝上海。撰有《中国画学浅说》，商务印书馆列入《百科小丛书》中。

江南徐罗大战

指1924年江苏齐燮元与浙江卢永祥之间的一场战争，称为齐卢之战，亦称江浙战争。

后任江南巡按使是本省人袁国忠号青崖

指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泰州人。学人出身。

江南大学

指东南大学。

符瘦仙

影射吴梅，字瞿庵。苏州人。近代著名曲学大师。幼年即有志治曲。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能诗文，书法亦雅秀。1937年病喘逝世，年五十六岁。编著有《顾曲麈谈》《百嘉室曲选》《南北九宫简谱》等。藏曲六百种，刊其尤者为《奢摩他室曲丛》第一、第二集，分散曲、杂剧、传奇三类。

张玄洞

不知影射何人。按当时有支伟成其人者，镇江人。著有《墨子综述》十五卷（上海泰东书局排印本）。曾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因书中说玄洞镇江人，著有墨学微云云，疑或者即指支。但书中于各人籍贯往往故意错乱，不足为凭；此外又无其他根据可证或迹象可寻，不敢臆断，仍从缺疑。

庄遁庵

指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回国后又为《革命军》作序，和邹容一起被捕入狱。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他参加讨袁，为袁禁锢。晚年在苏州讲学，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书中所谓“这位疯先生”，因章氏被袁软禁时曾绝食装疯，故后有“章疯子”之称。著述有《章氏丛书、续编、三编》等。

饮水轩文集

指梁启超所著《饮冰室文集》。

訄书

章炳麟1899年著《訄书》，主要宣传反清革命和改良主义，后修订删去后者，1914年重新修订时又删去一些革命思想，并改题《检论》，收入《章氏丛书》内。

庄先生在东京和唐女士结婚

唐女士指汤国梨女士，近年才病故于苏州，年已九十左右。

张叔正醉心于擅长国画的艺术人才孙宜女士

孙宜指俞沈寿。苏州人，或谓常熟人。俞姓士人之妻。俞擅长刺绣，书中故称擅长国画，刺绣学校故称国画学校，以乱人耳目。此段艳史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笔者曾目睹过张写给俞的好多亲笔情书情诗所石印成的册子。据说俞本不愿从张，遂致抑郁而死。其夫哀之而又无力报复，故印发那本小册子，播张之罪恶，聊泄其愤恨。

又有说，俞夫当时亦有某项工作，并有子女二三人，因无法向张交涉，就只好在张家大门上书一对联，上联是“佛云，不可说不可说”；下联是“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解放后出版的《文史资料》某辑亦刊有此事云。

叔正老兄仲直

仲直指张謇，号叔俨。张氏兄弟四人，长次名字不详。张謇行三，张謇行四，通州人通称之为三先生、四先生。书中所说“二先生”、“三先生”，实亦故意错乱其排行。

韩若海

指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县（现属上海市）人。民初曾任北京军政府教育部次长。

孙孙卿

疑影射苏州沈恩孚，字信卿。

常州纱业大王富伯恭

疑指无锡荣宗敬，民族资本家。曾在无锡开设振新纺织厂、申新纺织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在上海、汉口等地开设分厂。1938年在香港病逝。其弟荣德生，曾参与创办以上企业。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及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

庄繁字孟志

指严家炽，字孟繁。江苏吴县人。1920—1925年任江苏财政厅长。

袁青崖之黄夫人

指韩国钧的夫人，实姓王。王夫人是妹代姊嫁的，亦有传说谓婢女代嫁。

陈道齐

指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书中谓成都人，实非。辛亥革命后，两任江苏都督，一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但与张謇等先后组织统一党、共和党，实为袁世凯的与党。在二次革命中态度消极。

总督张人龙

指张人骏，字安国。河北丰润县人。翰林出身。

提督张忠

指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清末投靠袁世凯起家，升至江南提督。辛亥革命后败退徐州一带，为表示忠于清王朝，所部禁剪辫子，被讥为“辫子军”。袁政府任之为长江巡阅使，横行一时。袁死后，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不久，任安徽督军，扩充至十三省同盟，阴谋为清室复辟。1917年率兵入京，与康有为拥戴清逊帝宣统复辟，旋即为段祺瑞所打倒。后病死于天津。

殷道浩

指应德闳，字季中。浙江人。民国二年春任江苏省第一任民政长，即后来的巡按使、省长等名称。

程仪斋

影射陈道一，字陶遗。江苏金山县松隐镇人。松隐，相传系张良从赤松子游处。十岁丧父，肄业松江融斋师范学校及上海中国公学。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办《醒世周刊》，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师事章炳麟。回国任江苏同盟会支部长，谋刺两江总督端陶斋，未成被捕入狱，赖张謇营救，阅年释放，宣传革命益力。与黄兴、赵声相契，尝约同参加黄花岗起义，及到香港，广州已事败。光复后任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袁世凯当国，他避赴黑龙江，经营东井垦殖公司。日本占领东三省他返松隐故居，旋赴上海鬻书自给。任上海合众图书馆第一任董事长。1946年卒于沪寓。年六十六岁。

宋纯庵

指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次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12年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宋任代理理事长，遭袁世凯所忌，使人刺杀之于上海北火车站。由此掀起孙中山领导的癸丑二次革命。宋盖为国民党中少数较有头脑之人物。著作有《宋渔父日记》。

南方复起革命

指二次革命，亦称讨袁之役或癸丑之役。1913 年 7 月，孙中山继辛亥革命之后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一次战争。 8 月，以失败告终。

赵大总统

指下文的赵玉昆，即影射曹锟。

那位副总统出名的好好先生宗和尚

指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原任湖北新军协统，多次破坏革命党人活动。辛亥秋武昌起义，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旋被举为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被段利用张勋复辟将他逼走。1922年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总统，次年仍被直系驱走。死于天津。谓之宗和尚者，因俗有泥菩萨之称。

直鲁豫经略使赵玉昆

指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字仲珊。天津人。清末为袁世凯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

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1923年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由贿选当上大总统。次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将他囚禁。1926年直奉联合，始获释。后病死于天津。

吴士奇

指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县人。清末秀才。初在曹锟部下任管带、代理第三师师长等职。第一次直系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他是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二·七"惨案的罪魁。最后被北洋军打败，逃至四川依附地方军阀。"九·一八"事变后，伏居北平，后病死。

江督段扈桥

指两江总督端方，字午桥。清末满洲正白旗人。得慈禧太后宠信，累迁至两江总督。1911年被清廷起用为川汉铁路大臣，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中地方被起义新军杀死。

李中黄

指李彦青，为曹锟当总统时最宠幸的弄臣。后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捉住枪毙。

久镇西北的章大经略

指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今辽宁）人。土匪出身，清末受招安。这时已官至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据东北。1924年打败直系军阀后，控制北洋军阀政府，自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

元帅。后被蒋介石赶回东北。由于他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1928年火车过沈阳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

引兵杀入潼关

指张作霖进攻榆关，即山海关。

袁家庆所派姓程的健将，领兵坐镇江头，特设了这个淞沪都护使的名目

指袁世凯所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郑后来被民党炸毙。

齐家栋

指徐国梁，字辅州。天津人。曾任将军府将军。

孙作纪

指申振纲。

吴士奇命令在福建的申将军申烈领两师人马径过栖霞关进逼杭州

申烈指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此时由闽入浙，旋由浙入苏，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驻节南京，成为直系后期最大的军阀。1926年其江西主力被北伐军打败，投奔奉系张作霖。1927年率部渡江反扑，在龙潭被国民党击溃下野，家居学佛，为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死，以其有杀父之仇。

所称栖霞关，实为闽浙交界的险要地点仙霞岭。

干木芝

指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历任北京政府陆

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在日帝支持下，以国务总理把持北洋军阀政府。直皖战争后，被直系打败下台。直奉战争后又被奉系及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二年后又被冯驱逐下台。

他手下第一师师长程悦波

影射中央第四师师长陈乐山，字耀珊。河南省罗山县人。1924年10月13日，卢永祥尚主战，因陈乐山等不愿再战，卢始下野赴日。所云第一师师长，实为浙军张载扬。

退闲元老黄自纯

指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清末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军，与冯国璋、段祺瑞同为北洋军骨干。辛亥革命后，在袁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和陆军总长。袁死后以北洋军元老身分调停皖直奉系间的冲突。为北洋军人中仅见的较有声誉者。

临时当国名义

指段祺瑞其时名义为临时执政。

后来做江南督理羊慕诸

指杨宇霆，字邻葛。辽宁人。北洋奉系军阀。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军团长、团长、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等职。1925年任江苏军务督办，被直系军阀孙传芳逐出南京，回东北复任参谋长。自命文武兼资，取字邻葛，俨然以诸葛亮自况，甚获张作霖信任。作霖死后，萌异志，为张学良所杀。

做山东督理的张小献

指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土匪出身。先后投靠冯国璋、张作霖。二次直奉战争后入据山东任军务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北伐战争时，南下支援孙传芳，对抗国民革命军。1928年为蒋冯联军击败，退出山东。1932年在济南被刺死。

驻在浦口的省保安队庄立中

指张中立，字矫臣。时任省教导团团长。

一等红是干木芝的妹婿姓胡名莘

胡莘指吴光新，江苏宿迁县人。是段祺瑞的妻弟（段原配吴氏，继配张氏），书中故意说成妹婿。

国务总理沈大胡子

指孙宝琦，浙江人。清末大官僚。入民国后，又迭任中央部长。

一等白姓庄名同号叫啸秋

指章士钊，字行严，别号孤桐。湖南长沙人。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民国后，历任北大教授，段政府司法兼教育总长等职。在任期间镇压学生运动。抗战时息影重庆，托足孔祥熙门下，暗中同情共产党。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国共和平谈判代表，遂留在北京。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1973年夏赴港探亲，周总理亲到机场送行。到港不久，以劳累病死，终年九十一岁。

老虎杂志

指《甲寅周刊》，创刊于民国三年，岁次甲寅，寅属虎，故以“老虎”影射。

西军

实指东北军。

梁贻荪

指梁士诒，字燕荪。广东番禺人。交通系领袖，握北洋政府财政实权。性豪侈，赌博常至巨万出入，人以“财神”呼之。徐世昌当总统时拟任以国务总理，为吴佩孚所反对。

久在西北的陈誊

指郑谦，字鸣之。江苏溧水（或谓溧阳）人。秀才出身，游幕起家。书中说久在西北，实指东北。

王仲霖

指黄以霖，字伯雨。徐州府宿迁县人。举人出身。清末官至湖南藩台。民国未出仕。

黄朱阁

指王清穆，字丹揆。翰林出身。

古北口马家军

指冯玉祥的军队，当时谓之西北军。

孙思礼

疑指沈惟贤，字思齐。江苏松江人。

黄慕庄

指王其康，字慕庄。江苏淮安人。

聂仲芬

名缉槼，曾国藩第五女的丈夫。近代资本家。曾任苏松太道、苏皖浙巡抚。利用官方势力集资经营恒丰纱厂。

浙江都督诸人介

指朱瑞，字介人。

省宪员郑大悲

疑指省议员陈大猷。

海外花小说

指曾朴著《孽海花》。（详见颜仲实证注）

颜仲实如皋人氏

颜仲实指曾孟朴，江苏常熟人。已详颜仲实考证。这回书中说他是如皋人氏，诚如作者自言欲使读者猜测为娱而已。（见本书《龙公自序》）

申烈雅篆香亭

申烈影射孙传芳，见前。这里香亭是影射孙字馨远。

罗芳阁

指卢香亭，字子馨。直隶（今河北省）河间县人。当时任浙江省近畿陆军第二师师长。

江南美术专门学校

实指南京美术专门学校。

王晓暾

影射汪东，字旭初，号寄庵。本名东宝，后减去"宝"字，与兄荣宝，俱以文学著名。江苏吴县（现苏州市）人。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编辑，著

有《法国革命史》，为时传诵。与黄季刚、钱玄同等列籍为章太炎弟子。归国一年武昌起义，江苏都督程雪楼聘为秘书。又与章太炎创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1927年应聘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胜利后在上海为《新闻报》撰《寄庵随笔》。1966年卒。

章梅村

指蒋维乔，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少贫，十三岁习工赡养全家。廿二岁岁试名列第三，被调入南菁书院学习，博览群书。早年随蔡元培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一度任爱国女校校长。苏报案发生后入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达十年之久，为中国自编教科书的滥觞。辛亥革命后在教育部草订教育规章制度。1922年出任江苏教育厅长、代理东南大学校长。建国后以七六高龄出席苏南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病逝上海。尝以体弱习静坐法，著有《因是子静坐法》一书。

杨义石老居士

指杨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人。居南京，创金陵刻经处，流通佛经。化大藏经为单行部，实自杨老居士始。辛亥光复前一月卒，年七十七。

东方镜

指欧阳竟无，江西人。

严逸秋

指吕鹜逸，名澂。江苏丹阳人。名画家吕浚字凤子

的三弟。曾留学日本。在上海美专、南京美专任教。著有西洋美术史及印度佛教源流等书。解放后在北京为全国政协委员。

梁兰邨

似指魏家骅，字梅生。同书中所云确肖魏之为人，惟魏为光绪十七年辛卯科举人，似未闻中过进士，亦未任过按察使。

郑叔夜大公子名恪衡

指陈衡恪，字师曾，号槐堂、朽道人。江西修水人，陈三立之子。近代画家。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著有《中国绘画史》。

汪笑侬

上海著名京剧演员。1904年与柳亚子等发刊《二十世纪大舞台》，为以提倡戏剧改良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具有强烈的革新精神，翌年被清廷官府所封禁。

梁财神

指财政总长梁士诒。（见梁贻荪证注）

吉林将军孔光远

指孟恩远。行伍出身。目不知书，以写“一笔虎”字自衒。或谓孟早年曾执贱役于妓寮，故又有“孟大茶壶”之称。

当国的水西村人

亦指徐世昌，因徐别号曰水竹村人。

冯竹庵

指冯煦，字孟华，号蒿庵。江苏金坛人，家于宝应。光绪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官至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自称蒿隐公，以遗老自居。长于词，多伤感情绪。亦能骈文及诗。著有《蒿庵类稿》《蒿庵随笔》，并编有《宋六十家词选》。

邹海安

指周水平，名侃，号刚直。江苏江阴人。十二岁学裁缝，十九岁随父至常熟读书，师范毕业。后赴日学军事并学医学与司法。1925年加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被地主控告遭拘捕，1926年初牺牲。1926年10月25日出版的《向导》刊物记述其事迹甚详。

革命文社领袖杨无忌

指柳弃疾，字亚子，又字亚庐。江苏吴江黎里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国民党监委委员、上海通志馆长。“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被蒋通缉，逃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战时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58年6月21日病逝于北京。著有《磨剑室诗词文集》，出版过《柳亚子诗词选》。

书中所云革命文社，谓南社，亚子为南社创办人之一，故称之为领袖。

杨无忌是吴江红梨镇人氏

红梨镇实为黎里镇。

吴竹诗

影射叶楚伧。原名宗源，以父名凤巢，便号小凤。苏州人。历任《民立报》、汕头《中华新报》、《大风报》、《太平洋报》、《民国日报》笔政。北伐后任江苏省主席等职。1947年病逝南京。有酒癖，著有《金昌三月记》、《世徽笔记》、《楚伧文存》等，合刊为《小凤杂著》。子叶元、叶南，有声海外。

这朋友姓高，诗中高夫子是夫子自道也

以往南社社刊中常见有高旭、高燮的诗，间亦有高秋士字佛子、高均字君平的诗，四人皆金山人。书中所称高夫子，不外此四人之一。

刘子申

指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举人出身。刘氏四世传经，亦擅骈文。师培又接受时代知识，初亦受孙中山先生影响谈革命，在上海晤章太炎赞成光复，为此一度改名光汉。后为满清官僚两江总督所收买，入幕变节。袁氏谋称帝时，刘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失败，刘亦落魄死。近人辑有《刘申叔遗书》七十四种。

邓枚叔

指邓实，字秋枚。广东顺德人。长于诗。1904年上海筹组国学保存会及国粹学社，并与陈去病、柳亚子等同办《国粹学报》。曾参与南社筹备会，但后未入社籍。

吴江陈佩韦

指陈去病，字佩忍，号巢南，又号垂虹亭主。江苏

吴江人。同盟会会员。南社创办人之一。长于诗词，多悲愤国事之作。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后任东南大学教授。晚期政治思想消极。辑有《松陵文集》《笠泽词微》。

金山高天剑

指高旭，字天梅，号剑公，别号钝剑。江苏金山县（现属上海市）人。曾任中国同盟江苏支部部长。为南社创办人之一。写过不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诗篇；有假托石达开诗二十首，当时颇为流传。后期意志消沉，以参加曹锟贿选为世所讥。1925年逝世。有《天梅遗集》。

吴社。吴社社刊

吴社指南社。清末民初进步文学团体。1909年成立于苏州。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早期参加者多同盟会会员。其后社员达千余人，流品渐杂。辛亥革命后，部分成员参加反袁斗争。1923年，因内部分化而逐渐停止活动。

吴社社刊，指《南社丛刻》。社员所作诗文，多辑入《丛刻》，前后共出二十二集。

吴江钱望鹤

疑指金松岑。

松江沈道可

指沈砺，字道非。浙江嘉善人。侨居松江五十年。同盟会会员。尝加入南社，以文字鼓吹革命。与秋瑾、陶成章烈士相友善。秋、陶就义，他举行私祭。

晚年杜门不出。1946年冬，以煤气中毒死于南京寓中。

金山高寒隐父子

指高吹万父子。吹万名燮，别名志攘。江苏金山县人。与天梅为叔侄，吹万虽为叔，年事却少一岁。他曾力主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清史》中宜列入“本纪”。家在金山张堰镇，辟有“闲闲山庄”，占地十余亩，自谓“国危政乱，乐桑者之闲闲；味淡声稀，期穷年而矻矻”。主持国学商兑会及寒隐社。藏书十万卷，抗战时除《诗经》外，藏书与山庄同付劫灰，嗣避居上海。解放后，看到人民政府重视文化事业，把所藏《诗经》数百种献给国家，由上海复旦大学保存。1958年卒，八十一岁。除自己著作外，辑编书籍甚多。

秦和尚

即苏曼殊（见前秦佛陀证注）。

山下某祠堂

这里指张公祠。明末抗清志士，浙江东阳人张国维字玉笥，以兵败投水自沉。苏人为建祠纪念于虎丘。

清道人

指李瑞清，字梅庵。江西临川人。翰林出身。官江苏候补道，任两江师范监督。辛亥革命后，着黄冠道士服，住在上海，卖字为生。书法名擅一时，自号清道人。

颜仲实在上海办过小说海书店，做过《海上花》那部名著

颜仲实影射曾孟朴，已详见颜仲实证注。1904年（光绪三十年）他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创作《孽海花》

小说，次年出版首五卷十回（前六回为金松岑作，曾朴加以修改），以后陆续出版。1927年再次修订并续撰《孽海花》。

丹徒赵伯言

指赵声，字伯先。江苏丹徒人。同盟会会员，曾在江阴训练新军，任标统。1909年与黄兴酝酿广州新军起义未成，走香港任同盟会分会会长，往南洋各地筹措军费。1911年黄花岗之役，赵与黄兴共同领导，不久病死香港。镇江建有伯先公园纪念之。

镇江颜料商在欧战中发财，创办一校

颜料商指凌敏成。所办学校名敏成中学。

浙江巡抚班远侯

疑指夏超。

船头上大胡子寿县吴蕴斋

指胡朴安。安徽泾县人。辛亥革命前与弟寄尘同至上海参加南社，一同担任《太平洋报》笔政。性爱书，节衣缩食购书十余万卷。一度出任江苏民政厅长。1946年逝世。除著作外，编有《江学汇编》、《朴学斋丛书》、《古今笔记精华录》、《南社丛选》等。有诗名，著《朴学斋诗集》。其弟名怀琛，字寄尘，亦能诗。兄弟自相师友。

黄海报

指《太平洋》报，创刊于上海，宗旨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撰稿人多南社成员。

黎伯和

指李叔同。原籍浙江平湖，父祖寄籍河北宛平。叔同早岁居上海，旋东渡日本学西洋绘画及音乐。归国后任教。曾主《太平洋》报艺术栏，藉书画文字宣扬民主革命。在日本时与欧阳予倩、曾孝谷创办春柳社，并参加话剧演出。对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有启蒙作用。1918年披剃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在家时一妻二妾，其日籍妾闻讯，抱子往寻，屏不见面。叔同席丰履厚，固豪华公子，为僧后，茹苦习艰，坚持戒律，二十余年不懈。晚圆寂于福建泉州开元寺。年六十余。生前专修律宗，法名演音，字弘一，世称弘一法师。

尹几园

影射杨了公，名锡章。江苏松江县（今属上海市）人。为南社松江诗派前辈。清季任江苏宝山县教谕，向巡抚揭发太守某贪赃枉法，不意巡抚受贿，了公被革职，回松办孤儿院。辛亥革命他首揭义旗，松地群众纷纷响应，事乃大定。擅行草，鬻书自给。1929年病逝沪寓。门生故旧将其手写词稿石印名《杨了公先生墨宝》。

作《洗心梦》的少年

少年指姚雄伯，字鹓雏，即《龙套人语》的作者龙公自道。

松江府知府干显

干显，影射戚扬。江西人。清末官僚。

封面设计 姜 粱

〔社科新书目92—98〕
书 号：10228·084
定 价： 0.90元